武俠世界

毒侏儒（新穎脫俗俠情故事） 馬行空・著

爲查友踪，一位年輕高手奇妙地，與三位武林世家的兒女，爲了同一個目標，相遇於濟南城中，聯手偵查，經歷幾番兇險……查出元兇竟是一個侏儒！



第26年
35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一篇新穎脫俗俠情故事——「毒侏儒」馬行空作品，結構相當嚴謹，題材另創風格，行文流暢，故事可人。敍述一個年輕的武林高手，爲了尋訪摯友踪跡，竟奇妙地與三位武林世家的兒女邂逅于濟南城，傾談之下，原來他們竟與自己都是爲了同一目標，于是聯手偵查事件眞相，經歷幾番兇險，查出了謀害摯友的元兇竟是一個侏儒，欲知詳情，請看本文。

*　　　*　　　*

「關門弟子」故事今期已告終結，過程曲折離奇，兇徒終於難逃公道，罪有應得。請參閱內文。

下期起，暌別一時的西門丁又有作品與各位見面，是一篇充滿奇幻氣氛的傳奇小說——「魔山」。他爲了是篇的創作，搜盡經典，費煞思量，務求令讀者閱讀之下有滿足之感，下期敬希購閱。

*　　　*　　　*

一個別開生面的武林競技大會在下期的巨型小說「武林奇觀」上出現。屆時武林黑白兩道盟主及各式人物紛紛登場，他們並非點到即止，而是全力施爲，跟着還有很多奇而怪之的事出現，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35期
（總號132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脫俗俠情故事

馬行空·文
可飛·圖

毒侏儒

爲仇闖賭場 尋友查敵踪

天晴氣朗，陽光普照，一切都彷彿顯得份外地生氣勃勃，就連走在街邊，垂下尾巴，搭拉着腦袋的老黃狗，也顯得不再像平日般衰老，脚步彷彿輕快了起來。

這是中秋過後的第三天。

這裏是濟南城的東大街上。

時候正是晌午吃飯的時候，所以，原本在大街上熙來攘往的人羣，漸漸地，變得疏落了，大街兩邊的店舖，也不像半個時辰前那樣熱鬧了。

民以食爲天，既是吃喝的時候，那有家的自然趕回家，與老娘妻兒一起吃飯，出門在外的，也去酒樓飯館，佔個好座兒，要兩個小菜，再來一壺酒，享受享受，若是趕着還有事幹的，則只好囫圇吞棗，啃兩個饅頭或是將一碗湯麵倒在肚子內算了。

所以，到了正午的時候，街上清靜多了，行人也疏落了。

× × ×

張大保今日的神態，甚至比街上那條老掉了牙的老黃狗，還要沒精打彩，正從他那間破敗的屋子內走出來，甚至連門也懶得關——屋內可以用「家徒四壁」四個字來形容，根本就沒有什麼值得人偷的，所以，關不關門，對他來說，已經無關重要，他這時候只想到外面去碰碰運氣，看看能不能夠遇上一個手頭鬆動的豬朋狗友，請他吃一頓。

因爲他自昨天晚上到現在，水米未曾到肚，餓得他實在再也不能在床上躺下去，才撐起身，下床外出的。

本來，他在昨天黃昏時份，身上還有三兩多銀子的，他若是省吃儉用，足够他一個月的用度有餘，但他却是一個身上藏不住銀子的人，連晚飯也顧不了去吃，便馬上趕到牛眼老甘的賭檔那裏，賭它一個痛快的。

起先，他的手風頗順，贏了三四兩銀子，他便以爲今晚他鴻運當頭，福星高照，也不知足，滿以爲可以再贏他十兩八兩，那知道手風一轉，一個人當黑的時候，眞是倒霉，買大開小，買雙開單，賭牌九，抓的是鱉十，不到半個時辰，便連本帶利，輸了個乾乾淨淨，連一個銅錢兒壓袋也沒有，那時候，才想到去吃飯，可是，那有錢？只好垂頭喪氣地摸黑走回自己那間破屋子，往那張只有半張破蓆子的床上「挺屍」。

像張大保這種不務正業的混油子，在濟南城內，沒有一百，也有九十，城內的人，雖然瞧不起他們，却也不敢惹他們，自然，他們亦是不受歡迎的人。

所謂蛇有蛇路，鼠有鼠路，他們這些混油子，雖然不務正業，却自然有他們一套謀生的本領，鼠竊狗摸，就是他們其中擅長的一種。

張大保走出巷子，轉入一條橫街，那雙目光在兩旁的人家溜閃着，他本來拖沓的脚步更慢了，一雙鬼眼直往前後直溜。

橫街上這時候居然一個行人也沒有，而兩邊的人家，亦不見有人在門前坐着，大概正在屋內吃飯吧。

在張大保左手邊的一間屋子，那兩扇屋門虛掩着，門內聽不到人聲，經驗告訴他，屋內的人不是在後院中，便是上街去了，這正是一個好機會，說不定可以在屋內摸到兩把銀子也說不定了，但冒的險却很大。因爲他若是料錯了，屋內的人不是在後院中，而是在房中，那他就糟了，又或是他才摸入屋內，屋子的人便回來了，那他想不挨板子也不成了。

故此，他在猶豫着。

但肚內的飢火難熬，他再四下溜了一眼，見橫街內一個人影也沒有，便決定冒險一下。

他一下子便閃到那戶人家的門前，却沒有貿然將門推開，却壓着聲，朝屋內叫喚：「大嫂，有人在嗎？」

屋內沒有人應。

他又叫了一聲：「大嫂——」這一次他的聲音略爲提高了一點。

屋內依然沒有人應他。

這一來，他的胆子就大了，剛才他使的正是「投石問路」一招，這是他慣常用的手法之一，心內一定，他便輕悄地將那兩扇虛掩着的門推開一綫，接一偏身，便閃入去。

他半邊身才閃入門內，驀地，他的頸側衣領被一隻手驟然一把扯住，那剎那，他整個人彷似掉進了冰窟般，渾身一陣僵冷，那顆心幾乎也停止了跳動。

不過，他畢竟不是初哥，在吃驚之下，馬上便回過神來，左肘向外猝然猛力一撞。

這一手，他可謂施展得很快，力道也猛，照他的估計，抓着他衣領的人若是平常人，肯定躲不過他那一肘，那他就有機會逃脫了，否則，皮肉之苦是免不了，說不定還要在縣牢中過一段日子。

在他以爲，抓住他的人不是屋主人便是路過的人，應該不是難對付的，那知道事實却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那一肘居然撞了個空。

接着，他的左肩頭一陣劇痛，他忍不住張口便叫，那知道却忽然被一塊硬硬的東西塞入咀巴內，那一聲叫便被硬生生堵塞在喉嚨內！

接下來，他的身子驀然被提離地面，塞在他咀巴內的那塊硬物吐又吐不出，吞又吞不下，他只好大張着咀巴，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盡往後溜，却就是看不到背後抓住他肩頭將他提起來的是什麼人。

跟着，他的念頭還未轉過來，便像騰

雲駕霧般，一直向橫街的另一頭飛掠而去，而旁的屋子在他的眼下如飛倒掠過去，他雖然會一點功夫，却何曾經歷過如此驚險的遭遇，嚇得他瞪大一雙眼，傻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飛掠的身子，忽然停了下來，離地的身子也被放落在地上，他那裏有氣力站住，雙腿一軟，跌坐在地上，仍然傻呆呆的，還未從驚嚇中回過神來。

直到他的身後響起一聲重重的「哼」一聲，他才神魂歸竅，猛地擰轉頭，向後望去。

在他的身後，赫然站着一名臉膛青紫，濃眉細目，獅鼻海口，虬髯如針的灰衣人，那種威猛之態，有如一頭發怒的虎豹般。

張大保一顆心差一點沒有被那威猛漢子的樣貌嚇破，咀一張，塞在他口內的硬物差一點滑落他的喉嚨內，驚叫聲亦被卡在喉嚨內。

那灰衣漢子雖然長得威猛嚇人，但語氣却出奇地溫和。「你若不將口中的那錠銀子掏出來，怎樣說話？難道想將它吞落肚不成？」

張大保雖然心中驚慌，不知眼前這人將他抓到這座荒廢的土地廟來，意欲何爲（他這時才發現，自己被帶到城北脚下的一座荒廢了的土地廟內），但他總算聽明白了那人的說話，那件東西塞在他的口中，確實很不舒服，於是忙伸手入口內，盡量將口張大，掏弄了一會，總算將塞在口內的那塊東西塞在他的口中，確實很不舒服，於是忙伸手入口內，盡量將口張大，掏弄了一會，總算將塞在口內的那塊東西掏了出來。

目光一落，他不由驚詫不信地瞪着手上拿着的那塊東西，那表情就像一個傻子一樣。

從口內掏出來，拿在手上的那塊東西，赫然是一錠銀子。

一錠足有十多兩重的銀子。

那人塞在他口中的，居然是一錠銀子，一錠眞的銀子，怎不令到張大保驚詫得傻呆住了？

這時候，他已被眼前遇到的驚奇事情，弄到忘記了肚餓，只是怔怔地望着那錠銀子，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聽着，你想不想要這錠銀子？」那灰衣漢子語聲略爲提高了一些。

張大保渾身抖動了一下，恍似才從夢中驚醒過來般，目光一抬，望着那灰衣漢子，吶吶說不出聲來。

「你聽到了沒有？」那灰衣漢子見張大保不回答，不耐煩地又將語聲提高了一些。

張大保心頭一震，終於完全回過神來，急不迭道：「想要，當然想要了！」

「很好。」灰衣漢子裂咀一笑。「只要你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話，這錠銀子就是你的！」

張大保想也不想，急巴巴地道：「大爺有話只管問，只要是小的知道的，一定據實回答。」

灰衣漢子那雙威稜四射的目光盯着張大保，好一會，才沉聲道：「那你聽清楚了。」一頓接又道：「我要問的是一個人的下落。」

張大保緊緊地握住那錠銀子，生怕它會飛走般，沒有發問，只是定定地望着灰衣漢子，等他說下去。

灰衣漢子目光一閃，果然說下去。「你有沒有聽說過一個名叫海心石的人？」

張大保想也不想就答：「聽說過，而且還見過。」

「眞的？」灰衣漢子那雙目光直盯着他的雙眼，彷彿要將他看透一般。

「大爺，我張大保雖然終日胡混，但却從來不打誑語！」張大保一副信誓旦旦的樣子。

「我且信你！」灰衣漢子冷笑一聲。「你既然見過他，那麼，總該知道他在那裏吧！」

「知道，當然知道！」張大保急口說道：「他就在四海賭場，他是四海賭場的東家。」

「四海賭場在城內哪裏？」灰衣漢子問。

張大保一聽灰衣漢子這樣問，就知道此人不是城內的人，準是外地來的，但他却不敢說假話。「就在城東頭的三官廟的後面。」

灰衣漢子聽了，緊盯了一句：「沒有錯？」

張大保正色道：「絕對正確。」

灰衣漢子露齒一笑，忽然一掌按在牆上，接移開，牆上赫然現出一個凹陷入牆內約有三分深淺的清晰掌印來。

張大保一看，不由心頭悸動了一下，同時全身打了個冷顫，驚懼得說不出話來了。

灰衣漢子沒有說什麼，深深地盯了張大保一眼，便轉身閃出了破廟外面，不見了。

張大保好一會，才有氣力從地上站起來，先將那錠銀子收起來，整個人輕鬆得像換了個人，先探頭出廟外張望了一下，發覺那灰衣漢子已走得不見了影踪，這才哼着小調，脚步輕快地趕着去快活了。

×　　×　　×

張大保沒有對那位灰衣漢子說謊，城東頭那座三官廟的後面，確實有一間四海賭場，灰衣漢子隔遠就看到了那個高懸在大門上的招牌。

他只是在門前看了一眼，停了一停，便大踏步往內走去。

四海賭場在濟南城內，只能够算是中等的賭場，大白天的，在裏面賭的人客不多，要是在晚上，那才熱鬧。

灰衣漢子大步走入賭場內，馬上便被一名青衣漢子趨前攔住去路。「這位爺，請問……」

灰衣漢子直截地說道：「來找海心石的！」

青衣漢子乃是四海賭場內的一名打手，聞言之下，愕然打量了灰衣漢子一眼，見此人相貌威猛，氣勢不凡，在賭場內幹的人，什麼樣的人沒有見過，一眼便看出灰衣漢子大有來頭，不敢惡言相向，陪笑道：「這位爺，未知怎樣稱呼？找咱們海場主有何貴幹？」

灰衣漢子濃眉一豎，有如一頭怒獅般

，語聲却絕不火爆。「說出來你也未必聽聞過，我找海心石，憑你的身份，也無權過問，你若想知道，只要海心石出來，我自會對他說。」

這一番話，灰衣人的語聲雖然很溫和，但那青衣漢子却被「窒」住了，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但他畢竟是個見過場面的人，馬上便一臉是笑的，說道：「既然閣下如此說，那就請閣下隨在下到後面客廳稍坐一下。待在下去通報海場主一聲。」

灰衣漢子一捋虬髯，道：「那就有勞了。」

灰衣漢子道：「請隨在下來。」便轉身向後面走去。

灰衣人雙目倏地一睜，迅快地四下掃了一眼，沉着地隨在青衣漢子的身後，朝後面走去。

穿過一個院子，青衣人將灰衣漢子請入一座小客廳中，告退之後，穿入客廳左邊的一條甬道，不見了。

灰衣漢子坐在客廳左手邊一排椅子的其中一張之上，那一雙威稜四射的目光，在客廳內四下掃視着，並留意着外面的動靜。

大約半盞茶不到，那條甬道響起一陣輕快的脚步聲，灰衣漢子馬上機警地將目光射向客廳外面。

一名年約四十上下，鼻樑上有道刀疤，鷹眼勾鼻，相貌陰狠的錦緞長衣中年人，正好從甬道內走出來。

在那錦緞長衣中年人後面跟着的，正是那名青衣漢子。

灰衣漢子一眼看到那中年人，雙眼倏地一睜，「呼」地一聲，霍然從椅子上站起身來，一雙手亦不自覺地緊握起來。

那中年人這時亦已一眼看到灰衣人，臉上神色遽變了一下，脚步倏然一停，扭頭對身後的青衣漢子道：「這裏沒什麼事了，你到外面對劉管事說一聲，要他小心一點。」

青衣人垂手應了一聲：「是！」抬眼望了一眼站在廳內的灰衣漢子，轉身走下院子，往外面走去。

錦衣中年人這才舉步向客廳內走去。

灰衣漢子一雙目光像要噴出火來般，緊盯着那中年人，咀唇噏動着，却沒有發出聲音。

中年人一步才跨入廳內，灰衣漢子便巳驀地踏前一步，低沉地道：「海心石，原來你躲在這裏！」

那中年人正是四海賭場的場主海心石，驟見那灰衣漢子驀地踏前一步，不由警戒地脚步一窒，「嘿」地乾笑了一聲，道：「劉銅虎，想不到你終於找到來了，好，好！」

原來這灰衣漢子就是有猛虎之稱的劉銅虎，在江湖上名頭頗爲響亮，只不知他忽然找上這位四海賭場的主人海心石，有什麼事幹。

劉銅虎濃眉飛展，虬髯蝟張，那種威猛之態，確是嚇人，語聲却出奇地平靜。「海心石，你這個奸賊，就算你躲到天脚底，我也會把你找到，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說話間，巳從身上取下一對長約三尺的虎爪來，那種威勢，十足就是一頭蓄勢噬撲的猛虎！

怪不得他有猛虎之稱了。

海心石却連眼尾毛也沒有顫動一下，「嘿！」地又乾笑一聲。「劉銅虎，今日你既然已經找到來，你便別打算活着走出了。」

袖子一翻，右手亮出一根亦是只有三尺左右長短的烏鐵棒來，棒頭上鑄了一個獨角獸頭，獨角尖銳，獸口內獠牙外露，猙獰嚇人，也不知那是什麼怪獸。

劉銅虎虎爪一揮，呼呼有聲，却沒有出手。「海心石，你爲何要……」

「海某沒有心情與你多說廢話，動手吧！」海心石忽然身形暴撲上前，斷喝聲中，手中烏鐵棒幻起一溜烏雲，斜砸向劉銅虎的頭頸。

劉銅虎料不到海心石會猝然向他出手，幸好他早巳蓄勢以待：吃驚之下，却沒有亂，上身一挫的刹那，左手虎爪反手向上斜攫疾抓，迎向海心石砸來的烏鐵棒，而右手虎爪向前一遞，疾揮向海心石的小腹？

海心石知道厲害，斜砸的烏鐵棒倏地一縮，身形亦同時間旋滑出去，左手急插向劉銅虎的左脅，右手烏鐵棒急翻，斜擊而下，點刺向劉銅虎的鳩尾骨！

海心石這一招可謂陰毒異常，劉銅虎的鳩尾骨若被他烏鐵棒頭的獨角點刺中，整個人就有如廢人一樣，縱有一身武功，也無能爲力，任人宰殺了。

劉銅虎自然知道厲害，身形斜搶出一步，避過海心石插向左脅的左掌，上身一擰，雙爪左右一揮，呼呼聲中，爪影急幻，交錯着抓向海心石的左右雙臂。

海心石「嘿」地低叫一聲，身形一縱而起，左掌急拍劉銅虎的天靈，烏鐵棒疾撞向他的喉頭！

劉銅虎身形急蹲，雙爪勢道一變，左攫海心石下陰，右抓他的左腿！

這一招，劉銅虎就像預料到海心石會有此一着般，雙爪變化之快，就在海心石身形縱起之前！

海心石悶嘿一聲，雙腿一縮的同時，左掌改拍爲切，切斬在劉銅虎那柄攫向他下陰的虎爪柄上，將之擊歪開去。

但聞「嘶」的一聲，他的右腿雖然縮得快，但仍然快不過劉銅虎抓向他右腿的左手虎爪，褲管破裂中，連皮帶肉，被抓撕下一塊，血淋淋的。

但同時間，劉銅虎的身形亦劇震了一下，張口發出一聲悶窒的啞叫，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雙眼瞪突着。根根虬髯直豎，喉頭濺血，「胡胡」作響，似乎想說甚麼，却就是說不出聲來。

海心石的臉部搐動了一下，吸口氣，身形落在地上，咬着牙，右手鐵棒向前一指，棒頭那個獨角怪獸的尖角上，赫然粘着血漬。「劉銅虎，想不到吧？你心中一定很不服氣了！」

說完，哈哈笑起來。

劉銅虎居然還未死去，暴睜的雙眼死死地盯着海心石那指向他的烏鐵棒頭帶血的尖角，喉頭咯咯作響。

海心石笑聲一止，陰聲道：「也罷說明白了，也好教你死得瞑目！」

一頓接道：「所謂兵不厭詐，海某自從幹下那回事後，便知道你們一定不會放過我，必殺我而後甘心，但海某自知不是你們的敵手，便在兵器上動心思，哈哈，果然妙不可言，海某手上這根獸頭烏鐵棒，以前確是一根連鑄的，但在海某來到濟南城後，便將烏鐵棒的獸頭改裝了，改成活動的，用機簧控制，以烏金鋼絲相連，只要一按機簧，那個獨角獸頭便可以脫棒飛射而出，然後又倒飛回鐵棒上，現在你死也死得明白了吧？」

原來，劉銅虎方才正是被海心石那根烏鐵棒上猝然飛射出來的獨角獸頭擊中喉頭，喉頭破裂，有死無生的了。

劉銅虎正是知道海心石的烏鐵棒是一根連鑄，棒頭的獨角怪獸是與棒身鑄死，不能飛脫出來，想不到海心石卻重新做了手腳，在冷不防之下，才着了道兒的！

聽了海心石那一番話，劉銅虎上身猛地一挺，張口噴出一股血箭，激射向海心石，而他的身形亦「砰」地一聲，重重地仰倒在地上，斷了氣。

他是死得明白了，但卻不甘心！

海心石冷不防之下，身形急閃，但左邊衣袖仍被血箭噴射中，登時破了十多個洞，幸好沒有射在手臂上，否則，就有他受的了。

那一口血箭，乃是劉銅虎蹔聚全身的氣勁噴射出去的，勁道自然凌厲强勁。

海心石看一眼地上的劉銅虎，噓口長氣，急急向外走去。

× × ×

四海賭場在天未黑的時候，便關上了大門，不但將正在賭場內賭得昏天黑地的賭客全部趕走，也將進來賭錢的拒諸門外，對外宣稱要關門一天，令到那些賭客莫不乘興而來，敗興而返。

但在翌日，四海賭場依然大門緊閉，門前並且貼出了一張告示，內容大意是說，賭場自今天開始，關門大吉，不再營業，就是這樣簡單。

這自不免令到那些賭徒大失所望，因為他們從此少了一個賭錢的好去處。

而賭場內的所有人等，亦從此不見了影踪，包括賭場主人海心石在內！

這件事，不旋踵間，傳遍了整個濟南城，也成了人們談論的一件大事。

× × ×

就在四海賭場離奇關閉的第十二日，黃昏時分，有一位身穿淡藍衣衫的年輕人，騎着一匹神俊的黑馬，風塵僕僕地，從東門馳進了濟南城。

並且在東大街那家叫隆安的客棧歇了下來。

這位年約三十左右的藍衣人，在房中梳洗過後，換了衣服，便走出店堂，找了副座頭，坐下來。

這時候經已是掌燈時分，那藍衣人顯然還未吃飯，幸好這家隆安棧規模很大，兼營酒食，而店堂內的食客，亦已上了八成座。

店伙計趨前招呼，藍衣人要了酒菜，這才壓低聲音問那店伙。「小二哥，城內是否有家四海賭場？」

小二卻不先回答，帶點奇怪的神色望了藍衣人一眼，遲疑着道：「這位客官，是有這麼一家賭場，客官是否想去消遣一下？」

藍衣人連忙點頭不迭道：「是，順便還想去打聽一個人。」

店伙這才據實相告。「客官，四海賭場經已在十多天前關閉了，賭場內的上下人等，亦在一夜之間，走得無影無踪，城內的人都覺得奇怪。」

藍衣人皺了一下眉頭，有點失望地道：「小二哥，沒有人知道四海賭場為何突然關閉麼？」

小二一個腦袋搖得像博浪鼓般，說：「城內的人正為了這件事而議論紛紛，諸多猜測，但卻沒有人說得出四海賭場關閉的原因。」

「四海賭場關閉之前，可有發生過甚麼特別的事？」藍衣人再問。

店伙有點狐疑地望了藍衣人一眼，心中雖然有點奇怪藍衣人這樣問的意思，但他卻沒有流露出來，據實答道：「這一點，小的就不大清楚了。不過，據一些那天在四海賭場賭錢的客人談說，連他們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忽然間宣稱賭場有事，將所有的賭客請了出去，便關上了大門，第二天便宣佈關門大吉了，令到那些賭客都莫名其妙。」

「那位賭場主人叫甚麼名字？」藍衣人緊接再問。

店小二只好據實說道：「聽說是叫海心石。」

「連他也忽然失了踪？」藍衣人的眉毛剔了一下，目光閃亮了一下。

店小二道：「上至海心石，下至打雜的，一個也不見了，就像忽然間全部被牛頭馬臉鬼卒拘到了陰曹地府般。」

藍衣人忽然從懷中摸出一塊碎銀，塞在店伙的手中。「小二哥，一點小意思，請收下。」

店伙馬上奉承地說道：「多謝客官，客官若是有甚麼事用得着小的，請盡管吩咐。」

藍衣人揮了揮手，道：「沒有甚麼事了。」

店伙點頭哈腰地退了開去，未幾，又殷勤地將藍衣人要的酒菜送了上來。

藍衣人可能餓得很了，埋頭便吃喝起來。

吃喝得差不多時，他偶然抬起頭來，目光不經意地在店堂內一掃，瞥到一道目光在他的身上一閃而過，他的心頭一動，目光便向那道目光閃沒的方向望過去，發覺到靠門左手牆邊的一張桌子上，坐着兩男一女三名年輕人，看年紀都不超過二十五歲，那兩個男的在他的目光望過去時，急忙將頭低下吃喝起來，獨有那名少女抬眼瞥了他一眼，但與他的目光相觸之下，馬上將目光垂下。

藍衣人的眉頭皺了一下，心中嘀咕了一句，便又低頭吃喝起來。

吃飽喝足之後，藍衣人抬頭之際，掃一下店堂，卻發覺到那三名男女已走了。

他咀角泛起一縷笑意，抹抹咀巴，便招呼店伙過來結賬。

那名店伙點算一下，接道：「客官，多謝一錢三分銀子。」

藍衣人隨手摸出一塊兩錢左右的碎銀，放在桌上。「餘下的賞給你。」

店伙見那藍衣人又有打賞，簡直心花怒放，連連哈腰道：「多謝公子賞賜！」

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店伙這一次改了稱呼，尊他為公子了。

藍衣人笑笑。「不用謝，小二哥，我有件事請教你一下。」

店伙忙不迭道：「公子快別這樣說，有甚麼話，只管吩咐。」

藍衣人帶笑道：「我想請問一下，四海賭場怎樣走法？」

店伙奇怪地望了藍衣人一眼，滿臉諂笑地道：「公子，那很易找，四海賭場就在大街那頭，靠近城牆脚下那間三官廟的後面。」

藍衣人離座往內走去。「小二哥，煩勞你了。」

店伙在心裏嘀咕一聲：「這位客官好怪，四海賭場已關閉了，為何他還要打聽在哪裏？唉！我今天是怎麼了？怎麼管起人家的閑事來了？管他娘的，今晚關門之後且去找大白薯那騷娘們快活一下。」

× × ×

夜深沉，弦月半掩，夜風清勁，吹得天井內那棵老槐樹枝葉搖曳，沙沙作響，簌簌地飄下零落的黃葉，越發顯出夜之沉寂。

更敲三鼓，一條人影從隆安客棧那列上房中的其中一個後窗飛掠出來，掠過了客棧的院牆，一直朝大街那頭的三官廟掠去，其勢快疾得有如魅影飛閃。

那條人影卻不是夜探三官廟，而是直撲向三官廟後面的那間四海賭場。

這就令人感到大惑不解了，四海賭場已關閉逾旬日，賭場內上下人等，亦已走了個空，經已是空屋一間，這人還去幹麼？難道去見鬼不成？

那條人影先在四海賭場的周圍掠看了一遍，才從大門前飛身掠入了賭場內。

賭場內靜悄悄的，黑沉沉一片，那條人影先站在賭場那座大廳外面凝神傾聽了一下，才「颼」地掠入了大廳內。

大廳內排列着一張張經已蒙了塵的賭枱，枱上的賭具仍在，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賭場內的人走得很匆忙。

那人影在賭場內的各處察看了一遍，卻連鬼影也見不到一個，那人影仍不甘心，在賭場內的各處查察着。

正當那人影在一座小院子中的雅舍外面察看時，驀地，雅舍內響起一下輕響，像是有一件物件掉在地上般，那人影神情微震之下，馬上閃到一條柱子的後面。

雅舍內卻再沒有響起什麼聲響，四周靜得就像一座墳墓般，除了風吹花樹的簌簌聲外。

那人影聽了一會，從柱後閃出來，一閃身便掠到雅舍側面的一扇窗子旁，接一掌震開了那扇窗子。

他的人卻沒有乘勢穿掠入去，反而背後一靠，緊貼在窗子旁邊的牆上。

「嗤嗤嗤」一連數下激響，數點寒光自窗口內直射出來，那條人影若是在震開窗子的刹那飛身竄掠進去，只怕身形再靈活，也閃避不了，不吃虧才怪。

寒光自窗口內閃出去的刹那，那條人影便自窗旁閃了出來，雙掌交錯，往窗口內疾劈出兩掌，身形一折一竄，便自窗口外掠了入去。

室內雖然黑暗，但那人影由於久處黑暗之中，早已習慣了在黑暗中視物，目光一瞥之下，看到一條人影自對面那扇窗口穿掠出去。

那條人影腳還未沾地，百忙中反手一掌拍在一根柱子上，去勢已盡的身子藉那反震之力，有如一支激矢般，向那個窗口射去！

那條掠出窗口外的人影卻在這刹那身形一擰，反手朝窗內射出五枚暗器，成梅花形疾射向追掠出來的人影。

追掠出去的人影反應好快（大概是早有準備了），雙掌一圈，掌影繽紛如輪中，那五點暗器恍如射在一堵無形的鐵牆上般，先後折射落地。

而那掠出窗外的人影卻在這刹那，身形凌空一個翻滾，翻掠上一棵大樹的橫枝上，接腳下一蹬，「啪」地一聲，身形斜衝而起，就像一道流星般，投入了夜空中，一閃而沒。

而那根橫枝卻被那人影一蹬之力，折墜落地。

自室內追出來的那條人影恰好穿窗掠了出來，腰身一折，凌空拔起，那根斷枝正好迎頭砸下，百忙中，他只好一掌劈出，將那根斷枝劈得枝碎葉飛，向四下激射出去。

待到他掠上那棵大樹的一根橫枝時，卻已不見了那條人影的踪影了。

他不由懊惱地揚了揚首，縱身從樹上飄落地上，四下掃了一眼，才轉身穿掠回屋內。

他要察看一下這間雅舍內，有些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

屋內火光一閃，接明亮起來，原來那人已在屋內晃亮了火摺子。

晃動的火光將那人的影子怪異地投射在牆壁上，但那人的樣貌卻很俊朗。身穿一套淺藍色的夜行衣，正是那位在黃昏時分進城，投宿在隆安客棧，在吃飯時曾向一名店伙問了很多話的藍衫人。

這位藍衣人到底所為何事？要夜探這間業已人去屋空，關門大吉的四海賭場？

這一點，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 × ×

這是一間佈置精雅的寢室，從室中那整齊的擺設及打掃乾淨的情形看來，這間寢室應該是有人住的，而從床上掀翻的被褥，更證明那從室內逃逸而去的人，在他搜查到這座小院子時，是睡在床上的，可能是警覺到他的進來，才從床上翻落地下，不意卻弄翻或是掉下了什麼東西，弄出那一下聲響來，致令到他有所警覺。

那逃逸的人居然匿居在業已關門大吉，空無一人的四海賭場之內，其人的身份，就耐人尋味了。

最有可能的是，那人是暗中留下來看守四海賭場或是負有聯絡任務的，換言之，那人極有可能是四海賭場的人！

不論如何，那人匿居在這間空無一人的賭場之內，就值得令人可疑。

而那人匿居在這間業已空無一人的賭場內，可謂心思獨到，因為很少人會想到，會有人匿居在此的，那就安全萬分了。

藍衣人雖然心中有諸多疑問。但却沒有去多想，舉着手上的火摺子，在室內搜查起來。

室內除了一些日常用品之外，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正當他感到有點失望時，却發覺到床前的地上，有一塊只有拇指般大小的圓形物件，閃泛着一種金屬的光芒，藍衣人心頭一動，忙彎腰伸手檢了起來。

正想細看一片的刹那，驀地窗外人影疾閃，隨之响起一下急嘯之聲。

藍衣人急忙一口吹熄了火摺子，同時將檢起來的那塊物件揣入了懷中，却沒有從窗口穿出去，而是竄到室門前，輕輕拔下門閂，將門稍爲拉開，側身閃了出去。

那知道，他的身形才閃出室外，左側背驀地銳風急襲而至，令到他不由大吃一驚。

尙幸他早巳暗中蓄勁戒備，身形向右側一歪，乘勢搶出了數尺，「嗖」地一聲，那襲向他左側背的兵刃，擊了個空。

藍衣人沒有出手還擊，身形再搶出一步，這才轉過身來，欲想看清楚一下，偷襲他的到底是什麼人。

那知道他才轉過身來，還未看清楚對方，偷襲他的人巳悶聲不响，身形「嗖」地標竄過來，寒光乍閃中，疾斬向他的胸腹要害！

這偷襲者的身法好快！

藍衣人心頭一懍之下，這一次却沒有閃避退讓——因爲那人的勢子太快了，快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根本巳閃避不及，只見他的右手迎着那道斬來的寒芒一揮，乍然間，就像駭電裂空般，光芒閃耀，旋即聽到一下激烈的金鐵交擊聲，空中濺激起一蓬閃爍的火星，只聽偷襲者悶哼一聲，身形退了開去，目露駭然之光。

藍衣人亦沒有乘勢追擊，身形挺立着，右手斜護胸前，手上握着一柄只有二尺左右長短，形如弦月般，刀身又窄又薄，閃泛起一層有如白玉般的光芒的短刀，雖然只是那樣隨便地挺立着，但却有一股凜然懾人的氣勢。

那名偷襲者一身黑衣，手上握着的，亦是一柄刀，足有三尺六寸長的長刀，這時雖然弦月全露，但由於那人站在簷前暗影中，所以仍然無法看清楚那人的樣貌，但却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人手上的長刀刀鋒，缺了一個足有尾指般大小的崩口。

看來，藍衣人手上的弦月型短刀，乃是一柄鋒利無匹的寶刀，否則，又如何可以擊崩那人的刀鋒？

怪不得那偷襲者目露駭然之色了。

「閣下是什麼人？」藍衣人雙目烱烱，注定在那人的身上，可惜不論他怎樣運足了目力，仍然看不到那人的面貌。

那人不答反問：「你是這座屋子的人？」語聲沙啞。

藍衣人正想說什麼，驀地腦後生風，心頭暗凜之下，知道不妙，身形居然沒有動一下，右手短刀反手揮擊出去，刀芒形成一道半弧，自身前向後斜飛向後，恰好將襲向腦後的那股銳風截住。

但幾乎是在藍衣人的短刀反手向後斜揮斬出的刹那，前面那人亦悶聲不吭，身形倏地搶撲出來，手中長刀照準了藍衣人的腰腹部位掃斬過去。

藍衣人正是因爲顧忌到前面這人會乘機向他出手，才沒有閃避開去或是轉身封擋自後襲來的兵器，而他亦早巳算好了應變的辦法，就在背後响起「錚」然一聲激响的刹那，他的左掌閃電般疾拍向斬向他腰腹的長刀刀身！

前面那人想不到藍衣人居然敢以空手接他的長刀，而他在一刀斬出的刹那，早巳想好了幾個變招截擊藍衣人可能變換身形、閃避他的長刀的刀式，如今藍衣人這一着，可說大出他意外，不禁怔了一下，身勢緩得一緩，「啪」一响，手臂一振，長刀居然被藍衣人一掌拍歪開去！

藍衣人的身形如風，接搶進了那人的空門，左手化拍爲爪，疾扣向那人的右肩頭。

而在他搶身欺進的刹那，却避過了背後偷襲那人抓向他背心大穴的一爪。

前面那人長刀被拍歪，心頭一震，正想閃身斜旋開去，那知道巳慢了一步，那藍衣人的動作好快，手法更快，他的肩頭才晃動，便倏地感到一陣痠痛，半邊身子酥痲發軟，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原來他的右肩頭巳被藍衣人的左手五指一把扣住了。

藍衣人左臂接一扯一拉，那人便身不由己地，被扯轉過去，恰好與藍衣人調換了位置。

一聲尖叫劃破了夜空，短促而尖銳。

而一道閃亮的劍光亦在堪堪刺中那人的身體時，以間髮之險，劍尖硬生生地向上斜挑起來，才沒有刺在那人的身上。

原來，在藍衣人一把抓住扣住前面那人的右肩頭時，有一條婀娜的身影自院牆外飛射入來，一劍飛刺向藍衣人的左脅。

藍衣人好警覺，百忙中將那人一扯一拉，換了位置，變成了那飛射而至，急襲他左脅的劍光，刺向了那人的背後要害。

而那人受制於他，身不由己，只有聽從擺佈，而他是看到那條婀娜的身形急襲藍衣人的，心中正自竊喜，但馬上便驚出了一身冷汗。

因爲他清楚地知道，那欲解救他的人若不能及時將劍勢止遏或是改變，那麼，他就非挨一劍不可，而且是死多活少，怎敎他不驚得魂飛魄散？

而那名從身形上看來，顯然是女子的襲擊者，其驚恐的程度，相信不下於那被藍衣人制住的人。

而好明顯，他們三人乃是一伙的。

那果然是一名少女，那斜挑起、離那人背後不足兩寸的劍尖，這時微微地顫動起來，居然沒有收回去，整個人好像呆了般，可見她驚恐的程度。

長長地吐了口氣，那少女才神魂歸竅，將長劍收回。

而另一名黑衣人亦捏了把汗，至此才將提到口腔的心，放了下來，亦長長和噓了口氣。

這刹那，四個人皆沒有再動，只是互相注視着。

夜色雖然黑暗，但弦月光照之下，藍衣人勉强可以看到對方兩男一女的樣貌，特別是被他制住的那人的樣貌，因爲彼此距離最近。

藍衣人看清楚這三名男女的樣貌後，不禁怔住了。

因爲眼前這三名男女，正是他在晚飯時，無意中發覺到有人向他注視，坐在店堂門口牆邊那張桌子的三人！

這三人到底是什麼人？爲何亦來夜探四海賭場？

這兩個疑問在他的心中一閃而過。

由於他與被制的那人調換了位置，變成他在屋簷的暗影下，他與那人相距雖然近，但那人在驚駭之下，心神慌亂，一時間竟然認不出藍衣人。

「三位是什麼人？爲何出手向我偷襲？」藍衣人那雙烱烱的目光在那三名男女的身上掃視着，但當他接觸到那少女的目光時，却急忙將目光移開，心頭也不禁跳動了一下，連他自己也感到奇怪。

「你……原來是你！」被藍衣人制住的那人，忽然失聲叫了出來，左手指着藍衣人，一臉驚詫之色。

原來，他終於認出藍衣人來了。

「大哥，他是誰？」那名少女與另一人脫口問，四道目光集中在藍衣人的身上，想看清楚對方是誰，但由於距離遠（約在丈外），加上藍衣人又被暗影籠罩着，是以無論怎樣看，也看不清楚藍衣人的樣貌。

那名被藍衣人制住的黑衣人道：「妹妹，他……他就是昨晚在客棧店堂與店伙說話的……」

「啊，原來是他！」那少女與另一名黑衣人同時脫口叫出來。

另一名黑衣人緊接道：「這位兄台，這……這可能是誤會……」

藍衣人道：「三位怎會到此的？」

被制的那位黑衣人道：「咱兄妹是來這裏察看一下，是否這間賭場眞的人去屋空。」

「三位不是這間賭場的人？」藍衣人問。

「這位兄台，咱兄妹三人今天才趕到濟南，不怕告訴你，咱兄妹是得到消息，有一位咱們要找的人，匿在這間賭場之內，豈料却聽人說，這間賭場經巳人去屋空，咱兄妹心有不甘，所以乘夜來此探看一下……不料却發覺這間屋內有火光透出，心中起疑，誤會了兄台是咱兄妹要找的人，縱使不是，也以爲必與咱兄妹要找的人有關連，故此才會……」

藍衣人說道：「三位要找的是什麼人呢？」

這兄妹三人沉吟了一下，被制的那名黑衣人才遲疑地道：「那是咱兄妹的一位仇家！」

「可否將此人的姓名告知？」藍衣人問。

「咱們爲何要告知你？」那名少女忽然開口道：「若你是與咱們仇家一路的人，那咱們……」

藍衣人朗笑一聲道：「姑娘，現在妳總可以相信了吧？」

說話間，他扣在那黑衣人右肩井穴的左手一鬆，並退了一步。

那受制的黑衣人想不到藍衣人會放了他，愕然望着藍衣人，忽然間疾聲道：「好，我告訴你！」接轉對那一男一女道：「二弟，三妹，意下如何？」

那男的點點頭，少女却詫愕地望着藍衣人，好一會，才回過神來，微微點了一下螓首。

那被稱爲大哥的人轉回身，對藍衣人抱拳道：「兄台，在下三人是親兄妹，在下方祺，那位是舍弟方燊。」伸手指了一下站在他身後左邊的黑衣人，接又指一下那位少女。「舍妹方慧。」

藍衣人忙抱拳朝三人連拱。「原來是兩位方兄與方姑娘，未知三位可是太原方家……」

「這位兄台，太原方家，也正是寒家了！」

「三位，在下剛才失敬，多有冒犯了。」藍衣人有點歉然地朝三人再次抱拳連拱。

「這位兄台，那是在下兄妹冒犯在先，該致歉的是在下兄妹。」老大方祺連忙抱拳一禮。

原來太原方家，乃是武林世家，這一代的主人方振雄，在武林中名頭極响，只要提起太原方家，武林中無論黑白兩道，鮮有不知的。

而方家的龍虎象形拳，正是方家獨步武林的秘技，據說，直到現在，武林中還未有人破解得了方家秘傳之龍虎象形拳。

× × ×

藍衣人朗笑一聲道：「方兄，那咱們都不要再客氣了，所謂不打不相認，在下展冀，今晚能夠認識賢兄妹，眞是展某之榮幸。」

藍衣人在說話間，自我介紹了自己的姓名。

「展冀？」那位方家老二方燊眼珠一轉，倏然目光一亮，驚喜地脫口失聲道：「大哥，小弟想起來了，原來……就是被武林同道稱爲降魔刀的展冀展兄！」

方祺與方慧聽了老二之言，立時驚喜萬分地道：「原來是近數年來聲名如日中天的展冀兄，聞名巳久，想不到今晚有幸相會，在下兄弟眞是有幸！」

「賢兄妹過獎了，在下不敢當。」展冀客氣了一句，接語氣一轉，目注方祺。「方兄，未知賢兄妹要找的那位仇家，姓甚名誰？可否見告？」

方祺爽快地道：「此人名叫海心石，未知展兄聽聞過此人麼？」

展冀目光陡亮，脫口道：「原來賢兄妹找的是此人，那眞是太巧了！」

方燊急口問道：「莫非展兄認識此人？又或是知道他的下落？」

展冀搖頭道：「在下不錯是聽聞過此人的大名，但却不認識他，更不知他現在的下落，在下說『巧』，那是因爲在下夜探此地，找的人亦正是他！」

「請問展兄找海心石，爲了何事？」方祺好奇地問。

「此事說來話長，不過，在下可以先簡略地說一下。」展冀坦然地說道：「在下一位盟兄在十多天前，留下一個口訊給在下，要在下得到那個口訊後，馬上趕來濟南城，協助他找尋一個叫海心石的人，並曾留言，要是在趕到濟南城後，在進城前，沒有發現他留在城門口外面牆上的聯

絡暗號，便表示他可能出了事，要在下到四海賭場，找那位海心石，逼問在下那位盟兄的下落，在下在昨天黃昏時進城，却沒有發現在下盟兄留下的聯絡記號……所以，今晚便來此探查一下。」

「展兄，照你這樣說來，兄台那位盟兄極……有可能出了事，否則，這間賭場怎會在你盟兄到來後，忽然間無緣無故地關閉了，人也走個清光！」方燊快口快舌地說。

「二哥——」方慧想阻止他說，但却來不及，只好有點埋怨地瞪了方燊一眼。

「方姑娘，令兄猜測得極有道理，在下亦是這樣猜想。」展冀瞥了方慧一眼，目光相觸，兩人皆急忙不好意思地將目光移開。

吸口氣，展冀問道：「兩位兄台，請問找那位海心石，所爲何事？」

方祺雙眼一睁，怒恨交加地道：「那老賊在四個月前，與一伙人刧殺了在下姨母一家十一口，家父得悉此事之後，悲怒交加，家母更由於悲痛過度，病倒在床，家父便命在下兄妹務必要追查出那伙兇徒的身份下落，將之一一擒殺，爲在下姨母一家報此血仇，在下兄妹輾轉追查之下才在十多天前，查探出那伙兇徒中，其中一人名叫海心石，匿在濟南城的四海賭場內，在下兄妹於是兼程從九江趕來，只比展兄早到了一天，打探之下，才知道四海賭場經已在十多天前關門大吉，人去屋空，當天在下兄妹曾在黃昏時，潛入此地探查過一遍，確是空無一人，但在下兄妹却不死心，認爲這可能只是海心石在聽到什麼消息後，故意施展出來的掩眼法，說不定暗中仍匿藏在此地，於是，便決定夜探一下……却誤會了展兄。」

展冀聽完後，噓口氣道：「聽方兄這樣說，在下那位盟兄逼不及待地，不等在下趕來，便火急趕來濟南找這位海心石，極有可能也像賢兄妹一樣，是爲了血仇什麼的，才來找那位海心石的，在下那位盟兄一向性子急燥，但却嫉惡如仇，如今想來，四海賭場的忽然關閉，極有可能與在下那位盟兄有關，說不定，在下那位盟兄已……遭了毒手！」

「展兄，請問你那位盟兄怎樣稱呼？」方燊性急地問。

「劉銅虎，未知賢兄妹認識否？」展冀說時，掃了方氏兄妹一眼。

「原來是劉兄。」方祺失聲道：「展兄，在一年之前，在下曾因事到江口一行，在那裏曾與劉兄有一面之緣，可惜劉兄當時有急事要趕到湘西，只與劉兄喝了一頓酒，想不到劉兄原來是展兄的盟兄，眞是想不到。」

方慧接口道：「展兄，未知你在咱們兄妹發現你在此之前，有什麼發現？」

展冀馬上道：「方姑娘與兩位方兄，你們的猜測很對，這間空屋內，果然有人在此匿居，在下先前曾發現有人在這間室內匿着，只可惜却讓他溜了，至於是不是那位海心石，由於在下當時看不到他的面目，只是看到一條人影而已，故此無法加以肯定。」

一頓，不等方氏三兄妹再問，便將當時的情形說了出來。

方氏三兄妹聽完後，沉默了一下，性急的方燊道：「不論那人是不是海心石，依在下猜測，必然是有關連的人，可惜在下兄妹來遲一步，否則，將他截下來，說不定可以從那人的身上，追尋出海心石的下落來。」

方祺也道：「此人匿居在此地，可能有什麼目的，說不定他在此是爲了聯絡什麼人，展兄，你認爲如何？」

展冀想了一下，頷首道：「在下與兩位所想的，一般無二。」

「大哥二哥，展兄，那人還會不會回來呢？」

「這就很難說了。」方祺想一下道：「他既然被驚動了，照說是不會再回來的，不過……」

「不過什麼？大哥！」方慧心急地問，目光却瞟向展冀那邊。

方祺笑笑道：「三妹，我正要說下去，却被你打斷了，如今却想不起來了。」

方燊聽出大哥是有意打趣三妹，不禁笑了起來，方慧見兩位兄長望着自己笑，她是個心思聰慧的人，馬上便想到了，跺跺脚，嬌嗔地道：「大哥，你又捉弄我了，我不依！」

那種嬌憨之態，看得展冀也不由笑了起來，方慧看到展冀亦笑她，不禁羞紅了雙頰，幸好夜色深沉，無法看到她的臉色，但她已急忙將頭垂下來。

「好了，三妹，大哥說正經的。」方祺止笑道。「若是那人匿居在此，是要等什麼人來找他或是聯絡，那麼，那人就必定還會偷偷潛回此地的，展兄，未知你的看法如何？」

展冀忙說道：「在下與方兄的想法相同。」

「大哥，展兄，這一條綫索很重要，若是無法由此追查出海心石的下落，只怕又要花費一大段時間去追查出另一條綫索了，故此，不論那人會不會偷潛回來，咱們也要日夜在此監視，希望能夠有所收獲。」方燊說出他的見解。

「展兄，咱們既然要找的是同一個人，何不聯手一起行動？只不知展兄會不會嫌棄咱們兄妹礙手礙脚？」方祺拿眼望着展冀。

本來垂下頭的方慧，這時亦抬起頭來，緊張地望着展冀。

展冀目光一閃，與方慧的目光相觸，馬上便將目光移開，不知怎的，心中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忙不迭收攝起心神，迭聲道：「方兄，在下怎會嫌棄賢兄妹，在下對方二兄所說的，深有同感，所謂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在下人單勢孤，能夠與賢兄妹聯手行動，正是求之不得，只怕賢兄妹嫌棄在下呢！」

「展兄既然這樣說，那咱們就聯手行動吧。」方祺高興地說。

方慧雖然已將目光偏開，但此刻却陡然閃射出興奮的光采來。

「好啊，那就這樣決定了，方兄！」方燊亦是滿懷高興，心急地道：「那咱們是不是這時開始，監視這裏？」

「那……」方祺正想說是，却給展冀搶着打斷了他的話，壓低聲音道：「兩位方兄，說不定那人這時正埋伏在附近，暗

中監視着咱們的舉動，依在下之見……」下面的語聲更低，低到只有他們四人才勉强聽得到。

方氏三兄妹湊過去全神聽着。不時微點一下頭，接下來，方祺說了一聲：「好，那咱們先回客棧吧。」

說話間他已當先飛身掠向圍牆那邊。展冀與方燊、方慧亦先後飛身掠去。眨眼間，四人的身形便已消失在牆外的夜色中。

× ×

「方兄，你看一下，可認出這件東西的來歷？」展冀將昨晚在那間雅室內檢到的圓牌遞給方氏兄妹檢視。

這時候，已經是晌午過後，他們正在離城約三十多里外的一條小村子路口的一間茶寮內。

原來，他們經已在天亮後，先後離開了隆安客棧，從東城門口出了城，但却在城外不遠的一處土崗脚下聚會在一起，轉入了一條小路，來到了這間茶寮。

這一切，都是展冀的主意，乃是以退爲進之計。

原來，照展冀的猜想，他們既然已驚動了那匿居在業已空置了的四海賭場之內的神秘人，說不定那人已暗中對他們加以監視了，所以，便施出這一着以退爲進之計，表面上是離開了濟南，實則在夜晚時分，暗中再潛回城中，暗中對四海賭場加以監視，目的就是令到那神秘人以爲他們已離開了濟南城，好讓那神秘人不再因爲顧忌他們而放心行動，那他們就有可乘之機了。

方氏三兄妹都認爲展冀這個主意不錯，皆同意他的主意。

方祺接過展冀遞過來的那塊圓牌，放在掌心中，仔細地看起來。

方燊亦湊過去看，方慧由於是女孩子，不便湊過去看。只好微垂下螓首，撫弄着自己的衣角。

展冀亦感到有點侷促不安，將眼光望向方氏兄弟那邊。

這時，放在方祺掌心的那塊圓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圓牌的正面，浮呈出一個蟒蛇纏繞着一個裸女的詭異圖案來，而背面，鐫着一個凹下去的「殺」字。

而那塊圓牌不知是什麼金屬鑄成的，烏黑發光，着手沉重，堅硬異常。

方氏兩兄弟反覆看了兩三遍，皺着眉頭，好一會都沒有說話。

「方兄，看出這是什麼東西麼？」展冀不禁問。

方祺吐了口氣，皺起的雙眉仍然緊攏着。「展兄，在下也看不出這是什麼東西，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塊東西極有可能是一件信物，或是金牌什麼的，在下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怪異的東西。」

方燊亦搖頭道：「展兄，在下亦是第一次看到這種圓牌，亦不知道它的出處來歷。」

「大哥，給我看一下。」方慧忽然抬起頭，向方祺伸手。

方祺便將掌中的那塊圓牌遞給方慧。

方慧接過，只看了一眼，便急忙將那塊圓牌遞回給展冀，口裏嚷道：「眞缺德，那有人將……鐫在那上面的，那人一定不是好東西！」

展冀見方慧將圓牌交還給他，便伸手去接，無意中與方慧的手指相觸，兩人皆像觸了電般，震了一下，急忙各自將手縮回，方慧更是急忙將螓首垂下，因爲她的雙頰已如火熱般紅了起來。

展冀也感到臉上燥熱，幸好方祺方燊都沒有注意到他們的神態，否則，兩人更加感到不好意思。

吸口氣，展冀壓下那顆劇跳的心，掩飾地對方祺方燊道：「兩位，在下亦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是在那間雅室內的地下檢到的，可能是那人在起身時，匆忙中掉落在地上的，而在下認爲，這極有可能是信物之類的東西，說不定極之重要，既然看不出它的出處來歷，那就不要再談它了，在下收起來，可能以後大有用處也說不定。」

說着，便將那隻只有指甲般大小的圓牌，收了起來。

這時候，離黃昏還有一個時辰左右，他們已經在茶寮內坐了差不多半個時辰，就算茶寮的老板不趕他們走，他們也坐不下去，但又不知到什麼地方去好，坐下去又無聊，一時間，四人相對無言。

還是方慧想到了一個主意。「趁時候還早，咱們何不到那個山上去走走？」

說時，他用手指一下村口對着的那座山崗。

那座山崗大概有四五十丈高下，山上開遍了一種不知什麼名稱的野花，紅中帶黃，悅目極了，崗頂上林木掩映中，有一角飛簷紅牆顯露出來，原來上面還有一座寺廟，那確是一個消遣時間的好去處，方祺展冀等人皆欣然道：「時候還多，那就去走走吧。」

四人於是起身放下一塊碎銀，走出了茶寮，向那座山崗走去。

迭遭驚險變　赴約勇救人

傍晚時分，展冀與方氏三兄妹已來到濟南城的北城門外，就在城門外的一家飯館中，吃了一頓晚飯。

飯後，他們繞到南城門邊進城。

進城時，他們是分開來走的，分成三撥，展冀與方燊各自一撥，方祺與方慧一撥。

他們這樣安排，乃是爲了避免別人的注意，同時也可以縮小目標，行動起來也方便。

而他們故意繞到南城門進城，是避免被「有心人」發現，以免不能按計而行。

二更時分，他們已各自潛踪匿跡，匿藏在四海賭場的前後左右四個方向。

這亦是他們預早便已商量好了的，連聯絡的暗號，也約定了。只要其中一方有所發現，發出暗號，其他三面的人便會立刻趕到那一面馳援，這種安排，可謂週到得很了。

這一晚月色皎潔，雖然還未到十五，由於萬里無雲，弦月發出的清輝，令到夜色清明，這對展冀四人今晚的行動，是極爲有利的。

因爲附近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都可以及時發覺，若是有人潛入四海賭場

，他們很輕易便可以發覺到。

月易星移，時光流逝，三更已到，他們四人都沒有什麼發現。

但他們的耐性都很好，耐心地守候下去，但四更去，五更來，四海賭場內外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結果，他們這一晚是白捱了。

因爲雄鳴唱曉，天已亮了。

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約定，展冀與方燊方慧各自撤離四海賭場，回到約定的地點休息一番，吃過午飯後，再由展冀接替方祺，繼續監視四海賭場的動靜。

而他們早已經在昨晚租下了附近的一家小客棧的房間，以備歇脚之用。

× × ×

展冀轉入一條小巷中，撲鼻吹來一股尿糞的臭味，熏得他差點沒有嘔吐，閃眼一看，原來是一個漢子正在挨家逐戶在倒糞，怪不得臭氣薰天了。

皺了皺眉頭，屏着呼吸，他急步走出了那條巷子，向左一拐，轉入另一條巷子中。

由於這時候天才濛濛亮，就算早起的人，這時候也還未起來，所以，長巷內一片寂靜。

巷中無人，他立刻展開身法，疾快地向前掠去，驀地，他瞥眼間，發覺到前面巷口那邊，似乎有一條影子閃沒在巷口右邊的牆角後，他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心頭一動，奔掠的身形陡地向上拔起來，掠上了屋頂，身形展開，如飛般掠向那人影閃沒的方向。

他之所以忽然騰上了屋面飛掠過去，乃是他顧慮到若是從巷子內奔掠過去，可能會遭到那人的猝然襲擊，在未弄清楚那人的身份前，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那知道他掠到那邊的屋頂，往下面那條橫巷望下去時，却不見了那條人影，這令到他奇怪不已。

因爲他照他的估計，那人影就算身法再快，也無可能快到在他掠到前，便已竄出了這條橫巷。莫非那人是匿在巷內的暗處？

只有這個可能最大。

想及這一點，他便蹲下身來，朝巷內四下探視起來。

他要與那人影比一下耐性，看看誰的耐性好，他不相信那人影會匿伏不動，因爲天色越來越亮，只要巷子內的人家開門出來，那人就再也匿藏不下去了。

他的猜想沒有錯，果然，大約半炷香的功夫，一條人影忽然從他蹲伏着的屋頂竄了出來，張惶地前後溜了一眼，便閃閃縮縮地，向巷子的另一頭竄去。

「好傢伙，你終於現形了！」展冀在心裏冷笑一聲，蹲伏着的身形狡如狸貓般在屋頂上竄躍向前，接「嗖」地一聲，從屋簷上飛身掠下去，恰好落在那人影身前約丈許的地上！

那人影冷不提防之下，疾竄的身形急不迭刹停，駭然低叫一聲，轉頭便跑了。

但才轉身，後衣領一緊，便被欺身疾進的展冀一把將他扯住了，忍不住又發出一聲駭懼的驚叫。

展冀一把抓住那人的後衣領，便知道那人可能不是自己要找的人，因爲他已看出，那人似乎身手很低，否則，又怎會叫自己一把便抓住呢？

那知道那人低叫聲中，驀然回身一拳向他的胸膛擊來，展冀微吃一驚，左手疾抓，輕易便將那人的手腕扣住，令到那人動彈不得。

臉對臉之下，展冀看清楚了那人的面目及穿着——那人的模樣，十足一個市井無賴。

那人被他扣住手腕，立刻呲牙裂咀，半邊身軟了下來，驚懼地開口哀告道：「大爺，求……求你放了小的，小的只不過……只不過……」

展冀望着那人的窩囊相，眞是有點啼笑皆非，不耐煩地喝道：「快說，你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

那人慌不迭應聲道：「小的叫張大保，是本城人氏，就住在城南那一邊，小的句句屬實，不信，小的可帶你到小的住處看一下。」

展冀喝道：「你在這裏鬼鬼祟祟地幹麼？」

說起來，眞是巧，展冀無意中，又遇上了張大保，恐怕這一次張大保沒有像上一次遇到劉銅虎般，好運氣了。

張大保立刻囁嚅起來，彷彿有什麼東西塞住了他的喉頭，只見咀唇嗡動，就是沒有聲。

「嘿嘿，你說不話，不說，我將你送到官裏！」展冀故意裝出兇狠的樣子。

「不要，大爺，小的求你。」張大保差一點沒有跪下來——若不是展冀一直執着他的衣領。「大爺，小的說……說了……小的今晚手風不順……身上一個子兒也沒有，想……想……發點小財。」

原來，張大保昨晚在牛眼老甘那裏，賭了個通宵，結果輸了個清光，沒奈何，只好離開賭場，回家睡覺，但走在路上，想到身上一個子兒也沒有，今日如何打發？就算整天躺在床上，也要吃飯的呀，於是，他便起了偷竊之心，正在那附近一帶的小巷內逡巡，找尋下手的人家，冷不防發覺展冀向他那面奔掠而來，所謂作賊心虛，以爲他的行動被人發覺了，心慌之下，急忙在巷牆角那戶人家的門牆邊匿藏起來……想不到仍然叫人捉住了。

「沒有說謊？」展冀目光注定在張大保的臉上。

張大保立刻指天發誓：「小的句句是實，如有謊言，天打雷劈！」

展冀看到張大保那種信誓旦旦的樣子，心中暗笑，本想告誡他幾句，便放了他，倏地心頭一動，心中暗忖：「此人既是本地的無賴，對於本地的事情，一定知道不少，說不定可以從他的口中，探聽到一些有關四海賭場的消息，嗯，問問他又何妨！」

怎知張大保見他沉吟不語，以爲他在想辦法整治他，嚇得臉上變顏變色的，哭喪着臉哀告道：「大爺，求你放過小的，小的感恩戴德，永世不忘。」

展冀臉色一沉，喝道：「你不是四海賭場的人麼？」

張大保立刻矢口否認：「大爺，你誤會了，小的不是四海賭場的人，也沒有資格，不信，小的可帶你到牛眼老甘那裏去問一下。」

展冀隨口問：「牛眼老甘是誰？」

「老甘亦是開賭檔的，不過，他的規模比四海賭場小得多了。最高只可以下注五兩銀子，而四海賭場只要你有錢，下注十萬也接受。」張大保快口快舌地說。

「那麼，你去過四海賭場賭錢了？」展冀一直注視着張大保的表情變化。

「沒有！」張大保急口說：「小的怎有資格到四海賭場去賭錢，小的只配到牛眼老甘那裏去賭。」

「好，姑且信你一次！」展冀忽然鬆開執着張大保衣領的手，自懷中摸出一塊約兩許重的碎銀，在張大保的眼前一晃。

「聽着，只要你能夠回答我幾個問題，我不但不爲難你，這塊銀子也是你的！」

張大保雙眼立時發出光來，舔舔咀唇，貪婪地道：「大爺，只要是小的知道的，小的知無不言。」

「很好！」展冀笑了一下，說道：「聽着，你可知道四海賭場忽然關閉的原因嗎？」

「這……這小的就不清楚了！」張大保一雙眼，始終沒有離開過展冀手上那塊銀子，而且直吞口水。

展冀不禁微露失望之色。「眞的不知道？」

「小的確是不知，小的不敢說謊。」

張大保見展冀有點失望，立刻緊張起來，因爲此刻在他的眼中，那塊兩許重的銀子，無異是他的救星，憑了這兩許銀子，他不但可以塡飽肚子，還可以拿去牛眼老甘那裏博一下，說不定不但可以翻本，還可以贏他娘的一筆，是以，那塊銀子已佔據了他整個心，要不是他領教過展冀的厲害，他眞會不顧一切，動手去搶。

是以，他急巴巴地道：「大爺，你可以問一些小的知道的事情啊？」

「嗯，也好。」展冀點了一下頭：「你知不知道，四海賭場在關閉之前，可曾發生過什麼事情了？」

張大保聽了，心中叫了一聲：「苦也！」因爲他亦不能夠令到展冀得到滿意的答復，「大爺，小的……也不知道，沒有聽人說過。」

展冀吐口氣，已放棄了再問下去，正想放開扣住張大保的右手腕，驀地，張大保興奮地大聲叫起來：「大爺，小的想起奇怪的事來了，可能與四海賭場的關閉有關。」

展冀目光一亮，急問：「是什麼奇怪的事！快說！」

張大保馬上接口道：「事情是這樣的，在四海賭場關閉前的一天，曾經有一個人向小的打聽四海賭場的所在。又問小的四海賭場的場主是否一個叫海心石的人，小的便告訴了他，那人居然給了小的一大錠銀子，那人的相貌好威猛，結果，四海賭場在第二天，便莫名其妙地關閉了。」

「你是說問你的那人，相貌很威猛了？」展冀聽得心頭震動了一下，抓扣住張大保的左手不由緊了一緊，張大保如何經受得住，失聲痛叫起來，展冀才猛省到自己失態了，忙放鬆一點。

張大保吁了口氣，這才說道：「不錯，小的乍一看到那人的樣貌時，嚇了一大跳，差點沒有嚇暈過去。」

「快說說那人的樣貌是什麼樣子的！」展冀語氣急逼。

張大保看到展冀那種緊張的神態，忙接口道：「那人年紀大約三十多四十未到，濃眉細目，獅鼻海口，一臉虬髯，有點像三國時的張冀德……」

展冀聽着，心頭狂跳，因爲他已從張大保的描述中，知道那人就是他的盟兄劉銅虎，他想不到，居然意外地從張大保這位無賴的口中，知悉了盟兄劉銅虎的消息，却不知劉銅虎如今是生是死。

但有一點可肯定的就是，劉銅虎果然是來找海心石的，而且顯然亦已經找過了，說不定，四海賭場的忽然關閉，與盟兄劉銅虎的找海心石有關。

他忍不住還是問了一句：「那人有沒有對你說，他是什麼人？」

「沒有，他只是問清楚了怎樣去四海賭場，便沒有再說什麼，走了。」

「那麼，你有沒有聽說當天有人去找海心石的麻煩，或是賭場發生了事故？」

「這小的就不大清楚了，因爲小的立刻便去牛眼老甘那裏，賭了個昏天黑地，」張大保搖搖頭，「小的也沒有聽人說起過，四海賭場發生過事故。」

「那你認不認識四海賭場內的人？」

「小的只認識一個在賭場內打架的大奀子。」張大保說道：「那是在牛眼老甘的賭場認識的，但在賭場關閉後，大奀子與四海賭場內的所有人，都失了踪跡。」

「大奀子是不是本城人氏？」

「小的沒有問過他，所以不清楚。」

展冀見再也問不出什麼來了，而這時巷子內已有人打開了門戶，也响起了人聲，他不想再留下去，是將手上那塊碎銀放在張大全那隻被扣住的右手掌內，然後鬆開了手，告誡他道：「記着，今早的事，切記不要告知任何人，否則……同時，你亦要好好做人，不要再做那鼠竊狗偷的事了！」

說畢轉身向巷子的另頭飛掠而去。

張大保張口結舌，瞪着一雙眼，直到展冀的身形消失在巷口那頭，他才像大夢初醒般，歡天喜地，將那塊銀子小心地收藏在身上，精神抖擻，急忙趕去牛眼老甘那裏，再賭他一次，希望能夠連本帶利，贏回來。

× × ×

回到那間叫利棧的客棧，展冀才走到自己的房前，正想推門進去，隔隣的房門一開，走出方燊來，向他眨了一下眼，壓低聲音道：「展兄，怎麼現在才回來，不是發生了什麼事吧？」

展冀搖搖頭道：「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不過……方兄，來在下房裏再說吧。」

說着走進了房中。

方燊跟着走了進來，順手將門關上，「展兄可是有話對在下說？」

展冀點點頭，却問道：「方兄，令兄那邊仍然沒有發現麼？」

「應該沒有，否則，家兄早已回來知會在下了。」

「令妹亦回來了吧？」展冀再問。

「她比在下還早一步回到客棧，如今

大概已經睡覺。」

「方兄，方才在下在回客棧的途中，遇到了一個無賴……」展冀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將經過情形，說給方燊聽，末了，吁口氣道：「想不到從那無賴的口中，探聽出在下那位盟兄在四海賭場關閉的前一天，有可能去找過那位海心石，以此推測，四海賭場的忽然關閉，極有可能與在下盟兄的失踪有關！」

「嗯，這是一條綫索。」方燊這時亦早已坐下來，聽完之後，思想着道：「展兄猜測得極有道理，海心石可能就是因爲劉兄找上了他，他知道再也不可能再在四海賭場匿藏下去，所以便匆匆關閉了四海賭場，隱藏了起來，只不知劉兄生死下落如何？」

展冀沉重地道：「依在下猜測，在下盟兄一定是出了事，不是遭了毒手，便是被海心石禁錮起來，否則，他不會不在城門口的牆上，留下記號的。」

方燊的想法與展冀一樣，所以，他無話可說，只有靜靜地望着展冀。

深深地吸了口氣，展冀站起身來。「方兄，昨晚守候了一夜，你我皆很疲乏了，回房歇息一下吧！」

方燊站起來，關切地道：「展兄，不要想得太多了，好好地歇一會吧！」

說完，便開門走了出去，回到自己的房中，躺下睡了。

展冀却躺在床上，一點睡意也沒有，腦中想着的，盡是盟兄劉銅虎的生死下落問題。

也不知想了多久，才迷迷糊糊地睡了過去。

一陣敲門聲却將他驚醒了，霍然張開雙眼，翻身下床，走前去開門。

門外赫然站着方慧姑娘！

他不禁怔然道：「方姑娘，找在下有事？」

方慧那雙水靈靈的大眼瞟了展冀一眼，臉上略帶羞澀之色，抿咀笑道：「展兄，經巳晌午了，你的肚子不餓的麼？」

展冀「噢」了一聲，抬眼望一下外邊的天色，發覺日頭巳差不多爬上了中天，忙不好意思地道：「方姑娘，在下……睡過了頭……勞煩你來……叫醒在下……」

方慧看到展冀那種失措不安的樣子，不禁「噗嗤」一聲，笑出聲來，忙掩咀笑說道：「展兄，小妹與二哥也是才醒過來的，二哥先出去吩咐小二將飯菜送到二哥的房中，小……妹見你還未醒，便拍門叫醒你了。」

展冀見方慧那一笑，更加發臊，急急道：「方姑娘，謝謝妳，待在下去叫小二端盆水來！」

說着便要走去，但却給方慧攔手阻止了。「展兄，小……妹巳經吩咐小二替你捧洗面水來了。」

說着，那邊走來一個小二，雙手捧着一盆洗面水，朝這邊走過來。

展冀臉上又一熱，忙不迭道：「方姑娘，煩勞妳了。」

方慧眼波一轉，瞟了展冀一眼，似嗔似笑地道：「展兄，你……太客氣了，待盥洗後，請到小妹二哥房中。」

說完，轉身走向方燊的房中。

這時那名小二恰好將洗面水捧到來，於是，展冀便在房中盥洗一番，精神抖擻起來。

不過，他却沒有立刻走到隔壁房中，却站在房中發起呆來。

說眞的，他打從第一眼看到方慧之後，便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但又說不出那是一種怎樣的感覺，總之，那是他從前未曾有過的，心跳有點加快，恍似觸了電般，酥痲痲的，就像剛才那樣，舌頭像打了結，腦筋也像停止了轉動……

他却不知道，這就是情愛的關係。

也難怪他不明白的，因爲他活到現在，雖然歷過不少兇險，也在江湖上掙得了名聲，但却從來沒有接觸過一個女孩子，一個像方慧這樣令他感到心頭異樣的美麗的女孩子，也就難怪他不解「風情」了。

「展兄，你起床了麼?」窗外忽然有人叫他，他霍然回過神來，扭頭朝窗外一看，原來是方燊。

他忙走向房門口。「方兄，在下剛醒來……」

方燊笑道：「展兄，在下巳叫小二將飯菜送到在下的房中，展兄請過來。」

展冀走出房外，順手將門帶上，與方燊走入隔隣的房中，當他一眼看到方慧那兩道明亮的雙眼望過來時，他的一顆心又跳得快了起來。

小二很快便將飯菜送來，由於巳接近晌午，趕着要去接替方祺，所以，展冀沒有與方氏兄妹交談，匆匆吃畢，便起身對兩人道：「兩位，失陪了。」便走出房外，將客棧外邊走去。

方慧望着展冀的身形消失在門外，仍然怔怔的，方燊瞧在眼內，心中好笑，故意「咳」了一聲：「三妹，爲何這樣出神?有什麼心事?」

方慧被方燊那一聲「咳」得霍然回過神來，看到乃兄臉上那種含有深意的笑容，不禁臉上一紅，嬌嗔地道：「二哥，你亂說，我有什麼心事?」

方燊眨眨眼說道：「三妹，眞要我說出來?」話未說完，巳怪模怪樣地笑了起來。

方慧簡直連脖子也紅透了，跺脚道：「二哥，你……又欺負我了，我不依！」

方燊這時笑得連眼中也有了笑意。「三妹，我說了什麼呀，我怎樣欺負妳了?咱們去找大哥與展兄評評理去！」

他故意將「展兄」兩個字，說得特別重。

方慧撒嬌地站起來，揑着拳頭便往方燊的身上搥擊，以掩飾她的羞窘之態。「二哥，你還說，再說！我不睬你！」

方燊縮着身子，閃避着，笑嚷道：「好了！好了，三妹，算我怕了你，不再說了。」

方慧這才停了手，坐下來，一張臉却比喝了酒還要紅。

方燊斃着笑，正經八百地坐着，緊閉着咀巴，一聲不出。

好一會，羞不可仰的方慧見二哥悶聲不出，不禁奇怪起來，抬眼一瞥，見方燊正襟危坐，就像一個老夫子般，閉着咀巴，一聲不响，她却蹩不住了，嘛着咀道：「二哥，你又在弄什麼古怪?為何不說話啦?」

方燊眼珠轉了一下，指指方慧，又指指自己的咀巴，然後擺手兼搖頭，就是不出聲。

方慧嬌罵道：「二哥，你幾時變成啞巴了，再不出聲，我不饒你！」

方燊仍然指手劃脚的，就是不出聲。

方慧眼波一轉，忽然伸手一指，搔向方燊的耳後。

方燊感到一陣痲癢傳向全身，連忙伸手去按方慧的手，却忍不住張口哈哈大笑起來。

方慧這才停手，得意地道：「二哥，看你開不開口！」

方燊笑得上氣不接下氣，苦着臉道：「三妹，妳怎會這樣不講理的，方才是妳要我不可開聲再說話，現在你又怪我不開口說話，眞拿你沒有辦法，等一會大哥回來時，我一定要大哥評評理。」

「你敢?」方慧鼓着腮說道：「待回家之後，我一定告訴爹與娘親，說你欺負我！」

方燊忙道：「唉，三妹，算了，我不說就是，好了吧?」

「嗯，這還差不多。」方慧的臉上又綻出了笑容，得意地望着方燊。

方燊却故意苦着臉，不望她。

好一會，方燊仍不說話，方慧却忍不住了。「二哥，你爲何不說話?」

方燊苦笑道：「三妹，妳要我說什麼呢?」

方慧眼珠一眨，道：「就說說展兄吧。」沒來由的，臉上又飛紅一次，語聲也低了起來，甚至連頭也微微垂下去了。

方燊瞧在眼內，忍着笑：「你不怪我亂說麼?」

方慧眼一翻，瞥到方燊那似笑非笑的樣子，不由又嬌嚷道：「啊，二哥，你又使壞，我不依！」

方燊再也忍不住，放聲笑了起來。

「二哥，你正經點行不行！」方慧直跺脚。

方燊見妹妹有點氣惱了，忙止住笑聲，正經地道：「三妹，別生氣，咱們說正經的！」

方慧這才轉嗔爲喜，語帶羞澀地道：「二哥，依你看，你覺得展……展兄……怎樣?」

方燊果然不再說笑，正經地道：「三妹，說眞話，妳是否喜歡他?」

方慧的臉「唰」地一下子紅到了耳根，羞不可仰，心跳口顫地道：「二哥，我……叫我……怎說……得……出口……」

方燊笑道：「那你是眞的喜歡他了?好！」

一頓，接正色道：「三妹，我實話實說，展兄乃是人中之龍，我與大哥都萬萬及不上他，三妹好眼光！」

方慧聽得心花怒放，但却更加羞赧，輕聲地道：「二哥說的是心裏話?」

「三妹，我說的怎會不是心裏話，妳是我的妹妹啊，我怎會騙妳！」方燊發急地道。

「那麼，二哥，你不會反對小妹喜歡他吧?」方慧說這句話時，羞人答答的，聲如蚊吶。

「三妹，我怎會反對?這是妳的事，我高興還來不及呢?我怕……」方燊說到這裏，忽然住口不說。

幸好方慧這時正浸沉在喜悅之中，沒有聽清楚方燊最後戛然停止了的那句話，否則，若是問下去，他不知怎樣回答她才好。

本來，他想說：「就怕人家不喜歡你」這句話的，幸好他及時警覺到不妥，這無異兜頭淋了一盆冷水在方慧的頭上，這實在太煞「風景」了，所以他及時煞住了說話。

一時間，兩兄妹默然不語起來。

好一會，方燊才猝然道：「展兄去了這樣久，大哥也應該回來了，怎麼到現在還不見他回來?」

方慧聞言，愕然從甜蜜蜜的美夢中驚醒過來，脫口道：「是啊，大哥本應該回來了，二哥，不會是出了事吧?」

方燊聽了臉色遽然微變：「三妹，不會吧。」

「但願不會?」方慧担心地道：「再等一會，若是大哥再不回來，咱們就要出去看一下了。」

方燊巳經有點坐不住了。「三妹，我也是這樣想。」

又再等了一盞茶時分，方祺還未回來，這時候距展冀離開，巳經有差不多半個時辰了，這家小客棧離四海賭場不遠，大約五六個街口，就算走得再慢，也應該回來了。

方燊方慧再也坐不下去了，兩人互相望了一眼，不約而同站了起來，推開椅子向外走去。

他們決定趕到四海賭場那裏看一下。

× × ×

展冀趕到去四海賭場附近，發出了預先約定好的暗號，但却聽不到方祺的回應，他便知道不妙，方祺可能出了事，心急之下，他再也顧不了掩蔽自己的形跡，身形一掠，撲向方祺藏匿的地方。

這也是他們事先約好了的——方祺監視賭場的東面。

東面那一帶是一片頗爲寬闊的空地，隔着那塊空地是一列人家的後院，空地上有一列參差不齊的楊樹，若是要監視賭場內外的動靜，最理想的監視地點，莫如藏匿在那些高大挺拔的楊樹上了。

展冀飛身掠上樹上，搜遍了那十多棵楊樹，皆不見方祺的影子，他心中更是焦急如焚，再飛身掠上那一列人家的瓦面，依然一無所見，他越加肯定方祺可能出了事，否則，怎會不見了方祺的人影?

要說他先一步返回客棧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爲他們預先約好了，方祺要等到他來到，接替他，才能夠回去，那他怎會不等他來接替他，便先離去呢?

但却有一個可能是會的，那就是方祺在他趕來前，忽然發現了什麼情形，趕回去通知他們，由於所走的路不同，可能錯過了，但他還是認爲留下來繼續找尋的好，因爲那個可能性不高，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些人是不會明目張胆現形的，否則，他們也不用關閉賭場，隱匿起來，所以這個可能性不高，況且，若是，方祺在趕回客棧後，也必會與方燊方慧來找尋他的，

所以，他決定不趕回去。

他在賭場附近搜查遍了，都沒有發現方祺的影跡，他站在一棵樹上的橫枝上，看一下已關門的賭場內一眼，咬一下牙，決定進去搜查一下。

因為在他的感覺中，他認為方祺出了事，可能性高一些，所以他決定進去看一下。

也幸好這附近一帶，沒有人家緊貼賭場，而賭場又關了門，本來門庭若市的，如今却變得冷清清的，也所以沒有人看到他在賭場周圍掠來掠去而大驚小怪。

足下一彈，那根橫枝彈顫了一下，展冀藉那彈起之力，腳下乘勢一蹬，整個人便像飛鳥般掠飛入賭場的圍牆內。

就在他掠入圍牆的一剎那，瞥到一條人影疾快地自一處甬道內閃沒在一處牆角之後，起初他還以為自己看錯了，但是自己又沒有眼花，自信自己不可能會看錯的，他的身形陡地凌空一翻，斜掠到一個花架上，足下一點架上一個花盆，直撲向那條甬道。

而這一處，乃是賭場的最後進，亦是那晚發現有人的那處小院子的對面的一個院子。

那條甬道是通向一列平房的，看來像是一些下人住的地方，他也無心去理會，一下子掠到甬道前，身形落下，目光朝那人影閃沒的那列平房掃了一下，却發覺不到有何值得懷疑的地方。

暗中吸了口長氣，將全身功勁提聚起來，戒備着向那條甬道走去！

才走了兩步，驀地腳下一虛，心中一驚，忙不迭飄身橫閃出去，目光一落，起先還以為腳下踏中了陷阱之類的埋伏，看清楚了，却原來只是磚石砌成的路上，缺了三四塊磚石，凹陷了下去，一腳踏下去，踩空了，便以為踏落了陷阱中，他不由噓了口氣，同時心中暗笑了一下，笑自己踩着井繩當毒蛇，虛驚一場。

那知道就在他剛放下心來的剎那，甬道上面的那道簷篷，陡地整道崩塌下來，只聽「劈勒拍拉」聲中，灰瓦木桁瀉墮斷砸而下，剎那間有如一陣天崩地裂般的感覺，就算是再機警的人，反應再敏捷，也不可能倖免於「難」。

何況，在甬道簷篷塌下的剎那，左右兩邊機簧崩响連聲，一陣弩箭有如飛蝗般，激射過去。

這情形，簡直就像天羅地網，就算有通天遁地之能，也逃脫不了。

安排這個天羅地網的人，心思可謂細密，手段可謂狠毒了。

碎瓦木屑塵灰飛揚中，一下子便罩住了展冀的身形，「劈拍嘩拉」一陣大响聲中，瀉墮砸下的石磚木瓦，一下子將展冀埋了起來。

那左右激射的弩箭，有些交錯射空了，有些則射在木石磚瓦之上，眨眼間便射完了！

直到灰落塵定時，從甬道左右兩邊的花樹叢中，閃出兩名身穿土灰色勁裝的漢子來。

這兩名漢子生得臉目陰鷙，頷下留着幾根鼠鬚，給人一種不倫不類的感覺。

兩名漢子的手上皆握着一柄鈎鐮刀，本來是長兵器來的，但這兩人手上的鈎鐮刀却是短兵器，大約只有三尺多四尺長，形裝極似一柄特大的鐮刀。

這兩名漢子小心地走到瓦礫堆前，互相看了一眼，目光落在那堆瓦礫之下，露出一些手腳來的展冀身上。

展冀似乎是被瀉墮砸下的瓦礫斷木砸昏了，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連腦袋也被碎瓦遮掩壓住了。

「嘿嘿，海老大這一招果然是妙着，輕易便將這小子攪掂了。」左邊那名漢子一眼瞥到從那列平房後閃出一個人來，馬上奉承地大聲說起來。

右邊那名漢子也不甘後人，趕緊接說道：「海老大設下的天羅地網，任他是孫猴子再生，也逃不出去！」

話未說完，那人已經來到，聽到兩名漢子的恭維話，臉上正綻出得意的笑容。

而那人赫然正是海心石，這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看來，展冀與方氏兄妹四人猜得沒有錯，四海賭場的關閉，只是一種掩眼法，實則，海心石等人，暗中仍然在賭場之內的。

這樣說來，在這賭場之內，肯定是另有隱秘的匿藏地方了，否則，展冀與方氏兄妹進來搜查時，不會一個人也發現不到的。

海心石似乎頗為滿意自己的傑作，看了一下被瓦礫壓着的展冀，對那兩名漢子道：「勾腸勾肚，將那小子拖出來，看看他是死是活，是活的，我有話問他！」

這兩名漢子的名字好怪，叫做勾腸勾肚，只怕這不是兩人的名字，而是外號吧了。」

勾腸勾肚齊應一聲，左右上前幾步，在瓦礫前停下來，先仔細地再看一眼被瓦礫壓着的展冀一眼，這才雙雙彎下腰，伸手去撥開展冀身上的瓦礫。

豈料就在那剎那，被「埋」在瓦礫下的展冀，驀地連人帶瓦，騰彈而起，瓦碎塵灰飛揚四射中，根本就看不清展冀的人是如何出手的，只聽兩聲悶哼响聲，勾腸勾肚的反應不可謂不快，在展冀的身形一動的剎那，便已仰身飛退，手中的鈎鐮刀亦已左右斬落去，但才斬下，身上便各自中了一拳，各自飛摔出去。

海心石看得心中大驚，但他却沒有溜，右手疾揚，發射出五六點暗器，直射向仍然被飛揚的瓦碎塵灰罩住的展翼。

海心石這一手可謂陰損惡毒至極，乘展冀全身被罩在瓦屑塵灰中，目不能視，向他發出暗器。

但展冀雖然被塵灰所蔽，目不能視，但却能聽，耳中驀聞破空聲响，心中微懔，人在空中，身形變換不易，很難閃避，只見他騰起的身形驀地就像一塊隕石般，疾墜而下，「刷」地墮落在地上。

海心石發出的五六點暗器，破空生嘯，險險從展冀的頭上掠射過。

墜落在地的展冀動作好快，身形一竄，疾撲向海心石！

海心石臉色微變了一下，身形閃退出去。

展冀却沒有追逼上去，身形陡地停在地上。

海心石的身形亦隨之停下來。

兩人之間相距大約有丈許，對立互視着。

× × ×

展冀的樣子看來有點狼狽，因為他的身上頭上，却沾滿了塵灰，衣服也有幾處破損了，手腳亦有幾處的皮肉被擦損或是砸破了，有些還沁出血水來。

原來，他方才施的是苦肉計，詐作閃避不及，被那些塌墮瀉落的木瓦壓倒在地上，並裝作昏了過去。

他這樣做，是有兩個目的，一是那樣才可以躲避那些疾射過來的弩箭，二是想誘設下陷阱伏擊他的傢伙現身出來。

他的目的算是達到了。

不過，他這個苦頭吃得不小，被磚瓦木碎砸中的地方，仍然隱隱作痛，若不是他在那剎那運起全身的內勁，遍佈全身，以抵禦那些砸墜下來的磚瓦木石，只怕他吃的苦頭更大，甚至有可能眞的被砸昏過去。

「剛才那兩個勾腸勾肚的傢伙稱你作海老大，你一定就是海心石了！」展翼目光如鉤，盯在海心石的臉上。

「好傢伙，你又是誰？」海心石雖然沒有承認，但語氣間，却等於承認了。

「展冀！」

海心石臉容微變，吸口氣，疾聲道：「原來是降魔刀展冀，果然好身手。」

展冀冷冷地說道：「海心石，你好奸狡，太原方家的方祺兄，是不是被你捉去了。」

海心石哈哈一笑道：「被你說中了，那小子以為藏得很隱秘，那知道却早已落在咱們的眼中，包括了與方祺的那兩位寶貝弟妹，你們在凌晨走後，我略施小計便誘得那小子從樹上現身出來，自動踩落我佈下的陷阱中，束手被擒。」

一頓又道：「若是我事先就知道你是降魔刀展冀，我就不會那樣大意，用那種陷阱來對付你了，如今你也不會仍然站着與我說話了。」

「哼」了一聲，展冀那雙烱烱的目光陡地煞光暴射，一字字地說道：「海心石，我問你，在十多日之前，劉銅虎是否來找過你？」

海心石狡猾地道：「找過又如何，沒有找過又怎樣？」

展冀語聲冷沉地道：「我沒有閒心與你繞圈子，快答！」

說話間，「騰」地踏前一步，那種氣勢，自有一種懾人之態！

海心石心頭震動了一下，幾乎不由自主隨之退後一步。「展冀，劉銅虎是你什麼人？」

展冀答道：「是我盟兄！」

就這一句話間，他又「騰」地逼前了一步！

這一次，海心石再也站不住了，被逼得退了一步。「這就怪不得了！」

展冀馬上便明白他說的話。「我盟兄眞的找過你？」

「哈哈哈！」海心石忽然笑起來。「若不是他忽然找上我，我也不會關閉賭場了！」

「他如今在那裏？」展冀目中煞光吏盛，「騰」地再踏前一步。

海心石目光一閃，居然沒有閃避，而且強硬起來。「不自量力，已死在我的棒下！」

說時，揚一揚早已握在手中烏鐵棒！

展冀一聽，恍似心中被人刺了一刀，胸中「轟」地一响，臉色大變，整個人似乎被那噩耗驚呆了。

「殺！」海心石也就在這剎那，左手一抖，五點暗器有如梅花形般，罩射向展冀的頭腦要害！

而他自己却倏忽飛退出丈外。

「殺」聲中，自左右飛撲出六條人影，寒芒電閃中，交織如網，當頭向展冀罩落！

原來在附近還有人手埋伏着的，怪不得海心石沒有溜了。

展冀也就在這剎那，驀地發出一聲短嘯，身形飛閃中，一道瑩白如玉的虹芒猝然從他的左手中飛掠起來，展佈如圈，「掩」向那疾射而至的五點暗器，只聽「叮叮叮叮」連串五下激响。「叮叮噹噹」的，那五枚暗器悉數被他的短刀圈擊落地上，同時間，那當頭罩落的刀網，亦由於他的身形斜刺閃搶出去，擊了個空。

展冀斜閃掠出的身形沒有停滯過，身形一旋，有如一股龍捲風，連人帶刀，旋斬向海心石！

海心石終於連臉色也變了，身形一偏，斜踏出一步，烏鐵棒一橫一揮，施展了一招「攔江截斗」，但見棒如烏龍展舞，截擊向展冀旋斬至的八刀！

「鏗」然一下金鐵激响，海心石居然吃不住展冀那短刀一擊之力，退了一步，驚駭中，目光一瞥手上那根烏鐵棒，不由失聲驚叫出聲。

他手上那根烏鐵棒，居然被展冀的短刀「嗤」出一道白痕來！

由此可知，展冀那柄短刀之鋒利，可想而知！

展冀的短刀却絲毫無損，那一下相擊，他只是上身晃了一下，却沒有乘機追擊，短刀一指，冷沉地喝道：「說，你為何要殺我盟兄？」

海心石心頭震駭莫名，剛才那一下接觸，展冀的一身功力之高明，不但大出他意料之外，也令到他震駭萬分。這一次，只怕一個弄不好，他不但不能將展冀擺平在這裏，只怕他也脫身不了。

但他却沒有表露出來，反而色厲內荏地厲聲道：「很簡單，因為我若不殺他，他便要殺我，我不想死在他的虎爪之下，只好殺了他！」

展冀吸口氣，正想說什麼，却驀地身形一挫，足下一旋，手中短刀繞體飛展，只聽「削削」兩下疾响，兩聲慘叫暴起，慘厲刺耳，兩條土灰色的人影翻倒出去，抱着斷了左掌的手腕，在上翻滾地痛嚎不已，地上，留下兩柄刀柄上仍然抓握着一隻斷掌的鋼刀！

那兩名漢子「偷鷄不着，蝕了把米」，而其餘的漢子，莫不變了臉色，被震住了。

就連海心石，也不敢再乘機發射暗器暗算展冀了。

展冀剛才施展的那一招好快，當刀芒

消歛的刹那，他依然面對海心石，彷彿沒有動過般。

「海心石，你若不將原因說出來，今日你休想走得了！」展冀這時臉上殺氣騰騰。

「展冀，別忘了方祺在我的手上，你若敢動我一根汗毛，方祺就死定了！」

「哼哼！」展冀冷哼二聲。「好，我被你提醒了，我只要將你擒住，不愁你不把方祺兄放出來！」

說着手中短刀一擺，身形疾欺向海心石。

海心石愕然驚震了，身形閃退中，張口大喝：「媽的，你們還不殺了他！」

看來，他是想逃了。

那些漢子被海心石一喝，俱皆神情震動了一下，就像大夢乍醒般，發一聲喊，硬着頭皮，湧撲向展冀。

但却怎截得下展冀的身形？只見他凌空一拔，接一翻，便已凌空翻掠至海心石的頭頂，手中短刀向下一劃，削斬向海心石的腦後！

這一刀若是削斬中的話，只怕海心石的腦袋不被削成兩片才怪！

海心石自然不會束手待斃，身形一短間，斜搶出一步，手中烏鐵棒反手斜揮而起，敲砸向展冀的左脚踝！

展冀一刀削空，眼見烏芒飛砸而至，百忙中吸氣縮腿，左掌向下一按，整個人凌空翻騰起來，恰好躲過海心石那一棒。

海心石一棒砸空，右手一圈，棒勢圈回，只聽「咔」地一下輕响，棒頭那獨角怪獸脫射而出，疾射向展冀的腿膝部位！

這一着，眞是大出展冀意料之外。他發夢也料不到，海心石的烏鐵棒，原來有古怪的。這時人在空中，翻騰之勢已盡，根本很難變換身形閃避，用短刀封截亦已來不及，看來非要傷在海心石這「奇兵突出」的一招之下了。

但好一個展冀，臨危不亂，那刹那拳縮的雙腿陡地一張，「嗖」地一聲，那顆獨角獸頭，自他的雙腿膝間，穿射而過！

展冀却已出了一身冷汗。

那知道射空的獨角獸頭仍有古怪，只聽「嗤」的一下疾响，那隻大約三寸許長的獨角，竟然從獸頭上脫射出來，而且不是筆直射出來的，却是成弧形射出來，激射向展冀的心胸要害！

這一次，展冀連眼色也變了。

因爲他根本就閃避不了。

若被那尖角射中心胸，肯定活不了。

生死一髮間，他的左掌疾拍向那尖角，同時身形硬生生向左一扭！

那一掌居然快不過那尖角飛射的速度，但掌風却將尖角擊得向右歪射出去，只聽「噗」地一下疾响，那尖角射在展冀的右肩頭內，幾乎直沒入去！

一陣椎心的劇痛令到展冀幾乎握不住那柄短刀，但仍然忍痛把刀握住了。心中發出一聲痛叫，一頭倒栽下來！

血光暴濺中，那尖角從展冀的右肩頭上，扯脫出來，原來，那獨角亦像獸頭一樣，有一根幼細的鍊子繫着的。看來，亦是由機鈕控制發射，可以收發自如。

海心石由於角度的關係，看不到尖角不是射在展冀的心胸上，還以爲展冀這一次非死也會重傷（從展冀一頭倒栽下來的勢力上猜料的），心中大喜，忙手按機鈕，收回那飛脫出去的獸頭與尖角，飛步搶上前去，揚掌便擊向展冀的身上！

他不可謂不毒辣小心的了，他是想不理展冀是死是活，補上這一掌，對他來說，那就安全得多了。

眼看那一掌便要擊在展冀的身上，那刹那，一道皎亮的刀芒是從展冀的身上閃掣出來，恰好截向海心石那隻左掌，一閃而過！

「啪」一聲，一聲斷手連腕帶掌，斷落在地上，一頭倒栽而下的展冀，腰身陡地一曲一翻，刀芒迴掣，閃劃向海心石的腰腹部位！

海心石那刹那只覺手腕一涼，却毫不感到疼痛，但他却看到自己的左掌已斷落墜地，雙眼駭然暴睜，急不迭閃退開去！

「削」一下急响，幸虧他閃退得快，否則便會腰腹破裂，但仍然被那鋒銳的刀鋒，將他的衣衫削裂開來，在他的腰腹上削劃出一道約三四寸長的血痕來！

直到這時，他的斷腕創口上，才噴濺出一股血箭來。一陣椎心蝕骨的劇痛，令到他全身抽搐起來，臉肌也扭曲顫動，發出一聲厲吼！

那四名漢子（有兩名已斷了右腕，痛得昏死過去），眼見海心石身受重創，莫不駭然變色，心胆俱寒，但又不敢不拚死上前相救，只好硬着頭皮，搶撲上去，死命搶截在海心石的身前，手中鋼刀狠命斬劈向展冀。

展冀這刹那身形才落地，由於右肩頭上受傷不輕，短刀早已交到左手上，自然影响了他的功力與身形，當下不敢硬接，身形倒地一滾，滾了開去。

那四名漢子見展冀受了傷，胆氣大壯，發一聲喊，叱喝連聲，但見刀光亂閃，撲前去追斬展冀的身形。

這時，海心石終於緩過一口氣來，煞白着一張難看的臉面，運指連點，封住了斷腕附近的血脈，將血止住，口中大喝：「殺了他，一定要殺了他，重重有賞！」

但他自己却沒有撲過去出手，反而轉身便向那列平房掠去。

那四名刀手在海心石的呼喝聲中，不要命地揮刀緊緊追斬在地上疾滾不已的展冀，就像瘋了一樣。

展冀本來不想下殺手的。但被迫得脫身不得的情形下，只好痛下殺手。

只見他疾滾出去的身形陡地倒滾回來，刀光如輪般，迎上那四名漢子亂斬下的鋼刀！

只聽「削削削削」四下疾响，接着是四聲慘叫，那四名漢子手上的鋼刀，居然斷爲兩截，小腹上各自被斬了一刀，肚破腸流，翻跌出去！

展冀接一挺身，跳了起來，手上的短刀絲毫無損，仍然泛着皎白的亮芒，剛才，他就是用這柄鋒利無匹的短刀，斬斷四人的鋼刀，再乘勢斬裂四人的肚腹的！

喘了口氣，他的臉上亦是煞白的一片，因爲他亦流了不少血，右肩頭上的創口，此刻仍在流着血，他忙運指點封了傷口周圍的穴道，先止了血再說。

× × ×

止了血後，他這才發覺，周圍已沒有一個人，除了他自己之外。

地上，躺着八個人，也不知是死了，還是昏了過去，至於海心石，早已逃得無影無踪了！

那四名肚破腸流的漢子，不用說，早已氣絕身亡了，還有那兩名斷腕的漢子，以及被他各自在胸膛上擊了一拳的勾腸勾肚，應該還未死的，只要有一個未死，他便可以從他的口中，逼問出海心石的下落及隱藏的地方來。

他逐一上前去查看，却發覺到，勾腸勾肚與那兩名斷了右腕的漢子，早已氣絕身亡，胸部或是頭上的要害地方，各自嵌着一枚棗核釘，連展冀也不知道他們是何時中了暗器身亡的。

而除了海心石外，他想不出還有誰，會向那四人下此毒手——滅口！

他不由對海心石恨得牙癢癢的，但却奈何不了他，只好先撕下一幅衣衫，將傷口包紮起來，然後才在賭場內仔細地搜尋起來。

因爲他曾聽海心石說過，他們匿藏的地方，就在這座賭場之內，只要找到那地方，那就可以將方祺救出來，也可以抓住海心石了。

但他找遍了賭場內的每一個角落，每一處可疑的地方，却就是找不到値得懷疑的地方，更找不到開啓秘室什麼的機關樞鈕，要是能够將賭場內的地皮全部翻轉過來，他眞會這樣做，可惜却不可能。

他曾想過，想放把火，將賭場燒毀，那一定可以將海心石他們逼出來，但想想又不妥，那不但會驚動附近的人家及官府，那時，對他們的行動就不方便了；而且，還要顧慮到火勢萬一蔓延到附近的人家，那豈不是禍及無辜？還有，海心石等人既然匿藏在賭場內，那肯定會有秘密通道，通到外面去的，若是他們利用秘道逃走，他還不是白費一番手脚，萬一他們扔下方祺不管，就算不將方祺燒死，也會將他焗死的！

此計不行。

一時間，他再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了。

雖然知道海心石等人就藏匿在此地，但他却奈何不了。

驀地，他猛省起方燊方慧兄妹來。

想及方慧，他的心頭沒來由地跳動起來，腦中也映現出方慧的倩影來，他忙甩了甩頭，吸口氣，壓抑下那股莫明其妙的異想感覺。

照說，方祺直到這時還未回客棧，方燊方慧一定會發覺不對，趕來看一下的，爲何不見他們趕來？

展冀想到這裏，心頭劇跳了一下。「莫非他們也出了事？」

這個念頭從他心中閃過，令到他就像被黃蜂驀然螫了一下般，悚然驚震起來。

「不好，還是快些趕回去看一下才是！」

刹時間，他就像火燒屁股般，身形衝天飛起，掠上一處屋簷，幾個起落，掠出了賭場，飛身落地，盡管心急如焚，但在大白天，怎能展開身形，驚世駭俗呢？只好脚步急急地往客棧走去。

就像一陣風般，幾乎撞倒了一名小二，衝到後面，伸手開了方燊的房門。

房內，一切依舊，就是不見了方燊。

一轉身，他便撲到方慧的房前，却不好貿然推門，拍門叫道：「方姑娘，妳在麼？」

房內却沒有反應。

「方姑娘，在下是展冀啊！」展冀再叫一聲。

但屋內仍然沒有响起方慧的應聲，展冀心頭一緊，拍門的手運勁一震，將房門震開來。

目光從屋內一掃，那裏有方慧的影子，他不禁呆住了。

但立刻，他就轉身像一陣風般，向外面衝去。

一名店小二剛巧被拍門聲驚動，從店堂外面奔入來看一下，與展冀幾乎撞了個滿懷，一聲驚叫才出口，便被展冀劈胸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衫，口裏急喝道：「小二，那面兩間房的人怎麼不見了？」

那名店小二驚得臉也白了，不知展冀爲何這樣「兇」，顫着聲道：「客官，你……說的是……」

展冀不耐煩地喝道：「姓方的那兩位客人，一男一女的！」

店小二這才明白，喘口氣，有點惶恐地道：「客官，你……可否鬆……開小的…衣…襟？」

展冀這才省覺到自己因爲心急之下，一時失了態，忙鬆開抓住小二衣襟的手，放緩了口氣道：「小二哥，對不起，是我一時失態了。」

店小二驚魂稍定，透口氣，這才語氣稍爲暢順地道：「客官，那兩位姓方的兄妹，出去差不多有半個時辰了，至今還未回來，他們出店時，好像很匆忙，他們也沒有留下什麼話。」

展冀聽了，有如兜胸挨了一拳般，整個人呆住了。「照小二這樣說來，莫非方燊與方慧眞的已出了事？」他在心中這樣想。

那店小二見到他傻呆的樣子，不禁亦傻了般，還以爲他中了邪，担心地叫道：「客官，你怎麼了？」

展冀這才猛地回過神來，二話不說，便往外面走去。

那店小二瞧着展冀消失在店堂外面的身形，有點莫明其妙，搔搔頭皮，嘀咕一句：「他不是中了邪吧？」

× × ×

展冀跑遍了濟南城內的每一個地方，而且特別到四海賭場內搜尋了不下十遍，却就是找尋不到方燊方慧的絲毫影踪。

他甚至到城外去搜尋了一遍，依然一無所獲，累得他身心皆疲，回到城內，才發覺到，原來已經是萬家燈火了。

他沒精打彩地往客棧走去，心中懷着最後的一絲希望，在回到客棧後，能够看到方燊兄妹在客棧內等他。

奔跑了一天，他也實在餓了，再說，這樣盲人瞎馬地亂跑一通，也是白費力氣，還是回客棧去看看好些，起碼還有一絲希望。

他一脚才踏入客棧店堂，那名曾被他劈胸揪住的店小二立刻急步搶迎上去，張口叫道：「客官……」

展冀看到那店小二那種急不及待的樣

子。還以爲方燊兄妹回來了，不禁目光一亮，疾聲道：「小二，是不是姓方的兄妹回來了？」

店小二擺手兼搖頭道：「客官，姓方的兄妹還未回來……」

展冀一聽，恍似兜頭挨了一棒般，一屁股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吸了一口長氣。

店小二湊過去，急急的說道：「客官，不過却有一個人，要小的將一封信交給你！」

展冀一聽，心頭劇跳了一下，精神陡震，疾聲道：「信在那裏？」

店小二忙伸手入懷中，摸出一封信來，遞給展冀。

展冀一把接過，剛想撕開信封，却陡地住手，望着那小二道：「是什麼人要你將信交給我的？」

小二摸摸後腦勺，道：「是一個穿粗布長衣，年約三十多歲，身材很壯實的漢子，將這封信交給小的，囑小的將信交給客官你，那漢子一再叮囑小的，說這封信很重要，務必要小的記住，將這封信交給客官你。」

展冀一聽，便知道不可能從小二的口中，查問出那送信來的人的身份來歷，便不再問下去，但却隨口問了一句：「那人是在什麼時候將信交給你的？」

「客官你出店後大約一盞茶時分吧。」小二答道。

「這個拿去吧。」展冀從懷中摸出一塊碎銀，塞在小二的手上。

小二滿心歡喜，連聲多謝，正想退下去，展冀却將他叫住了。「吩咐廚房弄兩個菜，再來一碗麵，送到我的房中。」說完站起來，往後面走去。

小二自是連聲答應，往灶房那邊走過去。

展冀回到房中，將油燈點亮，然後才坐下來，撕開信口，將信箋抽出來，展開，在燈下看起來。

信箋上却只有寥寥兩行字：若想解救姓方的一命，今晚二更時，城外折柳亭外見。

下署：知名不具。

展冀接連看了兩遍，才將信箋湊在燈火上，將之燒了，一個人却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但他的腦筋却在動着。

他是在想着，這知名不具的人，肯定是海心石，他約自己二更時到城南門外的折柳亭相見，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

方燊方慧又是否落在他們的手中？

但不管如何，這是唯一的綫索，亦是唯一的機會，就算是龍潭虎穴，他說不得也要去闖他一闖了。

想通之後，他的心反而安定下來，不再去想那樣多，恰好這時那名小二將他要的食物送進來，他便專心吃起來。

吃飽之後，他便關上房門，在床上調息起來。

他知道今晚必有一番兇險，甚至可能會永遠留在折柳亭那裏，但他却毫無所懼，但却必需養精蓄銳，才可能應付那種危機重重的兇險場面。

險擒佈阱人　逼問出主謀

折柳亭就在南城門外約五里處。

亭外一帶，遍植柳樹，若是在春夏時節，柳葉青青，垂柳絲絲，風吹柳浪翻，燕雀啁啾迴翔，倒也不失是一處觀賞的好去處，只可惜如今已是仲秋季節，柳葉零落發黃，給人一種凄涼的感覺，特別是在晚上，只見柳枝蕭蕭，更覺幽凄。

這個時節，白天已少遊人，晚上更是遊人絕跡，只剩下那些已失去婀娜之態的柳樹，在秋風中嗚咽搖擺。

快近二更天了。

一條人影有如星飛電掣般，自城牆那面掠射而來，轉瞬間，已掠到折柳亭前約三丈許外，煞住了身形。

今晚由於晚風很勁，天上雖有浮雲，但却飄飛如絮，那將圓圓的月兒，只是偶爾被流雲掩遮一下，令到天光乍暗復明，變幻不定，但夜色是非常的好。

那人影挺立着不動，一雙銳亮的眸子，迅快地四下掃視着，只見樹影幢幢，似乎其中隱藏了無限詭秘般，若是胆小一點的人，只怕不敢在此停留。

夜色驀地一暗，倏時一陣夜風掠過，枝搖葉擺，發出一陣令人汗毛倒豎的嗚嘯之聲，恍似鬼哭神號，但那人影却依然挺立如故，甚至連眼也沒有眨一下。

忽地，夜色復明，原來剛才有一片浮雲飛過，遮掩了月兒。

適時，遠處傳來二更的梆子聲，二更天了。

更鼓聲未歇，從折柳亭旁邊的一棵柳樹後，閃出一條人影來，面對那來到的人影，陰森地道：「展冀，眞信人也。」

一聽那人影口音，便聽出是海心石。

那人影若不是展冀，還有誰？當下目光一閃，沉聲道：「海心石，你約我來此，有何意圖？」

海心石整個被柳樹的暗影罩着，臉目陰暗，一片模糊，只有一雙眼，發出獸野般的光芒來，看上去有點詭異，陰笑一聲，道：「只要你交出一樣東西，便可以換回姓方的小子一命！」

展冀一聽，心中暗自冷笑一聲，但隨即有點疑惑地忖道：「聽他這樣說，莫非方燊方慧不是落在他的手上？」

心中雖則疑念重重，口裏却道：「你想要什麼東西？」

「一塊只有指甲般大小的圓牌！」海心石直截了當。

「圓牌？」展冀故意嘟喃一聲。「你怎知那塊圓牌在我的身上？」

「因爲我認得你就是那晚進入那座小院子的人！」海心石道：「那圓牌我不慎失落在室內，不是你檢去了，還有誰？」

「不錯，那塊圓牌確實是我檢去了，就在我的身上，你不惜用方兄一條命來換取圓牌，看來，那塊圓牌必然是極之重要珍貴之物……」

「展冀，別費口舌了，我不會告訴你什麼的，你到底想不想換回方祺？」海心石截斷了展冀的說話。

展冀笑笑道：「當然想換回方祺兄了……」展冀一句話未說完，便又被海心石

打斷了。「那就快將那塊圓牌交出來！」

展冀不由失笑道：「海心石，你以爲我是一個白痴？在未見到方祺兄前，會將那塊圓牌交給你？」

「那你想怎樣？」

「簡直是費話！」

「好，我就讓你先見見姓方的小子。」海心石立即擊掌兩下。

立時，便有兩名漢子從折柳亭後，推着一個被反扣着雙手的人走了出來，一直來到海心石的身邊。

展冀一眼便看出了被制住的人是方祺，不禁脫口叫道：「方兄，你沒有什麼事吧？」

被兩名黑衣漢子押着的人，正是方祺，他乍見展冀，精神一振，急聲道：「展兄，在下沒有什麼，怎麼不見在下二弟三妹？」

展冀一時之間，不知怎樣說才好，海心石却爲他解了圍，說道：「展冀，現在你見到了姓方的小子，可以交出那塊圓牌了吧？」

展冀冷冷笑道：「海心石，別當我是雛兒，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若我要你現在先放掉方兄，你答應麼？」

海心石一聽，不由呆了一下，繼之嘿嘿乾笑道：「有道理，是我一時心急，說錯了，你的意思如何？」

展冀想了一下，道：「那自然是你放人，我將圓牌交出，同時進行，兩不吃虧了！」

「好，我同意！」海心石倒很爽快。

「怎樣交換法？」

「很簡單，你們手下將方兄帶到那棵樹下，然後退後五步，你我同時數三聲，找便將圓牌拋到那棵樹下，方兄跑回我這邊，你那名手下去檢圓牌，那不是各得其所了麼？」

海心石想了一下，頷首道：「好，就照你的辦法做，現在可以進行了吧？」

「慢着，」展冀擺擺手道：「我還有一個條件。」

海心石厲聲道：「展冀，你別得寸進尺！」

「你一定要答應？」展冀肯定地道：「因爲你必須要得回那塊圓牌！」

海心石目光連閃，似是很氣惱，但還是咬咬牙，狠聲道：「有屁快放！」

展冀笑笑。揶揄地道：「何必如此氣惱呢？」

一頓接正聲道：「條件很簡單，我要你說出我盟兄找你的原因！」

海心石「嘿」地一聲，却又不答，展冀也沒有催他，只是注視着他。

「好，這一次算我輸給你！」海心石咬牙切齒的說：「聽着，劉銅虎大概是因爲我在一個月之前，刦去了威遠鏢局的一批紅貨，而死在我的弟兄之手下的總鏢頭蘇韶聲，聽說是他的表兄，所以他出頭找上我吧！嘿嘿，他不自量力，那是自己找死了！」

展冀聽着，牙齒咬得格格作响，胸中怒氣翻湧，閉着咀唇，眼中却已暴射出殺機充盈的目光來！

海心石與他的目光一觸，立刻便閃縮開去，好一會，他才不耐煩地道：「展冀，你到底換不換？」

深深地吸了口氣，展冀才冷冷地道：「當然換！」

一頓又道：「不過，我想你再答我一個問題！」

海心石陡地厲笑起來，戟指展冀道：「姓展的，你……」

展冀揮揮手道：「你別太緊張，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你說是，與不是，便成了！」

海心石氣呼呼地道：「好，姑且再賣你一個人情，不過，我警告你，你若再耍花樣，我拚着不要那塊圓牌，也要你看一下，姓方的是怎麼個死法！」

展冀道：「這一點你放心，我不是一個貪得無厭的人！」

一頓接淸楚地大聲道：「請你答我，方燊與方慧姑娘是否落在你的手上？」



展冀一聽對方的語聲，便知道這人正是海心石了。

「不是！」海心石口中吐出了這兩個字。

方祺一聽弟妹出了事，驚得臉色大變，脫口叫道：「展兄，在下二弟三妹出了事？」

展冀忙對方祺道：「方兄，別担心，待將你換回來後，在下再慢慢對你說。」

雖然是對方祺說話，他的目光却一直注定在海心石的臉上，瞬也不瞬。

展冀注視了海心石好一會，才點點頭道：「如今進行交換吧！」

海心石扭頭對那兩名黑衣漢子說道：「將姓方的押到那棵柳樹下，然後退後五步！」

那兩名漢子應諾一聲，將方祺推向那棵柳樹。

那棵柳樹距折柳亭大約六丈左右遠，一樹獨立，各距展冀與海心石所站的位置大約二丈五六左右，那地點確是最適合不過。

兩名漢子將方祺推到那棵柳樹下，却沒有立刻離開，依然扣着方祺的雙手。

展冀明白海心石的意思，主動從身上將那塊圓牌取出來，以拇食二指拈着，舉到胸前，對着海心石。「瞧清楚吧！」

海心石刹時將目光落在那塊圓牌上，注視了一會，點點頭。「看清楚了。」

「那就叫那兩人退後，留下其中一人在五步的距離吧！」展冀說着，將那塊圓牌握在掌心上。

「張標！你退回來！」海心石立刻叫道。

一名漢子立刻應了一聲，放開手，退到海心石的身邊。

「趙松，退後五步！」海心石再叫。

另一名漢子亦鬆開了方祺，退了五步，停下來，「嗆」然抽出了腰間鋼刀，虎視着方祺。

方祺似乎已被點了穴道，站在那裏不動。

展冀馬上對方祺道：「方兄，你可以走動麼？」

方祺苦笑道：「能够，不過，不能提聚功力。」

「那麼，方兄，你要準備好了！」展冀接轉對海心石說道：「現在可以開始數了吧！」

海心石點了點頭，疾喝了一聲：「開始！」

展冀也接口數起來。「一——二——三！」

「三」數出口，手一揚，那塊圓牌便落在方祺站着的那棵柳樹下的地上！

方祺在「三」數聲响起的刹那，便拚盡全身力氣，奔向展冀那邊！

那名站在方祺五步外的漢子，亦馬上撲上前去，檢那塊圓牌。

這刹那，最緊張的要算展冀了，因爲他既要注意場中的動靜，又要提防海心石另有奸謀，猝然發難，那他就很難兼顧了，所以，他一顆心幾乎提到口腔上。

但出乎意料，沒有甚麼意外的事情發生，海心石居然沒有使詐，直到方祺奔到他的身邊，他一顆心才放下，透了一口大氣。

而那名漢子亦已將那塊圓牌檢起來，奔到海心石的身邊，將之交給海心石。

海心石接過，反覆地細看起來。

乘這機會，展冀急急地道：「方兄，你被點了身上那幾處穴道？」

「璇璣、乳突、肩井……」方祺也知道未脫險境，一口氣將身上被點的五處穴道說出來。

展冀運掌如飛，方祺每說一處，他便爲之拍開那一處的穴道，方祺才說完，他便解開了方祺身上五處被封的穴道。

方祺穴道被解，立刻深吸了幾口氣，運氣調息起來。

這時，海心石亦已將那塊圓牌看過，證明無訛，馬上將之收藏在身上。

× × ×

更鼓三敲，原來已經三更天了。

海心石目注展冀，陰陰笑道：「姓展的，我殺了劉銅虎，相信你一定不肯錯過這個機會的吧？」

展冀冷然道：「海心石，不用繞着彎說話，只怕我肯放過你，你也未必肯放我們走離此地！」

海心石仰首大笑起來。「姓展的，你果然聰明，若不殺你們，我今後將永無寧日，你知道麼？我先前一直隱忍不發，無非要完整無損地得回那塊圓牌，你們才多活一個更次，如今我已無顧忌，你們也該上路了！」

展冀一點也不驚奇，因爲他早已料到，海心石不會這樣便宜地放他們離開的，一定會另有陰謀，殺了他們，於永絕後患的。

「海心石，你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光天白日之下，我在賭場內，被你暗殺陷害，數人圍攻，也死不了，並還斷了你一掌，你還有甚麼技倆殺得了我？」展冀雖然說得輕鬆，實則，他已全神戒備着，並留意附近的情形，以防突變遽生！

「哈哈！」海心石乾笑兩聲。「今晚就教你開一下眼界。看看我的手段，好讓你兩個死也死得舒舒服服！」

話才說完，陡地發出一聲厲嘯！

嘯聲才起，他不但沒有撲向展冀兩人，反而身形飛退，一下子退入了亭中。

而那兩名將方祺押出來的漢子，亦已轉身竄入柳林中，彷彿展冀與方祺是生人身邊的鬼怪般。

展冀乍見海心石閃退，起初還以爲海心石乃是虛玄恫嚇，實在溜之乎也，不禁怔了一下，但隨之心頭一震，腦海中閃過了一個念頭，莫非他們在這附近的地下，埋了火藥不成？

一念及此，他整個人有如墮進了冰窟般，全身一陣冰冷，口中疾喝一聲：「方兄，快走！」一把扯着方祺，便向後疾掠出去！

也難怪他這樣驚惶的，若海心石眞的在地下埋了火藥，他們若不能及時走避開去，火藥一爆，「轟隆」聲中，他們不被炸成粉身碎骨才怪！

但却沒有爆炸聲响起，在他們身形一動的刹那，驀地前後左右，傾揚起一陣白茫茫的粉霧，漫揚向他們，鼻子同時嗅到一陣嗆人的辛辣氣味！

兩人刹那間便被那漫揚紛紛的粉霧迷蔽了，被那股辛辣的異味嗆得咳嗽起來，

雙眼一澀，不由自主都緊閉起了雙眼！

「方兄，快閉住呼吸，衝出去！」展冀仍然拉住方祺的手，心中驚駭莫名，下意識中，他以爲迷蔽了他們的粉霧，乃是毒粉！

其實，兩人就算能够睜開眼來，也不可能視物，看到的，只是白濛濛一片。

方祺却很快辨出漫揚的粉霧不是毒粉，接口叫道：「展冀兄，是石灰粉，提防他們還有花樣！」

可惜，他們却提防不了。

就在方祺說話間，一張網子已朝他們兜頭罩落，待到他們警覺時，已經被罩在網內，接一收，展冀正欲將短刀抽出來，破網而出，但手脚一緊，已被緊緊地收束在網內，動彈不得！

一聲得意的笑聲隨之响起；「姓展的，黃泉路上，與姓方的結伴同行吧！」

語聲一落緊接又响起。「射！」

展冀與方祺皆聽出，發出笑聲的人是海心石，耳聽那一聲「射！」兩人彷彿一下子跌落了十八層地獄般！覺得自己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也難怪兩人這般絕望的，因爲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目不能動，手脚不能動，根本無法閃避得了射來的箭矢，只有束手待斃！

× × ×

就在海心石發出「射」的喝令聲的刹那，兩人心頭一沉的瞬間，兩人却聽不到箭矢掠射的嗤嗤聲，却聽到了接連响起的幾聲慘叫聲！

兩人不知又發生了甚麼事情，心中訝異不已，因爲在他們的想像中，他們是刦數難逃的了，根本就不可能會有人來解救他們。

但在慘叫聲中响起的一聲嬌叱聲，却聽得兩人心頭劇跳了一下，心頭狂喜不已，急不迭睜開眼來！他們聽出那一聲嬌叱聲，是方慧的語聲！

幸好夜風頗急，只這一刹那，便已將迷漫的石灰粉吹散了，否則兩人焉能睜得開雙眼？

目光急掃間，兩人皆瞥到，在亭子內，正有雙人影在拚鬥着，從那人垂下不動的左手，可以猜到那是海心石，因爲展冀在日間將他的左掌斬斷了，那裏動得了？

另一個人則長髯飄拂，身形高大，空手與海心石的烏鐵捧纏鬥着，方祺一眼便認出那是甚麼人。不禁脫口叫了一聲：「爹！」

那長髯老者原來竟是方祺的父親——方振雄，是方家這一代的主人。

展冀瞥眼間，又看到有兩條人影，正分別與兩條黑影在搏鬥着，其中一條人影身形婀娜，不用說，那應該是方慧了。

展冀那刹那心中一陣激動，心頭熱呼呼的，幾乎忍不住脫口叫出聲來。「方姑娘！」

幸好他馬上警覺到那實在太失態了，將到口的叫聲咽在喉嚨內，沒有叫出來，但一張臉却一陣發熱。

既然來了救星，他們自然不再束手待斃，馬上揮動起來。

才一掙，便掙開了緊束着全身的網子，手脚一鬆，展冀便已抽出了短刀，一陣左削右割，將網子劃開一個大口子來，身形一竄，便已脫出了羅網。

方祺緊接亦從破網洞中，竄了出去。

幾乎在這同時，兩聲慘叫先後响起，兩人循聲望去，原來是方慧與方燊已將那兩名漢子解決了。

這時候，他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那一男一女，正是方燊與方慧！

方慧也看到了兩人，歡聲叫道：「大哥，展兄，你們沒事吧？」

方祺應道：「三妹，沒有事，咱們快去帮爹將那惡賊擒下來！」

說着，便已飛身向折柳亭撲去。

適時一聲悶哼响起，接着是「噹啷」一聲，一條人影飛掠出亭外，一聲蒼勁的豪笑聲同時响起。「祺兒，爹還未老到要你們來帮手！」

笑聲中，那長髯老者——方振雄，已大踏步從亭子內走了出來，口中道：「燊兒，看看那賊子是不是死了，若是昏了過去，立刻點他胸前五處大穴！」

恰好撲到來的方燊應了一聲，掠到摔落在亭外地上，不見起身的海心石身前，察看起來。

展冀忙對方振雄抱拳施禮道：「晚輩見過方前輩。」

「爹，他就是……」方祺正想向父親介紹展冀的大名，却被方振雄擺擺手，呵呵笑着截住了他的話頭。「祺兒，爹已知道他就是人稱降魔刀的展冀展少俠，燊兒與慧兒早已對爹說過了。」

撥還禮道：「展少俠，你的大名，老朽聞名久矣，想不到在這種場合之下相見，眞是異數！」

展冀忙不迭謙道：「前輩太過獎了，晚輩不敢當。」

方振雄上下打量了展冀一眼，捋髯笑道：「好，好！果然英雄出少年，怪不得慧兒對展少俠讚不絕口了。」

「爹！你——」方慧臊得連脖根也紅透了，幸好夜色黑暗，看不出來，跺着脚，閃了展冀一眼，恰好展冀亦滿臉臊紅，不知說些什麼才好，目光一閃，相觸了一下，兩人刹時像觸了電般，心頭急顫了一下，急忙各自將目光垂下。

幸好方祺識趣，而他也實在心急想知道父親怎會忽然來到濟南城，並與二弟三妹在一起，又及時解救了他與展冀的厄難的，好奇地問道：「爹，你怎會忽然來到濟南城……」

方振雄呵呵一笑道：「祺兒，別急，此地不便久留，咱們先將這些屍體處置好，免得天亮後，被人發覺，而驚動官府，然後再找一個地方，歇口氣，再慢慢告訴你吧。」

「爹，那就在附近挖個坑，將他們埋了吧！」方祺提議。

「這主意不錯，」方振雄道：「慧兒，妳就與展少俠在附近找個荒僻點的地方，挖個坑吧！爹與大哥二哥，將那些屍體搬來。」

方慧聽了，開口想說什麼，但却給方振雄搖手阻止了。「慧兒，還不與展少俠去！」

說着，已邁開脚步，與方祺先後向那些屍體走去。

展冀却不敢望向方慧，方慧偷眼望了他一眼，見他像個傻子般，忍不住想笑，但却强忍住了，低聲道：「展……兄，咱們去吧。」

展冀聽了，禁不住抬起頭來，目光正好與方慧的眼光相遇，兩人急忙將目光移開，展冀更感到有點手足無措，囁嚅着道：「方……姑娘……妳……不是……我……快去吧。」

方慧看到展冀那種張口結舌，侷促不安的樣子，再也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起來，但忙又伸手掩住了咀巴偷眼瞟着展冀。

展冀被她一笑，臊得眞想找個地方藏起來，口中吶吶着道：「方姑……娘……在下……說……錯了……了話……嗎？」

方慧忍着笑道：「展兄，咱們再不去挖坑，就趕不及了。」

說完，便向樹林內走去。

展冀吸了口氣，忙亦跟着走去。

× × ×

「呼」地一聲，一股夜風撲捲入廟門內，捲得廟堂內那堆火「忽」地一聲，捲起了老高，「噗」地一聲，又收斂下去，又「忽」地捲飛出去，令到投射在牆上的人影，有如魅影般，幻變不定。

火堆的旁邊，圍坐着方振雄父子兄妹四人，以及展冀，在廟牆的一角，躺着仍然昏迷不醒的海心石。

時間拂曉，天色特別黑，夜風也特別寒，所以，他們便在這座也不知供的是什麼神祇的小廟內，生起一堆火，一來照明，二來驅驅寒氣。

扔了幾根枯枝在火堆上，方祺再也忍不住了，吁口氣道：「爹，孩兒實在憋不住了。」

「祺兒，事有先後，你還是先說說，你怎樣落在那賊子的手上的。」方振雄側着頭，斜睨着兒子。

方祺想了一下，點頭道：「好，那孩兒先說吧。」

頓一頓，接說道：「爹，孩兒是在展兄去替換孩兒之前的半個時辰，被那惡賊故意現身出來，誘使孩兒跟踪他到賭場後面的一條僻巷內，冷不防從屋頂上傾下桐油，孩兒根本就閃避不及，被淋了一頭一身，脚下一滑，滑倒在地上，怎也爬不起身，就那樣叫他們給捉住了，被關押起來，並被那賊子點了暈穴，醒過來的時候，已被帶到折柳亭後……以後的，你們都知道了，孩兒也不說了。」

「方兄，在下吃罷午飯趕去接替你，發覺你忽然間不見了，在下便知道你一定出了事，那傢伙也想暗算在下，幸好在下够運，得已脫出險境，並斬斷了那傢伙的左掌。」

展冀正想將他的遭遇說出來，却被方慧急切的語聲打斷了。

「展兄，小妹與爹及二哥趕到去時，發覺不但大哥不見了，連你也不見了，急得咱們差點瘋了，」方慧這番話，是情急之下，衝口說出的。

但才說完，她那張本已被火焰映得紅紅的嬌靨，刹那間更加紅艷了，羞赧地垂下目光。

方燊哈哈笑道：「大哥，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三妹憂急得六神無主的樣子，差一點沒有哭出來。」

方慧頓脚道：「二哥，你還說！」

方燊眨眨眼忍笑道：「三妹，我不說便是。」

展冀不是笨人，焉有聽不出的道理，「烘」的一下，臉面燥熱起來，心頭却又暖又甜，忍不住偷偷瞥一下方慧。

方振雄臉上滿是笑意，望一眼女兒，再望一眼展冀，開懷笑道：「展少俠，剛才慧兒打斷了你的話，請你將遭遇到的事情，說出來聽聽。」

展冀淸淸喉嚨，便將他日間在賭場內遭遇到的兇險說了出來。

方氏父子兄妹四人，都在留神地側聽着。

當展冀說到驚險處，四人莫不悚然動容，方慧更是睜着一雙大眼，忘記了羞怯，緊緊地望着展冀，眼光中流露出緊張關切之情。

展冀看在眼內，心頭又激起了一陣波瀾。

待到展冀說完後，方燊才吐口氣道：「展兄，設非是你，換轉是在下，只怕早已被他們擒殺了。」

方祺却說道：「二弟，該說說你們的了。」

方燊笑笑道：「大哥，你急什麼？我現在不就說了麼？」一頓接道：「……我與三妹在展兄走後，差不多半個時辰，不見大哥你回來，心中焦急不已，猜想你可能出了事，便與三妹離開客棧，趕到四海賭場看一下，那知道，在半路上，却遭到四名蠔面人的截擊。」

重重地頓了一下，才說下去：「那四名蠔面人的身手不算太高，若是單對單，小弟與三妹自信在三十招之內便可以將他們擊倒，但奇怪的是，他們那套聯手合擊之術，精妙奇奧無比，威力很强，不到五十招，小弟與三妹已被逼得有點手忙脚亂，攻少守多，這還是那四人的功力平平的緣故，否則，只怕小弟與三妹連五十招也招架不了！」

歇口氣，再說：「再撐了二十招，小弟與三妹皆掛了彩，險象環生，那四人的攻勢更加兇猛，看他們的樣子似乎想將小弟與三妹放倒不可，小弟才不會這樣笨，明知不敵，還與他們鬥下去，與三妹打了個招呼，施展出爹敎咱們的那一招——龍騰虎躍象拔，硬生生將那四人逼退一步，小弟乘這機會，一拉三妹，轉身便飛掠而去。」

「那四人竄追不捨，小弟與三妹眞是狠狽極了，也不知怎的，掠出了城外，就那麼巧，正好遇上了爹！」

「小弟與三妹自然大喜若狂，爹見了咱們也是意外得怔了一下，什麼話也還未說，那四人便已追了上來，將咱們圍了起來，悶聲不响的，便向咱們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這一次，那四人却佔不到便宜了，二十招不到，便被爹先後掌劈拳擊，重創了兩個蠔面人，剩下來的兩個亦挨了小弟與三妹一刀一劍，可惜那四人奸滑得很，一見勢色不對，便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咱們本待追上去的，好歹擒下一個，也好

看看他們是什麼東西，偏是那四人奸狡見機，却不落荒而逃，反而往城門口人多的地方逃去。咱們追了上了一程，見他們已逃到城門口附近，爹怕驚嚇了那些無辜的人，便沒有再追下去，不過，爹却從那四人的聯手合擊招術中，看出那四人可能是邪刀毛公大的四個不長進的弟子。」

方燊說到這裏，停下來不再說了，眼睛却望着他的爹——方振雄。

「方兄，你們傷得重麼？」展冀關切地問，一雙眼却望向方慧。

「多承關注，只是皮肉之傷，沒有什麼大碍。」方燊一眼瞥到展冀望的不是他，不禁發出一聲無聲的會心之笑。

這時候，方祺也看出端倪來了，因爲方燊正向他眨眨眼，再朝方慧那邊瞄了一瞄。

方慧聽展冀這樣問，芳心一熱，不由抬眼瞟向展冀，目光相觸下，這一次兩人似乎不再那麼害羞了，而像是鐵遇磁般，那刹那緊緊地對視了一會。

千言萬語，似乎在這刹那之間的交接中，互相傳遞了。

方振雄故意「咳」了一聲，兩人警覺之下，各自不好意思地將目光移開，方振雄似乎欣賞展冀這位年輕人，呵呵一笑道：「祺兒，爹忽然間來到濟南城，原因很簡單，那是爹不放心你們三人，恐怕你們應付不了，要知道江湖兇險詭詐，步步殺機，而你們的江湖經驗又不够，一個不小心，便會遭殺身之厄，所以，爹忍不住便趕來了，也眞是巧，爹由於急着趕來，貪近便，沒有走大路，抄小路趕來，便遇上了燊兒與慧兒。」

說到這裏，故意望着女兒道：「慧兒，下面的話你來說好了，只有妳還未說過呢。」

方慧叫了一聲：「爹！」方振雄却朝她眨眨眼：「慧兒，還不快說，展少俠與你大哥一定很想知道的。」

方慧踩了踩脚，鼓鼓腮，但還是開口說了。

原來，方振雄父女三人再趕到四海賭場時，不但不見方祺，連展冀也不見了，三人心中驚疑憂急不已，及至在賭場內外搜了一遍，發覺到那處倒塌了簷篷的甬道附近遺留下幾灘血跡與不少弩箭，但却不見地上有屍體（一定是海心石乘那空隙，命手下將那六具屍體搬走了。）三人更加驚疑焦急不已，猜不透展冀與方祺到底是死了，還是被擒，三人仍不死心，在賭場內再搜了一遍，依然一無發現，在無法可想之下，抱着唯一的茫渺希望——或者展冀與方祺已回到客棧了，趕回客棧中。

但他們却與展冀錯過了，他們回到客棧，是從後院翻掠進去的，展冀已出去在城中各處搜尋他們去了，他們三人一見客棧房中沒有人，情急之下，忘了向店小二查問一下，便又匆匆自後面翻牆掠了出去，亦在城內各處搜尋起來。

後來，他們跑也跑累了，便懷着沉重的心情，走回客棧，這一次，他們是從前門進去的，也所以，那名店小二一見他們，便討好地趨上前去，對他們說，展冀已經回來，如今正在客房中。

三人一聽，也顧不了又飢又累，便欲急急趕到後面去，但聽了那小店小二接下來說的一句話後，老江湖的方振雄，却將方燊兄妹扯住了。

店小二對他們說的那句話是：有人曾要他們將一封信交給展冀。

方振雄馬上便想到，那封信極有可能是海石心送給展冀的，因爲店小二只說展冀在房中，而沒有提及方祺，由此可以推測到，方祺還未回來，極有可能出了事，說不定是那封信正是展冀到某一個地方，用方祺的生死來誘使展冀跌落陷阱中，那他們正好暗中照應，來一個出人意料，這是大大的有利。

他將他的想法告知方燊兄妹，方燊兄妹認爲父親這一着實在妙，三人將一塊銀子塞在小二的手上，叮囑他不要將他們曾回來過的事，告知展冀，便走出了客棧，連飯也不吃了，只在街上一家小館子中，買了些饅頭及鹵菜胡亂塡飽肚子，便跑到客棧後面，躍上附近人家的瓦面伏着，暗中「監視」着展冀的動靜。

一更過後約一柱香時分，他們便發覺有一條人影自客棧中飛掠出來，向城外那個地方向如飛掠去，從身形上，他們認出那人影正是展冀，便一路跟了下去，跟到折柳亭外，見展冀停了下來，他們亦匿在稍遠的地方，暗中窺視着。

後來發生的事，他們都看在眼內，方振雄老於江湖，猜到海石心不會就那樣被展冀方祺離開，必然還有佈置，便與方燊方慧耳語一番，三人便分散開來，偷偷潛入柳林中，搜索起來。

豈料這刹那，突變遽生，三人警覺之下，大吃一驚，幸好他們亦發覺到那些匿伏着的海石心手下，已經現身出來，情急之下，三人也來不及多想，以銀子作暗器，擲射向那四名暗算展冀方祺，並已將兩人網住，正取出匣弩，欲發射向兩人的漢子。

那刹那，眞危機一髮，只要慢那麼一刹，讓那四名漢子發射出弩箭，展冀與方祺就算有九條命，也難以逃出生天。

幸好他們的出手快了那麼一霎那，將那四名漢子射倒了，同時間，方燊方慧還怕那四名漢子只是受了傷，還能掙扎起來，向展冀兩人發射弩箭，飛身撲向那四名倒地的漢子，也不管他們是死是活，再補上一刀或一劍。

而方振雄則像一陣風般，疾撲向亭內的海心石，堪堪將之截下！

而以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方慧也就不再費口舌敍說了。

至此，五人皆淸楚明白日間到夜晚，所發生的一連串事情。

「必剝」輕爆聲中，閃跳着的最後一朶火花，亦已爆滅了，只剩下一堆熊熊的炭火，與灰白的灰燼。

五人在這刹那，不由同時抬眼望了一下廟門外的天空，一聲鷄啼也就在這時遠遠地傳來。

天亮了。

× × ×

望一眼天邊泛現的魚肚白，方振雄目光轉落在躺在牆角下的海石心一眼，吐口氣道：「咱們都說够了，現在是他說的時候了！」

展冀站起身來。「方前輩，待晚輩先弄醒他。」說着走過去。

方振雄說道：「展少俠，小心他會自盡。」

展冀應了一聲：「多謝方前輩提醒，晚輩會小心的了。」

說着彎下腰來，伸手解了海心石的暈睡穴，再點了他身上兩處穴道，令到他連嚼舌自盡的氣力也沒有，但却仍然可以說話。不過，說話時就比平時吃力多了。

接伸手一提，將海心石提到火堆前，放下來。

海心石穴道被拍開，立刻醒了過來，但全身軟綿綿的，連一絲刀氣也沒有，張開眼一望，看到方氏父子兄妹及展冀五人皆目不轉瞬地盯着他，心中驚駭不已，却苦於連生起來的力氣也沒有，否則，他一定會不顧一切地，跳起來就跑！

在五人的注視下，他心頭一陣陣發虛，全身冰冷，目光終於露出驚恐之色。

五人仍然沒有說話，只是緊緊地盯着他，却有如十柄利刀，釘在他身上般，令到他不由自主，顫慄起來。

終於，他忍受不住了。「你……們想……怎樣？」

這一說話，他才發覺到，連說話也是那麼的吃力，語聲也微弱多了，有氣無力的，他這一次眞的絕望了，恐懼地望着五人。

因爲他已發覺到，他連咬斷自己舌頭的氣力也沒有了。他已變成了俎板上的魚肉——任由人們宰割！

這是何等可怕可悲的事情，一個人，特別是像他那樣，曾經是一個比很多人還要強的強者，居然忽然間失去了主宰自己的能力，那種恐懼感，自然比那些平凡人強烈百十倍！

五人仍然沒有吭聲，盯着他。

這一來，海心石幾乎崩潰了，一雙眼驚恐狂亂地轉着，嘶聲道：「說啊，你們爲何不說話？我受不了！」

方振雄知道是時機了，吐口氣，沉沉地道：「你要我們說什麼？」

海心石的目光亂閃着，嘶啞地道：「你們說什麼也好，只要你們說話。」

方振雄冷然道：「我們說什麼，你也會答麼？」

海心石絕望地道：「我還有選擇的餘地麼？」

一頓又可憐地道：「我知我罪該萬死，我也不奢求你們會放過我，我求你們給我一個痛快的！」

「好，只要你老老實實地回答，老夫保證不會爲難你。給你一個痛快的！」方振雄爽快地說。

「那你們問吧。」海心石已沒有剛才那般驚恐了。

「嗯，」方振雄略爲沉吟了一下，問道：「除了你之外，有那些人參與慘殺舍親一門的？」

海心石想也不想就說：「有嶗山四刀，見錢眼開孔大才，鬼不怕洪森，七步蛇李添，還有十二名手下！」

「那十二名『手下』，是什麼人的手下？」方振雄心頭一動，接口問。

海心石忽然間閉上了咀巴。

展冀心頭跳動了一下，想起海心石不惜以方祺一命，也要換回那塊鐫圖詭異的圓牌，莫非……想到這裏，立時疾聲道：「那十二人莫非都是那塊圓牌的主人的手下？」

方振雄沒有見過那塊圓牌，但却窺看到海心石用自己的兒子來交換那塊圓牌，不禁心中有點明白，暗讚展冀心思靈活，亦暗讚女兒有眼光。

原來，方燊早已偷偷將方慧鍾情展冀的事，向他說了，否則，他也不會打趣女兒了。

海心石聞言之下，神色驚變，驚詫地望着展冀，脫口道：「你……你是怎麼知道的？」

展冀淡淡一笑，道：「猜出來的，你對那塊圓牌那麼重視，那一定是一件很重要的物件，而且必然不是你之物，那麼，那塊圓牌的主人，必定是一個比你還要厲害的人物，可能還是你的主子，而你失去了那塊圓牌，那圓牌的主人，可能不會饒恕你，你才會那樣緊張，是麼？」

海心石聽得臉色連變，展冀說完，他連抽了兩口冷氣，才慘然道：「姓展的，你猜得一點不錯，咱們這些人確是聽命於那位主子——那塊蛇殺令的主人，咱們所做的一切，皆是他主使的，而那塊蛇殺令，乃是他的信物，只有持着蛇殺令，才能夠見到他，若是掉失了，便不用活了，所以，我才那樣緊張！」

「展少俠，那塊圓牌是什麼樣子的？」方振雄臉色有點異樣，急聲問。

方慧冰雪聰明，一看父親的臉色，便猜到父親可能知道蛇殺令的來歷，禁不住問道：「爹，你曾經聽說過那塊圓牌的來歷？」

方振雄透口氣道：「暫時還不能確定，要看過那圓牌才知！」

展冀忙伸手在海心石的身上摸起來。「方前輩，圓牌在他的身上，待晚輩取出來給你過目。」

很快，便從海心石的身上，將那面圓牌搜出來，遞給方振雄。

方振雄接過，放在掌心上，反覆審視一遍，目光連變，倒抽了一口冷氣，哼聲道：「海心石，你那位主子是否昔年在苗疆一帶，橫行無忌，自尊爲萬勝靈蛇神君的老邊鋒？」

海心石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方振雄道：「這塊圓牌，乃是昔年老邊鋒的萬勝蛇殺令，你既然身懷此令，怎會不知道的？」

海心石苦笑道：「我說的是實話，因爲這塊蛇殺令的主人，每一次出現的時候，都是穿着一件連頭罩至脚下的寬大罩袍的，全身上下，只從頭罩上開着的兩個眼洞中，射出兩道目光來，根本上連他是男是女，是肥是瘦，也不知道，你叫我怎知道他是誰？」

「原來是這樣的，這就怪不得了。」方振雄手摸長髯，沉吟了一下，才問道：「那你應該聽過他的語聲吧？高矮也應該看出。」

海心石道：「他說話時的語聲很難聽，就像被閹了的太監般，語聲尖細難聽，根本就聽不出他是男是女，從外表上看來

，他的身材比我略矮些少，我見了他不下十次，但却連他的手也沒有見過。」

「每一次，你們都是在什麼地方見他的？」方祺插口問。

「那可說不定，每一次，都是他來找咱們，說出一個地方，要咱們在那裏等他，而且都是在晚上，每一次見他時，都要在他面前出示那塊蛇殺令牌，否則，不管你是眞是假，非死不可。」

「你們怎會受制於他的？」展冀問。

「咱們不知怎的，都中了他的蠱毒，每三個月便要服下他的配製的暫時性解藥，若是有誰敢反抗他，他只要念動蠱咒，便會受盡那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歷時達一個小時才死去。我曾親眼看到，在黑道上有六親不認之稱的萬世君，不甘受他控制，在一次見面中，意圖出手偷襲，將他制服，脅迫他交出徹底解除蠱毒的解藥，但却被發覺，即時口念蠱咒，萬世君立時便倒在地上，亂滾起來，一張臉扭得簡直不成臉形，雙手狠命地撕抓自己身上的皮肉，那種凄厲的慘叫聲，叫人聽了，毛髮倒豎，牙根發軟，渾身竪起鷄皮疙瘩，唉，那種情形，我實在無法說出來。足足一個時辰，萬世君才發出一聲恍似是地獄深處發出的厲叫聲，全身皮肉撕抓得血肉模糊，連自己的眼珠也挖了出來，才氣絕身亡，而我與其他人，則像生了場大病，發了個噩夢般，全身虛軟，大汗淋漓，幾乎連站也站不穩，自此之後，便沒有一個人敢再動主意了。」海心石說着時，接連打了好幾個冷顫，一張臉也扭曲起來，眼中滿是驚恐之色。

五人聽着，亦不禁心驚胆跳，手心出汗。

好一會，方振雄才打破了那死一般的靜默，說道：「你們是在什麼時候，受他們的控制的？」

海心石長吐一口氣，才說道：「其他人我不大清楚，我只記得，我是在兩年前受他控制的，起初我還不信中了蠱毒，及至發作時，那種滋味，實非常人抵受得了，直至他給我吃了那種暫時性的解藥，我整個人就像大病初癒般，甘心接受他的控制。」

「他每一次指使你們幹的，除了殺人刼財之外，還幹些什麼？」展冀問。

「他每一次召集咱們，都是殺人刼財，前後算起來，也有五起了，每一次幹完後，將刼到的財物十分之一，分賞給我們，至於他有沒有控制了另一些人，吩咐他們去幹別的事，那我就不知道了。」海心石喘口氣。「我再一次求你們，等會給我一個痛快的，別教我蠱毒發作，再受那種非人的折磨才死！」

展冀忽然問道：「海心石，你們每一次服食解藥，是否都是一同服食？又是否都是那人親自交給你們的？」

「每一次，我與孔大才等人，都是一同服食解藥的，只是地點不同，而每一次，皆是由他分派解藥給我們的。」

「你還記得那些地點麼？」

「記得。」海心石想了一下，忽然目光一亮道：「展冀，你不問，我也想不出來，那幾個地點，都是在滄州附近的，你們覺不覺得奇怪？」

接着，他將那幾個地點說了出來。

五人聽了，都知道那五處地點，都是滄州附近的百里內的鎮集。

展冀首先想到了，說道：「方前輩，兩位方兄，還有方……姑娘，你們有沒有想到，那人爲何每一次分派解藥給海心石他們服食的地點，都是在滄州附近的鎮集呢？」

方慧眼珠一轉，瞟了展冀一眼，衝口道：「展兄的意思是否懷疑那人的藏身之處，就在滄州附近？」

「慧兒猜得對，這個可能極大！」方振雄目光大亮，轉頭望着海心石，「姓海的，你是否也有這種想法？」

「不錯！」海心石說道：「若非展冀提醒，我根本就沒有仔細地思想過這其中的關係。」

「爹，那咱們只要在滄州附近一帶尋找，一定可以找出那人來的。」方燊性急地道。

「二弟，那只是猜想，還未肯定，再說，就算那人確是藏在滄州附近一帶，但咱們對那人的身份及容貌一無所知，就算對面相逢，也不知是他，怎樣找法？」方祺畢竟比方燊老成些。

方慧亦附和道：「二哥，你太性急了，大哥說得對。」

方燊瞪了妹子一眼，閉上了咀巴。

「嗯，祺兒與慧兒說得對，那不但找不到那人，並且還會打草驚蛇，只怕更難將他找出來了。」

「爹，那難道便算了不成？若不將此人找出來，只怕江湖上會有更多的人受其害！」方燊脹紅着臉道。

「燊兒，那傢伙乃是殺死你姨母一家十二口的元兇魁首，爹怎會就此便算，不過，咱們要想個辦法找他，你明白麼？」方振雄溫言對方燊說。

方燊聽了，愧然道：「爹，孩兒知錯，孩兒明白了。」

方振雄慈祥地道：「燊兒，你什麼也好，就是性子太急了，一急便不及多想，這是很吃虧的，你以後要切記改掉這個缺點！」

方燊忙道：「孩兒謹記爹的教誨。」

「好了，咱們還是說回正經的吧。」方振雄說時，拿眼望着展冀。

方慧看到父親這樣器重展冀，自是心中喜悅不已。

展冀却沒有想到這一點，他有一個問題早已想問了，而這個問題，與他剛想到的辦法大有關連，於是他開口問道：「海心石，這一次是什麼時候服食解藥？」

海心石默算了一下，有點不解地望着展冀，說道：「還有十一天！」

展冀再問：「那人還未通知你到什麼地方拿取解藥麼？」

海心石雖然想不通展冀爲何這樣問他，但還是答道：「每一次，他都是在五日之前，派人通知咱們趕到一個地方會齊，然後再派一個人來通知咱們，要咱們再趕到另一個地方，那最後一個地方，才是拿取解藥的地點。」

「哼，這人不但奸狡，而且安排週密，叫人很難做手脚。」方燊恨恨地說。

但方振雄却對展冀道：「展少俠這樣

問，一定是想到了什麼辦法吧？」

展冀謙道：「也說不上是什麼辦法，只是靈機一觸，想出來的，也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展兄，快說出來聽聽吧。」方慧眼波如水，柔柔地望着展冀。

「是啊，展兄，說出來咱們參詳參詳吧。」方祺心急地說。

這一次，方燊却沒有開口。

方振雄笑望着展冀道：「展少俠，老朽相信，你想出來的辦法，一定是行得通的。」

展冀忙道：「方前輩太過獎了，不過，在未說出來之前，先要姓海的答應相助，這個法子，或許行得通。」

一頓接轉朝着海心石。「海心石，俗謂：螻蟻尚且偷生，相信你也不願意死的吧？」

海心石摸不透展冀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但有一點他却是明白的，聽展冀的口氣，似乎會放過他，他的心不由「活」了，狐疑地道：「展朋友，請你說明白一點好麼？不錯，好死不如惡活，又有那一個只想死，不想活的。」

「嗯，那我就說明白一點吧。」展冀轉朝着方振雄道：「方前輩，若是姓海的答應帮忙，不知你是否答應肯放過姓海的一次？」

方振雄兩道目光注定在展冀的面上，沉吟了一下，決斷地道：「展少俠，老朽雖然還想不透你這樣說的眞正意思，不過，老朽相信你這樣請求，必有道理的，好，老朽應承你！」

「多謝方前輩這樣信得過晚輩。」展冀敬重地道。

一頓，轉對海心石道：「聽着，你若是答應帮忙咱們，咱們不但放過你這一次，而你也極有可能永遠擺脫掉那人對你的控制，相信你也不甘心永遠受那人的控制的，你自己想清楚才答覆我吧！」

海心石想了好一會，一拳搥在地上（他這一拳與其說是搥，不如說是放還來得貼切，因爲他根本就提不起力來，只做個樣子），一副豁出去的樣子，決然道：「既然我這條命是檢回來的，就算冒再大的兇險，又算得了什麼！賭他一賭又如何，我就是不甘心被他脅制了這兩年，却連他的一根手指頭也未看過，就爲了揭下他那件遮醜袍，死又何妨！」

海心石這一番話，聽得五人點頭不巳，雖然覺得他爲人兇殘了點，但却不失是一條漢子！

「好，衝着你這一頓話，老朽第一個不再追究你殺害舍親一家十二口的罪責！」方振雄激聲道。

展冀也道：「我盟兄那筆賬，也揭過算了！」

一頓轉對方振雄道：「方前輩，爲了表示咱們的誠意，晚輩提議，先解開海心石身上的穴道，不知方前輩意下如何？」

方振雄爽快的說道：「展少俠，老朽正有這個意思。」話聲一落，轉對方祺說道：「祺兒，快將海心石被點封的穴道拍開。」

方旗應了一聲，立卽走前，運掌如飛，一口氣拍開海心石身上被點封的幾處大穴。

海心石吸了幾口氣，活動了一下手脚，翻身站了起來，神色異常激動地抱拳朝方振雄等五人深深一拱，激聲道：「方大俠，展少俠，衝着你們對海某的不殺之恩，我海某人當天發誓，若對諸位有異心，不歇盡所能，將那見不得人的傢伙揪出來，揭開他的身份，我海心石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不得好死……」

方振雄忙起身將海心石拉起來，搖搖手道：「海朋友，別再說了，咱們信得過你。」

海心石莊容道：「方大俠，衝着你所說的那句：『咱們信得過你』，海某人立誓，若能夠不死，從今後定必改過向善，造福江湖！」

說罷，硬是又深深地向五人作了個羅圈揖。

× × ×

第一縷陽光從廟門外射進來的刹那，令到廟內的方振雄等六人，不覺眼前一亮，精神陡振。

而六人在那刹那，心中一下子充滿了信心。

他們也才驚覺到，天巳經大亮了。

方祺心裏癢癢的，早巳蹩不住，正想開口催促展冀將辦法說出來，但却給方振雄搶先開口說道：「展少俠，老朽實在有點担心……」

方慧却插口道：「爹，二哥三哥與女兒蹩死了，還是先讓展兄將他的辦法先說出來聽一聽吧，爹，相信你也很想知道的吧？」

方振雄瞪了瞪女兒，笑道：「好吧，爲父暫時不說就是。」

方祺與方燊幾乎是同聲問道：「展兄，請你快說吧，難道你眞的想蹩死在下的三妹？」

說時，兩人望望方慧，又望望展冀，做了個鬼臉。

方慧一張臉馬上紅了起來，雙手搥向方祺方燊，嬌嗔道：「大哥二哥，你兩個……爹，他們欺負女兒啊……」

方振雄却只是拈鬚呵呵直笑，目光也帶笑，在女兒與展冀的身上掃來掃去，一副老懷大慰的樣子。

展冀早巳臊紅了一張臉，只是傻笑着，雙手也不知放到那裏才好，看得海心石也不禁莞爾笑起來。

最後，還是方振雄開口解了圍。「好了，展少俠，請你說吧。」

刹那間，方氏兄妹的目光立刻盯在展冀的身上，等他開口說。

展冀吸了口氣，臉上不再那麼燥熱了，清清喉嚨，清楚詳細地，將他的辦法說了出來……

× × ×

「展少俠，這個辦法不錯。」方振雄待展冀說完，首先表示。

「妙，眞妙！」方祺亦連聲說。

方慧沒有說什麼，只是眼波含情地望着展冀。

「不過，這個辦法的關鍵所在，是要看海心石是否全力以赴，不露痕跡，騙得那傢伙不起疑才成。」方振雄說時，拿眼望着海心石。

海心石慨然道：「俗謂除死無大害，諸位放心，海某人不會令諸位失望的！」

「海心石，有你這句話，老朽就放心了。」方振雄吐了口大氣。

展冀却忽然道：「方前輩，你剛才想說什麼？請說吧。」

方振雄微怔了一下，繼之恍然道：「展少俠，老朽是有點担心，若那見不得人的傢伙，果眞是昔年稱尊苗疆的老邊鋒那老怪物，只怕合咱們諸人之力，也奈何不了他，反會傷在他的手上！」

展冀聽得聳然動容，剛想開口說話，却被方燊搶先了：「爹，那老怪物眞的這樣厲害？」

「不錯！」方振雄沉重地道：「那老怪物於二十三年前，曾到中原走了一趟，結果，弄到中原武林傷亡慘重，爹還記得，當時六大門派中的頂尖高手，加上近五十名白道高手，合共起來，沒有九十人，也有八十人，於泰山脚下，終於將他追截下來，動手之下，結果，六大門派的頂尖高手，十死其七！就連少林方丈智一大師的師叔，痴字輩碩果僅存的半痴神僧，亦慘死在老怪物的金芒化血毒蠱之下，雖然，老怪物亦受傷不輕，但六大門派與白道中的高手，却死傷慘重，只有三十多人，還能夠活着離開的。」

方振雄說到這裏，不知因爲太激動，還是太驚慌，頓住不說下去，目中閃射出驚悸的光芒來，可見，他對二十三年前泰山脚下那一戰，刻骨銘心，永世難忘。

「爹，那一戰，你有參與麼？」方燊却神往地問。

「爹正是那三十多個僥倖可以活着離開的人之一。」方振雄語聲有點輕顫。

「爹，那老怪物結果如何呢？」方慧問。

「走了，他返回苗疆了！」方振雄吐口大氣，有點慶幸地道：「也不知道什麼原因，自那一次涉足中原之後，那老怪物便再不涉足中原，那眞是中原武林之幸，否則，不知又會掀起幾番腥風血雨！」

展冀與方氏兄妹聽了，一時間不知說什麼才好，心中皆有點忐忑，獨有海心石道：「方大俠，不管他是不是老邊鋒，他也是人，難道他比閻王老子還可怕不成？我海某人除死無大害，第一個不怕他！」

五人被海心石那番話說得陡然振奮起來，方燊第一個大聲嚷道：「對，大不了一死，有什麼好怕的。」

方振雄吁口氣道：「我不是怕他，更不是怕死，而是怕萬一眞的是他，咱們奈何不了他，反而令到他變本加厲，那就可怕了！」

「方前輩顧慮得是，這確是不可不事先設想一下。」展冀皺着的眉頭忽地舒展開來。「不過，依晚輩之見，此人不大可能是稱尊苗疆的老邊鋒！」

展冀後面那一句話，可謂「語驚四座」，五人聞言之下均愕了一下，方慧忍不住脫口道：「展兄，何以見得呢？」

其餘四人的目光，全集中在展冀的身上，看他有什麼根據，猜測那位神秘的罩袍人，有可能不是老邊鋒！

展冀想了一下，才從容地道：「各位請想一下，那傢伙若是老邊鋒，憑他在二十三年前，在中原大開殺戒，含恨返回苗疆那回事，他焉會不含恨在心，再來一次大開殺戒，以雪前恥，那會變了縮頭烏龜，不敢見人呢？」

方振雄邊聽邊頷首不迭，展冀語聲一落，他便拍掌道：「展少俠說得不錯，那老怪物生性火爆，雖然兇殘成性，但却不是一個陰詐之人，若那人眞是他，他斷不會藏頭縮尾，一定會再次掀波作浪，以雪前恥的！」

「但是，這會不會是他當年受傷返回苗疆後，由於傷重的關係，傷愈之後，功力大打折扣，巳無復當年之功力，爲了報仇雪恨，不得不出此下策呢？」方燊這一番話，說得不無道理，方振雄等人聽得又愕了一愕。

但隨之，他就釋然了。「燊兒，你說的不無可能，那老怪物若是像你所說的那樣，那就不太可怕了，那證明他一身功力巳十去六七，否則，他又何用做縮頭龜，咱們就不用怕他了！」

「爹，那老怪物的身材怎樣？」方祺問。

方振雄想了一下，道：「大約與爲父的差不多高矮。」

方燊一拍大腿，高興地道：「那就不可能是那老怪物了，孩兒曾記得海心石說過，那見不得人的傢伙，身材與他差不多，而爹的身材比他要高了半個頭，怎會是那老怪物呢？」

方振雄却不以爲然地道：「燊兒，那可說不定的，你知道麼，一個人老了，身體是會縮矮一些的，因此，不能以此來斷定那人就不是那老怪物。」

「爹，這個問題不說也吧，說來說去，也不可能確定那人是不是老怪物，咱們何不省點精神，商量一下，如何進行展兄所說的那個辦法吧！」方祺有點不耐煩地提議。

其餘五人皆點頭叫好，方振雄於是道：「祺兒說得不錯，不管是與不是那老怪物，應該不大可怕，咱們就商量一下如何着手進行吧。」

靜默了一下，由展冀首先開口，六個人商議起來。

他們却不知道日頭巳慢慢爬向中天。

× × ×

毒殺受脅者　元兇是侏儒

海心石那間四海賭場，開玩笑般，又開門「經營」了。

這令到城內那些賭徒，莫不心頭奇怪不巳，不知海心石在攪什麼鬼，又關又開的，但他們也沒有閒心去追究，還是留些心神去賭他個不亦樂乎，所以，今天賭塲內的人客特別多。

海心石只在賭塲內亮了一次相，便一直待在後面那座小院子的雅室之內，陪着方振雄在商討應付之策。

至於展冀與方家兄妹，却不在賭塲之內，不知去了那裏。

至於他們四人去了哪裏，就只有他們兩人知道了。

默默地計算着日子，終於，等到了取服解藥之前，那神秘人派人來通知到什麼地方去的那一日，亦卽是服解藥那一日的

前五日。

這一日，方振雄一大早，便躲在那間雅室後的一間房子中，從那房間內的一個隱蔽的洞孔中，可以窺看到雅室內的一切情形。

海心石則一如往常般，在賭場內巡視了一遍，便回到雅室中，喝着茶，悠閒地倚坐在椅子上，等待着。

別看他一派悠閒的樣子，實則，他心中一直緊張得很，心中七上八下的，在胡思亂想着。

也難怪他這樣緊張的，要是讓那見不得人的傢伙暗中查探到他已背叛了，那見不得人的傢伙只要不再派人來通知他去取解藥，那麼，他不但會死得極慘，展冀那個辦法也就不能進行了。

他雖然是豁出去了，但正如俗語所說，螻蟻尚且貪生，如今有一綫生機，一絲希望，他自然亦想活下去的，在生與死繫於那一絲希望中，他自然緊張及患得患失了。

以往，那控制他的人，派來通知他趕去指定的地點的手下，總是在晌午前後這段時間之內來到的，但這一次，由午後一直等到近黃昏，要等的人依然未到。

海心石在焦急中，自不免心慌意亂，坐立不安起來，最後，他終於忍不住，走入那間房子，對方振雄道：「方大俠，那人直到現在還未來，會不會被他暗中查悉了我經已背叛他，所以不再派人來通知我去取解藥了。」

方振雄亦是等得大不耐煩，他雖然也想到了有這種可能性，但他却不得不安慰海心石。「那傢伙不可能會查悉你暗中與咱們合作的事的，除了你與老朽的子女，展少俠共六人之外，沒有別的人知道，斷不會洩露出去的，你放心吧，或許那傢伙派來的人，在路上躭誤了，所以來遲了也說不定。」

海心石冀望地道：「但願如此吧。」

說完，便走出了房間，還未在椅子上坐下來，一名賭場管事模樣的青衣人快步走了進來，垂手對海心石道：「海爺，外面有一位姓佘的求見！」

海心石一聽，才沾在椅子上的屁股一彈，幾乎跳了起來，揮手急聲對那漢子道：「去，快去請他進來！」

待那漢子走了後，他才如釋重負般，長長吐了口氣，轉身向房間那面做了個手勢——表示要等的人，終於來了，這才輕輕鬆鬆地，在椅子上坐下來。

剛才那漢子進來報告，說有一個姓佘的人求見，他便知道要等的人終於來了，因爲「佘」與「蛇」同音，那是那神秘人與他預早便約定了的暗號，表示那姓「佘」的人，正是那神秘人派來的。

要等的人終於來了，那就表示，那神秘人不知道他已背叛了他，與方振雄等人聯手對付他，否則，他又怎會再派人來通知他去取解藥呢？

所以，他這一刻是眞眞正正的輕鬆下來。

一陣脚步聲傳來，他的目光立刻望向室門那邊，端正起來，以免被人看出他有什麼不對。

門口人影一現，那名青衣人在門外道：「回海爺，姓佘的人客帶到。」

海心石心頭禁不住地跳動了一下開聲道：「請他進來。」

那青衣人應了一聲，伸手作了一個請的手勢，從他的身旁，走出一個褐衣漢子來，抬步走入室內。

那青衣漢子沒有再說什麼，回身向外面走了出去。

那褐衣漢子走入室內，在海心石的面前停下來，抱拳道：「海爺，主人着你於三日後的巳牌時份，趕到黑石崖上的那座天風亭，記着，過時自誤！」

海心石嗯了一聲，目注那褐衣漢子道：「佘朋友，你今次怎麼遲了差不多兩個時辰，才來到？」

那褐衣人道：「回海爺，在路上拉了兩回肚子，所以來遲了。」

「好，你可以走了。」海心石說完，手一揚，將一錠足有二十兩重的銀錠，擲給那褐衣人。

褐衣人伸手一把接住，塞入懷中，說一聲：「多謝海爺厚賜。」接一抱拳，便轉身走了出去。

海心石旣沒有起身，也沒有相送，望着那褐衣人走了出去，才吁口氣，從椅子上站起來，接雙掌互擊了一下。

在房內的方振雄立刻推開房門，走了出來。

海心石那一擊，正是通知方振雄可以出來的暗號。

「方大俠，咱們可以依計而行了！」海心石有點興奮地道。

方振雄亦是興奮得很，不過他却提醒海心石。「記着，別因爲高興而輕率大意，露出馬脚！」

海心石立時正容道：「方大俠放心，我自會小心的了。」

「嗯，你幾時動身趕去？」方振雄問道。

「現在就要起程，而且還要一直不停地趕去。」海心石有點恨怒地道：「每一次，他給咱們的時間，總是只夠毫不躭擱地，才可以在依定的時間內，趕到他指定的地點。若是稍有躭擱，便會不能依時趕到去，那傢伙算得好絕，大概是怕我們有時間做手脚，對他不利吧，他娘的，眞不是人！」

「海心石，那就不要再說那麼多了，你還是快準備一下，起程上路吧，記着沿途留下記號。」方振雄催促海心石。

海心石應了一聲。「方大俠，我不會忘記這樣重要的事情的，你放心。」

說完，便急步向內走去。

方振雄却好整以暇地，坐在椅子上，不知在想些什麼。

黃昏日落時，海心石一個人走出了賭場，脚步急急地向城外走去。

在海心石離開賭場大約半個時辰左右，方振雄亦離開了賭場，向城外走去。

不過，他就像一點也不着急的樣子，脚步悠悠地走着，還到牲口行買了匹馬，這才騎着馬，直馳出了城外。

×　×　×

在第三日的巳牌時份，海心石終於依時趕到了距濟南城大約五百里左右的黑石崖。

他總算依時趕到了。

在崖脚下，他遇上了見錢眼開孔大才，便與他結伴，一同登上崖上。

崖上一座殘破不堪的亭子，就是天風亭了，亭內或蹲或站着六個高矮肥瘦不等，衣着各異的漢子。

這六個人的年紀，最小的一個，年紀也在四十上下，最老的一個，大約五十左右。

不用說，這六個人，正是嶗山四刀與鬼不怕洪森，七步蛇李添了。

加上海心石與見錢眼開孔大才，合共是八個人。

這八個人，雖然說不上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但也算得上是身手不俗的高手了，合八人之力，確是可以幹出不少事情來的。

亭內的六人眼見海心石與孔大才飛掠上來，各自將目光射在兩人的身上，其中年紀最大的那一位，亦是身材最肥胖的，嘻着一張濶咀道：「嘻嘻，老子還以爲兩位不想活了，這時候才趕到來，咱們起碼比兩位早了一刻時，兩位若是再遲一點，只怕不用再活了。」

這人，就是鬼不怕洪森。

另一個瘦巴巴，一身皮膚有如蛇皮般佈滿了蛇紋，乾燥發黑，那張白慘慘的臉上，却有一雙閃射着冰冷光芒的蛇眼，這人就是七步蛇李添，只聽他語聲尖冷地道：「老洪，別說風涼話，咱們可是同一條船上的人，誰死誰活還不是一個樣？要我說，死了倒比活着好。」

「七步蛇，怎麼今天說起漂亮話來了？你旣然說死比活着好，那麼，你爲何還巴巴地，上氣不接下氣地趕來，這眞是笑話！」

七步蛇李添被洪森說得啞口無言，一時間想不出說話反駁對方，只有乾瞪眼，洪森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這時，海心石與孔大才剛好掠入亭子內。

一直沒有說話，穿一身海青色衣衫的四名漢子中的一個，忽然伸手向亭外一指，低叫道：「他娘的，終於來了，你他娘的眞會坑人，總是算準最後一刻，才趕到來，害得老子們眼巴巴的瞪大眼張望等待，心中七上八下的，老子們若不是……哼！你他娘的，不將這王八蛋卸開八大塊才怪！」

這四人正是嶗山四刀，說話的是老二斬崩刀石不開。

海心石等人忙循指望去，果然看到，在另一邊的崖脚下，正有一名褐衣人健步如飛地登上來。

那刹那，八個人皆默然注視着那登上崖來的褐衣人。因爲那褐衣人，正是控制了他們生死的那個幪頭傢伙派來通知他們趕到另一處地點取服解藥的手下。

褐衣人終於登上崖來，走到亭子前，掃一眼亭內的八人，八人亦在緊緊地盯着他，那褐衣人不由吸了口氣，趕緊對八人抱拳道：「八位，主人要小的轉告諸位，在後天日落前的一刻，趕到離此約百五十里的惡水灘神龍廟，過時自誤，請諸位務必準時到達。」

海心石等八人聽完，仍是悶聲不响，那褐衣人也沒有再停留，轉身朝崖下飛奔下去。

直到那褐衣人奔下黑石崖，身形消失在遠方，八個人這才各自活動了一下，那七步蛇李添首先忿忿地叫嚷道：「他娘的臭狗屎，見不得人的東西，老子實在受夠了……」

鬼不怕洪森冷冷道：「七步蛇，受夠了又怎樣？難道你敢造反？」

七步蛇李添刹時間啞口無言，說眞的，他實在不敢怎樣，剛才，他只是氣忿之下，衝口說出來的，所以，他只有乾瞪眼，脹紅了一張臉。

海心石却道：「幾位，難道你們甘心受那陰毒的傢伙拑制一世？受他驅役？每三個月還要奔波一次，取服解藥，苟延殘喘下去？」

七人聽了海心石那番話，刹時沉默下來，一會，洪森又開口道：「海老弟，不是老子潑冷水，不甘心又怎樣？別忘了，咱們的生命捏在那人的手上，除非咱們不想活了！」

見錢眼開孔大才却吞着口水道：「洪老大，話可不是這樣說，那活王八每一次要咱們幹一票買賣後，只拿十份之一分給咱們，那簡直不將咱們當人，連狗也不如，我孔大才第一個就不甘心，嘿嘿，那見不得人的東西，幾票買賣下來，怕不積累了百多萬両銀子？哼！那可是一個大數目，咱們若是能夠拿來分了，足夠咱們快活逍遙下半世了。」

孔大才越說，那雙貪婪的目光越亮，彷彿眼前就堆着一大堆金銀般。

嶗山四刀中的老大天罡刀蔣慶陰沉地道：「孔兄，你眼中就只有錢，爲何你不敢去動他？」

孔大才目露瘋狂之色，咬着牙道：「若是有機會，我不敢幹掉他，就是狗娘養的！那見不得人的東西要那樣多的錢來幹麼，也不怕那些錢將他壓死！」

「孔兄，那你要那樣多的銀子來幹麼呢？」嶗山四刀中的老四地煞刀何堅嘲諷地笑望着孔大才。

孔大才立時眉飛色舞起來。「哈哈，呵呵，那些銀子若是歸我擁有的話那就美妙了，下天間，相信只有我孔大才是最懂得欣賞那些白花花的銀子的奇妙好處的人了，我會將那些銀子買各種美妙的物品，隨手可以摸到，隨眼可以看到，何老四，你知不知道，世間上，除了黃金的光輝外，銀子的光輝，是最令人陶醉的光芒。」

「孔大才，你說夠了沒有了？」嶗山四刀的老三毒龍刀裴通不耐煩地道：「你奶奶的，再瞎扯胡說下去，誤了時候，不能依時趕到惡水灘的神龍廟，看你還要不要銀子！」

孔大才不服氣地嚷道：「當然要，若是我孔大才有機會了結那傢伙的話，自然取到徹底解除蠱毒的解藥，那時候，我孔大才就會成爲天下間最富有的人之一，呵哈哈，眞是樂死人了！」

「你他娘的，痴人說夢，說得老子心頭癢癢的！」洪森呸地吐了口水。

「洪老大，孔兄可不是痴人說夢，那是有可能的！」天罡刀蔣慶一副認眞的樣子，掃了各人一眼。「各位，咱們都是一

條綫上的蚱蜢，同一命運，何妨打開天窗說亮話，諸位中，有那一個自願被那見不得人的傢伙，一輩子牽着鼻子走，還要提心吊胆過日子的，你們說啊？」

海心石原本的計劃，就是想乘這一次的機會，說動其他的人，聯合起來，來個窩裏反，以配合方振雄展冀等人的行動，以收事半功倍之效（這是早就與方振雄等人商議好了的計劃中的一部份），但由於摸不透這些人的心意，故此不敢太露痕跡鼓動他們叛離那位「主人」，因爲萬一一個弄得不好，其中有人却想討好那位「主人」，而暗中告密，那就壞了大事，他死不足惜，糟的是因此而破壞了那個計劃，甚至連方振雄等人也受到殘害，那就太可怕了。

如今他已從各人的語氣中，聽出大家都對那位「主人」心懷不忿，這可是一個好機會，若是能夠煽動起他們不滿的心情，從而激發起他們背叛「主人」的決心，那就有希望了。

故此他乘這機會，第一個開聲道：「各位，我海某人深有同感，實在不甘心被那見不得人的王八蛋脅制一生，他媽的，咱們冒風冒雨，得到的是什麼，他若是一時間不高興起來，又或是想殺人滅口，那麼，他只要在下一次不給咱們解藥，咱們就非死不可，各位想一下，這値得麼？」

孔大中等七人聽了海心石這番話，一個個臉色變化不定，你瞧着我，我瞧着你，直吸氣。

海心石掃了七人一眼，看出七人心意已動，握拳道：「各位，海某人不怕對你們說，我實在受夠了……」

「那一個不受够了的？」嶗山四刀中的老三斬崩刀石不開憤然道：「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咱們的命都是揑在他的手上啊？」

「是啊，萬世君可是前車之鑑啊！」洪森加一句。

「只要咱們有這個心，老子就不信沒有辦法可想！」七步蛇李添握拳說。

「李兄說得對。」海心石乘機提出他早已想好的辦法，「諸位，咱們若是各自爲主，反抗那傢伙，可能不會成功，不過，諸位有沒有想過，咱們若是齊心協力，猝然向那傢伙發難，成功的機會相信是很高的。」

「嘻，我怎麼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孔大才用力拍了一下後腦勺，「這個辦法行得通，那王八蛋一定發夢也想不到，咱們這八個本來互不往來，又毫無仁義道德的人，會忽然間聯合起來對付他，這就給咱們有可乘之機了。」

「是啊！」嶗山四刀的老大蔣慶深以爲然地道：「那是他估料不到的，所以，他一定不會加以提防，再說，就算他有提防，合咱們八人之力，我不信不能將那王八蛋斬殺！」

嶗山四刀的其餘三人，齊聲附和老大的說話。

洪森見七人皆示讚同，他自然不會獨自表示反對，他先前所以不大同意，那是因爲恐怕反抗不成，慘受折磨而死，如今見七人已豁了出去，而且成功的機會很大，他自然亦想藉此而擺脫那「主人」的脅制，故此，亦不甘後人地道：「諸位若是齊心協力對付那王八，老子第一個讚成，就不知諸位是否有此決心？」

海心石立刻道：「我海心石第一個表明有此決心！」

七步蛇李添亦呵呵道：「老子一心一意同意這個提議。」

嶗山四刀亦齊聲道：「咱們若有二心，天誅地滅！」

孔大才急急道：「我老孔早有此心了，不過，我有一個提議，咱們這一次若是成功，那王八蛋堆積如山的銀子，怎個分法了？」

「你奶奶的，眼中就只有黃白物，眞拿你沒辦法！」鬼不怕洪森笑罵一句。

蔣慶道：「咱們有八個人，自然是平分成八份了。」

「嗯，這個方法也很公道。」七步蛇讚同。

海心石揮揮手道：「諸位既然同意了，那就要打鐵趁熱，我海某人提議，就在這一次覷機下手，以免夜長夢多，或是走漏了消息，被那傢伙知道，那時，咱們就再沒有機會了。」

「唔，老海這番話深得我心，」洪森第一個表示讚成：「所謂兵貴神速，那傢伙不論怎樣多疑，也估料不到，咱們會在倉促之下，聯手對付他的，咱們成功的機會，就大很多了。」

「咱兄弟同意海兄的提議。」嶗山四刀齊聲說道。

「嗯，這個主意很好，我老孔十分讚成。」

七步蛇李添道：「老子同意。」

「好，既然七位都不反對我海心石這個提議，那麼，咱們這就趕路吧……」

「喂，老海，你是怎麼了，難道不商量一下，咱們到時如何動手嗎？」洪森忙問。

「是啊，咱們總要商議好到時怎樣動手才成，難道到時才商議麼？只怕到時七手八脚的，亂了套，那就阿彌陀佛！」孔大才亦担憂地道。

海心石急忙擺手說道：「唉，剛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的啊，你們聽我說下去好麼？」

七人立刻閉上咀巴，拿眼望着海心石，李添說道：「老海！你快說下去吧！」

「七位，咱們若是再不下去起程趕路，只怕咱們在這裏商議出再好再妙的辦法，也沒有機會行動了，因爲咱們若是不能在後天黃昏前的一刻趕到那地點，什麼也沒有用了！」

「海老大，別繞彎子了，到底怎樣，你就快說吧！」地煞刀何堅心急地催促海心石。

海心石笑笑道：「何老四，我老海這就說到了。」一頓接道：「很簡單，咱們可以邊趕路邊商議，那既不會誤了時候，有這兩日時間，總夠咱們商量出一個好辦法來的了，七位說是麼？」

「老海，這主意很好，怎不早說？」洪森翹了一下拇指。

「各位既然同意我海某人的提議，那咱們這就上路吧。」海心石看到七人再無異議，便轉身向亭外走去。

七人緊接亦走出了亭子，於是乎，八人掠下崖去，急急趕往惡水灘。

× × ×

惡水灘位於一處山脚下的轉彎處，由於那一處的河道中怪石嶙峋，加上又當轉彎之處，本來急湍的激流，來到這裏，更加急激翻滾，水花激濺，湍嘯聲懾人心魄，當地人都視這裏如鬼門關，故此，稱這裏爲惡水灘。

也不知從那一代傳下來的傳說，說這一處的山脚下，壓着一條惡龍，是那惡龍的尾巴掃擺之下，令到惡水灘的河水那樣洶湍急激的，離河灘約半里左右的那座神龍廟，就是因了那個傳說，建造起來，供當地的人每年七月山洪暴發，河水泛濫翻湧時，祭祀那惡龍，祈求他安靜下來不要再發怒，免致附近的人家受到水災。

龍神廟的後面，是一遍柏樹林，林雖不大，但却蒼翳高挺，黑壓壓一片的，直插空中。

柏樹林的後面，是一片起伏的崗坡地，一直伸展開去，却陡地被一座高插入雲的山峯阻遏了，那座山峯就叫插天峯。

附近一帶，皆沒有人家，而這座龍神廟，亦是沒有人打理的，只有到祭祀神龍的日子，方圓十多里內的鄉民，才會來此祭奠一番，那時可熱鬧了，但祭祀完之後，這裏又回復了荒寂，就只有那湍流的激濺聲，地老天荒，迴响不絕。

× × ×

日影西斜，距黃昏大約還有半個時辰左右，海心石、孔大才，以及嶗山四刀等八人，趕到了惡水灘的龍神廟。

八個人站在廟前，透了口氣，乘這機會，亦打量了一遍附近的形勢，這才走入廟內。

這間龍神廟很大，但却不深，只有一進，進入廟門，便是廟堂，正中供着龍神像，神架上還供着果品，神案前便是寬敞的廟堂。

八人走入廟內後，互相看了一眼，誰都沒有作聲。

因爲八人都很緊張，他們這一次可說是孤注一擲，若是不成功的話，他們一個也別想活了。

八人雖然都是經歷過風險的人，而且生性兇狠，但當面臨到這種關乎自己生死的時刻，仍不免心頭忐忑，緊張起來。

八人不是不想說話，那是恐怕萬一說錯了一句，被那位「主人」或是他的手下偷聽到了，那就完蛋大吉了。

所以，他們都壓抑着不說話。

在難耐的等候中，約定的時刻終於到了。

一陣沉重的脚步聲適時傳來，向龍神廟這邊移來，廟內八人一聽，神色微動了一下，互相間迅快地交換了一下眼色，隨之站起身來，排成一列，面向廟門。

即時，他們便看到廟門前出現了一乘軟轎，抬轎的兩名大漢，身高足有九尺，面目黝黑，身形粗壯，望之有如一座鐵塔，頭頂上扎着一條沖天髮辮，身上穿着用獸皮製成的無袖上衣，以及短裙，這種裝束，一望而知，這兩名打扮滑稽的大漢，極有可能是苗人。

軟轎內的人，透過薄紗轎帘，可以影影綽綽地，望到一個人正坐在轎內。

八人對這頂轎子是太熟悉了，對那兩個抬轎的大漢，亦是熟悉不過，也因此，他們從那沉重的脚步聲，便聽出了那位「主人」來了。

因爲他們已見過這頂軟轎不下十次之多，而那種沉重的脚步聲，又是那樣的獨特，憑他們敏銳的聽覺，又焉會聽不出來的。

轎子在廟門口約一丈左右距離停下來，那兩名大漢就像扛着一乘紙紮的轎子般，輕輕鬆鬆地，就將那轎子平穩地放在地上，接着，前面那名漢子便將轎帘子打起來，後面那名大漢則走到轎子的前面，與那名打起轎帘子的大漢，一左一右，就像兩尊鐵塔般，左右拱衛着。

那面轎帘子打開，便可以看到，轎內坐着一名由頭到脚，被一件寬大的罩袍罩住全身的人，只從頭上布套開着的兩個眼洞中，透射出兩道目光來。

海心石等八人一見轎帘掀開來，便「刷」地一聲，一齊躬身抱拳道：「參見主人。」

轎內那罩袍人慢慢地站起身來，一步步走出轎子，掃了八人一眼，這才一招手道：「免了。」語聲果然像海心石所說的，又尖又細，活像是被閹了的鷄公啼叫一般。

八人這才一齊直起身來，垂手站着。

看到他們現在這種俯首貼耳的馴服樣子，若是不認識這八人的人，一定不相信，他們都是在江湖上橫行，殺人如草芥的惡人。

「布拉，將解藥分給他們。」罩袍人對左面的那名大漢說，接從大袖中，伸出手來，將手上的八個紙包，遞給布拉。

布拉連忙頷首躬身，將紙包接過，「騰騰騰」地走到廟門口，將那八個紙包分給海心石等八人。

海心石等八人接過，急忙將紙包打開，先嗅了一下，那股藥味與以前服食的藥味一般無異，這才一口傾入口中，將藥末嚥下，各人閉目運氣，將服下的藥化行在血氣之中。

運行一周天後，八人同時睜開眼，一齊躬身抱拳道：「多謝主人賜服解藥。」

那位「主人」聞言，擺擺手，尖笑道：「好，好，只要你們永不弍心，我是會好好地待你們的。」

接轉身便往轎內走去。

八人一看「主人」要走了，急忙互相打了個眼色，年紀最大的鬼不怕洪森開口道：「主人，還有什麼吩咐麼？」

那「主人」聞言之下，停了下來，扭轉身道：「洪森，你是怎麼哪？若有吩咐，我自然會對你們說的。」

說完，便欲往轎內走去。

「主人！」洪森又叫了一聲，令到那「主人」轉過去的身形一窒，語聲有點不悅地道：「洪森，你——」

洪森適時道：「主人莫怒，我老洪是有一事，向主人請求。」

「主人」從兩個眼洞中射出來的目光，剎時變得凌厲起來，惱怒地道：「什麼事？快說！」

洪森故作神秘地道：「主人，事關機

密，我不欲有第三者聽到。」

「主人」凝望了洪森一會，語氣一變，說道：「是有關那一方面的機密？」

洪森說道：「此事若當衆說出來，只怕會對『主人』不利，主人可否借一步說話？」

一頓接道：「同時，我請求主人在聽了我的話後，能夠賜給我一顆永遠除蠱毒的解藥。」

「什麼？這……簡直是妄想！」那「主人」眼光閃爍了一下，語聲尖吭難聽，顯示他的心中，又驚又怒。

「主人，這可是關乎到你的生死的大事，相信主人會權衡輕重的吧？」洪森越說越玄。

「主人」聽了，眼光閃轉了幾下，好一會，才道：「洪森，你不是危言聳聽，嚇唬我吧？」

「主人若是不信，那就當我沒有說過算了。」洪森神色不變地道。

「主人」又沉默了一會，目光閃射不定，似乎在判斷洪森所說的話的可信程度，這刹那，眞是落針可聞。

「好，你過來說吧。」「主人」似乎巳下了決心。

「主人，那你是應承給我解藥了？」洪森却故意釘了一句。

因爲，他巳從以前的接觸中，看出這位「主人」，是一個生性多疑的人，只有完全消除他的疑念，他們的計劃才有成功的可能。

老江湖不愧就是老江湖。

那「主人」這一次很爽快，但却模稜兩可地道：「洪森，難道你連我說的話也不相信了。」

洪森固執地堅持道：「不敢，不過，主人若是親口應諾了，我才放心。」

那「主人」尖笑兩聲，說道：「看來，我若不親口應諾，你是不會說的了，好，我應承你了！」

「多謝主人。」洪森說完，直起身來，走出廟外，自那兩個鐵塔般的巨漢中間走過，來到那「主人」的身前。

那兩名鐵塔似的巨漢騰地踏前一步，擋在了廟門前面。

不過，仍然在一轉身的刹那，可以伸手攫擊到洪森。

廟內的七人，仍然排站着，沒有一點異動，但他們的心中，却緊張得不得了。

只要訊號一起，他們便會配合洪森的行動，以便一擧制服。

他們這一次，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否則，他們就再沒有機會了。

× × ×

「洪森，還不說？」「主人」催促地對洪森說。

「是，主人。」洪森應了一聲，裝出愼重的樣子，將身子湊前去。做出要俯身向「主人」說的姿勢。

那「主人」居然沒有阻止。

洪森不禁心中暗喜不巳，長吸一口氣，壓抑下心頭的緊張，在湊近「主人」身前約半尺左右距離時，驀地舌綻春雷，發出一聲霹靂暴喝：「殺！」

「殺」聲甫出口，他的雙手比叱喝聲還要快，左掌飛拍向「主人」的心胸要害，反手疾斬向他的喉頭致命處！

洪森這一擊，乃是提聚了畢生的功力，作孤注一擲的賭博，故此，他這一擊，其疾無比，勁道萬鈞，只怕就是一塊巨石，也抵受不住而碎裂開來，何況是血肉之軀。

而且，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猝然出手，勢道又是那樣迅疾，就算是反應再敏銳的人，也不可能躲避得了，更來不及出手封擋。

洪森對自己這一擊，那刹那充滿了信心。

但立刻，他的一顆心便沉了下去，整個人也像倏然沉到了無底深淵。

因爲就在他的雙手堪堪擊在那「主人」的心胸及喉頭要害上的刹那，那位主人居然就像一下子被人斬斷了下半身般，奇幻地猝然「矮」了半截，這一來，洪森那雙手，便擊了個空，那擊向他心胸的左掌，變成擦着他的頭罩上面擊了過去！

他反應不可謂不快，在發覺擊空的那刹那，他的左脚便驀然暴踢向「主人」的下半身！

而同時，他的心頭駭異極了。

因爲他活了這大半輩子，還是第一次看到一個人，忽然間會詭異地「矮」了半截的人，這簡直眞太不可思議了，莫非此人不是人，而是怪物不成？

他踢出的那一脚，才揚起，忽然間，整個人抽搐了一下，接像中了邪般，整個人彎縮起來，軟倒在地上，臉容扭曲着，發出撕心裂肺般的嚎叫聲，在地上打着滾，雙手在身上狂亂地撕抓着，只不過眨眼間，他身上的衣服皮肉，便被撕抓得破裂開來。

幾乎是在同一刹那，亦响起一陣慘叫聲與哀嚎聲，只見那個名叫布拉的巨漢，身上起碼中了二三十枝暗器，發出一聲震天動地的巨吼聲，「隆」然一聲，有如巨塔倒塌般，栽倒在地上。

而另一名巨漢身上也中了十多枚暗器，但由於皮粗肉厚，加上又不是射在他的要害之上，負創之下，仍然神威凜凜，左衝右突，被他一抓抓住海心石，奮力一扯，居然硬生生將海心石扯裂成兩片，血肉淋漓，慘不忍睹。

但是，這算便宜了海心石了，因爲他雖然死得慘，但畢竟死得痛快，沒有受那種蠱毒發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酷折磨至死的可怕痛苦。

而這時，嶗山四刀與七步蛇李添、見錢眼開孔大才，正像洪森一樣，遭受到那種非人的折磨，就像失去了理性的野獸般，慘嚎着，在地上滾動着，狂亂地撕抓着自己的身體。

這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景象，就算是鐵石人，在目睹之下，也會感到悚然心驚，不忍看下去。

但那「主人」與另一名巨漢却毫不動容，還似乎頗爲欣賞地在看着。

× × ×

原來，洪森在猝然出手疾擊向「主人」的刹那，喝出的那一聲「殺」，乃是行動的訊號。

廟內的七人耳聽「殺」聲，立時發難，身形閃撲出去的霎間，抖手打出了早巳

暗中扣在手上的一撮暗器。

那些暗器是招呼那兩名巨漢的。

同時間，他們其中嶗山四刀分撲向那兩名巨漢、孔大才、李添及海心石，則搶撲向洪森那邊，企圖助他一臂。

那知道忽然間體內有如萬蛇噬咬般，力道全失，奇痛難當，倒地打滾起來。

這一次，他們的行動是失敗了。

「嗤嗤嗤……」那「主人」望着滿地亂滾的七人，陰狠地尖笑着，語聲陰毒地道：「該死的東西，居然想來殺我，眞是妄想，要不是我早巳暗中察覺到，豈不遂了你們的奸謀，哼，我就看出你們不會甘心受我脅制，必會密謀對我發難。只是，我本來還想讓你們活多些時候，好讓你們替我再幹多兩三票買賣，才讓你們死的，也好，如今就讓你們去死吧，了却我心頭之患。」

「王八孫子，你才不是東西，原來你早巳存了殺人滅口的惡毒念頭，咱們就是死，也不饒你！」洪森這時巳將全身上下，撕抓得血肉淋漓，那張臉也不成人形，但仍拚着一口氣，嘶聲大叫。

那「主人」這時早巳像變魔術般，又回復了原先的高度，語聲一變，「嘎嘎」笑着，就像鴨叫一樣。「洪森，這個時候再別說狠話了，你知道麼?方才你們服下的，根本就不是解藥，而是九絕十毒催命藥，不過，我仍然摻了一些解藥在內，只不過，份量極少，少到只可以暫時遏制你們體內的蠱毒一刻時左右，如今，你們慢慢去死吧。我沒有時間再看下去了。」

說完，招手將受了傷，沒有死的巨漢叫到身前，說道：「布山，揹我走。」

那巨漢身上雖然中了十多枚暗器，而且仍在淌流着血，但却若無其事般，走近前去，背轉身，俯彎下腰來，等那「主人」爬上背上。

那主人正想爬上去的刹那，驀地，「嗖嗖嗖」一連數下急响，數條人影先後掠在附近的地上，將那「主人」與巨漢圍了起來。

身形落定之後，看清楚了，四男一女，五個人，他們正是方振雄父子兄妹及降魔刀展冀！

那「主人」一見五人現身，那一件寬大的罩袍抖動了一下，陡地發出了一聲厲嘯。

而那巨漢亦巳直起腰來，瞪着一雙銅鈴也似的環眼，喉嚨中發出一陣低沉的「荷荷」一聲，加上他渾身是血，模樣嚇人極了。

方振雄及展冀四人還不覺得怎樣，方慧是女孩子，胆量自然沒有那樣大，看到那巨漢布山的猙獰樣子，心中發慌，嬌軀顫縮了一下。

恰好，展冀就站在她的身邊，看到她那樣子，忙暗中伸手握了一下方慧的手，好讓她鎭定下來。

方慧被展冀那一握，心中恍似灌入了一股暖流，即時鎭定下來，眼波含情地飛了展冀一眼，嫣然微笑了一下。

幸好，方振雄父子全神注視着那由頭到脚皆罩在那件罩袍內的「主人」，沒有注意到兩人的神態動作，否則，兩人定會不好意思。

「閣下，不用發嘯通知你的手下了，老夫敢担保，他們一個也不會趕來的了！」方振雄一雙目光炯炯生光，注視着那罩袍人，似乎想將他看透。

那「主人」目光倏變，狠聲道：「你們殺了我的手下？」

方振雄五人眼見洪森七人仍在地上翻滾哀嚎，雙手狂亂地在身上撕抓着，那種血肉淋漓的慘酷樣子，眞是不忍卒睹，方慧更是驚恐得別轉了頭，不敢再看，就算是展冀他們，也是心頭惻然。

「你那些手下，不是咱們殺的，而是另有其人！」方振雄心有不忍，沉聲道：「閣下，他們也被折磨夠了，請你給他們解藥，或是給他們一個痛快的吧。」

那「主人」目光再變，哼了一聲，道：「你們還有人的麼？」

語聲一落，又道：「哼哼，他們居然想殺我，我一定要他們受盡痛苦而死！」

「這麼說來，你就是那位『主人』了！」展冀冷冷地道。

「這傢伙果然是個縮頭烏龜，見不得人的東西。」方燊嘲道：「海心石說得一點不錯。」

說完，有點惻然地望一眼海心石被撕成兩片的屍體，咬牙道：「海心石雖然不是什麼好人，但衝着他巳改過向善一點，咱們誓必要爲他報仇。」

「哼哼。原來你們與海心石勾結了的。你們大概也是他暗中指引來的了。」那「主人」陰沉沉地說着，語聲有點怪怪的，有點像是小孩子的聲音。

一頓又道：「你們都是什麼人？」

那「主人」這樣一問，方振雄與展冀等人，便知道此人可能不是在江湖上混得太久的人，因爲江湖上沒有多少人不知道太原方氏世家的，而對於方家主人方振雄，就算未見過，憑着他那高大的身材，拂胸的長髯，亦應該猜出他就是方家主人。

方振雄宏聲道：「老夫方振雄。」接一指展冀。「他就是有降魔刀之稱的展冀展少俠。」然後才介紹自己的兒女。「他們是老夫的小兒小女。」

這人顯然聽說過方振雄的大名，聞說之下，目光倏變，脫口道：「原來是太原方世家的家主，你爲何找上了我？」

方祺怒聲道：「因爲你派海心石等人，殺了我姨丈一家十二口。」

方振雄不等那人說話，接口道：「閣下藏頭縮尾的，不敢以眞面目見人，你不會是稱尊苗疆的老邊鋒吧？」

他雖然這樣問，實則，他巳斷定了眼前這罩袍人不可能是老邊鋒，因爲語聲與身材皆有異，但他却肯定，此人必然與老邊鋒有關係，否則，怎會擁有老邊鋒當年身懷的信物蛇殺令，以及會施放蠱毒呢？

這令到他放心不少。

「啊啊，那你以爲我是什麼人？」那罩袍人不答反問。

「只要脫下你這件罩袍，你自然會現出原形！」展冀忽然間身形一動，急掠向那名罩袍人。

方振雄父子女四人雖然不明白展冀何以忽然間向罩袍人動手，但他却猜到，展冀之猝然出手，必有原因的，所以，父子女四人身形一晃，分成兩起，撲向那巨漢

布山與罩袍人！

× × ×

展冀之所以忽然之間向罩袍人動手，乃是因爲他驀然發覺到，那罩袍人被那雙寬大的衣袖掩藏住的雙手，似乎有所動作，他首先想到的是，罩袍人可能想乘他們不覺時，暗中施放蠱毒，展冀一驚之下，怎肯讓罩袍人有施放蠱毒的機會，猝然撲掠向對方，手中的短刀已然出手，「颯」地一下疾响，銀芒大盛，飛斬向罩袍人的腰身！

這一招，他是想封住罩袍人的雙手，不讓他有伸出來的機會。

罩袍人果然被他這一刀逼得身形偏旋開去，雙手硬是不敢抖露出來。

展冀自然不肯放鬆，身形斜進，刀芒迴掣，閃削向罩袍人的右手，左手則劈斬對方的左手腕肘部位！

那罩袍人發出一聲悶哼，身形陡地像被人攔腰斬割下來的稻草人般，陡地折墜向地上，恰好避過展冀那一刀一掌。

展冀從沒有見過一個人的身體，可以像被猝然斬斷般，仰身倒折下去的，不免心中驚異，但却沒有影响到他的反應，身形陡地翻騰起來的刹那，手中短刀劃起一道瑩白的弧芒，劃削向罩袍人驀然振動起來的那雙衣袖！

罩袍人又被展冀那一刀，逼得縮袖不迭。

展冀一刀削空，身形便翻轉到罩袍人的頸後，落在地上，身形疾轉，一刀急斬而下。

那知罩袍人已在展冀翻過他頸後的刹那，倒下的身形「颯」地扳挺起來，那知道一道刀光虹飛電掣般，「颯」然有聲，飛斬向他的頭胸部位！

罩袍人驚得大叫一聲，「刷」地一聲，身形怪異地矮了一截。

「颯！」然激响聲中，那道刀光從罩袍人的手上斬過，雖然斬空了，但還是將罩袍人頭上的布罩削下一塊布來，露出髮髻。

這一刀飛斬過來的人，原來是方祺。

而方振雄與方燊方慧，這時已向那巨漢布山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那巨漢布山生得身形粗壯高大，有如鐵塔，但是却不笨拙，身手相當靈活，而且力大如山，每一拳搗出，拳風虎虎，每一掌劈擊出去，「轟」然有聲，令到方振雄三人不敢攖其鋒銳，交手數招，只是閃避游鬥，不與他硬碰，也不讓他有脫身的機會。

但數招之後，三人便看出巨漢布山身手平常，沒有什麼出奇的招數，凌厲的殺着，只不過佔了身形高大，天生神力的便宜，令人對他產生一種畏懼感，以爲他是一個打不倒的可怕人物。

發現了這一點之後，三人便篤定了，施展出歷代秘傳下來的獨門拳法：龍虎象形拳，向巨漢布山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巨漢布山武技平平，仗的是身高力大，在三人的猛攻之下，如何抵擋得了方家的家傳秘技龍虎象形拳，三招不到，只聽「砰砰蓬蓬」一陣沉响，巨漢布山起碼中了十七八拳，雖然皮粗肉厚，方燊方慧由於功力不深，還可以抵受得了，但方振雄功力深厚，一拳搗出，足可碎石裂碑，他如何禁受得起，挨了方振雄三拳，經已踣跌出數步，再挨三拳，厲吼聲中，「哇」地噴出一口血箭，推金山倒玉柱般，有如玉山傾倒，「隆」然一聲，撲倒在地上。

方燊一拳便欲往巨漢布山的頭上擊去，但却給方振雄阻止了。「燊兒，別殺他，點他身上穴道好了。」

巨漢布山雖然粗壯得比一條牛還要壯健，但是方燊那一拳若是擊在他的頭上，他的頭骨必然會被擊得碎斷，自然亦活不了。

方燊聞聲之下，疾忙收住拳勢，左手出指，一連點了巨漢布山五處穴道。

巨漢布山刹時動彈不得。

「燊兒！慧兒，看住他，爲父去助展少俠一臂之力。」方振雄說話間，已撲掠向展冀方祺那邊。

但他才撲掠到，展冀方祺已將那罩袍人制住了。

原來，那個罩袍人的身手比巨漢布山高明不了多少，只是憑仗着像魔術般的奇詭身法，忽高忽矮，忽倒忽起，閃避兩人的攻擊，本來，單是展冀一人，便足以應付他有餘，再加上方祺，那更是游刄有餘了。

要不是忌憚他會施放蠱毒而不得不分心注意他的雙手，搏鬥才會拖到現在，被方祺長刀逼住他的身形及雙手，展冀短刀一下子架在他的頸側上，令到罩袍人渾身抖顫了一下，立時僵立不動，展冀隨即封點了他身上的七處大穴。

而這時候，遠處人影飛躍，眨眼間，已來到廟前，紛紛停下身形，人數不下三十，有僧有道有俗。

這近三十人原來都是昔年有份參與截擊苗疆至尊老邊鋒的六大門派中人。

原來，在海心石重開四海賭塲的這段時間之內，展冀與方家兄妹，分頭急趕前去通知六大門派，將他們發現一個極有可能是老邊鋒的人物的事，通知六大門派的掌門人。

六大門派當年曾因爲截擊老邊鋒而折損不少人手，大傷元氣，一直認爲是奇耻大辱，記恨於心，如今一聽有一個極可能是老邊鋒的人物出現江湖，他們怎肯放過這個雪耻洗辱的好機會，即時各自派出數名高手，趕向濟南。

六大門派中人趕到濟南時，恰好海心石已起程趕向黑石山天風亭，幸好方振雄在跟踪海心石時，沿途曾經留下了暗號，方家兄妹很容易便發現了，於是一行人一路急趕，終於在第二日，趕上了方振雄，便一起沿着海心石所留下的暗號，追踪到黑石崖。

本來，那個罩袍人在龍神廟附近，佈置了將近三十名手下戒備着的，目的當然是不讓別的人闖進來，但是却給六大門派中人不動聲息地，全部點封了穴道，動彈不得。

而他們因爲怕被發現踪跡，所以，沒有逼得太近，只等海心石他們發難時，便趕來增援，內外夾擊，打他一個措手不及，可惜，想不到那罩袍人事先查悉了海心石等人密謀「造反」，先下手爲强，令到他們來遲一步，來不及接應海心石他們。

不過，就算趕得及接應，只怕也解救不了洪森他們，因爲，只有罩袍人才有解藥啊。

而這一次，六大門派中，少林領頭的是智達禪師，他乃是當今少林掌門智通禪師的師弟，至於武當，領頭的乃是武當三劍之首的一清道長，其餘華山、峨嵋等四大門派的領頭人，亦是在武林中大有名頭的人，而六大門中，以少林武當爲首，自然的，這一次的行動，亦以智達、一清兩人爲首了。

× × ×

「阿彌陀佛，方老施主，那位全身罩在袍子之內的施主，就是方老施主所懷疑是苗疆至尊的老邊鋒施主麼？」智達一雙神光烱烱的目光，直射在那個罩袍人的身上。

「不錯。」方振雄頷首。「不過，大師，老朽現在已可以肯定，那人不可能是老邊鋒！」

「方老施主，你還未看到那位施主的面目，怎會忽然間又說不是呢？聽展少施主他們說，那位施主持有老邊鋒的獨門信物──蛇殺令，那位施主若不是老邊鋒，怎會持有老邊鋒的蛇殺令？」

方振雄不想費口舌解釋，因爲有一個最直接了當的辦法，說明他所說的是對的，只聽他對方祺道：「祺兒，快除下那傢伙的罩袍，讓大師等人看一下，那傢伙是不是老邊鋒。」

方祺應了一聲，伸手便去除下罩袍人身上那件又寬又長的罩袍。

刹時之間，所有的人皆將目光投射在那罩袍人的身上。

罩袍才除下一半，神情專注地看着的六大門派高手，以及方振雄，展冀等人，俱不由發出一聲驚啊聲。

他們怎也料不到，那罩袍人露出來的下半身，那雙脚竟然是假的！

這是他們意想不到的，所以，在乍然發現時，俱感到驚詫不已。

原來，那罩袍人的雙脚，竟是套在一雙木造的假脚上的，怪不得他那件罩袍這樣長，長到垂在地上，連他的雙脚也遮住了。

原來，他是害怕讓人發現他那一雙是假脚。

展冀與方祺這才恍然明白，這罩袍人爲何能夠像變魔術般，能夠忽高忽矮，忽倒忽挺了。

這人套上了一雙差不多有他「整」個人一半高的假脚，才有普通人的高度，那麼，這人到底是個什麼人？莫非只是一個小孩子？那眞是教方振雄智達大師等人啼笑皆非了。

若不是小孩，世間上怎會有這樣矮小的人？

衆人皆在心中猜疑着，不過，很快地，他們就看到，那人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了。

方祺終於將那人的罩袍，從頭上脫了下來。

衆人不禁又發出了一聲驚啊聲。

因爲在那件罩袍完全脫下之後，衆人都看得到，那人不是一個小孩，而是一個中年人，一個身高只有普通人一半高的矮人。

一個侏儒！

一個如假包換的侏儒！

這眞是令衆人錯愕不已，也令到衆人透了口大氣，一顆心放了下來，那人不是苗疆至尊老邊鋒！

對於老邊鋒，六大門派中人，可說又恨又畏，如今看清楚不是那老怪物後，自然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 × ×

那侏儒身高大約三尺不到，但是那顆頭却很大，濃眉、大眼、朝天鼻、闊口厚唇，長了一咀的鬍茬子，那雙手却出奇地長，與普通人的無異，由於他的身材矮小，對比之下，自然就顯得他的雙手特別長了。

「閣下到底是什麼人？」展冀直視着那樣子有點滑稽的侏儒。

那侏儒雖然不能動彈，但却能看能說，那雙大眼骨碌碌地一轉，傲然道：「我就是苗疆至尊老邊鋒的唯一傳人──高巨人！」

「高施主，你眞的是老邊鋒的傳人？」武當一清道長有點不大相信地問。

「我若不是他老人家的傳人，又怎會持有他老人家的信物──蛇殺令？」這侏儒大概是一個自卑心很重，但又非常之狂傲自大的人，所以，連他的名字也起得那樣特別。

「高施主，老衲聽說，老邊鋒從來沒有收過徒弟的啊！」智達禪師喧了聲佛號，仍然有點不大相信。

高巨人「嘎嘎」一笑說道：「唉，事到如今，我也不妨對你們直說了，老邊鋒確實從來沒有收過徒弟，而且他也早已經死了……」

「怎麼，老邊鋒原來已死了？他是怎樣死的？」方振雄驚疑地問。

「他是怎樣死的，我不知道，總之，他是死了，而他死了多少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在苗疆一處名叫野猿坡的一個極之隱蔽的岩洞中，發現了他老人家遺下的一本煉製蠱毒的秘本，以及十面蛇殺令，於是，我便潛修煉製蠱毒之法，窮五年時間，終於學會煉製之法，以及下蠱之術，於是，我便離開苗疆，決定到中原大展拳脚，吐氣揚眉一番，好教那些瞧不起我，嘲笑我，視我爲怪物的人，不敢再嘲笑我，我要他們一個個拜伏在我的脚下，自認作狗，將我高高地捧起來，我要將你們這些自認爲超凡的人，一個個踩在脚下，哀哀向我乞憐！」高巨人越說越狂妄，簡直不像是一個神智正常的人。

衆人聽了他這番話，不禁對這個侏儒感到既可憐，又可怕，此人由於天生畸型，受到歧視嘲笑，造成了他既自卑、又狂傲自大的不平衡心理，由是生出了對正常人的仇視心理，那眞是既可悲，又可怕，復可憐！

智達禪師聽得連喧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展冀不知怎的，對這個可憐人，倏地生出了一絲同情之心。不過，他却不原諒這可憐人犯下的一連串令人髮指的惡行，他沒有忘記，他的盟兄劉銅虎，還有方慧的姨丈一家十二口，以及另外幾起血案的

受害人，正是他脅制指使海心石等八人殺害的。

他正是罪魁禍首。

吸口氣，他問道：「這麼說來，你應該是苗人了？」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苗人。」高巨人憤慨地道：「我只知道，自我懂事起，我就在野猿坡與猿猴爲伍，直到我十五歲那年，我才從野猿坡去到一處鎮集，但却被人嘲笑歧視，視爲怪物，沒有人將我當人看待。他們就像要猿猴般，拿我來弄開心要樂子，哼，我恨死了你們這些人，在那鎮集上，我受盡了屈辱戲弄，待了三年，終於忍受不了，溜回了野猿坡，但我也在這三年之內偷偷地，學懂了書寫看字，讓我看懂了老邊鋒遺下的那本煉製毒蠱的秘本，可惜，可惜……」他忽然間不說下去了。

「可惜什麼？」展翼心頭一動，緊接問。

高巨人那雙充滿怨毒憤恨的眼眸轉動了一下，閉上咀巴，好一會，才恨恨地道：「可惜煉製毒蠱的所需之物，實在太難找尋了，特別是要將那種蠱養成氣候，才能夠煉製，我窮五年時間，也只能夠煉製出僅夠向十五個人施放的毒蠱，而我也沒有耐心再煉製下去了，我要報復，我要你們這些人視我爲神，所以我便逼不及待地，來到中原，看中了那幾個傢伙（他指了指業已快將氣絕，已經變了血人，形態慘怖的洪森七人一眼），暗中在他們的身上施放了毒蠱，令到他們不得不受我脅制，供我驅使，以遂我之願！」

一頓接不忿地道：「我若是急不於報復，煉製出足夠的毒蠱，那時候，你們一個個都要拜伏在我的脚下，像狗一樣，舐我的脚板！」

「施主，你好重的恨心啊！」達智禪師悲憫地道：「難道你不怕死後永不超生麼？」

方振雄却插口道：「高巨人，聽海心石說，你一共驅使他們幹了五起刦財殺人的惡行，而刦的，都是家財富有的人家，你要那樣多的銀子幹麼？」

「嘎嘎嘎……」高巨人狂笑起來，說道：「自古有錢使得鬼推磨，有錢自然有身份，要什麼有什麼，錢，可以將使我高高在上，令到那些勢利的人，不敢再嘲弄卑視我，甚至要阿諛奉承我，也可以令到你們這些人依附我，供我驅使，你說，銀子有這樣的妙用，是不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

衆人聽了他這一番「狂」言，俱不以爲然，同時感到，此人的心理，已達到無可藥救的地步。

「大師，此人已深墜魔道，無可藥救，不知怎樣處置他才好。」一清道長望着智達禪師。

智達禪師喧聲佛號，道：「道兄，高施主雖已沉淪魔道，但念在他身世可悲與可憐……」

「大師，請恕在下無禮，請讓在下問此人一句話，大師才再說好麼？」展冀忽然打斷了智達大師的話。

智達大師忙道：「展少俠只管說，老衲不會介意。」

「多謝大師。」展冀轉身對高巨人道：「高巨人，請你將解藥交出來……」

高巨人忽然狀似瘋狂般狂笑起來，好一會，才咬牙切齒地道：「給你們解藥？哈哈，他們居然敢密謀反叛我，而且想殺死我，我恨死了他們，我才不將解藥拿出來，我爲什麼要給他們解藥？他們都是惡人，你爲何要救他們？不要說解藥不在我的身上，就算我現在肯將解藥的地點說出來，只怕你拿到之後，也來不及救他們一命了！」

展冀聽得不由倒吸了口涼氣，閉上了咀巴。

確實，高巨人說得對，像洪森等七人，都是罪該萬死的惡人，死不足惜，他救他們，若是從惡爲害，那七人遭到慘死，說不定還是報應，而且，他也相信，像高巨人這種歹惡之人，一定不會將那種解除毒蠱的解藥，隨身携帶的，因爲他面對的，不是正人君子，而是無惡不作的惡人，他又怎會不懂得保護自己，除非，他想自己找死。

「道兄，依老衲之見，此人放不得，念在他身世可憐復可悲，也不好殺了他……」智達禪師見展冀閉上了咀巴，這才對一清道長說。

「大師的意思是……」一清問。

「阿彌陀佛。我佛慈悲，若是道兄與方老施主等人不反對的話，老衲將他押回去，加以看管，未知各位施主意下如何？」

「大師慈悲爲懷，貧道又怎敢有違上天好心之德？」一清道長首先說道。

方振雄雖然極想殺了高巨人，替他妻妹一家報仇，但見兩位僧道高人皆同意將高巨人收押在少林寺，他自然不好獨持異議，顯得自己心胸狹窄，於是亦道：「大師，老朽但憑大師意思。」

「阿彌陀佛，方老施主慈悲爲懷，眞是功德無量。」

其餘的人，自然亦沒有異議。

高巨人自料必死無疑，如今聽說衆人不殺他，自是大喜過望，急忙大聲道：「多謝老和尚不殺之恩。」

豈料就在這刹那，奇變特生。

× × ×

這時候，衆人只顧說話，一時間，忘記了洪森及嶗山四刀等七人的死活，而智達大師正想勸說高巨人將解藥交出，或是暫時解救七人的苦痛的刹那，一件令衆人意想不到的突變，驀然間發生了。

原來，本已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業已奄奄一息，痛苦呻吟，全身上下，甚至連臉肉也抓破爛了，血肉淋漓的洪森等七人，驀然間發出一聲慘厲絕望的哀嚎聲，猛地從地上彈跳起來，先後撲向地上的高巨人！

這一下突變，令到方振雄展冀及智達一清等衆人，皆驚愕了一下，而這時，由於要與智達等人說話的關係，展冀已離了高巨人的身邊，就只有方祺一個人，仍舊守在高巨人的身邊，他雖然可以出手阻擋七人的進擊，但一個人又怎能應付得了七人之攻勢呢？何況，他心中極不願就這樣放過高巨人，因爲他念念不忘，高巨人是殺死他姨丈一家的元兇罪魁，但既然父親也同意不殺高巨人，他自不敢反對，但心中却耿耿然，如今驟見七個血人撲向高巨人，他自然樂得袖手，好讓洪森七人殺了高巨人，那麼，亦算替姨丈一家報了仇。

更何況，他從未見過如此形狀可怖的血人飛撲過來，心中自不免驚駭，那裏鼓得起勇氣出手阻擋。

方振雄展冀離得近一點，但在驚愕之下，加上又不忍心出手阻擊洪森等人，就這一遲疑間，洪森七人先後飛撲落高巨人的身上！

智達等一衆人，離得比較遠，驚愕之下，想阻止，那裏來得及？

只聽高巨人忽然間發出一陣駭怖悽厲的慘叫聲，原來洪森等七人，撲在高巨人的身上，口咬手抓起來，只看得方慧張口欲嘔，急忙轉身掩眼，不忍卒睹。

因爲那情景實在太恐怖了，就連智達大師、一清道長、方振雄、展冀等衆人，也看得心驚胆跳，胸口作悶。

那情景，就像有一羣負了傷，鮮血淋淋的餓狗，在爭噬、撲咬着一具屍體般恐怖。

衆人皆不知是出手阻止，還是聽任洪森七人咬死高巨人，拿不定主意的時候，驀聽高巨人發出一聲尖銳短促的嚎叫聲，便沒了聲息，而洪森等七人，亦相繼發出一聲慘厲的嚎叫，一雙手在臉上一陣急抓，居然連眼珠子也挖了出來，從高巨人的身上，滾了下來，一個個伸伸腿，便寂然不動了。

此情此景，看得智達大師垂眉閉目，高喧佛號不止。

就連一清大師，也看得魄動心驚，一張臉也白了。

其餘衆人，有不少人乾嘔起來，有些將臉別轉了。

方振雄的臉肌搐動不已，將頭垂了下去。

方祺方燊兄弟也跑出了老遠，嘔吐起來。

展冀却不知什麼時候，輕擁住了方慧，而方慧則將螓首深埋在他的懷中，嬌軀輕顫着，他極力忍住了，這才沒有嘔吐出來。

地上，高巨人的死狀與洪森等七人一模一樣，全身上下，被撕抓噬咬得血肉淋漓，不但眼珠被挖去，連鼻子也被咬掉，雙耳撕去，活報應吧？

誰也沒有說話，四週靜悄悄地，每一個人的心中，就像壓着一塊石般不舒服，也不知是誰開始離開的，默默地，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龍神廟，彷彿想將留在腦海中那慘怖的情景甩掉在這裏，不再留存在記憶中。

方振雄父子亦默然離開，展冀依然輕擁着方慧，跟在後面，刹那間，龍神廟前，就只留下智達禪師與四名弟子，智達禪師在不斷地唸着佛號，那四名弟子則默默地，在地上挖坑，以便將那幾具屍體埋葬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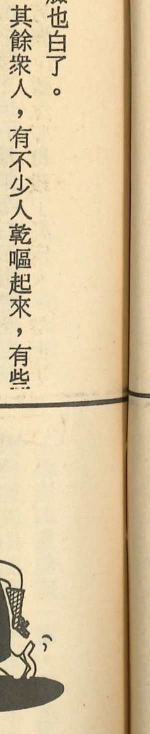
湍激的河水依舊在咆哮嗚咽，聽起來份外凄厲，月亮不知什麼時候，已斜斜地爬上了天空，原來，夜，已在不知不覺中降臨了大地。

（全文完）

幽默故事

四把雨傘

陳昌編繪



1 一位品行端正的人，拿了四把雨傘去修理。

2 到了中午，他到一家餐館去進午餐。

3 臨出餐館前，他心不在焉地把掛在自己帽子旁邊的一把雨傘摘了下來。

4 一位婦女急了：「哎！那是我的傘！」

5 他道了歉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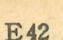






6 第二天，他把修好的傘取了回來

7 路上正巧又碰上那位婦女。婦女說：「看得出來，今天你的運氣不壞！」



湖海軼聞

玉菩薩

海浪・文
可飛・圖

美艷玉菩薩

人們在唉嘆，有的在唏噓，有幾個老人，更是暗暗流淚。今天，在廣泰居的茶客，差不多有一半是嘀咕着這一件事；許家的老二，做得太過份。再說：許老大生前為人平和、善良，除了對銀錢之事比較認眞之外，可眞沒的可批評。他家的老二，當老大在生之時，他不敢也不能胡作非為，不過，老二是好吃濫用，手膀上有幾斤氣力，當時又有不少個地痞啊，劣民啊的，奉他為主，他就啊自以為王的，訛詐人啊，打羣架啊……不過，一回家，他非得規行矩步不成。別說舊禮教不好，舊禮教實在還有些約束之力的，那怕是表面，胡作非為，也不敢反了天。

錢，是老大扣住着，老大可眞是個當家的，千方百計想代老二成頭家，可惜，本城本地之人，那個不知老大是好人，老二是個眠花宿柳，嫖妓為家的人。眞正好的姑娘，誰敢往火坑中跳？敢來的，老大也看不上眼啊。

機智擒大盜

唉，可能是善人天不佑吧，老大不知什麼一來，好好的人，會一個觔斗「回去」了！留下個妻子，帶着個七歲的孩子乾嚎喪。

老二就此奉了正。許家在老大的悉力經營下，家財萬貫，還加一家米舖，一家質舖……現在，全得聽老二的命。老二做夢也想不到死鬼的大哥，掙下了偌大的家財，他啊，幾乎三天沒好睡……

但是，二太爺，你大哥的屍體還在屍床上，總得辦喪事啊——唉，也不知道他聽了那些個弟兄，畜牲的話啊！一切從簡，至於三親六眷，可避則避，也就是說：少見為妙。他是關上了大門，做他的大財主。

其實該由大嫂作主啊！嘿，女流之輩，懂得些什麼？他自命為趙匡胤——又不知是那個不通的忘八旦想出來的。再說；趙匡胤即使是欺侮女流孤子，他可沒有難為他們啊。賜鐵券，賜免死金牌，封梁王……可咱們的二太爺又如何？把個寡嫂孤兒，幾乎打入了個柴房。

女人家想不開，吵，吵不過二叔，掙，掙不贏二叔。那怕打官司，唉，當時的衙門，非錢莫開，無錢莫入。可憐的許大奶奶，一口氣蹩住，也去了……找她的丈夫訴苦去了，她却忘了還有個七歲的孩子，該怎辦？

許家少爺變成了小化子。本來是席豐履厚，現在，冷粥殘飯渡光陰。有時候，連冷粥殘飯也不剩，孩子祇有乾挨餓。天時漸漸冷了，可憐的孩子連件禦寒的衣服也沒有。日常街上去，難免引起有心人的不平，今日，有幾個街坊父老，牽住了孩子手，向許二太爺評個理。其實只說幾句公道話。現在，這個無賴兒郞，可搖身一變，成為百萬家財的員外啦，說什麼？一句清官難斷家務事，堵住他們的口，再來幾句橫話，然後他老人家是挑了眉毛，瞪了眼，對他們說：「如有不服，文打官司武講手，隨你們挑！」好，這些街坊父老給轟出了門。孩子讓個好心的窮老老招進了門。

奇怪，越是窮人，可越有良心，道義什麼的，眞可是難說明個所以然來。

哦，這又引起了許二太爺的不滿了。什麼？我趕孩子做惡人，而你，姓曹的，你個糟老頭子做好人，剃我眉眼。能成？當然不能。掙氣不掙財？暗中派人打了曹老頭一門大小……可憐的曹老頭傷重致死，誰也明知其中情由。不敢打官司……今天，曹老頭是草草下葬，孩子——許大爺的孤哀子祇有暗暗淌淚的份。

試問，又有誰不說許二太爺辦事未免太辣……而能禁住那些個稍明中情者的嘀咕。茶居本是個新聞傳播站，所以，今天有一半人在嘀咕，唏噓，流淚……

就在事後三天，許大爺的孤哀子失了踪……又引起了一片漣漪，有人說：投了河，有人說：給人殺了，有人說：活埋了——總而言之，家庭慘變，為了銀子，不顧侄子，有人經過許家宅門，那一個不唾口痰沫，暗中咒詛幾句？許二爺他可是滿得意，鮮衣怒馬，呼吆喝六……漸漸的，漸漸的，他可成了當地一霸，對他，個個得低頭哈腰。

許二太爺的好朋友程大個子，是個專門欺欺詐詐，拐拐騙騙，逼良為娼的壞旦。此地的好人兒女，也不知有多少讓他略使小計，逼得她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進了火坑。糟蹋的少女……說也說不盡，數也數不完。而今與許二太爺一聯手，唉，簡直祇有「暗無天日」能說得個原意。

「人以類聚，物以羣分。」可眞是句天經地義的話啊！試看；大海之中，烏龜，祇能與烏龜成一羣。從未見過烏龜牠們與鱠魚成了家……而許二太爺，程大個子他們的好朋友，也就是說能成為他們這一類，一羣的，全是那些害人損人的傢伙。

許二太爺說過句得意之辭：「文打官司武講手……」不錯，有幾個不知輕重，實在看不順眼的好人，與他們較量上了。可憐啊，打官司，他們衙門中，上下有人，不給打死，是你的命大。至於打架！有多少份人家，讓他們打了個翻天覆地，一清二白，好人們有骨氣，有正氣，可是，祇能乾嘸氣……最後，他們算是看淡了，天，根本是懵懵的，不看也不聽……有位單相公他說了一句老子的話：「天何不仁，以萬民為芻狗！」對，眞正有心人，不得不讓單相公的引述有所驚悟。

既然天公不仁，那麼為芻狗之百姓，祇有瞪開眼看：看那些個殺人強盜，殘民惡漢，昧良兇徒，貪官汚吏，如何收場。」在隻手空拳的小民看來，這是最後的精神法——注意；中國人的民族性，實在是被逼形成如此的——

風平浪靜，國泰民安，即使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百姓是並不靜，並不安，但是，一般來說；既無兵變，又無盜賊，那就可當之而無愧！何況：廣泰居的生意越來越旺，這表示出，國富民裕啊——而且，這幾天啊，有不少人是興高采烈的在談；那些個小伙子簡直是談得口噴水上天去。

「美啊——簡直是——」他一口水，不知什麼的，也會鯁住了喉嚨。也可能是緊張過了頭，他說不下去了——

「玉菩薩！」不知是誰悠然的接了三個字。馬上引起四週的閧叫聲：「玉菩薩……」「玉菩薩……」久久不歇……為什麼？分明，那些人全有此感。

然後是描述，然後是說明，你說一句，我馬上補述幾句，好像在引述着個自己人……

所謂口碑載道；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因為，從廣泰居所發播的言論，實在可具代表性！「玉菩薩」三個字，就此從此而傳開。最後，弄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此地，來了個玉菩薩。

究竟什麼是玉菩薩？一個人，一個女人。並且，又是個令人極難猜測的人。來了才四五天吧，來的時候，坐了一輛極精緻、輝煌的雙馬駕駛的馬車。而兩匹馬，在本地的車行中有經驗的老龔頭說過，每匹馬起碼値二千兩銀子。而一對……毛色相同，一般高大……那可能過萬……

如此貴重的馬車，竟然來到了琪花弄……琪花弄即平康里，即……書院、香巢……總之，是個不光彩的所在。但是；這輛馬車到了吟濤小築後，停了。首先出來兩個標標緻緻，清麗脫俗的少女，據看見過的人說：從來沒見過那麼漂亮的少女。連清弄館中的第一美女，妓女中的狀元管紫衫，也得稍輸三分嬌憨——但是，這二個看來，祇不過是侍婢，當她們放下綉櫈步踏，內中步下個——據說：又是據說——當場有三個暈倒在地。而其餘的，也週身宛如電殛，一個又一個的……引頸注目…據統計，事後又十七個去照顧了跌打師父。因為，他們的頸傷了筋……至於那個後出來的，誰也不明白，你說她是美如仙霹明珠，馬上有人批評，仙露易散，明珠

尚分級別……如果你說她似花如玉，即刻有人反駁；花何能語，玉怎生香？爲了形容此姝之美，據說……唉，還是據說啊，枱面翻了七張，相打打了八塲。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這位佳人，就是現在公認的「玉菩薩」，唯有這三個字，才算爲人公認。

現在；大家是開始提說第二件事；誰也代此女不値，對啊，如此美人，何處不能受人供奉？她爲什麼到吟濤小築去……吟濤小築當然也是此地的銷金窟，主政者是此地大大有名的詩妓薛曼吟……不過，即使她自高身價，即使她自視更高，一般的客人，她是決不接見，但是，她說了個歸底，她依然是個妓女而已。而玉菩薩…那怕你是來投奔，也不該上她的門……何況——第二天，就傳出了她……紅絲訂於初三日候敎……這就說明了，她也是幹這一行……唉，這又何苦呢？如斯佳人，竟然墮落……

還有可氣人之事…她是大開正門，並且來者不拒。「哇呀！」豈有此理，紅絲小姐，你那可自甘下賤到這步田地……至少，你得比你的親戚？朋友…就是那薛曼吟要高幾倍啊，她也擇家候敎，而你，那可來者不拒？

不過，第一天，登門者大不乏人，誰又不喜歡見見這位美人，誰又不喜歡與她清談幾句……事後，聞人所說，又是一個大騙局，原來，紅絲她自認，此來有意擇婿而作歸家娘。她不會與客多談其他，更不願徒惹無謂之思緒，累己累人。自己，也不是個窮無隔宿之糧之輩……那可是大家相信的。除了兩馬一車，又再看見她新居的擺設，沒個七八萬兩銀子，看來也辦不到，她是厭倦了風塵生涯，她得找個歸宿……

她決不理會人才之俊醜，更不理貧富，也不理老幼。還有，她更不在乎娶妻與否，事實俱在，她這次擇婿辦法，本就有些以天爲主。因之，可能她自己命中該爲人偏滕妾侍……總之，她祇有一個要求，來應徵者，不可同姓，所以，來者必須說出姓名來，可以一試者，排號，入試。不合者，敬請原諒。

來者，唯一要求，排號費紋銀十兩，如果有興者，不論次數，也就是說十兩紋銀一次，一百兩十次，依此類推。至於如何應試，方法也方便得緊，大廳中，紫檀桌面上，有一方紅緞，上安一只價値不菲的羊脂的白玉盤；盤中有一副象牙精雕的骰子，六粒，來者一擲，即可分曉，如果一擲六紅，天命註定，紅絲即爲此君之婦，決不食言。一擲不中，有興者，大可二擲三擲，總之，擲一次，紋銀十兩。如此而已。

爲求公正，更求說明骰子中不含分毫機關。公請饒有經驗之荷官，賭館中前輩驗明，然後，公證人欣然公佈，骰子爲難得之好骰子，如果不計材料，這好的血牙，已是價値不菲。而雕工……車工……磨工……這樣分量絲毫不差，六粒骰子車磨開角，分毫不差，點眼上色，又是全部一樣，這副骰子，稱之爲無價之寶也不爲過。所以，紅絲小姐所說之以天擇婿，決非虛言。

可憐，第二天清早，吟濤小築前，已有人恭候在彼。然後，人，簡直是來領米…到了這步田地，勢必有人恃强凌弱，仗勢欺人。奇怪，祇來了個年約四十開外的婦人，帶了二個傭僕般的男人在點名，有人說：狐假虎威，有時候，也眞該有幾只憑假虎威的狐狸，讓那些混帳忘八旦，有所收斂氣燄，這三人才一點名，哈，好得很，不擁不擠，揖讓升降…頭頭是道了。爲什麼？大媽媽首先說過，胡亂來的，不讓報名，不給報名，就不能登堂入室…不能登堂入室，那可是無緣得覩芳人面，當然，也不能取得美人歸……因此，該忍則忍，那能給佳人以惡印象乎？

人，誠如俗語，排了長龍，龍頭在琪花弄，至於龍尾，竟然不知去何處何地。反正是龍，這條龍實在長得難乎言哉。還有，這條龍有文士，有鄉紳，有嚴家的小子，也有店肆的傭僕。當然，有年才十八九歲的後生，也有五六十歲的老人。最奇怪的，莫過於有和尙、道士，並且，還有十來個道姑，師姑，這眞令人莫明其妙，而難明所以。

但是，她們都有着大段道理……

「說什麼聽天擇婿，擲骰，就是賭博，我們也是來賭，如果我贏了，好，不讓名花淪汚泥，命她隨我歸去，歸依我佛…」這是出於佛心。

「對，是賭，我贏了，我可再命她擲骰擇婿，不過，銀子得歸我…」這是以利爲先的想法……

人，有幾千百樣的人，但是……人，却也於此可看到，人心之險惡，人情之可卑……

時値正午，大門開了，有二個年約五旬開外的文士作登記。又有二個年約四十來多的僕婦收銀子！二個文士對銀錠的估重，頗有經驗，一手一接，便可報出分量，當然，你也不能申辯，還有，你付了十兩銀，立即付你一支小木籤，以此爲準。取籤者可以往內廳擲骰……

可能是饒有經驗之故，所以，他們人不多，却是有條不紊，一個接一個的，從容不迫。擲骰視點…有笑聲，有呼喝聲…但是，却見一個接一個的，垂頭喪氣的走出來。

一擲六紅。說實在，一天之中，總該有個一次吧。難，當然難，決計不能擲了幾千幾萬次，也擲不出一次來啊——但是，事實如此呀，沒人擲中。還有，可沒聽見過有一個人破口大罵啊！頓脚戟指啊！不歡而散。一擲不中者，走了，有的人一擲十次，幾十次的，也是顚頭嗒腦的，有些說：「緣不在我！」有些說：「祇差兩紅……」斯斯文文的走出來，其中，還夾雜了幾句「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令人笑是笑不出，可總有些如骨鯁在喉，欲言無從。

唯美色可以傾人國、傾人城，唯美色可以令人瘋狂顚痴，幾時，有人能眞正的看透了色空之理？

玉菩薩是至少在短時內難爲衆人看透的。

廣泰居是代爲廣播，口碑代立——

非但是四鄉八鎭的人，專程而來，最近，連隔縣隔城的人，也開始向此地趕來

。哈，連此地的招商客棧，有親有友的……全熱鬧了不少……

這一來，可讓咱們的許二太爺、程大個子、侯七公子、瞿雕兒，周狗頭……他們一夥人也聽到了訊息。事實上，什麼琪花弄，吟濤小築，他們不會去，因爲，她們是打出幌子做生意。許二他們本來是街頭上混混的，突然的發了起來，他們也不能以道傷道！再說；去了，依自己目前的身份，能自失身份嗎？與她們要賴皮？還有，一擲千金，他們也有些心痛！最主要，最主要是；有程大個子代他們找姑娘，哈，又何必化那些無謂的錢？

今天，不，近來可讓個玉菩薩鬧了個滿城風雨……美啊！天仙化人啊！仙露明珠啊！似花如玉啊！能不去見識見識？而且，隔縣隔城的俱來朝聖，哦，自己近在城隍廟，還能不先求取支好籤？十兩銀子一次，以前，可能會眼疼心刺，現在，憑我二爺，能在乎十両、萬両……看，是得去看一看啊……還得招來了幾個所謂忘八好友，一塊兒去。所謂人多勢衆，所謂先聲奪人，對，叫手下去排龍……這一天，他們是浩浩蕩蕩的來到了吟濤小築。

首先，他們根本沒有得到什麼優待。也可以說，什麼人多勢衆，先聲奪人，二個老先生當他們是芻靈……一樣的正經八板的問，收錢，付籌——這一次二太爺是買了五支，程大個子買了三支、瞿雕兒買了二支，周狗頭與侯七公子祇一人買一支——他們的意思是：來見識見識而已，何必化那大的力，那多的錢。

唉，你們不來，是你們的幸運，一來，可就得完。「玉菩薩」豈是容你一見就忘記的？這幾個忘八旦一看見紅絲，她口角生春笑，媚啊，站、美啊，說話……唉……他們幾個，連自己老子，祖宗三代姓什麼也給忘了。

清脆的骰子聲——很快，很快，過去了。黑即是黑，幾個黑頭黑面的人，擲出來的骰子，全是黑五黑六……不過，玉菩薩眞是菩薩心腸啊，含笑萬福。「今天不巧，萬望爺們一笑置之，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幾個忘八旦心中全一動。一路上各說不値，死也不再上門上她的當。不料，一個轉身，他們幾個人又在門口碰了頭——而且，每人個個帶了幾百両，成千両的銀錠——你看我，我望你。最後，他們互相打了個哈哈，十分尷尬的哈哈，聊以自嘲的說道：「如此美人，誰不想——」

也是奇怪，他們，眞可能是天不作美——天，也或者有些天理，擲了幾百次，擲得手臂也瘦，口也叫嚷得乾……可憐，最多的一個，祇見過四紅。

「唉，才差二紅，這二紅……那會這般難？」玉菩薩看來對他們幾個有些個希望呢！擲個四紅，她也認爲天公不作美，他們面面相覷，總算是美人深情，招待他們飲酒……不是她出面，由那個大媽媽出塲，這一席酒啊，他們幾個忘八旦，眞可說是，出生出世沒吃過。不，連聽也沒聽過，見也沒見過，這才叫享受，這——他們幾個說不下去了。

明天再來！對，不來，烏龜忘八旦，十八代灰孫子！罸了幾十百個咒，個個醺醺然、矇矇然的，由家丁奴僕扶回了家！

然後，一連三天，他們每位奉獻了白銀一萬出了外。許二太爺到底是街上混事的出身，稍一冷靜，他可有些看出不對勁了。他召集了那幾個狐羣狗黨，開會研究，他大聲疾呼，能嗎？擲了接近萬次！能擲不出個六紅來，其中不是有術，斬了我的頭也不能信。

闃然稱是，一半是爲了銀子，一大半是爲了如斯美人，該取過來；記住，不是娶——是敢！娶過來，那變成了一個人的，取過來，哈，大家有份！

對，走，這一次，準備來硬的……所以，身上全帶上些軟傢伙——說得好，好休，說得不好，打他個天翻地覆山澤變，落花流水春去也。

可是，這一次，沒有掛號，不付銀両，對不起，不能登堂入室……

「老小子，你說什麼？」許二太爺那股混混勁來了。

「不付銀子，不能進去！」那個看來斯文的讀書先生冷冷的，靜靜的答覆着。

「哼！你可知道，許二太爺是幹什麼的？」

「就算你是王孫公子，將相大臣，來到此地，就得守此地的規矩。」

「那來這麼多的臭規矩？」

「那來你這麼個臭漢子！」

「好！打——」一聲喝打，還能有好事？他們本來是想打一個流水落花的呀，還能客氣的了？各自掏出軟鞭啊，鐵練子啊！想見物就打，打出個名堂來。唉，對不起，或者是天網恢恢，或者，天公開眼，本來，他們是出了名的武講手，從未輸過。今天，不知什麼攪的，這些練純練熟的軟傢伙，撞了什麼鬼，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就是自己打自己。一瞬時，你啊，我啊，「啊唷哇！」「攪什麼鬼！」「你那會打我」！「我——操你的祖奶奶」——亂成了一片。再看看清，許二的鐵束，纏緊了瞿雕兒的頸項，而自己却爲周狗頭的軟鞭擊中了左手，可又絞住了程大個子的腰際！而自己的手下，更好了，一個個在地下翻來滾去，分明挨了不輕的打。

「你們不是人！是鬼！」

一聲鬼啊！可就炸了窩。有的跑，有的跳，因爲讓軟傢伙綁住了雙脚……有的叫媽，有的叫娘老子——究竟是爲了什麼，誰也弄不清楚！而兩位文士先生，依然是笑口吟吟的，在向後面的排隊付錢者，登記發籌。至於這幾個搗亂的傢伙，他好像根本不放在心上，他見他們的鬼，反正，他們並沒見什麼大頭鬼，算了。

事情也眞有些怪，自從那幾位太歲煞星，大鬧吟濤小築之後。或者眞的撞見了鬼。有的不敢出門，而有的，日夕號咷。有的起居無節，而有的奄奄一息！

廣泰居又多了一種傳說；報應，報應到了。

首先，程大個子家，那個有三妻四妾的淫棍，逼良爲娼，並且千方百計，陷害他人的惡徒，傳出了令人心凉的消息。妻、妾是跟了家中僕役走的有，跟了和尙廟中不守清規的和尙跑的也有。短短一個月中，奴僕們個個取得了賣身文契，家中的四畝地產，全讓他們賣的賣了，讓的讓了

。最後，席捲所有，走了個無影無踪。祇剩下個大個子，在叫鬼啊，饒命啊……終於，有一個晚上，人說是天火燒，不知是與不是，而一燒，燒成了個白地。救火入視，程大個子奄奄一息的說：「報應，報應——」慘叫了幾聲之後，死了——人們說：「這，是眞正的報應！」

許二太爺又如何？他可得了半身不遂之症，隨便他如何兇、狠、蠻、橫，現在，他祇能坐在床上乾瞪眼。你不叫，不會有人來服侍你，你撒潑，人們是一走了之。你大叫大罵，拍床板，叫親人，對，親人？誰又是你的親人？本來，他有不少鷄朋狗友，本來，他有不少跟班下人，現在，他們全在算計他的財產。祇要他死，好，那幾個比他更狠更毒的朋友，就得分了他的家產。

現在，他是想到了，這不是他的家產，是大哥的家產啊！他强佔了一切，他逼死了大嫂，他又逼走了侄子，其實，他全是聽了那個混帳忘八旦……所謂他的朋友的挑唆，現在……報應，報應——人，一定得到了最後的時刻，他才會相信鬼啊，天啊，什麼什麼的！

人，不到黃河心不死——爲什麼呢？我，說不明白，希望有心人，研究研究！

至於現在，他又看到了所謂朋友，在算計他的一切。尙幸自己沒有三妻四妾，尙幸……他突然看到了大哥，大嫂——他一個勁的說：「報應，報應……」

依稀，他又看到了自己的侄子……唉，你也死了吧！是啊，聽人們說起，你，已經投河死了，你，讓人殺了，或者，甚至於有人說：你被活埋了……

「不，二叔，我回來了。」

什麼，許二太爺幾乎驚叫出了聲。鬼——是鬼——「不，」那個站在他面前的孩子，嗯，幾年不見，孩子是長大了不少，不過，依然是個孩子——祇是，結實了，說話也充滿了自信……

「你，你是翔兒！」

「是，二叔，我是翔兒……」

「你——從那裏來——」

「從很遠的地方來。二叔，我做過乞兒，我受過奚落，當然，免不了讓人打啊，罵啊。可是，二叔，我可見過更多的好人，好人——」

「什麼好人——」

「沒家沒業，走東飄西，但是，他們是好人。因爲，他們沒家沒業，也可以說，他們根本不需要家業的牽累，他們走到那裏，吃到那裏……」

「那是乞兒！」

「不錯，他們正是乞兒！二叔……」孩子在苦笑。不過，許二爺看得出，他是以這些乞兒爲榮：「他們——比有錢人更可親近。至少，他們不會，也不屑去算計別人……」

「你——你來教訓我——你——」

「我不會的，二叔，教訓你的是你自己——」

「誰教你講這種話？」

「是他！」孩子的手一指，來了，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老婦，笑瞇瞇的走了進來——一身破衣青衫，一支竹杖，雖說一身襤褸，不過，兩眼神光烱烱——許二莫明其妙的，讓老婦的眼神所懾！

「你——你是誰？」

我，不是來看顧你，本來，依我的本領，解了你的太乙七穴，也費不了多少力。可是，我又何必救你這樣個畜生——」老婦越說越氣忿，可是，許二到底是個街頭上混事的人，他那會聽不出老婦言中之意？

「救我，救我——老太太，我，我可以給你一半家財。」

「你幾時有個一錢半分的銀子？此地，有什麼是你掙回來的？你說！」老婦的眼神越加銳利了。

是的，他除了懂得化錢之外，眞的沒賺過半分錢。他不禁低下了頭——他哭了，他祇求活下去，安安逸逸的活下去。事實俱在，他不能半身不遂的……

老婦又打了聲胡哨，門外突然多了幾個乞兒。而每個化子都押扣住幾個人——許二太爺他是看清了這被扣押者，有的是以前的「好友」，也有自己的「心腹」——現在，他們個個是面無人色，哭笑不得的樣子。

在老婦的指使下，那些乞兒的引導下，他們，那些所謂「朋友，」「心腹」一個又一個訴說自己的罪行。每個人有一張供紙，每一個人在供紙上畫上了押。他們被發落了，走出了這個已有幾天沒人來的房間，化兒們是一個又一個看了看許二，在老婦的眼色下，走了出去。

「現在，是你已看到了所謂報應——我們也該走了。應該歸於翔兒的，你不署名也無關係。因爲，已有你的那批狐羣狗黨招得一清二楚。事實上，你，也祇不過是物歸原主而已。天峯玉女是點了你的太乙斷魂脈。死前，你還得有三日的苦難好受。」

「師父——」翔兒叩拜在地——「二叔，他是做錯了，但是，他至少……是我的親人啊！恩師，你大發慈悲……讓他活下去，姓許的，人丁單薄！何況；弟子已立定了主意，隨師奔走江湖。我不會做個田舍翁……這兒，讓二叔守恃……以後，萬一有什麼需要錢財之事，也可有個緩急呼應之地啊……」

「翔兒，他能嗎？」

「弟子一定保證二叔……他能改過自新。」

「是，前輩……我，我，一定改過自新。」

老婦微微一笑，對許二太爺說道：「你能應承三件事，我可解你困厄。」

「弟子一定服從，不論三件，三十件，三百件……」

老婦冷冷一笑道：「我怕你不服從？祇怕你到時死無葬身之地而已——」一邊說，一邊已取出一幅蔴布，叫許二簽了字，然後，走了，許二可是大叫大號：「救我，救我啊——」

過了幾天，人們又看見許二太爺露了面。但是，他變了，變得謙恭有禮了。當他發覺程大個子、瞿雕兒，周狗頭……所謂知己朋友，全是死得又慘又烈，他更不願多言其他。一家質鋪，一家米店，從此起，多了個掌櫃的。全是斯文、老實，並且看來十分厚道的人。本來，許大在生之

時，他所用的夥計，當許二奉正當權之時，經已換過了一批，而今，又給三番四次的請了回來，除了兩個年老的主政者，質舖、米店又開始得到城市百姓的歡迎……

許二算是活了下來了。

廣泰居又在傳播許家之事。當然，有不少人在不滿；天，那會留下這麼個惡人來？

至於琪花弄，常言道得好，色不迷人人自迷。而美色，有時候是比什麼也更能吸引人……龍，依舊排得極長，當然，已沒有初期那麼轟動，並非失去了新鮮勁，而是；少了不少以圖一逞之人，現在來的人，全不是一擲算數，甚至於一來，擲一天……

早已說過：隔縣鄰城的人，全被引了來，當然，他們不至於是個窮措大，迢迢趕來，巴巴排隊，擲了一次就算數——所以，吟濤小築門前，依然是車水馬龍挺熱鬧……

今天，看來得打架了，原因是：不知從那裏來了一位惡漢，此人也祇能稱之爲惡漢而不名——他一到，把蠻好排成的龍，搗亂了，連那位大媽，也無法壓得住陣腳。

「這位大爺貴姓……」

「你理我姓張姓趙，大爺有的是錢，大爺來擲紅招親。」

「可知此地規矩？」

「什麼臭規矩！大爺素來不理……」

「那麼，敬請退出。」

「你這老鴇，說什麼？要我退出，什麼？大爺囊中無銀？腰中白鏹，莫非是假的？」

「出言粗魯，恕不招待……」大媽媽回身想走。嘿嘿，這次，你可眞撞到了蠻不講理之人，你這裏身形才回，他這裏可眞快，一個騰步，經已竄身前突，不客氣，右手已向大媽媽的肩頭抓到！

嗨嗨，原來大媽媽不是個普通人，一沉肩，卸去來勢，回頭怒斥一聲：「狂徒，找死不成？」

「要我死，有那麼便宜！快讓我進門擲紅！」

要死啊，時間尙未到——規矩正午納客，如今，天時至多是巳尾午初，說什麼還得有半個時辰可登啊！憑什麼讓你先進門？

果然，在這個時候，巷口已閃出四個衙門中的快手，手中各執兵刃，搖而擺之的走了過來。

「什麼人大胆搗亂，也不睜睜狗眼？琪花弄，冷濤小築，可是你們來打岔的地方？」

看，有多風光，妓女還請得官差作保鏢……這一來，可將個搗亂者心中打了個突！

「什麼？此地也有公門中人保護？」

「你也不長個耳朵，此地一天三班，每班四人……以防有無知之徒，不懂規矩，胡闖亂攪……」

「啊，官府作保鏢，圖個什麼？」

「一天公費一百兩，明白了沒有！」

闊不闊？縣衙門有收入，這就難怪他們奉公守職，不敢怠慢。此人可因此而有所忌憚了。「窮不與富鬥，富不與官鬥。」何況，自己在隣縣犯案而來……別漏了風聲，因此出事，那犯不着……好，忍一口氣，反正，今天我非進去，憑自己一手出神入化的手上功夫，我就不信擲不出個全紅來……哼哼，到那時，人財兩得，否則，老子出了名的刼財又刼色，一個娼門妓女，她又能捉脫了自己的手指隙？好，瞧吧，誰笑得最遲？

賊子他是打定了一個如意，可又心狠毒辣的算盤。等着瞧，此地，眞能會出現一場，令人觸目驚心的血案來。今天，有了個攪局的，唉……就算是入局的「佳賓」，大有可能城門失火，而殃及池魚之虞啊！

奇怪，這一天，那位惡客被阻在門外，因爲，有幾位豪客，簡直是包了那麼一天。

第二天，他派了個人來，搶佔了第一位……結果，還是沒有入了門，因爲，這幾位豪客豪興不淺，也或者，玉菩薩實在令他們捨之不能……因之，他們又繼續了一天……

第三天，才算讓他進了門——他報了個名：「祖大宗。」而且，一開口，就說：「他包了！」也就是說：這一天，由他老人家擲骰子，擲他一個全日……

反正，你有銀子，我有骰子，既然包整天，不必再發籌……亮亮身價——銀子，或寶物……祖大宗他大方，一隻小錦包袱，交給了兩位文士。打開一看，不壞，有全副翡翠的項飾……搭配均勻，而造型美巧，鑲工可觀……這件寶物，幾乎值個卅萬兩……再加上七方田黃，一隻青銅三足鼎……少說，也能值個百萬兩……包一天，大大可以……但是，這位豪客祖大宗却看不出，陪他入室的，是四位魁梧的大漢……

祖大宗見到了玉菩薩，眞奇怪，饒他是桀傲不馴的江湖客，嗨，見了她，又聽她如此之出言談吐，本來的氣燄，立即退了三丈……十分謹慎，萬分小心，現在，開始施展他手上功夫，擲他的骰子。

高手不愧爲高手，第一擲，擲出了個五紅，另一枚不知什麼一來，一個小翻身，變成了個小二，玉菩薩是驚呼嘆息：「唉，祇差一紅！」

祖大宗心中一樂，樂的是，玉菩薩對自己有意啊。聽她的說話，聽她的語氣，她是希望自己擲得全紅……爲了祇差一紅，她也有了惋嘆之色——現在，他得細細看看這位美人……美——媚——清麗脫俗，雖說她是附託娼門，可實在沒半點烟花風塵女子之態……他，怦然心動，他眞恨不能一把將個美人抱了過來……千遍兒溫柔，萬遍兒惜憐……

色不迷人人自迷。

第二、第三……一擲不如一擲、由五紅竟降至全黑，待到發覺，不對了，他老人家已擲了五六十下……自己素來擅長賭具。七歲流浪，八歲已在賭窟中打滾，然後；爲當代第一賭魔看中，十年苦煉！嗯，這十年中，他可是苦不堪言，十指在火熱中再近火，九寒天時插堅冰，見血不准包，流汗不准抹。如今，自己的十指可以一點牌即知點數。一握骰，就能擲出自己想望的點數。還有，十指靈活，善於探囊

取物，接發暗器，可說如磁引鐵……不料，今天竟然會大失水準……

當然，當他一接六粒骰子時，他已經明白，這是一副百年難逢的好骰子。越是好骰子，越不易出賭術。因爲、平均、光滑、不偏、不倚……那麼，必需潛心默慮，必需將手勁平均的分佈六粒骰子間。可是；問題又來了，這樣精密的賭具，你如果運勁過密精細……還得怕落盤時，相互間的一絲一毫的碰撞……不過，擲了個每下愈況，却是自己始料所不及……

至於玉菩薩，她是面色越來越緊張，懊喪之意也越來越明顯。是代自己不值，是爲自己終身着急——還是，她是又一種的技倆……引人心志的技倆。

賭徒必需有善自收斂本身心神之能耐，何况祖大宗，又是個心狠手辣的獨行大盜？

這一次，他是聚精會神的抓起骰子，凝神片刻，然後手一放——嗆啷一聲脆音，衆人注目盤間……宛如五朵血花舖面……而另一粒骰子在滴溜溜的轉……轉……轉……人們在鬨然呼喝……「紅」、「紅」、「紅」……並且，已有幾次，可以看到了紅的一面……但是，不停、不息，不能作準……唉……是紅了，看其情勢，紅面居多……突然，一陣嘆息升起——可惜、擱邊！

何謂「擱邊」，就是骰子擱在骰子上面，不是全部，而是一隻斜角，這就令這粒骰子，不能四平八穩的平放在盤間，這是擲骰的一忌，也等於說：廢點，紅是全紅了，可惜一紅是不平，廢了！即使是百分之九十五是全紅，也不能算數……大伙兒異口同聲的叫可惜。不過，祖大宗却不禁冷冷的看了玉菩薩一眼，心中明白，怪不得打開門口，來擲者數以千計，擲骰次，該以萬計，而不能有一個全紅出現，原來是你……從中搗鬼。不過，誰也不能看出其中端倪，即使是精通賭技似我輩，也說不上個道理來……

要說她是個設局行騙，你大可不必入門，你說她骰中有鬼，骰子是天公地道，刮刮叫的好骰子。旣不夾鉛，又無水銀……說她，嘿，擲的是你，又不是她……說她善用武功，氣功……那簡直是海外奇談……說出來眞能讓人笑歪了嘴。祖大宗是個能忍能輸的人，他已別有打算，說實話；今夜，他得夤夜來訪，嘿嘿，不鬧他個天翻地覆，他就不再姓本來的姓——因此，他收了手。

「小可認輸，來，擲多少，算多少，尙餘多少，請發還，而今，告辭了。」

「且慢！」是那個大媽媽走出來了，「這位祖相公，你是包了一天的。」

呃，對，自己可眞有些輸得糊塗了。一上場，表示顯闊，再說自己是抱必勝之念而臨，一包就包了一天。一出手，顯寶童子般，將自己連刦十三家巨商富紳中的精華獻出。總以爲自己是一定可以取還，並且，人財兩得。不料，自己認了輸……常言道「願賭服輸」，也等於輸出的籌碼，那能要求付還？自己是三歲的孩子？

想强來……不想大媽媽是比他更强：「你的未輸之籌碼，那是您的意思，即使我們要還，看來，也不該還給你吧？陶冶兒！」

啊！什麼？陶冶兒！你……祖大宗的面色可變得慘怒交迸——正想有所動作，四外却有四個大漢在對他冷笑。嗨嗨，化名祖大宗的陶冶兒，那個中州有名的獨行大盜發覺落入了陷阱之中。

陶冶兒在近十年來，可以說是神出鬼沒，雙手原是作盡了壞事，沾滿了血，師父賽方朔，七指神魔稽鐵河死了之後，憑自己一身好功夫，不知糟塌了多少黃花閨女，也不知因此而毀了多少成名的江湖道上朋友。賊胆是越來越大，殺人越貨之事也越來越密。有一年在河南，竟然連續三月，無日沒有他殺人之事……

惹起了武林道上的公憤，更引出了關中大俠耿雲沛的不滿，將他一擧逐出了中原……

可是，陶冶兒的本領不乏，而公門中却爲了他，傷透了腦筋。因爲，他作的案太多，也太大，三省聯合，發下了海捕公文，更委託了京中名捕，三眼神鷹龔之寧，河南雙英金毛吼郎興，沒面目丘靜，加上黃河一老，金星龍王馬世祺……四處兜捕。

陶冶兒被逼無奈，他希望有個避難之所。所以，他來到了玉菩薩前擲紅求婚……如能人財兩得，如果借此避過風頭，待得三年五載，然後，再慢慢的找這班人晦氣……不想，他目下變了自投羅網。

陶冶兒依然是個冷靜的人。神偷的本領，他是學了個五六成——憑這五六成，本可以横行江湖，如果和他師父一般，刦富濟貧，多作善行，那麼，他的朋友越多，奧援也越多，到那時，他那會步入如斯困境……不過，現在，他還在尋覓脫身之道。

好個陶冶兒，他以爲這個所謂大媽媽，女流之輩，要麼，厲害非凡，要麼，嘿，從她那裏，打破個缺口，最爲容易……因此，他是一聲冷笑中，身法奇快的，閃大媽媽欺身疾進。一個虎爪，撲面打到。陶冶兒估計不錯，大媽媽的功夫不弱，可是，不至於衝不過去。因爲，大媽媽見迎面爪到，她是「搖首三變」，卸去來勢，就手一招「仙人指路」；左手中指突出，向陶之心口點到。陶冶兒眼光銳利，即使一個來回，他已看出大媽媽功力深淺，見手指點到，他是不避力格；右手一個「迴風拂柳」，一股旋轉勁，已將大媽媽的手臂絞住。

總以爲可以令大媽媽手臂絞脫……不想後面勁風已來，一個陪其入室的壯漢，長衣已卸，一身密門緊衫靠的大漢，手中一對分水刺，已一左一右，迫扣陶之腰際！陶冶兒前後受敵，不敢怠慢，一個「蚯蚓入泥」，人，說去就去，並且，一縮身，可以將身子縮得如此矮、低……這是稽神偷的家傳獨門本領。而稽鐵河也仗此而傲視江湖。而今，陶冶兒一縮身，脫出了大媽媽的分水刺的糾纏，於此更可見他的本領驚人。人如一條極大的蚯蚓，也似一條春蠶般，幾個曲折，就此脫出了重圍，如今，他是一領眼神，一聲冷笑，看出還有三個人未動手，而這三個，看來是對自己更是不懷好意！

不錯，還有三個正是龔之寧、郎興與

丘靜。老實說；三人也知此賊滑溜，如果爲其得隙而走脫，那麼，四人與他朝了相，那不是他的不幸，反是自己的噩運降身，風聞此君殺人不留情，更可怕是機詐百出，令你防不勝防。好不容易得到了玉菩薩的飛馬傳訊，並且，借了她的西域名騎，趕到此地，在玉菩薩的安排下，將此賊引入陷阱。如果爲其走脫，那可是自己惹來了「後患無窮」……

爲了這個原故，三人是不敢輕易出手。也就是說；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需一擧中的！

金毛吼郎興已將自己心血積瘁之暗器，百步子午梭取在手中。而沒面目丘靜與他搭配多年，當然明白如何配合。獨門兵刄鍊子叉抖起勁風，伺機襲擊，可惜了，陶冶兒是個一個小時機也不肯放鬆的人，他那會等你們一切佈置就緒，而束手就縛的？所以，當他們躍躍欲試，而尙未出手之際，一蓬金光抖出，瞬時間東南西三方全爲金光封煞，而北方，正是陶冶兒謀求脫身之路，當其暗器紫金蝶出手一阻之時，本人已向室內突進，當大廳上人，騰跳，擊打之下，看清情形，對不起，陶冶兒早已不見踪影，對，已走入了內院，而內院正是玉菩薩歇息之所。

四個名捕想闖入內院，但却爲大媽媽嚴詞阻止了：「早已說過，全靠你們自己抓人，而今，我大媽媽已經出手，帮了你們一傢伙，什麼？還讓他走脫了？而且，一走，走進了我家小姐的內宅了，那就等吧！」

「等什麼？等天上掉下個肉包子？」龔之寧可有些發火了。

「你與我發什麼脾氣，抖那一家子的威風？叫你等，你就等，四個名捕，一手不交，讓人跑了，哼；看來，還得咱小姐代你們抓賊呢！」

× × ×

四大捕頭氣一沉，可眞有些不好意思，呆呆的，你望我，我望你……說不出句話來。

至於陶冶兒又如何？他可是心情已定，看情形，他們全不敢闖進來，他一想，幾乎想笑出來，做賊反而比做公差便宜。我，可以亂闖亂走，他們却讓個老媽媽阻死了。不過，嗯，那個玉菩薩，看來不是個好相與，事實俱在，剛才他就讓她……不知用什麼手法，將自己的骰子變成了個撞角……還是，女的，不聲不响，陰陽怪氣，可能比那幾個飯桶公差更厲害。

再一想，他們四五個人，尙且爲其一個蚯蚓功掙脫了身，一個女孩子，又能如何了？還有，嗯！可能爲自己扣住，可能……他腦海中又升起了玉菩薩的面形，體態，自己糟塌過的女子，起碼過了千……可是，實在沒見過她這樣一個妙女郎，人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此言不假，自己如果眞能扣住此女，眞能押爲人質，眞能如是……啊哈，減十年陽壽，未嘗不可啊！

陶冶兒是想到了得意處，他根本不再記得少女，萬一有什麼可怕處，現在，他是疾步前進！嗨，巧得很，才走過一條迴廊，在一個月亮門前，玉菩薩蓮駕在望。哈，天下那有這麼巧的事？分明，前世有緣，今世又碰上頭。哈哈妙！妙不可言！

不料，玉菩薩看見了陶冶兒，她是面無懼色，祇是冷冷的說道：「拿來！」

哦，攪什麼鬼？還有拿……拿我條命？那也不忙，嘿，老子是甘心死在你身上，不過，小姑娘，你得跟我走，咱們得找個地方敍敍情……

「拿來……」玉薩菩開始有些怒意了，奇怪，一個美貌的女子，連她發脾氣時，瞧，那個輕惱薄怒，也是令人目不轉睛！看……看得出了神！

「賊徒，你忘本欺師，你造孽多端，我可不能因你，而令稽老前人的武功秘笈失傳，快快將你欺師詐盜的迴旋神訣交出來……」

什麼？他連我師門的一切，全能報出個門兒來，她，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女孩子，在攪什麼鬼，出什麼鬼主意？自己欺師作盜，自己……嘿，我自問做得天衣無縫，何況？師門祇單脈獨傳，那來什麼前人，後人的。小女孩子在欺詐我，她忘了，我是個大賊啊！哼哼，好，反正是不能久留，而且她……想到他的無恥企圖，他是一聲獰笑，道聲：「玉菩薩，隨我走！」一聲到人到，左手一揚，向她胸口抓到。陶冶兒，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對方敢於如此的冷靜對待，沒有自恃之道，試問：她敢如此相待？因此，當他一手抓到，又看出其意圖不規，她是冷冷一笑，不知她什麼一來，陶冶兒可算是吃了出娘肚皮第一次重擊。手臂「喀」的一聲脆音，不對，自己的出手，非但被化解，並且，手臂，被擊，宛如爲重兵刄所擊一般，斷了！

陶冶兒心中發慌，如此冷靜的人，再也不能托大。一個「斜雁飛翔」，想走了，不料，眼前一花，玉菩薩是滿含怒意的斥喝：「滾下去！」

陶冶兒立即感到面前勁力如山般壓到。他靜思，下去就下去，就勢一個倒翻浮雲，哪！看起來，他已經爲對頭出手所傷，並且傷得不輕，人，已硬殭屍般的落翻在地，其實，這正是稽鐵河老人獨創的「三屍七遁」法門之一，你以爲他已受重挫，其實不是，他一個殭屍倒，身才着地，好個陶冶兒，宛如一條泥鰍般，連彎帶扭，幾曲幾折，好，人已扭出老遠，耳邊，却隱隱聞得一聲微嘆：「可惜！」

陶冶兒處於目前情況，他那裏理得到什麼可惜的是誰？人已脫險，不走何待！不對，面前，那來的軟綿綿，穿不過，走不過的——一種屛障在？

看一看清楚，嗯，是幾條竹條，軟軟的，彎彎的，奇怪，這幾條竹條又算個什麼名堂？竟然能够阻住自己的去路？呃……看清了，竹條由一個文士抓住舞弄，自己分明爲此君所阻，再看一看清，啊，他，不是那個登記，發籌的文士……什麼？他……

越看越不對勁了，本來，他祇是個司筆札的讀書人，有三分文氣，七分迂腐氣。現在，不對了頭，你看他，雙目烱烱，神采逼人，奇怪，這樣的人，那會在這個烟花之地作他的龜奴不似龜奴，撈毛不如撈毛的人……唉……簡直，簡直的不可思議啊……

「拿來……」嗨，也是這句話，看來

，這幾個人，大概做慣了這一行，拿慣了人的東西，出口就是拿來……

「迴旋神訣……」明白了，自己師門的重寶。第一個，玉菩薩，將自己的手腕斬斷，第二個……不，能脫身，總得要設法，憑自己的功力，不硬打强拚，自己的迴旋功已有六成，蚯蚓遁、三屍遁……心光遁……自己饒有把握，至多不勝，尋機覓隙，借縫出遁，還是有可能——對，想到這兒，他是一個前跌……所謂跌，又是一個誘招，希望在一跌之中，弄得個脫身之機來。

不料，文士是有爲而來，再說，他已看清了陶冶兒之眞面目，在如此之情形下，他的色心依然不息，從其眼神看來，他是有採花摧花之念……那麼，與江湖傳說，已可印證。此人怙惡不峻，此人殺不可赦……所以，你這裏一個前跌，陶冶兒突覺一陣無形勁圈，將自己週身扣緊，不對，再看一看清，祇見四週青影翻飛，啊，……自己墮入了文士的竹條織成的圈套之中了。

好個陶冶兒，他到此地步，心神反而寧貼，他竟然隨着了竹條的滾動而翻滾，本身苦煉的寒雀功，到此時可就發揮了個淋漓盡緻。寒雀，形容雪地覓食之雀鳥，又冷，又乏，更且無食之可覓。不過，即使如此，充滿求生之意，毫不爲大寒、乏食所壓倒……跳、躍、抓、啄……陶冶兒就是在文士的地煞玄羅困繞之下，硬掙强挺……

突然，一聲啞笑中，青影中，突然金影一晃，文士不禁一聲喝采，青影斂處，地上突多了幾條蒼翠碧綠的竹條尖尖，分明，陶冶兒已脫網而去！文士口中是一再說道：「金出鋒，金出鋒……」看來，金光一晃，是陶冶兒的兵刃出手。不過，他的兵刃是什麼？何謂「金出鋒！」而金出鋒又收藏何處？可惜，一時間也說不出個名堂來，而文士的說話中，却充滿了惋惜，可憐的意味。

陶冶兒看來該突出重圍了吧！不，又爲一個文士，那個估銀收銀的——扣住了。奇怪的是；他眼中有淚，雖然他祇是赤手空拳，不過，陶冶兒是十分的畏懼這文士。想必，那老人的赤手空拳，比一般人更難應付……

當然，老人也是有着憐惜之念，幾個交手之後，不得不承認，陶冶兒實是個武學奇才。說眞的，學他這一身本領不容易。還有，他實實在在是個習武的天才啊！玉菩薩，青竹煞神霍先，連現在的大七星掌劉一堵，那一個不是成名多年的俠隱，別說在他們手中走脫，連對手的，放眼江湖，也沒有幾個，而今，陶冶兒掙脫一個又一個……不錯，四大名捕中，可能是名不符實，而大媽媽簡環環祇是個高手，不是個絕頂高手，從他們手中奪圍而出，尙有可說，在玉菩薩，祇吃了一斷玉掌——並且，一大半是他自己色心驅使——更掙脫了霍先的地煞玄羅，可以見到陶冶兒的智，勇、沉、狠……

劉一堵是佔了幾個便宜，至少，他是看清了陶冶兒的身法手法，也明白了他的輕靈乖巧，因此，他的大七星掌，是一式化七，分扣七重大穴，一變，又是七式，分扣其他七式重穴，這一來，陶冶兒是避、無可避，擋、實在無可擋，因爲，他的斷臂令他越來越苦不堪言。人言牽一髮則動全身，現在，他可是大爲痛折，因爲，本來，他可以憑仗左右雙手，暗伏腕間的兩柄金七首，施展來復子午訣，將兩柄金七首飛投循環……衝出一條血路。現在，單手運用，非但在這個文士前，難得取巧；更且一個不巧，反而引賊上門！

突然，他是一咬牙，在無可辦法中的惡辦法——還有自己的暗器紫金蚨——這是江湖絕傳已久的異形暗器，希望憑此打開一條生路。

果然，陶冶兒的左手金光抖出。

「金出鋒——」有人驚叫，提醒，不料，金出鋒一出即縮，而隨之而來的，是一蓬飄飄盪盪的金片，紫金蚨的出手，與衆不同，一般的暗器有直力、彎力、弧力、迴旋力——唯有這紫金蚨是浮力——你不碰，它會向你身上各部位碰來。一飄一撞，立即變成旋鑽之力，直透入體……當然，沒人會聽打而不回手，好，如果稍有擊碰，飄力立即變爲勁力，而勁力却在你萬不思議之地位、方向打來，又勁又快，又厲又狠……

這就是百年前，威震霹靂的紫金蚨！

大七星掌是可以保全自身，可是，破解費力，並且，當你成功的破解了紫金蚨，對不起，陶冶兒早已遠走高飛了，什麼？讓他就此一走了事？這個面往那裏擱？玉菩薩、霍兒可不是一般的江湖人士，一擊之中，可不想再擊第二次，而今，不擊第二次，不出手追擊，看來，這個爲禍江湖的煞星，又得逍遙法外。

逍遙法外事小，迴旋神訣又該如何？陶冶兒目前的功力至多六成，而今，已是如此之可慨可畏，稽老偷之所以能橫行天下，實在、迴旋神訣有其不可輕視之玄妙在，留在此人之手，太可怕，也太危險了啊！

陶冶兒奪出了重圍，可惜，他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他忘記了外邊還有幾個殺手在。他們不是江湖上一流的好手，他們也不會顧全什麼體面，名號。四名捕祇是有名的捕頭快手而已，他們所求者；如何交差，緝捕得兇手而已！所以，當陶冶兒由大廳奪入後院，又由後院而再搶出大廳之時，龔之寧他首先是抖手五道黑光，向陶冶兒當面打到，陶冶兒那裏想得到，龔之寧的暗器，鷹爪子看來是打面前，其實，鷹爪子同自己的紫金蚨具異曲同工之妙，虛實相生。何況；還有金毛吼的百步子午梭的後援。陶冶兒就算能憑仗自己左手腕的金七首，强打强阻鷹爪子，下部突的一麻，子午梭已打中，他的腰部以下四個重穴——陶冶兒不愧爲陶冶兒，强迸着一口眞氣，回手一蓬紫金蚨——這一次，不比上一次，上一次他是仗着紫金蚨作掩護，而現在，他是希望毀打那幾個四名捕了！

尙幸，簡環環在後，她是功力比較四捕高深，而且，紫金蚨的飄盪中，仗其後發先到，再加四人的翻滾擊打，有的擦傷，有的總算是倖免於難——不過，當他們狼狼狽狽的起身時，陶冶兒是走了個無影無踪。

人，誰也該有個自知之明，越是有高深本領者，越會看得清楚，陶冶兒，不錯是個十惡不赦的淫賊大盜，但是，誰又有他這種駭人聽聞的本領？如果，他眞的精通了迴旋神訣之後，那麼，這一個獨行大盜，又有誰能對付得了。不錯，武林中有不少正宗前人、長老，他們的功力可以勝過他，可是，他却有人所難學的三屍遁訣。捉不到，又滑溜得緊，一般人，是決不會學陶冶兒那般無賴無恥……如果爲其走脫了，他們決不會再找到他。

一般武林高手的規條是：一擊不中，除非他來找你，否則，他們是不會找上這個漏網之魚的！

陶冶兒是條漏網之魚。

玉菩薩是準備走了，是的，她已收集了不少金銀財寶。並且，這些錢財，已足夠他們救濟甘肅的水災，何必再惹起太多的是非……至於陶冶兒，他們祇能向四名捕打個招呼，再說：陶冶兒所盜走的贓物，已有大部份可以歸了趙。至少，對公事已可以有個交待，而四名捕怕後患，怕陶冶兒的報復，那可不是他們可以保全得了，常言道得好：「能保一時，還能保你一輩子？」

× × ×

廣泰居又哄鬧了一個時期，這一次，他們所傳談的是玉菩薩之走……走得那麼的一無留戀。

有的人在估計；她究竟刮了多少銀子？

有的人在懷疑，她是否是個女將——騙人入局的女將。

還有不少人來啊，帶了不少銀子來，希圖一逞的人，他們可落得個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當然，也有幾個老成人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有些人是明白其中的含意。當然也有不少人反對，大部份人認定了，玉菩薩是看此城已無可刮之財，也可能認爲緣份已盡，開碼頭，另覓好地方，再張艷幟。唉，也不知那位有緣有福了，能人財兩得。

事後，依然有不少人在談……談玉菩薩的美艷、大方，還有，他們的不幸——訴說不幸者；大部份去試過手氣而失敗者……他們可能會述說一輩子。

可是，就沒有人想到，他們是遠道而來的武林中人，爲了黃河的水災，他們募化，他們爲民請命，結果，他們得到了奚落，也看盡了白眼。所謂紅絲，她是更受到了紈袴子弟，無賴不良之輩的調戲。她幾乎出手殺人，可讓他的朋友阻住了。人人甘願爲色傾家，決不能爲善輸將。好吧，看清了，人間世態，何不出賣色相，何不叫那些守財奴，爲色而破財！

因此，你說她是個局，何嘗不可。你說他們爲民請命，更是適當！至少，在當地，那些個惡霸、小人。他們一輩子搜刮得來的錢財，那些忘八旦，吃人不吐骨頭，他們喪盡天良，他們傾人家、蕩人產，結果；一個又一個，爲六粒花骨頭，十兩又十兩的丢了！而其實，有多少被損害者；祇要他們是安份守己者，會在有意無意間，得到了贈金，讓他們再立門戶！不過，有人再三叮囑，再三關照，好運祇有一次，再不可上當中計，好好的胼手胝足活下去，看他們——那些惡人的報應！

即使是許二大爺，不是個極明顯的報應？

當然，玉菩薩祇不過是贏了他們的錢，不過，這幾個忘八旦莫明其妙的死了……臨死時口口聲聲說報應。其中難免有不尋常之玄機在。至於許二，如果不是侄子的苦求，看來，他也難以苟延殘喘。

程大個子、瞿雕兒、周狗頭等等，他們死了。遭活報的遭活報，有不少的被害者，他們可又再抬起了頭，人們看見了，許二何嘗不見？心中不得不有了個極大的刺激。現在，許二是信了佛，拜佛唸經，變了個十分十分虔誠的在家居士了。

他一直在等着侄子歸來。雖然，有個新人在執掌許家的一切，可是，許二突然的有了親人之思。希望侄子回來，他已問過那誠大爺，新來執掌許氏家門的一切的管家人。翔兒幾時回來？誠大爺是冷冷的道：「回來時就會回來。」

許二可給誠大爺堵住了口，半晌，他笑了！「誠大爺，你可眞有些佛理！」

誠大爺怔了一大陣，然後，他也笑了。自己的說話，也眞有些和尙的什麼禪悅機鋒。

說實在；誠大爺他自己也不知道翔兒什麼時候回來的。事實上，他也是奉命行事，如此而已。至於翔兒！唉，他就在城外的觀音山中！他得學苦、學藝，現在；他是一個人住在個小洞中，吃着師父帶來的乾糧、飲的是山水。記得有一葫蘆酒，師父說過；不可浪費，不可濫飲。翔兒可

將個師命當作了聖旨，既然不可浪費濫飲，乾脆不飲。自己照師父之命，一日三次，煉功打坐。

差不多這樣個乾燥乏味，且又千篇一律的煉功，他已煉了有五六年了，從他被逼離家起算，他已經有七八年，其中二三年，他是流浪四方，受盡顚沛郎當之苦，是人，誰也該厭煩膩乏了，可是，許翔他是一絲不苟，奉命是謹的在煉！

今天，他竟然在洞外十來里地，那是他的大小便所在，還有，此地有股山泉，所以，每天他是風雨無阻的來一次，他聽到了呻吟之聲，許翔是個受慣苦難煎熬的人，他不能坐視不救。想到自己，如果不是師父之垂憐，他，豈不是早巳爲人淹死在河中……他得救人！他循聲而走，撥草越石，果然，看見了一個年約卅開外，四十不到的漢子，滿面病容，而且，不，許翔到底跟了師父，走過幾年江湖，看得出，此君是受了傷……並且，不輕的傷，因此，他是很小心的走近去！首先，扶起了他，餵了他幾口芳冽適口的山泉，然後，他是細細的察看着，傷勢在那裏？

「看什麼？可有吃的東西？」

啊，此君的脾氣不小……自己是個孩子，總得順着點兒，何況；他又受傷在身。說明情由，將他背了起來！這就是孩子，多走江湖的閱歷了。他是將坐臥過的四週長草，有的壓平，有的拔去一些，走一步，他是留意着四週的情況，有時，更故佈了些下山之痕跡，累得他滿頭大汗的，才算將他揹到了自己的居所。

很小心，也不嫌煩，將自己的乾糧取出，在他以爲，已是無上之佳味，那想到此君是怒聲斥喝：「你老子是吃這些個東西的？還不與我另拿好東西！」

吃好東西？糟糕，也犯了難。翔兒是柔聲緩語的，和這位大爺道歉。這兒，不是店、鎭，這是個小山洞，離城起碼有十來里路。

此君靜默了，有兩滴眼淚滾了下來：突然，他鼻端聞到一股酒香！祇見那孩子臉上透着十二分的歉意，他不禁心情一動：姑不論如何，這酒不壞，飲了幾口，嗯，入口就知龍與鳳，果然是好酒啊！有了些精神，不必他餵了，一手搶過葫蘆，他呼嚕……不多一會，將葫蘆酒飲了個涓滴不剩！好酒！

「還有多少，拿出來！」

「唉，大爺，這葫蘆酒是我師父留下的，怕我不慣山居，怕我爲山風野霧所沾，有些小酒，以作發冷之引藥，我，寧可病，也不敢飲用半滴。爲了您……」

「爲了我？爲了我，讓我喝光了！你心痛？」

「心痛未必，肉痛難免！」聽得出；孩子是强打歡笑！

「你可認識我？」

「素未謀面！」

「那你爲什麼救我？」

「唉，大爺，如果，人不救人，人祇顧自己，不瞞大爺你說，我，早巳屍骨無剩，爲河中魚兒，龜兒的吃了…大爺！我不能見死不救啊！」

滿面眞誠，一臉的正氣，他，沒話說了。

突然，孩子對他說了聲：「對不起，爺，我，不陪你啦！」語聲才畢，他是一個轉身，面對洞口，萬分虔誠的跪拜在地，聽得出，孩子一面叩頭，一面在低聲默禱。然後，盤膝坐地，五心朝天的開始默坐！

他，受傷人是看得出，他在煉功。並且，奇怪的是；這種靜坐法，是參合了佛道兩門的功夫，自己先師在生之時，記得他也說過：「本門的先天功，孕育元神之法，有不少是借鏡於佛、道之門，他，一個孩子，突然，他嘆了一口氣，自己初習先天功時，何嘗不是他的年紀？

大概有一個時辰了，受傷者却巳看出，孩子的根基打得十分結實，想不到，在這樣個小山洞中，竟然有這樣個武林幼苗在。

不過，此人不可留，此人將來，必在自己之上。因爲，他祈敬，他固毅，不像自己，恩師本就說過自己，好高騖遠，將來，勢爲此四字而累。並且，待到自己發覺，就怕爲時巳晚，悔之莫及。現在，果然爲他一言中的，自己就因爲幼功之不固，就因此根基紮得不實，所以不能眞正的得窺師父神功之堂奧。迴旋神功是有其形而無其實，當然，與一般武林能手，爭個你高我低，大可爭先，若然碰上較高之好手，自己明明是看出對方出手紕漏之所在，可就是自己的出手，就差那麼一點點，不能在這石火電光，一瞬之間，得隙即入，取得勝着。

現在，自己是身受重傷，哼，還不是自己內功吃虧之累。如果內功結實，如果自己……想到這兒，不禁自己搖頭。更是鼻端一酸，兩滴眼淚，不由自主的流了下來，自己該死啊……

女人，自己是爲好色而毁了武功之進展……

至於與玉菩薩的擲骰一戰，何嘗不是好色所誘？

至於因擲骰而陷入重圍，這是報應。自己如此精明厲害，善於分析之人，那會不想到這兩天之拖延，這兩天之被阻門外，分明他們在召來的四大名捕，他們根本不當自己是武林中人，他們把自己當了作奸犯科的夜盜鼠竊而已。而自己，竟然會一無顧慮的去上當。

「孽由己作」！唉，恩師何嘗不說過：「流水石腐！」對啊，流水旣可石腐，反過來說；物必自腐而後虫生，好色，而結果，死在女人的手下。

如今，又該怎樣？殺了這個孩子，啊！腰間一陣痲痛！不好，是子午梭在作怪。自己憑仗着一口眞氣，才算脫出重圍。可是，子午梭却變了附骨之蛆，自己實在沒有能力將四枚子午梭打了出來，別以爲是拔出來！暗器不論是箭、鏢、叉、刀，大凡出鋒之暗器，被打進去，必需要「拔」出。放、是功夫，而「拔」出暗器，更是功夫。說實在；投擲中的，被打中者，不一定死，而拔出之時，這一股陰陽勁，拿捏不準，大可能一拔而送命——該怎辦？自己，縱橫江湖數十年，怎麼，竟然讓四枚子午梭送了自己的命？

看着看着，翔兒的面色，越來越莊重端肅，不知爲什麼，這個不可一世的獨行

大盜，竟然有着三分妬忌，七分欽佩，就在此時，孩子醒了。

「啊，大爺，你，爲何面色蒼黃，這……可憐，酒巳沒有了啊……您……」

一片急人之急的面色，不假不僞。他看了，不禁苦笑了笑，心中在說道：「孩子……你巳經在鬼門關前，打了個來回了啊，不是我這一陣痛，你……早巳爲我一掌劈了。」

「我……沒事！」

「那……那就好了，唉，大爺，吃點乾糧，就點山水，那，比乾挨餓，好得多啊……」

「且慢，你……在煉功？」

「是啊，我……」孩子有些難爲情。

「煉了多少時間了？」

「有……有五六年了吧！」

「一直這樣？」

「嗯，一直這樣，一日三次……」

「就這樣練了五六年？」

「這……」孩子的臉，紅成了一片大紅布！

「爲什麼？」

「我，笨！再說；師父說我天賦不夠！」苦笑了笑，「我是相信師父的教諭。事實上，我，笨也是眞笨，天賦麼，想想自己，先父母全是城鎭的財主，過的日子也太舒適，也造了太多的孽……當然，我，決不是怪責我父母，恩師也說過，他們也是不自知的過他們認爲該過的日子，可我，就不成啦，嫩皮柔骨的，唉，沒有恩師，我……不了，不說了，說着這些，眞可能讓你睡過去……」

你以爲對方會睡過去？不，對方却流了淚。也眞奇怪，多年來，根本不知傷心爲何事，眼淚爲何物的獨行大盜，今天，就像個婆婆媽媽，莫明其妙的哭了幾次。嗯，眞可能：人之將死，迴光返照。

「我，身受重傷……」

「我知道，並且，我担心有人會追上來。」

「你不怕我是個壞人？」

「恩師說過！那怕是十惡窮兇之輩，他能走出一步刼運，上天就不允許他就死……至少，該給他個懺悔機會！」

「你師父是誰？」他實在不相信，世上還有這樣一個好人，這樣一個寬宏大量人……

可惜，孩子臉還沒答上話呢，風聲中却巳傳來了的說話：「我聽見了……」

「我也聽見了！」

這個陶冶兒，爲孩子臉許翔救上山洞人，他不禁苦笑了笑道：「他們依然追上了我。」

「不，他們不會發現你的。」

「呃！你說什麼？不會發現我？」

孩子在搬弄幾塊石頭，這幾塊石頭看來根本不可能會動的，也就是說，這幾塊石頭，如果不是許翔的移動，根本當它是山洞石壁，誰也不相信，這石壁是可以移動的！

孩子祇不過搬弄了三四塊大石，哦，一個石洞出現了。孩子是根本不容陶冶兒有說話的餘地，將陶冶兒藏入了那山洞中，然後，陶冶兒祇覺得眼前漸漸發了黑，分明，石塊巳改變原樣，他屏息靜聽，不錯，倒也可以聽得外洞的聲音、動態。

「可有個大盜來過？」

「不，靜之兄，該問這孩子，在這兒幹什麼？」

果然是四大名捕追到了。實在，名捕是不愧爲名捕，對於踊跡覓踪，實在有他們的一套。何況：陶冶兒到底是負了傷，還有，中了他們四人中的子午梭……一般江湖道上人，把衙門快手視作爲鷹犬，而這批爲官府作走狗的人，也着實的有獵狗的本領，鼻子特別靈敏，所以，憑子午梭的氣味，就足夠讓他們找到踪跡。至於許翔的故佈疑陣，祇不過多耗費了他們些時間，並且，幾乎累了他一條小命……

試問；陶冶兒是在此就擱過一段時間，之所以不能爲四人搜出來，第一；這個山洞本爲江湖一怪的別府，而洞中有洞，那更是此人之傑作。氣息可以爲人辨出味道，祇是如此厚大的山石，憑你有天犬的鼻頭，也該爲山石隔斷。可是，就這個道理，小許翔變成了他們的唯一逼供之對象了！

「小兄弟，好好的說，導師是誰？」

那可是陶冶兒急需知道的……不想，許翔巳犯了性，因爲，他巳再三的說着道理——那怕是十惡不赦，那怕是窮兇極惡！人，巳走脫了—他祇是說；人巳走了，就得給他一個懺悔之機。天，尚且不絕人路，人，何成逆天行事？可憐啊，許翔，你是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啊，這種說話，該由個前輩名人來說，那才對得上，而你這個說法，巳讓四人惱了火，不過，不知他的身份來歷，更怕是個是眞正有來歷的前輩，不，問個明白，再行出手不遲……

所以，他們問其師承來歷了。總以爲，孩子會扳出個轟轟烈烈的大人物來，不料，孩子是言辭越來越不順，簡直是口吃的說道：「與恩師何干？我……我……以爲，這件事……與恩師……一無干係！」

大概講不出個所以然來！好，出手吧！龔之寧是用刑的老手。一等一的犯人，落在他的手中，哼哼，可就有得他受的。他精熟於人骨骼軟檔，他要你痠，你不會痲，他要他痛十分，你永不會痛九分半或十一分。三眼，表示了他看人極準，神鷹是他的鷹爪鎖骨法，簡直神乎其技。所以，由他來用刑。

試問；這樣個好手，許翔這個孩子又該如何？

不料，第一把鎖骨鑽穴手，一運勁，不對，孩子的身上，竟然有股反彈外爍之力，將龔之寧之勁力彈了開去。其實，這是習武人的自然反應而已。然而龔之寧這個快手，却以爲孩子在開他玩笑呢！他是出了名的陰狠毒辣，面上聲色不動，而手底下用上了狠勁……

早巳說過，許翔這孩子巳犯了性，二年來的顚沛流離，他看過多少惡人的面色，尤其是那些公門中人的面目，他看得更清楚。也因此，孩子的同情心，自然而然的放在陶冶兒的身上。你旣用上了狠勁，孩子也用上了慓勁，你，大不了把我手臂折了。

不，神鷹不愧爲神鷹，他是咯喇喇的，折斷了孩子左手的三隻手指——十指連心，這個刑，的確厲害。孩子是想不到這

樣個老人，竟然會對個孩子下如此酷刑。

孩子已被一陣痛，昏死了過去。好個神鷹，就在這順勢一擲之際，連用陰手，將個翔兒更用陰勁，陰斷了他左右兩面的三根脅骨。

「龔老大，這又何必？」

「郎大哥，你看不慣？」

「不，小弟是不明所以。」

「哈哈哈——我這是坐山敲虎，萬一眞的走了，那麼，將這孩子頂個包！別以爲他是個孩子，他可是有點功夫，說他是個同黨，也錯不了！」

好辣的公門中人，他們是栽贓貽禍！也可以說；龔之寧早已有了整個計劃。酷刑，是逼陶冶兒出來，逼不出陶冶兒，就將這個小孩子頂了包！而今，人也有了，贓也有了，大功告成。

一陣鬨笑中，傳來了冷冷的語聲：「笑夠了？」

四大名捕個個是心靈機巧之輩，當然，他們不會不想到，眞的有個前輩高人在……不過，他們有人質在手，至少，許翔所中的是龔家獨門秘傳的鑽穴折骨、陰手損心之功，不由自己出手解救，哼哼，孩子算是完了。

「一直聽說中州龔家，擅長西域秘傳換心金爪！並且，也着實有不少江湖朋友，爲其所毀。本來，有人勸說同道，給他一個扳應，也是我老太婆的不好，說他身入公門，隱身於賤役，而損毀的，是些江洋大盜，罪有應得……不料，事情大謬不然。你，果然是挾技傲人，更且量小狠毒，屈殺無辜，龔之寧，你看該如何辦？」

四人聞聲，早已看出一個叫化婆婆。生得苦眉愁臉，一身洗得發白的破青衫，左肩頭却有九個布袋，另外，一只三角形的黃蔴布片，斜搭在頭一隻布袋上……這是丐帮中的四大長老……比現在帮主更具權威的長老標記！

「苦海龍姥——」四人是異口同聲叫了出來。

「我問你，該如何辦？」

婆婆的眼神如冷電般盯住了四人。一面是根本不將四人放在眼中的，走了過去，將個孩子抱了起來。越看，她的面色越是難看，眼神更冷——龔之寧是看出不對，他祇能打起了笑臉：「龍姥……咱們是上命遣差，咱們是……」

「胡說！」

這二個字宛如半空中打了個霹靂。須知；龍姥一生爲人，從不輕易發怒。而今，她爲了自己的徒弟動了眞怒。唉，誰也不會知道的啊……老太太這幾年來，說是由他獨個兒練功，其實，她是時時的在看顧着他。看他的謹愼，看他始終如一，看他的奉命唯謹。老太太是由心中喜歡這孩子、救陶冶兒，老太太本來不太贊成，可是，他說出她自己平時對他的訓辭時，她不禁大爲感動。孩子是寸步不敢有違自己的說話。那怕是平時閒談，他全深印入心、她眞想現身，摩摩這孩子的頭……四個人來了，現在，該證明是惡人了，孩子的俠義本性，一露無遺，他不想貽害師父，他甘願自己受苦，不，而今，他受的是非刑，你想，老太太能放了手……

龍姥是一邊說話，一邊已用她本身功力，流竄孩子的全身。老太太與孩子的功悉，本是一脈相傳，因此，很快的將他眞氣連貫，翔兒醒了。他一看見自己在師父懷抱，又看見了那幾個惡人尚未走，他急叫：「師父，走，他們……」說到這兒，他突的看到了龍姥的面色……又看見了四個惡人的面色，他明白了，可是孩子不會記仇！孩子竟然可憐起那四個惡人了。

「師父……弟子沒事吧！」

「幾乎死了。」

「不過，現在，得師父您老人家的大力，死不了吧！」

「唉！」龍姥嘆氣了。自己知道弟子的心靈善念，連許二如此的壞人，他也會跪求饒恕！這，可令人担心啊，不過，龍姥是面色一變道：「不准多口！」對，祇有這一着；許翔立即不敢開口了！

龔之寧是連打眼色，當龍姥在與孩子療傷，對話之際，他們已定下了打脫梢之計。雖然，此老蜚聲江湖數十年，但是，江湖上欺世盜名者大不乏人，即使是威震天下的邊塞十七異人，又稱江湖三星一龍的霍先等等，他們又何嘗不讓陶冶兒由手下脫了身。反而是自己……郎興打了他一把子午梭……而龍姥，亦該如此。

他們的眼神微動，龔之寧之鷹爪五道黑芒打出，郎興的迴身一抖，十三枚子午梭滿洞飛舞，馬世祺之開碑掌力揮出，加上了沒面目丘靜之鐵牌勁力……四個人是拚了命，一套又一套，龔之寧打出了鷹爪子，更不怠慢，雙手一揚，西域奇門功夫，神打金鷹手，向龍姥招呼。而郎興的鐵鍊索是盤打十八……一個小山洞，那可容納這許多江湖人物之兵刃、暗器和掌力？

四捕頭是自招苦吃了。眞個是應了「福禍無門，唯人自招。」其實，你們不出手，認幾句低，道幾聲錯，那麼，老太太不一定要你們有什麼歪歪斜斜。你們一動手，這就對不起，龍姥是丐帮中繼白雲師太之後的唯一奇才。功力之深，已到了圓轉自如之境地，她的玄姥功，非但是摘葉飛花可以傷人，簡直到了舉手投足均是絕招之地步。別說你們區區四個公門中人，就是一等一的高手，能對得了三個招面的，已是寥寥可數。你看，祇見她是一聲冷笑，十指連揮，眞是撞見了鬼，黑光四射，紅影紛飛，不知是巧，或者是有意，撞出的黑虹、紅光、全是照顧了原發者。而再一點、秒之間，可憐，四個名捕個個在滿地翻滾……

其中，龔之寧傷得最重。不知什麼一來，十指全斷，他自己十分明白，其中五指是自己的鷹爪子暗器撞斷，還有五指，實是爲龍姥之指彈間，彈斷的。

這是駭人聽聞的功夫，用掌擊、指點、傷人於無形，這可信，而功力能說斷什麼，就斷什麼，也可說得通。而必需斷指，這非但功力駭人，這眼力更是令人咋舌。這位龍姥，她根本不是人。

龍姥冷然的說道：「不是我徒兒心軟，你們一個也休想出得這個小龍女洞。如今，留得你們一條命，以後，就該想個明白，做人，該積善培德，而不是恃勢凌人，恃力壓衆的——即刻與我滾——」

四人因爲太善於踊跡覓踪，結果，得到了相反的報應。在你拖我扶之情形下，

走了。四下是靜了，祇是許翔在流淚，突然，他去搬石頭，他看到陶冶兒滿口是血……氣息奄奄——不過，當他看到了翔兒，他笑了：「你，沒事！」

「大爺別開口……你……師父……」

「蠢孩子，你不會自己救他——用我敎你的功夫，代他推拿，代他按摩。」

許翔毫不遲疑，因爲，他一直來對師命是奉命唯謹的啊……所以，他默坐片刻，五六年的苦功不是白練，他可以說是一提就來，他不懂什麼推拿、按摩，他祇覺得自然默坐之後，氣與力就會十分純，也十分有力，他記得自己默坐時的一股氣，在全身穴道遊走……自靈門，走入氣海，還歸丹田……他依樣的在陶冶兒的週身推，按……孩子誠心誠意的，一邊推，一邊關心的問：「覺得如何？覺得如何？」

「我，不會好得了啦！」說話時，陶冶兒的精力顯得挺平和：「孩子，不，你該是我師父……你聽我說，這是我最後的遺言，我不會騙你……我一直善於騙人，其實，我是自己騙了自己。先師說得好：別到最後時刻後悔，祇怕到時後悔已晚……你，我到現在還不知你姓什名誰？」

「我叫許翔，人人叫我翔兒！」

「好，翔兒，記得，別心地太好，也不可怕殺人，譬如我，我就是個十惡不赦的人，如果不是最後……我良心一現，我——該害多少人，殺多少人？而且，殺得可能全是好人……佛家重因果，我不明白，前世，有那多的人欠我一命？不，殺壞人就是救好人，殺一個如我這樣的壞人，其實，可以免多少好人之被殺——許翔兒，你是個好人，一個太好的好人是，於己有害，於人無補……」

「師父——救……命……」

「他不是說過，他活不了啦！」

「眞，我從來萬事無動於衷，但是，我聽到了你的被扣，被那王八旦龔之寧所陰——我恨，我……反筋轉脈……我不得不……帶了這幾枚子午梭去見閻王……

「翔兒，我……求你一事……」

「什麼事，我死也得替你辦到——」

「師父！我代你收個弟子——許翔兒，神行獨孤門，你是第五代掌門人！」

「啊！你……」

「這是我門中的迴旋神訣，這是師門重寶金出鋒！至於紫金蚨，在迴旋訣中有煉功訣，有煉物造形圖譜——師弟，別學我！學師父——師父的傳言……你，可在書上附頁看……」

「不，大爺……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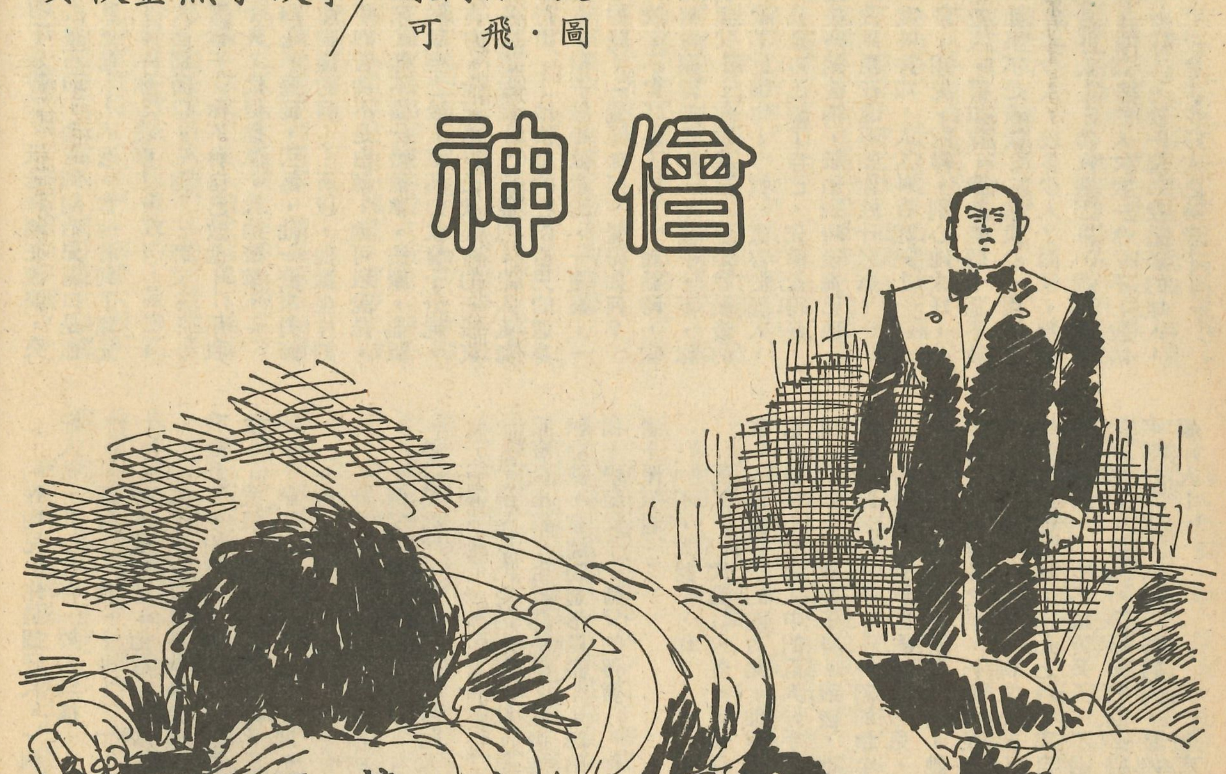
死了，一代獨行大盜，縱橫江湖十三省，人稱鬼影子的陶冶兒，他歷盡風浪，也在邊域十七異人中的五大好手，四大名捕之圍剿下，他脫了身。最後，他死在一個寂寂無名的孩子——許翔的懷中。

苦海龍姥是早已看出陶冶兒，勁血反脈，她明白陶冶兒之所以如此，她想救，因爲，此人垂死之前，一點天良未泯，可惜，誠如他自己所言，悔之晚矣！不過，她更佩服他的是；臨死之時，與自己搶了個弟子去——她不禁苦笑了。不過，她該對翔兒說；這個所謂師兄的話必需記住，牢牢的記住！「殺一個惡人，勝如救千萬個好人！」

（全文完）

女俠金燕子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神僧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化工廠內一個琉酸池的頂上，名作家西村浩站在琉酸池的開口處想自殺，只見一名交際花秋子急奔向上，攔着西村浩苦諫，勸他不要自殺，出乎意外的秋子縱身入池中，而金燕子已飛身搶救西村浩把他拋下，西村才得救……選美會中，西村浩是評選委員之一，評選結果，司馬玲榮登后座，四個評選委員所乘坐的旅行車半途出事，使車中的人喪生，只有濱田逃出大難，濱田手拿一個手提箱回家，正自得意忘形時，又遭暗擊而突然死亡，接着手提箱被一個漢子搶走，而這漢子最後又中毒死去，連串的暗殺使得金燕子和岩田等人感到震驚……

追根究底　偵查兇案

金燕子返回秋子的住宅，說：「有沒有甚麼發現？」

「沒有。表妹，唐潔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金燕子大致說了一切。再和岩田聯絡，加派人手監視西村和秋子的住宅，以及「神僧」的「寂廬」。二人返回秘密的住處。

「表哥，如今又扯上了『神僧』，案情逾來逾複雜了。」金燕子說道：「但我相信，這些新的發展，仍和才藝小姐有關連。」

岳敏說：「自濱田回家被殺，提箱被搶，送到陰先生處，然後被毒氣毒死，一直到陰家森携箱去找春田盛也未倖免，繼而錄音說出要春田盛明夜把提箱送給『神僧』等事，表妹以爲每個節環都是幕後人計劃好的嗎？」

「恐怕未必，但最低限度陰家森和春田二人這兩個節環是預見計劃好的。」

岳敏說：「如果搶去濱田提箱的人，不是春田和陰家盛一伙的人，他爲甚麼不據爲己有而給陰家森呢？」

金燕子說：「那是因爲在濱田開提箱的活鎖時，裏面傳出錄音聲音：『在今夜凌晨三點以前，把此箱交與陰先生，你會得到相當驚人的報酬。』這句話引起那人的貪念，也可能不敢冒然開那個提箱。」

岳敏說：「如此推斷，幕後人要一一除去他曾經利用過的人了？」

「是的，根據陰家森和春田的交談，可知他們二人一直忠于幕後陰謀者，而濱田、井上、石原和川口，最初答應合作，却又臨時變卦。」金燕子說：「由此推斷，這些都和選美有關係，甚至西村當初也是陰謀者的同路人，他受命伴作自殺，陰謀者派小孩把照片送到現場上，警方自然會把秋子送去勸阻西村，以便造成秋子苦諫無效的殉情，由此證明，秋子是這些委員中唯一堅拒舞弊合作的人。」

「這就有點不對了！」岳敏說：「幕後人除去濱田、井上、石原及川口等人，

是因爲他們答應合作而臨時變卦，尚能說得過去，那麼他殺死忠貞的陰家森又如何解釋？」

「你要知道，這次才藝小姐競選，陰謀者所支持的絕非司馬玲，既然已經失敗了！爲了湮滅人證，不論忠貞與否，都要全部除去。」金燕子說：「更可怕的是，也許墨家和這犯罪案件也有點關係。」她說了在墨家聽到墨氏夫婦的事。

「對，墨夫人堅持保留墨家傳統，但墨先生似乎要來一次墨家歷代奇醜的革命。」岳敏說：「因此，墨先生就收買黑社會中人，賄賂評判委員，使外型最美而才藝略差的司馬玲當選。因爲事前他們宣佈過，要選才藝小姐第一名爲兒媳。」

金燕子說：「如果墨宇眞的如此，那就太不聰明了。一般來說，像墨家的身份，對黑社會避之尚且不及，怎能主動同流合污呢？再說，如果墨宇眞要改變墨家的傳統，找個更好的媳婦輕而易舉，何必大費周章呢？」

岳敏說：「那是因爲墨家傳統的衞道者，她堅不同意，墨宇只好利用賄賂方式，達到既成事實的局面。」

金燕子說：「也許可能。再精明的人，也總會做出有破綻的事情。那麼『神僧』和那個似眞還假的男嬰呢？」

「這……」岳敏搔搔頭皮，說：「表妹，妳的看法呢？」

金燕子踱着說：「毫無疑問，『神僧』是個謎樣人物，是正是邪，目前還不便武斷，那男嬰絕不是世俗的嬰兒。但我又不信那是鬼魅，我以爲，提箱中出聲，叫春田明夜把提箱送給『神僧』，可能是眞的，但也可能是發現了我，誘我入陷。但唐潔適逢其會，代我應了這一刼。任何人在看到那男嬰時，都會興起捉住他的意念，以便證明他是眞嬰或者幻覺。」

這時岩田趕到，金燕子叫他命令部下到陰先生家中去收那陌生漢子的屍體，並予以封鎖監視。

岩田說：「金小姐，你跟那陌生漢子大半夜，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那陌生漢子是怎麼死的？」

「被毒死的。」金燕子說：「請馬上派人調查才藝小姐前四名的家世，並請保護濱田夫人的安全。另外，如果貴屬下遇上了我的助手唐潔，請馬上通知我，而且要小心提防他。但不能傷害他。」

岩田驚愕地說：「怎麼？唐先生陷入匪徒手中了？」

「是的，這件案子發展到現在，看來十分複雜，但仔細分析，仍有其一貫性。」金燕子說：「督察有何新的綫索？」

「有一點，但不知是否重要？」岩田說：「墨家少爺墨奇，和才藝小姐第一名司馬玲有來往，但二人約會時十分小心。關于第四名小姐的父親島津，二次大戰結束時，是個黑社會中的打手，以後有了錢，作美軍生意又賺了大錢，也是頗有名氣的商人。」

金燕子說道：「島津是作那一行生意的？」

岩田說道：「也是化工廠。但是和墨家的化工廠比起來，那顯然是小巫見大巫了。」

金燕子說：「這就是了。請着重于第四名小姐的調查。岩田先生，再談談『神僧』吧！」

「噢！那是一位奇人！」岩田雙手合什，態度十分虔誠，說：「大多數人都以爲他是半仙之體了！」

岳敏說道：「督察，你不以爲身爲督察，對於『神僧』這個人的看法過於誇大了嗎？」

「岳先生，這您就不懂，美國太空登陸月球，以及太空漫步，舉世震驚，而美國每登月球一次，要化兩百多億美元，但『神僧』早在阿姆斯壯尚未登上月球之前就說出了月球上的狀態。」

「難道他會佛家的『天眼通』？」

岩田微微一笑，說：「岳先生，凡是人類無法解釋的事，都不願信其有。甚至於嗤之以鼻。你知道『神僧』爲甚麼會使中外人仕一致信任與敬佩的原因嗎？」

岳敏說：「他一定炫露過高深莫測的佛法吧。」

「兩個月以前，『神僧』在首里鎭三位外籍記者陪同之下，打電話給一位在那市的琉籍名記者，然後他進入屋中，把門閉上。約半分鐘之後，這三名記者接到那市來的電話，那是『神僧』自那市打回來的。」

「半分鐘內他由首里鎭返回四公里外的那市？」岳敏說：「在那市打電話的人一定不是『神僧』，而是口音和他相似的另一個人。」

「是的，最初那三位外籍記者也這樣想，但是，『神僧』在那市打電話，身邊除了一名琉籍記者之外，還有一名日籍記者，和一位菲籍記者。他們說在接到『神僧』自首里鎭打來電話之後，約十五秒到二十秒鐘之間，就發現『神僧』大搖大擺進入記者俱樂部中。」

岳敏說：「或者有一個是和『神僧』十分相似的人，作他的替身，就是他會飛，半分鐘也不能飛行四公里。」

「岳老弟，據佛學界專家的共同研究結果，『神僧』在禪定方面已有極高成就，他昔年鑽研過瑜珈術、日本的忍術，但下工夫最深的還是釋道方面的學理。」岩田說：「最初不信的人太多，曾不斷地攷驗他，他可以在面壁半月，水米不進之下，繞行那市一週，然後再飲下日本『月桂冠』清酒十五公升，更絕的是，十五分升清酒下肚之後，一小時內既不小便也不出汗，當然也沒有醉態。」

岳敏說：「我還是不信。」

金燕子說：「岩田，濱田和那陌生漢子的遺體先行冷藏，請即調查幾位才藝小姐的背景和交際情形。能找到『神僧』和唐潔，也請馬上通知我。」

「是的，金小姐。」

岩田走後，天色已近拂曉，金燕子派岳敏到「寂廬」去看看，她自己則來到春田的大宅中。春田還在睡覺，金燕子却找不到陰家森的屍體，以及那個提箱。

金燕子必須找到那提箱，找到箱子，春田就不能狡賴殺死陰家森的事。但終未找到，反而把春田驚醒。

「誰？」春田自枕下一摸，金燕子本以爲這是手鎗，竟是一柄帶鞘匕首，指着

金燕子冷笑，說道：「金委員，眞想不到，一位姿容絕世的大美人，居然會一個飛賊。」

金燕子哂然說：「春田先生，到底誰是賊？不久便知——」

春田手中的七首刀鞘竟自動裂開，而非退掉，藍森森的刀身「錚」地一聲彈射出來。速度之快，勁道之猛，只見寒光一閃就到。

金燕子偏身疾閃，冷芒貼肩掠過，剁在門框上。

「春田……」金燕子面色一沉，春田再次伸向枕下的手又收了回來，說：「金小姐，果然名不虛傳，妳要甚麼？只要本人辦得到，妳自管吩咐！」

金燕子拔下門框上的七首，說：「春田先生既然如此大方，我就不再客氣了。我要那提箱和陰家森的屍體。當然，還有我的助手唐潔。」

「金小姐，妳……妳說甚麼？」

「我說的你都懂，不過是在表演你的演技。」金燕子說：「你們的清除異己的方式很絕，但也有破綻。花樣可以偶爾玩玩，可一而不可再。」

「金小姐，甚麼提箱？妳別開玩笑好不好？至于陰家森委員，我雖認識，却沒有交情，他怎會在我這兒？」

「我要他的屍體。」金燕子說了昨夜所見的事，但春田忽然大笑起來。

「春田，很可笑嗎？」

「是的，這實在太可笑了！」春田說道：「金小姐，我相信妳一定有作噩夢的習慣。」

「春田，不用狡賴，我們會找到陰家森的屍體。」

春田連連搖頭說：「我相信小姐一定十分關切妳的助手，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金小姐，先不談提箱問題，就以陰委員這件事就證明妳在作夢。」

「我想聽聽你的見解。」

「好，」春田打了個電話，不到十分鐘，來了一個記者，金燕子知道，春田是個不易對付的人物。還不知道他的葫蘆裏裝的甚麼藥？

「劉大記者來得好！我來介紹，這位就是譽滿半個地球的金燕子小姐……」

姓劉的記者上前握手，說：「我叫劉大昌，在選美會上見到小姐一次，能在這裏見到妳眞是畢生榮幸！」

「劉先生太客氣了！」

劉大昌說：「春田先生，有甚麼重要新聞要發表吧？」

「是這樣的，金小姐作了個噩夢，說是陰家森被我害死，而且他還帶來一個提箱，」春田苦笑說：「另外，金小姐還說她的助手唐先生失踪，也在我這兒。劉大記者，你說可不可笑？」

劉大昌是那市的名記者，這種無冕王的眼皮子最雜，對春田的爲人也相當清楚，却不便發表意見，他說：「我是來採訪的，還是先聽聽金小姐的意見吧！」

金燕子說了昨夜的一切，包括濱田先生與另外三委員同車返首里中途遇害，而濱田倖免，以及濱田帶回提箱被殺，陌生漢子携箱去找陰家森，而被毒斃，繼而陰家森又把箱子送交春田而致死的事說了一遍。

「太好了！」劉大昌急忙取了筆記簿，說：「金小姐，人所共知，妳是一位最精明能幹，公正而廉潔的女俠，妳的所見，可靠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那以後呢？」

金燕子說道：「在陰家森未死之前，春田曾說明夜，即今夜要把提箱送交『神僧』……」

「甚麼？」劉大昌十分激動，一個名記者，發現了這種新奇而聳人聽聞的大新聞，那和探測礦藏者發現了礦苗一樣的興奮。他說：「這件事和『神僧』也扯上了關係？」

「是的，劉先生。而且我的助手——」

春田大笑着連連揮手，說道：「劉大記者，這是二十世紀的天方夜譚，今天我才知道，笑，固然是可以對身體大有裨益，然而，如果大笑過度，對身體也許會有害的。」

「春田先生，」劉大昌說：「可否讓金小姐說完了她所要說的話？」

春田說：「我絕對無意阻止她所要說的話，而是這件事根本就是荒天下之大唐，痴人說夢！」

劉大昌肅然說：「春田先生，我相信金小姐的精神狀態是十分正常的，而基于『至人無夢』的說法，金小姐也不會做這種噩夢，即使作了，也不會把噩夢當作眞事。」

春田仍在大笑，說：「劉大記者，如此說來，你是相信金小姐的話了？」

劉大昌說：「信與不信，還言之過早，最低限度有一聽的價值吧？」

「如果這種荒謬的話，你還有興趣聽下去，要不是對金小姐太迷信，那你的精神狀態……」

劉大昌愕然說道：「旣然如此，春田先生又未提出有力的反駁，你叫我來幹甚麼？僅是要我來和你分享這個荒謬的笑話嗎？」

「當然不是。」春田面色一整，以輕蔑之色看了金燕子一眼，說：「因爲這明明是個荒謬的夢，而金小姐却喋喋不休地咬實看到這些怪事。我不能不請你來作個見證。」

劉大昌說：「春田先生，陰家森有沒有死，目前我還不知道，但基于濱田未死于車禍，而是被殺死于他的家中，而且他的妻子親眼看到他被殺，也見過一個被搶走的提箱，同時，在陰家森大宅附近警方也找到了那陌生漢子的屍體，由這些跡象看來，金小姐說的絕非夢境。」

劉大昌又大笑起來，說：「現在二位都是內行，內行人都知道，辦任何罪案，最重要的是先找犯罪動機，試問我要是害死陰家森，動機何在？沒有動機而殺人，那除非是瘋子。」

「喏！」金燕子遞來七首，說道：「劉先生，這是春田先生剛才償我的見面禮。要不是我閃得快，我可能被丟在馬路上或者大海中，讓警方來猜測我的死亡原因呢！」

她自春田枕下取出七首鞘，把七首裝好，一按第一道機簧，刀鞘像香蕉皮似地自動剝開，再按第二道機簧，嘯聲乍起，

「奪」地一聲，刀子釘在沙發護手上，她笑笑說：「據說春田先生是位大實業家，想不到還會玩刀子。」

春田說：「由于金小姐偷偷潛入本宅搜查，我以爲是刦匪，自衞是一種本能。沒有人會說我不該自衞的。況且……」春田大笑走近電話旁，說：「爲了徹底粉碎金小姐的白日夢，也好讓劉先生爲我闢謠洗嫌，我要拿出有力的反駁……」

他撥了電話號碼，咀角上噙着篤定的哂意，說：「是陰兄吧？我是春田，請你來一下……」

劉大昌和金燕子相顧愕然。

劉大昌對金燕子的說法已稍有動搖，但金燕子仍不信自己所看到的是幻覺。

「有事？」春田說：「陰兄，你就是有天大的事，也要屈駕到舍下來一趟，因爲這固然關係我的名譽，對你也是一件嚴重的打擊……是的，因爲有人說，你死在我的家中，而且繪影繪聲，言之鑿鑿，你要是不來，劉大昌劉大記者，可能馬上會把這件荒謬的事發稿上報……好，我等你，愈快愈好，就會見……」

春田洒脫地放下電話，負手踱着說：「畢竟是人，而不能視他爲神聖，金小姐譽滿半球，近年來破過無數奇案，的確令人敬佩。但是，金小姐仍然是人，是人，就難免犯些小錯誤。」

金燕子攤攤手。她隱隱猜到，春田狡猾如狐，自己中了他的圈套。而剛才接電話的人。很可能正是陰家森。這種機會，他們自會藉題發揮，大肆宣傳，使她的辦案信心瓦解，甚至于粉碎了當局對她辦理此案的信心。

七八分鐘之後，眼見大門開處，一輛汽車駛了進來，三人站在落地窗前，眼見陰家森衣履鮮明，下車穿過花木掩映的庭院。

劉大昌向金燕子苦笑，金燕子又得到一次痛苦的經驗。但她從不氣餒，相反地，春田的刁滑陰險，正提示了金燕子繼續追踪此案的重點與決心。

任何事都有利與弊的兩面，而任何聰明的人，都無法兼顧利與弊的均衡發展，而能不偏不倚。

「陰兄，謝謝你百忙抽暇——」春田上前握住了陰家森的手。精瘦乾癟、目光烱烱的陰先生向大廳內打量一下，說：「春田兄，到底是怎麼回事？」

「關于這件事，劉先生很清楚。」

「噢！劉大記者也在這裏，幸會，幸會！」陰家森和劉大昌握手之後，又驚奇地說：「這位美麗的小姐，不就是本次才藝小姐競選的特別來賓兼評判委員的金燕子小姐嗎？」

「是的，陰先生，」金燕子知道，姑不論他們背後還有主謀人，僅是這兩個陰險的傢伙，狼狽爲奸，就夠調理的了。

春田故意要劉大昌述說一切，陰家森和春田相視大笑。金燕子習慣了這種揶揄，不久和劉大昌同時離去。

在途中，劉大昌說：「金小姐，我本以爲這是一件頭條新聞，但是……」

「很可惜是不是？」

「太可惜了！如果要我一個字不寫，把這件事完全丟開……」

「劉先生，你是記者，追踪新聞是你的職責，即使我所親眼見到的事，已證明不確，那並非證明陰家森和春田沒有犯罪嫌疑，只是他們預有安排，誘我上當，以便打擊我的信譽，也可以說是向我下手前的序幕。那個陌生漢子携箱去找陰家森，我看到他中毒而死，由于我繼續跟踪陰家森，那陌生漢子的屍體被移到馬路上，使人相信他是心臟病猝亡。因爲那毒氣在十餘分鐘之後，在體內已揮發淨盡，即使解剖也找不到任何痕跡。所以，你盡管報導，但我仍要向你保證，我的看法沒有錯，陰家森和春田絕對有嫌疑，而且他背後還有個主謀人。」

「金小姐，可否告訴我，他們犯罪的動機？」

金燕子說：「如果劉先生能保證不洩漏太多的秘密，以免妨碍破案，我可以透露一點。」

「我以人格担保！」

「那麼讓我告訴你，這案子和才藝小姐競選有絕對的關連。」

「這……」劉大昌驚奇地說：「莫非和墨家選媳也扯上了關係。」

金燕子笑笑說：「果然名不虛傳，但是，關於這一點，也僅是臆測，目前千萬不可報導。」

「當然，這是要負文責的。」劉大昌說：「還有『神僧』，也和本案有關，這是……」

「請隨時與我連絡，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會供給你一條聳人聽聞的獨家新聞。」金燕子正色說：「但你要答應我一件事，在某些臆測未證實之前，你不能見報。」

「一定，金小姐，本人所以有點小名氣，主要是不忘新聞從業人員的良知和道德，任何可報導的絕不放過，却絕不無中生有，嘩衆取寵。」

× × ×

由於第四名才藝小姐島津芳菲，在落選後曾當場指責評判委員不公，其餘落選小姐也有煩言，選美會方面爲了使這次選美盡善盡美，經決定，邀請所有的小姐，參加一次舞會，事實上等於協調會。

第一名才藝小姐司馬玲，是由墨家公子駕車送到國際大飯店門外的，但立即開走，他的行動雖秘密謹慎，仍被看大門的侍者看到。

在舞會開始前，選美會主委演講，强調評判委員的公正，希望小姐們不要太患得患失，下次再來一較短長。

舞會進行到一半時，司馬玲就先走了，因爲在這場合之下，花魁總是其他小姐們妒嫉的對象，况且，其餘小姐總是醜的居多。

本來一個人的醜與美，應該怪她們的父母或造物者，但很少有人想到這一點，好像造物者是受了美好者的賄賂似的。

在舞會快結束前，墨家公子突然出現，那是面具舞，而他邀舞的對象竟是第四名島津芳菲。

島津也不美，但外型却不是最醜的，眼尖的記者，立即發現，鎂光燈連閃，拍了不少珍貴鏡頭。

金燕子自然也是面具舞中的一個了，

她最初以爲有錢的大少爺，總是這種調調兒，換換口味，以示他釣魚的過人技巧，但是，仔細想想，又覺得墨奇這樣做，也許並不如表面上這樣單純。

金燕子在舞池中儘量接近島津和墨奇，聽到他們部份交談，不外乎卿卿我我那一套。

墨奇在舞會結束前離去，金燕子去跟踪墨奇，這時突然來了兩個傳奇式的人物，一個是「神僧」，另一個可能是他的徒弟，身軀高大，孔武有力，二人都穿着黑色細紗袈裟，禿頭。但「神僧」的面色十分憔悴。

記者們紛紛上前訪問，甲說：「請問，您是公認道行深厚的人，到這種舞會場面上來，是否不大合適？」

「神僧」說：「出家人四大皆空，到任何場合，都無碍向佛之心。」

「神僧」的徒弟說：「家師今天到此，是因此處人多，且有記者在內，想趁此機會對各位作幾項預言。」

「太好了，就請發表吧！」記者甲、乙、丙都把袖珍錄音機弄好，準備錄音。

「神僧」打量圍觀的人，目光落在第四名才藝小姐的父親島津英的臉上，喟然說：「請問貴姓？」

島津還沒回答，一位記者說：「這是本市工商界名人島津先生。」

「神僧」點了點頭，說道：「請問貴庚……？」

島津說：「五十七歲。」

「神僧」「又嘆了一口氣，說：「根據先生的面部看來，先生有一次大難，即在眼前……」

島津面色微變，說：「何以見得？」

「神僧」說：「五十五歲走『法令』，所謂『法令』，即嘴的兩邊條紋，此紋固不可太深，深則刻毒，亦不能太淺，先生的『法令』綫根本看不到，而且印堂晦暗……」

島津內心驚懼，因「神僧」過去的預言，無一不靈，他簡直就等於造物者的發言人，他說：「大和尚可以進一步指點迷津嗎？」

「神僧」說：「請告知生日，時辰和出生地。」

島津逐一道出。

「神僧」閉目片刻，睜開眼顯出惘惜之色，說：「根據島津先生的『四柱』，五行缺木，未得生化之情，地支水局太旺尅火，加之丁火星官，丑未相冲，丁火餘氣被冲盡，所以先生的春秋已盡……」

島津臉上血色消失，有如重囚被判死刑，他吶吶說：「請問神僧，有法子補救嗎？」

「神僧」說：「天意如此，補救甚難，還是盡其在我，多行善事吧。」

「神僧」的目光又落在島津身邊兩個彪形大漢臉上，慨然說道：「這二位目露凶芒，氣色灰敗，壽限當比島津先生還要短。」

兩個大漢冷冷一笑說：「媽的，你別信口雌黃，我可不信這一套！」

島津急忙扯了他一下，說：「混帳，怎可對神僧如此無禮。」

這工夫「神僧」又打量幾位才藝小姐，當他的目光落在第三名陳莉莉臉上，嘉許地點點頭說：「這位小姐福壽綿長，德儀厚重，不久的將來，老衲的預言即可應驗……」

于是所有的目光都落在陳莉莉身上，也許是心理作用，現在看來，陳莉莉面貌平平，無一出色部位，但是越看越好，越看越順眼。

在一般人心目中，有辦法的女人，不是司馬玲，必是島津芳菲，因爲墨家公子和她們二人過往甚密，將來總有一位會嫁給墨奇的，但「神僧」看過島津，並未暗示她的未來有何出人意表的發展，而且有人出示選美會印製的紀念册，指着第一名司馬玲小姐問神僧，司馬玲是否比第三名陳莉莉的命運更好些？

「神僧」說：「雖然看照片很難判定一個人的流年氣色，但根據她的相貌，絕不會比陳小姐的未來更好些。」

記者甲就是劉大昌，他主動地問些問題，比喻說，像山本秋子的自殺是否與罪案有關等問題？「神僧」搖搖頭，說：「這會影響警方當局的辦案計劃，請原諒，我不能發表意見。」

只可惜金燕子並未告訴劉大昌，有關「神僧」失踪的事，所以劉大昌並未馬上通知金燕子，如果金燕子在此，也許可問出唐潔的下落。

當然，也可以說，如果金燕子在此，「神僧」也不會來。

當衆人送出「神僧」時，他說：「我可以告訴各位另一件事，關於近來發生的案子，不出半月就可破案的……」

「神僧」離去，劉大昌打電話告訴金燕子，但金燕子不在家，也不在警方，她正在跟踪墨奇。

這裏是一片棕梠林，林中有幢小巧熱帶別墅。墨奇的車子停在門外，取出鑰匙，開了門把車子馳入。

金燕子猜想，這裏也是墨家的別墅，而墨奇夜晚一個人在此，而且暫時無離去之意，必有花樣。

果然，不到一小時，門外有剎車聲，墨奇外出開門，車子駛進來，車內女郎向他作了個飛吻。

墨奇之醜，不下于墨氏夫婦，這女郎的飛吻，到底是吻他的人抑是吻墨家的鈔票，實在不能不使人懷疑。

女郎在車廂中走出來，金燕子不由愕然，竟是才藝小姐第四名島津芳菲，而不是第一名的司馬玲。

由於金燕子曾發現墨氏夫婦爭執，要改變墨家醜的傳統，她以爲墨奇一定會娶司馬玲，因此，金燕子以爲，男人總是這個調調兒，非但得兼魚與熊掌，甚至還想鳳肝龍胆和駝蹄呢！

二人緊擁着進入屋中。

沒有燈光的屋子，最適合談情、熱舞，或者作男女間性歷史的重覆。

才藝小姐除了第一名面貌與身材都很標準之外，其餘的面貌雖談不上，三圍是夠水準的。

「墨奇，你要甚麼？我都可以給你，」島津芳菲說：「只有一樣，必須在某一天的隆重儀式下，才能舉行交接典禮。」

明朗而不過火，大胆也不下流。

「對，我甚麼想都要，只有那一樣暫時不要。」墨奇說道：「我很欣賞妳的鷄舞。」

也許鷄舞並不是他最欣賞的，而是在半明半暗，似見非見的屋中欣賞她的脫衣，墨奇以爲，有些餐館中僱用上空女侍，眞是愚蠢到家，欣賞女人，不在于女人的胴體，因爲再美好的胴體，也會聯想到生了五七個孩子的女人那種布袋似的乳房，最大者可以往肩上一撩，孩子能在背後吃奶。

至於女人其他部份，如果是清晰可見，也會破壞「完整」而美好的印象，所以欣賞女人，就在脫衣那一刹。

所以女人脫衣，是男人心臟劇烈跳動的開始，奇妙憧憬的開始，過了那一刹，就是一切綺念和慾望的結束。

墨奇深深體會到這一點，因而，在幽暗的空間中，視覺觸攀着那凸浮有致，硬實而玲瓏的裸體，僅是一二瞬之後，就閉上眼睛，不再貪戀。

「鷄舞」跳到熱烈的高潮，她的嗓中發出母鷄在公鷄豎起翎毛欲上時的「咯咯」聲，她以爲墨奇會把她當作「粟子鷄」、「葡國鷄」、「紙包鷄」或者「貴妃鷄」等等。

由於墨奇端坐不動，似乎目不轉睛，她舞得更起勁了。她可能不識笑她的父親，利用所有的手段，希望巴結這門親事，竟不如她的一隻「鷄舞」。

她愈舞愈起勁，一遍又一遍，以致香汗淋漓，嬌喘吁吁，但他還是沒有「豎起翎毛」，躍躍欲上。

當女人正色說：「你不可以如何如何。」那正是告訴你：我需要如何如何？島津當然不能例外。

「他眞沉得住氣，」島津芳菲愈來愈近，希望以自己的肉香引起他迫不及待的動作，但是，當她距他他只有一兩步時，她發現他閉着眼，發出了均勻的鼾聲。

「鷄舞」」戛然而止，無限的委屈和羞辱，使她更像一隻「清蒸鷄」偈促在他的面前。

大約未超過三十秒鐘，她已穿戴整齊，磨牙切齒地一掌摑下，在墨奇被打得暈頭轉向而跳起時，她氣咻咻地衝出房外。

「芳菲……芳菲……芳菲……妳……妳怎麼啦？」墨奇並未追出門外，只在院中叫了三五聲，大門外的島津芳菲已經去得很遠了。

墨奇攤攤手，鎖上門回家去。

金燕子感到一陣迷惘。

× × ×

不久之前，島津芳菲還譏笑過她的父親，現在，她伏在島津的懷中悲泣，到底是對方吃膩了鷄，抑是做法不對或用料有問題呢？芳菲找不到答案，她體會到一隻「鷄」的悲哀。

「芳菲，到底是怎麼回事，是不是有人欺負妳了？」儘管島津這些年來儼然工商界鉅子，社會名流，由於出身不正，本性難移，任何人的女兒可以被欺負，他的女兒是不可以的。

島津芳菲只是哭而不出聲，原因是，她與墨奇交往，她自以爲父親不知道，況且這件事說出來，也是島津家的恥辱。

「芳菲，告訴爸爸是誰欺負妳。」

「爸，男人到底喜歡那一類的女人。」這句話問得十分外行，就像向一位老饕喜歡那一種做法的鷄一樣，各人的興趣不同胃口也不一樣。

島津說：「大多數男人是比較喜歡熱情奔放的女人，但也有例外，有些人喜歡保守、嫻靜，甚至于見了人還害羞的女人，然而，身爲一個女人，如果不會運用『含蓄』二字，那麼她的吸引力是十分有限的……」

島津芳菲掉頭奔入大宅後院，島津茫然地搖搖頭，自語着：「女孩子大了，就像出水的海鮮一樣，一不小心就會變質變味……」

島津正要出廳去睡，門外突然出現了一個淡淡的人影，就像那影子因月亮移動而映到門外一樣。

「誰？」

「本座。」

島津退了一步，他過去是出名的打手，迅速自內袋掏出了手槍，但是，人影一閃，已到了他的身邊，出肘在島津肋骨上一撞，半邊身子全麻了，「叭噠」一聲，手鎗掉在地板上。

來人身材碩健，頭臉上戴着一個十分可怖面具，眼大而紅，奇大的鼻子彎到上唇處。

「你……你……到底是甚麼人？」島津內心在打鼓，却還保持着一個黑社會人物的沉着：「朋友，我島津也不是一個好惹的。」

「本座知道！」

「你到底是甚麼人？」

「在閻羅殿中，專司生死簿的勾魂使者。」

「嘿……」島津冷笑說：「朋友，你的日文雖然不錯，我却聽得出你的口音，似乎不太陌生，你到底要幹甚麼？而且妳是一個女人。」

「你陽壽已終，奉命引你應刧去。」

「朋友，咱們可是無怨無仇，你犯不着這樣做，再說本人在此地也有相當的勢力，朋友，退一步路，可保百年身，請你三思後行——」「十字手」和「膝撞」同時施出，威力未因年邁而減弱。

但是，對方抬膝一撥，島津的「膝力撞」落空，而且力量太大，島津原地轉了一週，「十字手」也完全落空。

「嘿……」來人冷笑說：「島津，你不是很相信命運，休咎之說嗎？」

「不錯，但絕不向暴力低頭。」

來人說：「『神僧』的預言，你不是也十分信服嗎？」

島津大吃一驚，說：「莫非『神僧』」要你來……」

「不要多疑，『神僧』是個了不起的修行者，他不會做這種事，但他善知陰陽，他的預言分毫不差的。」

「不……不……你一定是『神僧』派來的，眞想不到一位偉大的預言家，竟是一個唆兇殺人的殺人的魔鬼……」性命交關，島津全力來了一式「撇踢」。

來人轉身一閃而過，順腿而進，揪住島津的胸衣和一臂，來了一式「浮摔」，「蓬」地一聲，島津已仰臥地上，就沒有

再動一下。

客廳外突然傳來島津芳菲的呼叫聲：

「爸爸……你在和誰講話？爸爸……」

人影如箭射向室外時，正好島津芳菲進入大廳，看到了那人的身影，和奇妙的輕功，接着是她的悲號嘶呼聲。

二十分鐘之後，金燕子和岩田已在來島津家的途中。

岩田說：「離奇死亡的人再不斷增加，我的飯碗恐怕保不住了！」

「岩田，島津過去是黑社會人物，致富以後是否仍和黑社會中有來往？」

「我想是可能的，所以在商場中的競爭，除了墨家，其他人都要讓他三分，但仍有個例外，那就是司馬玉。」

金燕子說：「我請你調查另外前三名才藝姐的家世，有沒有結果？」

「第一名司馬玲小姐，也是中裔琉人，她的父親司馬玉，財勢和島津差不多，他們有個相同之點，那就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十年間，由於戰爭的破壞，百業凋零，商場不景氣，只有他們因會英語，作美軍生意逐漸發了財，而且司馬玉也算是黑社會人物。他們是水火不容的。也正因爲他們都作化工廠生意，而又明爭暗鬥，墨家又是此行的『托辣斯』，財富就越滾越大了。」

「噢……如此說來，這次他們二人的女兒參加才藝小姐競賽，也必須明爭暗鬥了？」

「我想是的，小姐以爲司馬玉有殺死島津的嫌疑吧？」

金燕子說：「按理說，司馬玉的女兒已經登上后座，應該是島津殺死司馬玉才對。」

「金小姐，這和墨家也有關係嗎？」

「現在我不敢這樣說，但間接的關係是有的。」金燕子說：「島津的死，正是一個註脚。」

到了島津家，先看了島津的致命傷，是腦出血，證明摔得極重，加之島津芳菲的陳述，更證實島津是被摔死的。

金燕子說：「島津小姐，那人是甚麼樣子？」

「我沒有看到他的正面，只看到背影，大約一八〇公分左右，體格碩健。」

金燕子說：「妳是聽到他們交談才自內院出來的，他們說了些甚麼？」

島津芳菲想了一下，說：「我只聽到家父說：你一定是『神僧』派來的，眞想不到一位偉大的預言家，竟是一個唆兇殺人的魔鬼。」

金燕子說：「以後呢？」

「家父說到這裏，就聽到『蓬』地一聲，我急奔入廳，看到兇手自窗中逃去。」島津芳菲說：「那個人的體能很奇特，我以爲他會飛。」

金燕子說：「他逃出窗外時是甚麼姿式？小姐能形容一下嗎？」

島津芳菲說：「我只知道那是飛，他平竄出室外，足一沾地，像陀螺一樣昇起，好像上了大廳屋頂。」

金燕子心頭一緊，那身材，摔人的力道，以及出窗及上昇的提縱術，都極似一個人，如果眞是他，金燕子的立場就尷尬極了。

「島津小姐，在兇案發生之前，妳在何處？」金燕子說：「那麼晚了，妳爲甚麼還不睡？」

「我一直在家，」她說：「這次決選落到第四名，心情一直不好而有輕微的失眠。」

金燕子知道她隱瞞了部份事實，也不揭穿，她說：「島津小姐，聽說妳和墨家公子有點交情。」

島津面色一沉，說：「不過是泛泛之交而已。」

金燕子說：「妳知道墨家少爺和司馬小姐也有點交情嗎？」

「知道。」那表情像一隻鷄——鬥敗的鷄。這時岩田的部下也趕到了，岩田說：「兇手早就走了，但仍要搜搜，可能有綫索。」

「是，督察……」

岩田說：「島津小姐，妳聽到兇手的談話，能不能自口音中判斷他的國籍和身份？」

島津流着淚說：「這人的日文很流俐，但絕不是日本人，好像是琉球人。」

金燕子暗暗嘆口氣。如果自己猜得不離譜，這紕漏可就大了。

這時岩田一個部下奔入大廳中說：「督察，在小花廳室外竹林中，以及後院中又發現了兩具屍體。」

岩田差點跳起來，看來砸掉飯碗，已經不是最嚴重的事了。他望着金燕子，說：「金小姐，這件案子的發展，可能和咱們追踪的綫路分歧了……」

「咱們去看看。」金燕子低聲說：「岩田督察，現在要沉住氣，而且不能失去信心。」

死的兩個彪形大漢，和島津英的死法幾乎完全相同，是被人摔倒，腦部重傷致死的。

「島津小姐，我猜想這可能是府上的保鏢人員。」金燕子說：「而且他們是先被弄死，才去害令尊的。」

「這預言太可怕了！」島津芳菲悲號着：「『神僧』曾預言，家父壽限不多，更強調這兩個部下氣色灰敗，會死在家父之前。」

金燕子愕然說：「『神僧』在那裏？他何時說的？」

「就是今天晚上七點多鐘在舞會上，還有個高大的門徒陪着他。」島津說：「神僧還說才藝小姐第三名陳莉莉，福壽綿長，德儀厚重，另外他還說，最近一連串的罪案，半月內就能破案……」

金燕子暗叫可惜，如果她在場就不同了。她說：「記者劉大昌在不在場？」

「在……」回答的正是劉大昌自己，他的觸覺很靈，已聞訊趕到，而且馬上說了舞會上見到的一切。

「你是說在我剛走不久『神僧』和他的徒弟就去了？」

劉大昌說道：「在妳離開的十分鐘之後。」

金燕子說：「劉先生在此之前見過『神僧』嗎？」

「最少見過十次。」劉大昌說：「我想小姐一定是懷疑我今夜所望到那個面色憔悴的和尚是不是神僧吧？」

「是的，現在我相信了！」

劉大昌看看屍體，說：「金小姐信不信所謂預言？」

金燕子說：「信是極少數的例外，像『神僧』就是例外的例外。」

「其實這很簡單，以小姐的敏銳眼光，如是假貨，是逃不過你的法眼的，何不去訪問他一次？」

金燕子攤攤手，低聲說：「他失踪了！也就是在春田把你請去證明陰家森仍活着之前，他就發現『神僧』失踪了。但是，請記住！這一點也是秘密，暫時不可上報。」

「金小姐，這有甚麼關係呢？」

金燕子說：「有些事一且公佈，對破案就形成障碍。」

「好，我一定照辦，小姐相信『神僧』有高深的道行，也就是禪定方面有深奧成就嗎？」

「劉先生你呢？」

劉大昌說：「我相信，我對禪定方面也略知皮毛。」

金燕子說：「要談禪定先要談一個『佛』字，是不是？」

「不錯，小姐，即使是一個『佛』字，要解釋它，絕非三言兩語或者一個上午可以講完的。」劉大昌說：「如果以最精簡的方式來解釋這個『佛』字，它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達到最圓滿境界的人格，換句話說，『佛』是『全智』，『全悲』與『全能』的人，但有一點請注意，佛法和其他宗教不同，其他宗教都以爲宇宙間有位萬能上帝，祂創造了世界，所以上帝是『全知』、『全悲』與『全能』的，原因是古代民知有限，對於大自然的威力以及疾病等無法控制，也不知原因，因此，有人創造了『神』的觀念，使惶惶的人類有了『安全感』。」

金燕子說：「你可能是位虔誠的佛教徒吧？」

劉大昌說：「我只是研究過佛家經典，而且和其他宗教教義比較過，神和上帝的概念，演化到後來，愈來愈進步，許多神學家、哲學家，都以他們的研究所得來支持和佐證。信的人也就愈來愈多了，於是先有『最初因的上帝』、『創世界』、『原罪』、『自由意志』、『先天宿命論』，以及『最後審判』等學說，但是佛教徒不說『有始以來』，它的俗語是『無始以來』，以佛法的觀點來看宇宙萬象，根本就沒有絕對的開始，也沒有絕對的結束，這問題要深談，十天也談不完！現在再回頭談『佛』的『大能』，但不是『全能』，其它宗教的上帝永遠是老闆，只叫人如何去做伙計，決不許人也作老闆，而佛教却希望人人成佛，更重要的是，其他宗教或多或少都有『排他性』，佛教則無。」

劉大昌笑笑說：「金小姐，我是不是在班門弄斧？」

「不，你在這方面懂的比我多，」金燕子說：「劉先生，在禪定達到某種境界時，會有些甚麼現象？」

劉大昌攤攤手，說：「金小姐，我只是在講道，而不敢自詡爲『證道』，有許多宗教家動輒用『證道』二字，想想看那有多狂妄？」

金燕子說：「據說禪定有了某種基礎，可以神遊物外，這和修習禪定的『出竅大法』是否有點關連？」

「金小姐，妳似乎在這方面涉獵得很多，記得『神僧』就有一本『出竅大法』的典籍。」

金燕子說：「我想『出竅大法』，和神遊物外的境界是相似的。在道家，修習有素的人，可以孕育成『元嬰』，也就是所謂『元神』，那就是佛家的『出竅大法』，據說精、氣、神凝聚成一個嬰兒，在修習者於深夜入定後，由天靈出竅，這『元嬰』最初很虛弱，遇到驚擾，隨時都會消失幻滅，慢慢地隨苦修而壯大。」

「好了！金小姐，妳別再攷我啦！」劉大昌說：「我想，小姐問這些必有原因吧？」

「是的，在我承辦任何罪案以來，這次所需要的知識，是我最大的攷驗，因爲我發現了一件前所未見，也聞所未聞的怪事。」

劉大昌精神一振，說：「金小姐，我可以與聞吧？」

「不早了，明天請駕臨舍下，再作長談。」金燕子說：「現在，我要作的事太多太多了！」

× × ×

經岩田調查，西村浩、山本秋子以及島津英等人，他們原都是中國人，在十餘代前移民琉球（明太祖時，福建沿海各地移民三十六姓至琉球）。

金燕子和岩田訪問了才藝小姐第一名司馬玲的父親。司馬玲很美，她的父親雖已五十出頭，也是一表人才，尤其面白如粉。

一個中年以上的男人，如果太白嫩，而又生了一張大臉，很容易使人想起歷史人物曹操，但司馬玉對他們的招待十分親切。

「在此以前，我還以爲金小姐不屑蒞臨舍下呢！」司馬玉興奮地說：「小姐芳駕蒞臨，蓬蓽生輝。」沒有提及岩田，可見沒有把一位督察放在眼裏。

「不敢當，」金燕子說：「本想前來爲令嬡道賀，你是知道，近來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應警方邀請，協助辦案。」

司馬玉說：「有小姐協助，必能使『神僧』的預言一語中的，他說過，半月內即可水落石出的。」

金燕子說：「你過譽了！司馬先生對西村、山本以及選美委員等人的離奇死亡，有何看法？」

「這簡直是問道於盲！」司馬玉苦笑說：「其實我一直在担心，會不會是爲了選美的事呢？小女僥倖獲得第一名，雖經主任委員聲明，是公正評選的結果，但俗語說：名高惹妒，樹大招風。」

「這倒不要担心！」金燕子說：「據說令嬡和墨家少爺是朋友，他們認識多久了？」

司馬玉說：「嗯……大概總有半年以上吧！」

金燕子說：「司馬先生對他們的交情有何看法？」

司馬玉微微搖頭，說：「我是一直反對的，可是一個二十世紀的父親，反對又

如何呢？」

「是的，司馬先生，俗語說：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這種觀念也許消極了些，但在目前，兒女的婚姻大事，實在沒有說話的份兒。」金燕子說：「司馬先生，一般來說，墨家富甲琉球，財勢赫赫，而據說墨家少爺也受過高等教育，人品雖談不上俊逸，一個男人只要具備一個『才』字也夠了！司馬先生反對的原因是……」

司馬玉慨然說：「是的，任何人看起來，這都是一件大好的婚姻，甚至於有人以爲本人躊躇滿志呢！其實只要稍具頭腦的人，仔細想想，就會想到這種婚姻是不可能美滿的。」

金燕子說：「是不是因爲令媛美好動人，而墨家又世代奇醜，一旦嫁過去，在羣醜之中難免招妒，無法相處？」

「對了！金小姐，」司馬玉說：「妳曾看到一個奇醜的女孩子願意和一個美好的女孩子同行嗎？公婆醜，這和媳婦絕對扯不上關係，但是，世上豁達的人又有幾個呢？」

「是的，司馬先生，你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金燕子說：「你看他們結合的可能性能佔多少百分比？」

「這種事是不能用百分比預測的，妳是知道，情感這玩藝像個弱不禁風的病人，是經不起折騰的，所以有人說：誤會是愛情的疾病。」

金燕子和岩田辭出時，正好後院中有個女人在呼叫司馬玉，這聲音使金燕子精神一振，就像一個平劇名演員一樣，還沒亮相，僅是在後台一亮嗓子就博得滿堂彩了。

司馬玉本要把他們送到大門外，但是由於那呼叫聲，在二門外就道別匆匆入內了。

二人上了車，金燕子立即說道：「岩田，剛才在內院呼叫的女人是司馬玉夫人吧？」

「我想是的，聽說司馬玉有季常之癖——怕老婆。」

「司馬夫人是怎麼樣一個女人？」

「她是個姿色動人，聰明機智，是韓國人，受過高等教育。據說司馬玉全聽她的。」

「噢！」金燕子低頭深思。

「金小姐，春田和陰家森這兩個人要不要加派人手監視？」

「這樣吧！讓岳敏監視春田，你監視陰家森，濱田夫人以及宮城粉等人的安全，由你派得力部下負責。」

「一切遵辦，小姐妳呢？」

金燕子說：「我對司馬夫人產生了興趣，也許是錯覺，但任何事只要不斷地去追尋，總會有點收穫的。」

夜裏，海上送來了鹹濕的季候風，司馬大宅後門開啓，滑出一輛小汽車，駛向郊區，不久，後面就有一輛黑色車子跟踪着。

車子停在一個鐘乳洞口外，金武市附近的日秀洞，是此地的觀光勝地，洞內怪石嶙峋，五色繽紛，有的像冰柱，有的像飛瀑。令人嘆爲觀止。除了日秀洞之外，此地還有一百多個山洞。據說在十萬年前就形成了。「隋書」上「琉球傳」中所說的「琉球有許多山洞」，正是指這些鐘乳洞吧？

而這一個山洞並非金武市附近的日秀洞。車門開啓，一個女人閃身入洞。

不久，另一輛跟踪的車子也停在洞外，走出兩個中年人。一個是春田，另外一個是陰家森。二人一打手勢，立即掩向洞口。

洞內漆黑一片，傳來「滴嗒」的山泉聲。

陰家森在春田耳邊低聲說：「是不是她？」

「錯不了！」春田篤定地說：「我知道他們今夜在此幽會，他們定名爲『原始人蜜月預演』。陰兄，光是聽這詞兒，就夠刺激的了！」

陰家森說：「咱們是唯一鬧新房的人了！」

洞中傳出了靡靡之音。大概也就是所謂「催情音樂」吧！任何樂器的音色，都像喘息、呻吟或血液在血管中流湍的聲音，春田和陰家森互視一眼，眼囊肉痙攣一下，春田說：「要非常技巧地把女的弄下去，絕對不能讓男的看到，裏面有許多掩避的鐘乳和岩縫，只要小心行事，不會出紕漏。」

「我知道。咱們見機行事，誰有機會誰就下手。」二人貼着兩邊洞壁向內移動，也許是心理作用吧？隱隱嗅到女人身上的脂脂粉香和肉香。「骨嘟」一聲，二人同時嚥了一口唾沫。

其實洞的轉角處有個高大的婦人，守在一架小型卡式錄音機旁，却利用攝聽儀器，諦聽春田和陰森的脚步聲。她的身後，就是一個直徑約兩丈左右的寒潭，在黑暗中仍泛出微微的波光。

當春田和陰家森快到轉角處時，山泉自凹凸不平的洞壁上落下，滴在他們頭臉上及衣領中，不由打個寒顫。

音樂聲、呻吟聲及喘息聲逐漸遠去而消失，二人立即轉過洞角，隱約發現一個頎長的人影站在寒潭邊沿處。

春田和陰家森同吃一驚，他們的任務是弄死女的，而不使男的看到，沒想到男的先看到了，二人抽身急退，但那人影低聲說：「來不及囉！」聲音低沉，像潭水一樣地冰冷。

二人聽出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個男人，就不再退，春田低聲的喝問道：「你是誰？」

「神僧的門徒！」對方回答得一點也不含糊。似乎已經確知這裏只有他們三個人。

「你……」陰家森說：「墨少爺和司馬玲不在這裏？」

「本來在此，剛走！」

「你他媽的胡說，剛才一定還有一個人在玩弄卡式錄音機。」春田說：「那個人是誰？」

那人影緩緩地說：「你們應該猜到是誰的。」

陰家森說：「是不是夫人？」

「知道就行了！不必多問。」

其實夫人是誰？連春田和陰家森也弄不清。春田說：「大和尚，你來此的目的

是……」

「家師的預言從無錯失，他算定二位陽壽已終，派我指引你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春田和陰家森的攻勢夠快，在黑暗中像兩隻巨大蝙蝠，左右飛撲而至。但是，那人的身手太奇了，雙手準確地抓住了二人一臂，同時一翻，兩個身子在空中翻個身，蓬然摔在地上。

那人看得太準，摔得太俐落，一下子就擊潰了春田和陰家森的信心。事實上他們也不能動，他們的一臂等於扭轉了一百八十度，稍動一下就如同折裂。

春田嘶聲說：「到底是誰叫你來殺我們？」

那人冷蔑地說：「我剛剛不是說過了嗎？夫人剛剛在此，她故意讓你們知道，墨奇要和司馬玲在此幽會，作『原始人蜜月預演』，把你們引來。」

陰家森說：「原來夫人利用我們之後，要殺我們滅口。我們已爲她除去幾個選美委員，山本秋子，和島津英主僕，現在我們已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哼！夫人太毒了！」

「慢着，」春田說：「大和尚，我們只知道主人是夫人，她最初抓到我們過去謀殺一名外國富婆的把柄，控制了我們，就叫我們設法控制選美委員，操縱選美結果。我們沒達到目的是因爲山本秋子的自殺，西村浩的背叛，金燕子投了司馬玲的票。另外，本來不該有問題的幾位委員，也臨時背叛，才使這件事失敗，這不能怪我們，還有，夫人要我們這樣做，但墨公子却反其道而行……」

那人影冷峻地說：「你們必須認命。因爲你們都知道墨家的傳統，只要醜的當選了第一名，公子就不能反對，如今美的當選，要破壞墨家的傳統固然不易，却使墨家主人困擾爲難。」

春田說：「大和尚，請放我們一馬，還有辦法補救。」

「的確還有辦法補救，却已經不需要你們了……」手一鬆，身子疾轉，「叭叭」兩脚，正中二人的太陽穴，兩個身子飛落寒潭中。

這個自稱和尚的人，超渡方式很徹底，踢人落潭，屍體不久浮起，根本沒有掙扎一下。

洞中除了「滴嗒」落水聲之外，一片死寂。

但是，在這位「大和尚」準備離去的，洞壁的陰暗處又瀉落一個窈窕身影。「大和尚」本來十分篤定，猛吃一驚退了兩步：「誰？」

「『神僧』的門徒！」來人回答得更乾脆。

那人掉頭疾竄，但金燕子快逾流矢，擋住去路，沉聲說：「唐潔，我知道是你。你爲甚麼要受人利用？你有沒有想到我的立場？」

「妳不懂，我自有主張。」果然是唐潔。

「你有甚麼主張？自那夜你也去了『神僧』的住處，發現了一個奇特的赤裸嬰兒之後，你就失踪了。我就猜到你陷入敵人之手，而且隱隱猜到你是陷入『神僧』之手，由於『神僧』過去的一些事蹟奇而正派，所以我並不太担心，當然，在未找到你之前，担心也沒有用。但是現在，你的行爲與我想像的完全相反。也證明『神僧』雖爲空門中人，却幹些見不得人的罪惡。」

「不，這不是罪惡，妳不懂，也請妳暫時別管！」

「不錯，對於『神僧』的神奇傳統，我的確無法解釋，但他受命於人，殺人滅口，這種事我也不懂嗎？」

唐潔焦急地攤攤手，道：「妳不懂，有一天妳會懂的。『神僧』絕不會使妳失望的。」

「胡說！他明明是爲陰謀者賣命，連續殺人。唐潔，他們殺人滅口，僅是爲了選美這件事嗎？」

唐潔猶豫一下，說：「不錯。」

「所指的夫人，就是墨夫人嗎？」

「這問題我不能回答。但我可以告訴妳，事情絕不是妳想像的那樣。」

「唐潔，你太使人傷心了！你明明在爲『神僧』帮兇，而墨夫人也明明在暗中操縱選美，由于操縱失敗，司馬玲當選，她就——」

「不，不！你不要再說了！」唐潔說道：「如果夫人所支持的是醜的島津芳菲，島津雖未當選，也用不着殺死她的父親島津英，以及他的部下春田和陰家森等人呀！」

金燕子說：「由此看來，墨夫人暗中支持的島津芳菲既然落到第四名，司馬玲當選第一名，司馬玲這邊一定也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唐潔，島津英都死了，墨夫人會放過司馬玉夫婦嗎？」

「不會放過。」

「你是說還要繼續作帮兇？」

「是的，這其中的奧妙妳還沒有想通。現在不能對妳說，但以妳的聰明，也許不久可以領會的。」

「唐潔，那天你去抱那個嬰兒，以後又怎麼了呢？那個奇怪的嬰兒爲甚麼不見了？」

「一言難盡，總之，不久的將來，妳的想法會有很大的改變。我是說對『神僧』的看法。」

「我猜想，那奇特的嬰兒是修習禪定者煉成的『元嬰』，也就是『元神』出竅吧。」

唐潔聽了這話微微一愣，抖臂疾掠，金燕子絕不能讓他繼續被人利用，急起疾追。而且把「翦水三抄」儘力施爲，這次居然不靈了。唐潔的身子像一片大羽毛，自她的雙手中飄了出去，幾個閃躍失去踪跡。

金燕子大吃一驚，追出洞外，但是人影已杳，洞中死寂，「滴嗒」滴水聲清晰可聞。

「他瘋了！他也變了！」想想後果，金燕子心頭昇起一股寒流。因爲照唐潔剛剛脫困的輕功，以及弄死春田及陰家森的手法，她絕對捉不住他，而僅數日不見，他的提縱術就如此之高，顯然是受了「神僧」的影响。即使能智取而捉住唐潔，神僧呢？

（未完・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十二個黑衣人傷了三個，餘下九個，其中兩個被還帶傷未癒的唐明、何剛雙刀刺殺，被匣弩射死五個，只逃走了二人。跟着嘯聲一响，三個鐵甲人並肩前進，蕭寒月立刻下令，撤出弓弩手，轉換重兵刃，先由朱盈盈用「銀月飛霜」襲擊，鐵甲人曾吃過虧，所謂吃一塹，長一智，先用飛矛阻擋，繼抓住飛刀絲索，然後衝入圍牆，蕭寒月立卽用青虹寶劍刺倒，墨非子從旁助陣，朱盈盈再次出手另刺傷一個，蕭寒月續將兩個鐵甲人殺掉。此時二先生出陣，向蕭寒月游說，勸他不要理宮闈之事，願將富貴共享，蕭寒月不爲所動，大義凜然……

抓劍帝要脅就範　勉弟子莫念恩情

二先生神情冷肅的說道：「蕭寒月，這些人你都見識過了……」

蕭寒月目光停注在那六個白衣少女的身上，道：「這六位姑娘，還未見識過？」

二先生淡淡一笑，道：「這六位是我化費了很大心血訓練成的六位飛鳳，她們都能獨當一面，如非今日一戰，關係太大，我也不會把她們全部調出對敵。」

蕭寒月心中忖道：聽他口氣，這六位姑娘，似乎都是有着很高的成就，婦道人家，如非身負奇技，倒是對他們小心一些了。

但聞二先生笑道：「蕭兄，如若肯和兄弟合作，六美將盡歸蕭兄麾下……」

蕭寒月淡淡一笑，接道：「二先生，除非你立刻退出王府，今日一戰，恐怕已無法避免了。」

二先生冷笑一聲，道：「蕭寒月，我已經委屈求全，你竟執迷不悟，看來只有除了你蕭兄一途可行。」

喝聲中，右手一揮，六個白衣少女突然飛身而起，有如飛蝶戲花般，衣袂飄動中，紛紛向蕭寒月飛撲過去。

但見人影閃動，閑雲大師、墨非子、向中天、神刀唐明、白髮龍女譚三姑、白玉仙一齊飛躍而出，迎向了六個白衣少女。

二先生突然發出一聲低嘯，六個白衣少女半空中柳腰折轉，又飛回了原位。

只看那種特異的輕功身法，蕭寒月不由得心頭一跳，半空中折轉迴飛有如燕掠鷹騰，絕不是一般的輕身功夫，這種奇巧的身法，很顯然可以看出來，必已和武功結合。

但蕭寒月却無法瞧出來，這些身法和武功特殊聯合的作用。

白玉仙等六個亦未追趕，落着實地，一排兒站在了蕭寒月的身後。

二先生點頭冷笑：「好，雙方精銳盡出，正好一決勝負。」

人數上，蕭寒月似是處在了極端劣勢，但蕭寒月佈署的陣勢變化有方，弓箭、匣弩的支援力量十分强大，所以，心中並無畏懼。

何況，青虹寶劍，紅毛寶刀兩把神兵利器，仗爲助力。

六鳳後撤，兩翼並出，中州四奇和六個鐵甲人，却分由兩側包圍上來。

白玉仙臉色微變，低聲道：「蕭大俠，咱們還是退入房舍後面拒敵吧，鐵甲人刀槍難入，對付不易。」

蕭寒月低聲道：「如若被他一氣衝入，陣勢變化立刻會失去作用……」

目光一掠閑雲大師，接道：「大師，請先對付鐵甲人！」

閑雲大師合掌當胸，宣了一聲佛號，道：「我佛慈悲，老衲今日要大開殺戒了。」

突然飛身而起，直向鐵甲人飛去。

蕭寒月沉聲道：「有勞諸位聯手拒敵，借後援之力，暫時抗拒中州四奇。」

語聲未絕，響起了一聲金鐵大震。

一個鐵甲人，竟被閑雲大師腰斬兩斷。

這雷霆一擊，使得白玉仙等精神一震，但二先生却爲之一呆。

就是向前逼進的中州四奇，也爲之心頭震動，停了下來。

閑雲大師並未停手，斬斃了一個鐵甲人後，寶刀回轉，劈向另一個鐵甲人。

蕭寒月飛撲而至，青虹劍洞穿鐵甲，也擊斃了一個鐵甲人。

老和尙橫了心，大開殺戒，蕭寒月亦是劍出無情，兩個人動作快速，不過片刻工夫，六個鐵甲人盡數被殲。

二先生呆住了。

蕭寒月冷冷說道：「寶刀無情，削鐵如泥；二先生還有勝算麼？」

二先生吁一口氣，道：「殺！」一面奔向那頂黃色小轎去！

殺字出口，在那衣色雜亂的人羣中，突然奔出十餘人，直向蕭寒月等停身處衝了過來，他們身份不同，手中的兵刄各異，有刀、有劍、也有禪杖、拂塵。

閑雲大師迎向一個手揮禪杖的僧人，大袖一拂，擋開攻勢，問道：「大師可是來自少林寺？」

那和尙身着灰色僧袍，功力甚深，手不停揮，連攻了數杖，應道：「老衲羅漢堂上座三僧之一，法號廣智……」

閑雲雙袖揮動，逼住禪杖，道：「老衲閑雲，廣字一輩，應該如何稱呼老衲？」

那知廣智不再答話，禪杖縱横，攻勢凌厲至極。

閑雲發覺他目光痴呆，剛才流暢的回答，似是早已銘記於心之言，但說完這幾句之後，就不回答。

顯是神智早爲控制的證明。

閑雲心頭火起，右手分光捉影，一把抓住了廣智的鐵禪杖，左手微揚，震退廣智，生生把鐵禪杖奪了下來。

另外十餘人，却被墨非子、唐明、白玉仙等人聯手擋住。

蕭寒月這方面人數雖少，但個個武功高强，動手不足十合，已然連傷對方六人。

這時，突聞二先生一聲大喝，說道：「住手？」

聲如巨雷驟至，大部份人都被震的耳中嗡嗡作響，二先生也發現了他眞正的修爲功力。

塲中的動手之人，果然停下。

墨非子低聲道：「蕭大俠，那是猴子吼，本是佛門中降魔大法，二先生竟然習得！」

蕭寒月道：「此人文武全才，而且，都有很高的成就，不可輕視！」

這時，二先生已打開了黃色的小轎，道：「蕭寒月，你瞧瞧這是什麼人？」

蕭寒月凝目望去，只見一個斷手、缺腿，一臉病容的老人，正是日夜默記於心，傳授神功的恩師。不禁心情震動，拜伏於地：「師父，弟子想你老人家想得好苦啊！」

那殘廢老人挺胸而坐，冷冷說道：「我不是你師父，也沒有收過你這個徒弟……」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是！師父是未收我列入門牆，但傳授武功之恩和師父何異？」

老人冷笑一聲，道：「老夫臥病荒廟，你送些殘餚剩飯給老夫食用，老夫隨意教你幾招武功，談得上什麼師徒情份，老夫不會認你，你不要自作多情！」

蕭寒月急道：「奉上菜飯也許微薄，但絕非殘……」

墨非子突然輕輕一碰蕭寒月，接道：「這位老人家既然一口否認，蕭公子又何必作繭自縛呢？」

蕭寒月人極聰明，聽得心中一動，道：「對！老人既然不肯相認，蕭寒月也確實未列門牆，請受我一拜，就此恩義兩絕。」遙拜三拜，站起身子。



二先生微微一怔之後，怒聲喝道：「老匹夫，本公子是何等人，豈容你們這等做作瞞過，要蕭寒月自斷一臂退出王府，我立刻放了你，任你們師徒離去，否則，本公子要立刻再斬下你僅有一手！」

蕭寒月幾乎大聲喝止，但話將出口時，又忍了下去。

但聞那殘廢老人冷冷說道：「你不相信也沒有辦法，他已和老夫恩義兩斷，別說斬下我僅有的一隻手，就算你殺了老夫，老夫也只好認了。」

言罷，閉上雙目。

二先生雙目中直似要噴出火來，冷冷的看着蕭寒月，道：「蕭寒月，你眞的要眼看着你師父再被斬下僅有的一隻手麼？」

蕭寒月道：「他不肯認我爲門下弟子，而剛才一拜，已還了他的恩情，你一定要殺他，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了！」

二先生氣的全身抖動，怒聲喝道：「老匹夫，咱們談的好好的，你見了蕭寒月之後，一定會勸他歸服於我，想不到，見了面竟然會變卦……」



二先生揚手一掌，打了過去。但聞蓬然一聲，那老人竟被打的由轎中飛了起來，跌摔在七八尺外，口中噴出鮮血。

蕭寒月就要動，却被墨非子拉住了衣衫。定定神，蕭寒月冷笑一聲，道：「二先生，不用迫打一個殘廢的老人，二先生如若技癢，蕭某願意奉陪。」

二先生道：「看今日之局，你我自然要決一死戰，不過，我要先處置了這個老匹夫，再放手和你一搏。」

蕭寒月暗中估計自己的停身之處，無論如何快速，也無法快過二先生，想救那殘廢老人，實在是冒險太大，不敢輕易妄動。

二先生疾行幾步，左手提起那殘廢老人，右手一揮，手中突然多了一把短劍，冷笑一聲，道：「蕭寒月，天下寶刀，並非是盡在王府，你可瞧得出這把劍麼？」

蕭寒月讀書萬卷，目睹短劍上霞光閃動，心中突然一動，道：「魚腸劍？」

「不錯，蕭公子果然是識貨的人！」二先生緩緩把寶刀移放在老人僅餘的右腕之上，說：「就算他這隻手腕是鐵打銅鑄，區區這一劍，也會把手臂切下來。」

蕭寒月心疼如絞，但表面上仍保持冷靜，道：「好，二先生手中也有寶刀，動上手就不會吃虧，你我這一戰，也算得公平了。」

二先生道：「蕭寒月，你的心在顫動，因爲，目下只有你能救他……」

蕭寒月接道：「沒有用的，你殺了他，更增我心中恨意。」

殘廢老人突然哈哈一笑，道：「二先生，老夫已被你折磨的僅餘一口氣，生死之事，如何還會放在心上，蕭寒月如果會被你嚇住，那才是世間第一號大笨蛋了！」

二先生冷笑一聲，道：「蕭寒月是大笨蛋，但他是唯一能救你的人……」

蕭寒月心急如焚，但他實在不敢冒險，不論他的速度如何一個快法，都無法快過二先生右手一揮，這會斬去劍帝僅餘的一條手臂。

其實全場中人，却爲這個局面感歎不已，當世武林中第一高手，被譽劍帝的奇人，竟然被如此折磨，如此的迫害和羞辱。

墨非子曾經要蕭寒月忍耐，但此刻，他却無法再忍耐下去，大喝一聲，道：「二先生，放開劍帝……」

二先生冷笑一聲，接着說道：「嗅！就憑你……」

墨非子是嗜劍如狂的人，心中對這位一代劍術大家的崇敬，實不在蕭寒月之下，當下一挺胸，道：「放了他，貧道願以身代！」

二先生哈哈一笑，道：「就憑你墨非子麼？王府中再多你十個八個，本公子也不會放在心上。」

蕭寒月突然棄去了手中的青虹劍，道：「二先生，蕭某如何？」

二先生臉上泛現出眞正的笑意，道：「可以商量，說吧？你準備如何救他？」

蕭寒月道：「你要我斬去一臂，就放了他，對麼？」



二先生接道：「還要退出王府？」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二先生，區區如若自斷一臂，自是已無抗拒之力，是否退出王府，已經不重要了。」

二先生沉吟了一陣，道：「蕭寒月，老實說，我沒有必勝的把握，但英雄相惜，我內心之中極渴望能和你放手一戰，只可惜，事關大局，我不能輕敵涉險，劍帝功力已失，你再引劍斷臂，放眼天下，本公子求一敵手，只怕是很難如願了？」

蕭寒月道：「那倒未必，天下能人高手很多，二公子如此輕視天下英雄……」

「本公子會過的高人多矣！大多是浪得虛名之輩……」二先生說：「能入我眼的高手，唯蕭兄一人耳……」

臉色突然一整，接道：「你可以斬下右臂，接他過去……」

但聞劍帝大聲說道：「蕭寒月，你眞是天下第一號大笨蛋啊，你認爲斬下一臂眞能救我麼？……」

蕭寒月接道：「弟子，弟子……」

劍帝道：「老夫可沒有收你爲徒，你是誰的弟子？」



「這個，這個……」

劍帝回頭望望二先生，接道：「喂！老夫看蕭寒月這個笨蛋十分可憐，在他斷臂之前，老夫想把他收入門下，成麼？」

二先生說道：「行啊！你們師徒各斷一臂，日後，也許能創出一種冠絕天下的獨臂劍法來？……」

劍帝道：「對對對，蕭寒月，你要記着，獨臂用劍一定要六合歸一……」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六合歸一……」

劍帝接道：「不錯，六合歸一，一劍化六合。」

二先生也聽得一呆，唸着道：「一劍化六合……」

劍帝突然一抬頭，撞在魚腸劍上，劍芒穿入咽喉，一劍畢命。

二先生心頭一震，突然右臂一甩，劍帝的屍體飛開，振腕揮出一劍，直刺蕭寒月。

這是他心目中的大敵。

一輪明月般的寒芒，電閃而至。

朱盈盈及時打出了「銀月飛霜」。

閑雲大師有如巨鳥凌空，挾一縷寶刀光華，直劈而下。

二先生被迫的回轉寶刀，震開銀月飛霜。



兩柄寶刀相接，金鐵交鳴中，起了一抹火星。

但閑雲大師的紅毛寶刀，却已破空斬下。

二先生冷哼一聲，魚腸劍化一抹寒芒，硬封寶刀，口中已大聲喝道：「殺上去。」

蕭寒月伏地一滾，抱起了劍帝的屍體，疾躍兩丈。

但劍帝雙目緊閉，咽喉血湧，要害中劍，已然氣絕，但蕭寒月還不死心，急掠飛騰，奔向趙幽蘭的停身所在，道：「趙姑娘，快，快，救一救我師父！」

趙幽蘭查看一下劍帝傷勢，搖搖頭，道：「他已經死了。」

「死了，不過是剛剛的事，難道已經沒有得救了……」蕭寒月說道：「以妳那精湛的醫術……」

「沒有任何一種醫術，能夠把一個眞正死去的人救活……」趙幽蘭說：「我不能，爹也不能，就算華陀再世也不能。」

蕭寒月說道：「幽蘭，妳再仔細的看看，他剛中劍不久，但他有一身深厚的內功，也許他還保有一口護命的元氣，趙姑娘，你要救救他！」

趙幽蘭明知無望，但却不忍拒絕，只好伸出手去，按在劍帝的脈搏上。

他心脈已止，沉思了良久，趙幽蘭才搖搖頭，道：「蕭公子，他心脈已停，而且，他沒有功力，只是普通的人。」

「好惡毒的手段，我和他誓不兩立了……」蕭寒月說完話，不再理會趙幽蘭，轉身已躍飛出廚房。

場中的搏殺，正陷入了極端的險惡中，中州四奇和飛鳳六嬌，都已出手，展開圍殺。王府中人，以閑雲大師爲首，也都全部出動，墨非子、向中天、白玉仙、譚三姑、朱盈盈、常九、神刀唐明、聚集一處，合力拒敵。

那些衣色雜亂的數十高手，却分成三股，向前衝來。

張嵐、何剛、韓伯虎、王守義、張傑、羅鏢，帶着弓箭手，配合靈動的陣法，密集的弩箭，竟也把陣脚穩住。

這時，發揮出最大力量的是張嵐率領的一批王府侍衛，他們人手一把陰陽傘，配合着強力機簧的弩箭，連傷了三十多個衝近的殺手，阻止敵人的攻勢。

但雙方主力的決戰，却到了危險的關頭，二先生魚腸劍變化萬端，閑雲大師雖有紅毛寶刀，但仍被迫處下風。

四奇和六鳳的圍殺，也迫的墨非子、白玉仙、唐明、向中天等人還手無力，幸得郡主「銀月飛霜」發揮出了奇異的威力。凌空飛轉，及時替羣豪解圍，白玉仙連連打出冰魄銀珠，傷了數人，但也只能勉可自保。

二先生的援軍，又湧了過來，白羽令門中十餘高手，是第二度攻勢的主力，統率着風、衛二組的殺手，出現在塲中。

原本已顯力量單薄的王府中人，此刻更見單薄。

蕭寒月飛躍而至。　（未完・七十一）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宮博被假老太君殺害於鎖魂牢，他留下一封信給妻子梅傲霜，又被姜紅杏撿獲交給老太君，因此她全不知道丈夫遇害，絕師太在水軒等候南宮博見沒有訊息，來找梅傲霜又查不出眞相，第三天是最後一天論劍，仍不見南宮博的踪影，心裏知道不妙，性情更暴躁，這天論劍是和鍾大先生比劍，結果是輸掉，鍾大先生獲勝，論劍結束，老太君按以往慣例將金劍獎給鍾大先生，在贈劍儀式上，鍾大先生謙虛不肯接受，老太君型式上客套，却居心叵測，此時突然出現猿長老和鍾大先生論劍，鍾大先生被迫出劍，雖非敵手，猿長老却一反常態認輸……

嫁禍武當派　暗害絕師太

老太君即時上前來。「長老果然好武功，這柄金劍自非長老莫屬。」

「廢話，你以爲我沒有見過金子？在乎這一柄金劍？鍾大先生不要，我也沒有興趣，還是還給你，下一次拿去騙別的人。」猿長老眞的將那柄金劍拋給老太君。

老太君不得不接下，神態當然尷尬。

猿長老目光接一轉。「出來——」

小子要躲避那裏還來得及，猿長老怪笑着接道：「我一到便看見你了，這個白花洲四面皆水，你還能够跑到那兒去？」

「老前輩——」小子只有硬着頭皮打一個招呼。

「苦着臉幹什麼，有機會侍候我老人家是你的福氣。」猿長老氣橫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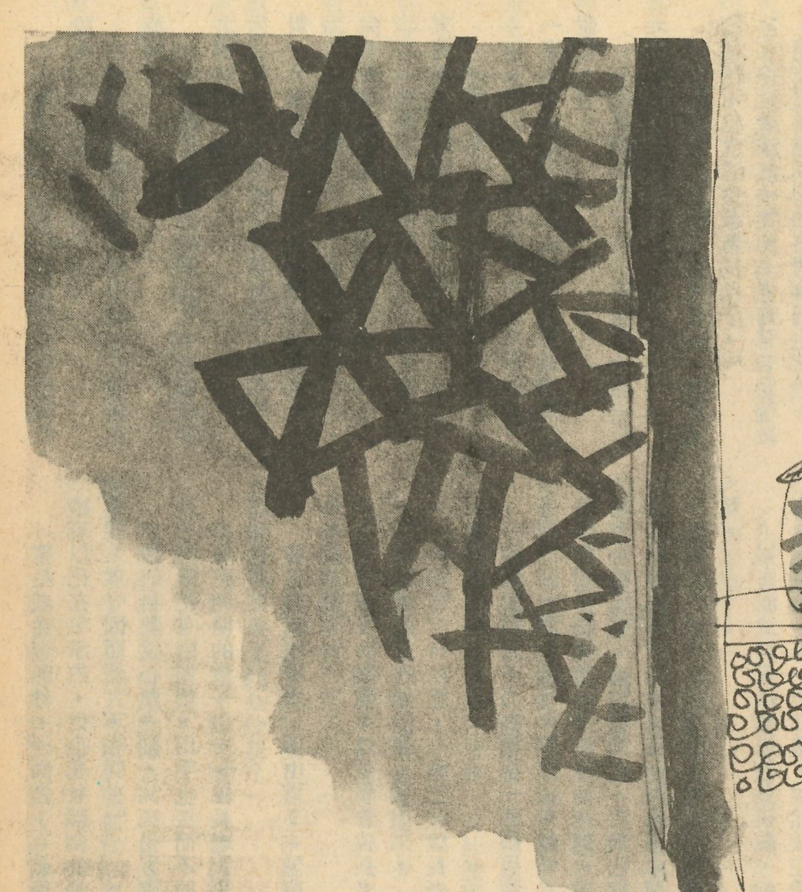
小子乾笑。「由早到晚，日以繼夜，拳打脚踢，不是口靑面腫便是腰酸脚痛，這種福氣小子我受够了。」

「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這個道理到現在你還是不懂？」猿長老有些生氣。

「我還是做一個下下的小子算了。」

「好沒志氣！」猿長老走過來。

小子一面後退一面道：「不管你怎樣說，再要我侍候你是休想。」



「過招的時候我放輕手脚總可以的了。」猿長老擠出一面笑容。

「不可以——」小子斬釘截鐵的。

「那你將雲飛揚交出來！」猿長老突然說出這樣的一句話。

所有人齊皆一怔，特別是傅香君，只差一點沒有嚷出來，追問猿長老雲飛揚到底在什麼地方。

小子亦很奇怪，脫口問：「雲大哥不在你哪兒了？」

「要是在我怎會東奔西跑到處去找？」猿長老又露出了氣惱的表情。

「雲大哥眞的跑了？」小子試探地追問。

「我老人家什麼時候說過謊話？」猿長老咬牙切齒的。「那個小子，人看來老老實實，其實也是個小滑頭，自己已經參悟出療傷的方法，行動自如，竟然不跟我說，乘我外出，立即開溜。」

小子大樂，衝口而出：「上天開眼，菩薩有靈，雲大哥終於脫險了。」

「什麼？」猿長老大怒。「他住在我那兒，不愁吃住，還有我老人家跟他切磋武功，別人求之不得，身在福中，何險之有？」

小子看見他生氣，連忙說：「是我說錯了，雲大哥這麼本領，正是你老人家的最佳伴侶，你老人家還不趕快去找他回來？」

猿長老可不是他想的那麼笨，聽說面容反而一寬，大笑應道：「這是說你根本不知道他的下落了，看來要找他回來也眞不容易，暫時還是由你來侍候我老人家。」

小子大驚失色，搖手。「我本領不好……」

「不好可以練到好！」

「那樣再練下去我就是不死也會殘廢，還是請你老人家高抬貴手……」

「不識抬擧！」猿長老一拂鬚髯。「却也由不得你——」身形暴長，疾撲過去。

小子揮拳便要反抗，徐廷封一掌已搶在他之前，截住了猿長老的來勢。

猿長老身形一頓，瞪着徐廷封。「你又是什麼東西？」

「崑崙門下徐廷封。」

「徐廷封？」猿長老一皺眉。「沒聽過江湖有你這個人。」

徐廷封不以爲意。「晚輩只是江湖上無名之輩，老前輩當然沒有聽過。」

「對老人家有禮貌，有前途——」猿長老接問：「你要替小子出頭？」

「只是代小子向老前輩討一個人情，到此爲止，不要再爲難他。」

「這對你有什麼好處？」猿長老反問。

「沒有，我們……」

「你又憑什麼對我說這種話？」猿長老接問：「你是崑崙門下，鍾大先生是你的什麼人？是你的師父？」

「正是——」徐廷封仍然很有禮貌的說。

「你沒有看見我將你的師父打得落花流水？」

「我只是看出有些不公平，老前輩勝之不武。」

「什麼？」猿長老嚷起來。「我們一對一，如何不公平，怎會勝之不武？」

「家師與絕師太一戰消耗不少內力，尚未有時間補充……」

「那是他本領有限，我連戰連勝，從來就用不着時間補充內力……」

「是麼？」徐廷封淡淡地應一聲。

「喏，我才跟你那個師父狠狠的打了一場，你有本領的話便佔這個你以爲是的便宜。」

「正要領教高招。」徐廷封上前一步，小子要阻止如何阻止得住。

「有勇氣。」猿長老大笑。「想不到崑崙門下也有這麼豪氣的弟子。」

徐廷封淡然一笑。「老前輩若是輕敵，還有更多想不到的事情會發生。」

「那非要看看是什麼事情不可了。」猿長老「呵呵」大笑，懶洋洋的一拳擊出去。

徐廷封看準來勢，雙掌全力擊出，一招兩式，都是崑崙派武功的精華，那知道猿長老動作雖然懶洋洋的，也好像沒有什麼勁，但變化之詭異，遠在他意料之外。

他也沒有想到一擊便得手，攻擊一頓又展開，將天龍八式的劍術化在身形步法中，拳掌雖然沒有劍的鋒利，仍能夠發揮强烈的殺傷力。

猿長老從容應付，一面道：「劍術不錯可以化在拳掌內，但也要兼顧劍的長度硬度，攻守因而便大不相同。」

徐廷封聽說心頭一動，到底是天資過人，立即便有所領悟，出手也接而不同。

「好聰明的孩子——」猿長老大樂，說話也就更多了。

傅香君聽着看着，不由道：「怎麼像是教徒弟的。」

絕師太沒有作聲，只是看着猿長老，一顆顆汗珠開始在她的額上冒出來。

傅香君沒有在意，心神已被猿長老徐廷封的動作吸引。

徐廷封顯然一面在過招一面細思猿長老的說話，潛移默化，動作越來越怪異，變化由緩慢而迅速，由簡單而複雜，猿長老完全感覺到，越打越興奮，眉飛色舞，說話同時也越來越多，每一句都正中要害，非獨徐廷封，連鍾大先生也聽得胆戰心驚。

崑崙派武功竟然有這許多破綻，鍾大先生也這還是第一次知道，雖然敗在猿長老手下，到現在不由心服口服。

猿長老接盡天龍八式身形才突然再一快，三個變化已到了徐廷封身後，一掌突然落在徐廷封的腦天上，一股內力同時湧進去。

徐廷封那刹那只覺得「轟」地一陣震盪，半身一矮，一脚不由得跪倒在地上。

鍾大先生脫口驚呼，叫道：「手下留情——」

猿長老一聲怪笑：「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聰明的受用不盡，愚蠢的一無所得。」

鍾大先生立時明白，一笑。

朱菁照却是不明白，她最担心徐廷封安危，一躍上前，却被鍾大先生截下，她到底也不笨，雖然猜不透，還是站在那兒，靜觀其變。

任何人她不相信，也總得相信鍾大先生。

絕師太看到這裏，也再忍不住，歎息道：「這個老怪物也眞的怪，竟然不惜消耗這許多內力，替別人的徒弟打通任督二穴。」

傅香君本來也有點担心，聽得說，非獨放下心來，而且替徐廷封高興。

任督二穴一通，內力便可以循環不絕，生生不息，一般內家高手苦練十年，摸不透門徑，至死也未必能夠將任督二穴打通，就是找到了門徑等閒也要花上十數年，才能夠將內力凝聚衝向任督二穴。

借助別人的內力當然是一條捷徑，但要找到一個這樣的助手却實在不容易。

這個人非獨要內功已臻化境，而且要熟悉對方的內功路子，予以適當謹慎才能夠達到目的，一個不好，誤導歧途，後果不堪設想。

鍾大先生劍術已臻化境，內力却還未到這個境界，連自己的任督二穴也未能夠打通，更就沒有把握替徐廷封打通任督二穴，現在看見猿長老這樣做，當然是既驚且喜，不知不覺，一旁暫替二人護法，恐怕旁來騷擾，功虧一簣。

徐廷封也是福至心靈，一口眞氣運行，順其自然，與猿長老透進來的內力滙合在一起，直上十二重樓，運行一周天，終於衝開任督二穴。

猿長老這才將內力收回，鬆手倒退三步，胸膛起伏，一連喘了好幾口氣才平復下來。

徐廷封眞氣內力再運行一周，才一聲長嘯，站起身子，一身衣衫無風自動，半晌才停止，神采飛揚，完全就脫胎換骨，變了另一個人似的。

鍾大先生看着老懷大慰，立即喝道：「廷封，還不上前去多謝猿長老？」

徐廷封正要拜倒，猿長老已拂袖一股內力將徐廷封拜倒的勢子托住，接瞪了鍾大先生一眼，道：「我玩我的，要你來廢話？」

鍾大先生一怔，猿長老接道：「你這個徒弟是天生的練武材料，以後你可要傾囊傳授，莫要糟塌了。」

鍾大先生頷首道：「一定的。」

猿長老接顧小子。「今天玩到這裏爲止，我們要走了。」

「我們？」小子苦口苦面。

猿長老冷笑。「你自己上路抑或讓我老鷹抓小鷄的抓着走，任由選擇。」

「沒有第三個選擇？」

「吃我一頓拳脚，由我拉着走當然也可以。」猿長老搖頭。「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小子不由偷看明珠一眼。明珠有意無意，偏過頭去，不由他歎一口氣。

猿長老接揮手。「走——」

「慢着——」徐廷封突然插口。

「你又要怎樣了？」猿長老也有些奇怪。

徐廷封長揖道：「小子既然不願意，晚輩又身受前輩大恩，由晚輩侍候老前輩好了。」

猿長老怔住，小子嚷出來。「你知道這個老怪物平日怎樣折磨人？」

徐廷封淡然的道：「相信我支持得住的。」

小子搖頭，嘆氣道：「我知道你夠朋友……」

「我也知道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小子無言點頭，猿長老好像也明白，大笑道：「想不到你這個臭小子也有這樣的朋友。」

小子方要說什麼，猿長老又問：「你眞的還有很多事要做？」

「當然是眞的了，否則我也不會由你那兒偷出來。」

「你偷出來已經一段時間，事情還未完全解決啊。」

「那有這麼容易解決。」

「就憑你那幾下三脚貓的本領，當然不容易。」猿長老怪笑連聲。

小子不由又怔住，徐廷封接道：「老前輩——」

「不用多說了，這個小子我是怎也不放過的了。」猿長老惡狠狠的。「我最討厭就是別人的徒弟。」

小子立即道：「我已經拜了他的師父做師父——」

「什麼？」猿長老突然一巴掌打去，將小子打的一個觔斗摔翻地上。

小子的動作反應也不算慢的了，及時伸手架住，却不敵猿長老的內力深厚。

猿長老接喝問：「你什麼時候得到我的許可。」

小子苦笑尚未答話，猿長老已大罵鍾大先生：「你這個老小子已經有一個徐廷封那麼好的徒弟，還要跟我老人家搶這個小小子。」

鍾大先生亦只有苦笑，猿長老轉望徐廷封。「你雖然很不錯，就是不合我脾胃，怎樣看也還是這個小子看來舒服，既挨得揍，說話又多，有他在旁邊，最低限度已不愁寂寞。」

小子大搖其頭。「我說話這也叫多，你不知怎樣了。」

「不錯，今天我話是說多了一些，到此爲止，我們走！」猿長老探手抓住小子的肩膀，既突然，又迅速。

小子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徐廷封看着一聲：「抱歉我帮忙不了。」

小子搖搖頭道：「話說過，打也打過了，這條老柴就是不要你侍候，有什麼辦法。」

「什麼老柴？」猿長老怒瞪着小子。

小子反問：「你算不算老了。」

「我從就不會不說老的。」

「那你算不算骨瘦如柴？」小子再問。

「合起來不是老柴是什麼？」

猿長老目光一落，悶哼道：「廢話。」一把推着小子往外走。

明珠終於忍不住越衆而出。「你這個猿長老說不說道理的，人家不願意就以武力强迫。」

小子一聽立時心頭大樂，猿長老目光一轉。「黃毛丫頭，懂得什麼。」

明珠正要反駁，老太君已擋在她面前。「小孩子不懂事，長老萬勿見怪。」

「那一個見怪了。」猿長老身形接展，抓着小子飛掠而去。

衆人怔在當場，目送猿長老與小子去遠，然後被絕師太一陣狂笑聲震動。

絕師太狂笑着猛一聲：「好痛快——」一個身子便往下倒去，額上豆大的汗珠紛落，面色不知何時已變得灰暗暗的，異常難看。

傅香君急忙拉住她。「師叔，你怎樣了？」

絕師太掙扎着站起來，又放聲大笑，鍾大先生徐廷封左右上前，看見奇怪，鍾大先生不由問道：「師太，什麼事這樣好笑？」

「一是笑你這個天下第一劍客做不過片刻便已被猿長老擊倒。」絕師太的語聲已變得嘶啞。

鍾大先生淡然一笑道：「比武論劍當然有勝負，不過平常事，我是不會放在心上的。」

絕師太又大笑。「你若是不放在心上又怎會在劍上淬毒，還有什麼事比這件事好笑的。」

「淬毒？」鍾大先生怔住。

「好厲害的毒藥，但若非我內家眞氣被劍氣所破，一時間不能夠凝聚，要將之迫出來還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絕師太將右手揚起來，只是右腕上那道三寸長的血口已變成紫黑色。

她放聲再大笑三聲，七孔突然紫血迸流，笑聲一斷，氣亦斷絕。

「怎會這樣的？」鍾大先生大驚失色，隨即發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面上。

傅香君也沒有例外，探手一探絕師太脈搏鼻息，目光轉落於鍾大先生倒提着的龍吟劍上。

鍾大先生脫口道：「傅姑娘對藥物至爲熟悉，且看我劍上——」話聲突然一斷，他說着將劍揚起，陽光下劍尖至劍脊一道淡碧色的光虹。

好像他這種老江湖又怎會看不出這是淬了毒的痕跡？

「毒——」他隨即尖叫起來。「劍上怎會有毒的？」

傅香君接過來，陽光下細看，那邊姜紅杏已冷笑一聲：「這要問鍾老前輩就知道了。」

鍾大先生沉聲道：「姓鍾的一生未當用毒害人。」

朱君照插口說道：「凡事總有第一次的。」

鍾大先生悶哼了一聲，正要說什麼，傅香君已奇怪的道：「怎會是這種毒？」

徐廷封追問：「是那一種毒？」

「碧螺春——」

「這是茶葉的一種。」

「這種毒藥的形狀與之差不多一樣，所以也叫這個名字。」

「從未聽說。」徐廷封微喟。「恕我孤陋寡聞。」

「事實上這種毒藥已差不多絕種，我也只是在武當山後山的寒潭附近見過。」

「武當山——」徐廷封聳然動容。

老太君隨即問：「侯爺這柄龍吟劍昨日不是借給了陸丹？」

徐廷封皺着眉，說道：「老太君的意思……」

老太君不答又問：「除了陸丹，侯爺莫非還曾將這柄劍借給什麼人？」

「沒有——」徐廷封脫口應一聲。

朱君照立即道：「那還用說，一定是陸丹下的毒。」

徐廷封反而替陸丹分辯。「陸丹不是這種人。」

朱君照道：「絕師太昨日對他的態度那麼惡劣，他懷恨在心，假手鍾大先生這樣報復有什麼奇怪？」

老太君截道：「在沒有找到證據之前，大家還是心平氣和，別太偏激。」

朱君照接問道：「陸丹現在在什麼地方？」

徐廷封道：「小子提過，他留在房間內。」

朱君照冷笑。「鍾大先生絕師太一戰，誰也知道必定精采，學劍的人又怎會錯過這個機會？」

傅香君插口道：「到來之前他遇上師叔，言語上又發生衝突……」

「舊恨新仇，不在劍上，下毒才奇怪。」朱君照唯恐天下不亂的。

傅香君徐廷封方待再替陸丹分辯，老太君已然道：「陸丹既然還留在南宮世家，找他一問不就清楚了？」

「希望他還留在南宮世家。」朱君照冷笑，道：「以我看他怎也不像這樣笨的人。」

× × ×

陸丹當然已經不在房間內，連行李也已給拿走，這既然是一個陰謀，求知老人又怎會不兼顧到這方面。

老太君當然也懂得怎樣做，隨即吩咐南宮世家的所有人的到處去找尋陸丹的下落。

鍾大先生徐廷封等沒有袖手旁觀，分頭追尋，相約找到了陸丹便送回來南宮世家。

傅香君也相信陸丹不是那種卑鄙小人，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亦不知道如何替陸丹解釋，看見衆人散去，亦沒有留下來，帶了絕師太的棺木離開南宮世家，上路趕去恆山。

百花洲論劍結果這樣，大家都覺得很可惜，只有南宮世家一些人例外，尤其是老太君。

除了姜紅杏、老太君的眞面目却就是南宮世家的人也不清楚。

× × ×

到黃昏，南宮世家派出去追尋陸丹下落的人陸續回來，並沒有陸丹的消息，却找到了南宮博的屍體。

老太君其實就是要他們去將南宮博的屍體找回來，屍體給安排放在一座破廟中，南宮世家的人除非過門不入，否則一定會發現。

看見南宮博的屍體，老太君當然裝得很激動，最激動的一個人也當然就是梅傲霜。

他衝到屍體旁邊想哭，還沒有哭出來便已昏倒，明珠唐月娥急於扶住。

老太君隨即策杖上前，一掌抵在梅傲霜後心，一股內力隨即透進去。

梅傲霜混身一震，悠然醒轉，看看南宮博的屍體，再看看老太君，嘴唇哆嗦，就是說不出話來。

「南宮世家的媳婦什麼時候變得這樣軟弱的？」老太君這句話出口，眼淚已不禁流下來。

梅傲霜終於忍不住，失聲痛哭。

好一會，大家的心情才平靜 來，老太君以袖印乾淚水，沉聲吩咐，「解開博兒的衣衫，我要看清楚他的傷口。」

傷口在心窩，尙揷着半截斷去的劍尖，老太君以杖尖將劍尖挑出，目光一落。

「是他？」

梅傲霜脫口問：「是那一個？」

「這是武當派弟子所用的劍，到這兒來的武當派弟子只有一個。」老太君一字一頓。「陸丹——！」

「怎會是他？」梅傲霜很奇怪。

「怎不會是他？」老太君反問。

「武當派是名門大派。」梅傲霜歎了一口氣。

老太君尙未答話，那邊姜紅杏已嚷起來。「衣服內藏着一封信。」

「拿來——」老太君喝令，梅傲霜也不由移目望去。

一看信箋上的字蹟，梅傲霜不由脫口一聲：「是相公的字……」

「你讀來聽聽——！」老太君將信交給梅傲霜。

梅傲霜雙手顫抖着接過。

「這個人我不認識，非常狡猾，而且顯然是早已作好準備，我繼續追查下去，若有不測，追問陸丹。」梅傲霜一口氣讀罷，咬牙切齒。「眞的是他？」

難怪他不來參加論劍，走得這麼急。」姜紅杏這是煽風點火的了。

「陸丹，我一定要找到你，血債血償。」梅傲霜牙齦緊咬，有血滴下來。

「又豈是找陸丹一個？」老太君龍頭杖一頓，插入地面。「你們一定要南宮世家繼後無人，絕子絕孫，南宮世家就是拚着一門盡滅，也要向你們討一個公道。」

「老太君，到底是什麼回事？」明珠忍不住追問。

「到這個地步，我也不再瞞你們。」老太君恨恨的坐下來：「百花洲論劍始自南宮世家，也是南宮世家技藝壓羣雄，獨佔鰲頭，那知道却由此引起各大門派的妒忌，表面上雖然客氣，暗中開始與南宮世家作對。」

明珠奇怪道：「怎麼沒有聽說過？」

老太君沉聲道：「這就是他們狡猾的地方，南宮世家的人也因此一直都沒有在意，甚至引爲知己，每有所得，都去印證一番，不知道連番印證下來，便深種禍根，乃至於今日。」

「我不明白。」明珠這是心裏話，唐月娥梅傲霜顯然也是同樣反應。

「你爺爺你是知道的了。」老太君接道：「到現在也沒有人否認他的博聞强記，對各門各派的武功瞭如指掌，而且能夠融滙貫通，可以說前無古人。」

（未完・卅五）

縱火者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鄭海的四海塑膠廠意外發生大火，林艷艷指責鄭子通是罪犯，而鄭子通也被警方扣留起來，游天虹找鄭子通了解情況，但鄭子通矢口否認，到底眞相如何，一時無法查清……游天虹跟小丁，美美來到火災現場，游天虹急步走到現場之內，却忽然被人暗擊，昏倒在地，適時一隊警探來到，將廠門打開，入內一看，游天虹，張雪兒均被人擊昏在地，幸好不久他們便甦醒過來，林浩探長和游天虹，張雪兒再次在現場調查起火原因，游天虹發現一處暗格，裏面有個密碼式的保險箱，那度鋼門似曾被人打開，這個發現可能對查案有帮助……

深入偵察　不幸被擒

林浩探長一怔：「我並未負責此事，根本不清楚。」

張雪兒可能習慣與游天虹合作，所以，輕易地就可以從他的眼神和態度上忖測得到他的用意。

張雪兒立刻回頭向她身邊一名助手小丁：「保險公司的報告，有沒有提及這個隱蔽式的保險箱？」

小丁和美美本來都已遭警方人員拘捕，但由於林浩探長對張雪兒的諒解，自然而然他們也獲得了釋放。所以他們也利用帶來的儀器，加入偵查行列。

小丁看過了所有有關保險公司交來的報告，加上他的記憶力一向不錯，所以他很快就回答張雪兒：「沒有啊！保險公司的報告上面雖然有提及這閣樓及賬房之所在，但從未提及有這麼一個保險箱。」

游天虹冲口而出道：「這就是關鍵之所在了！」

林浩探長即使未完全明白，也猜到游天虹的意思。他立即說道：「剛才擊暈你們的人，一定是偷入火場，悄悄開啓這保險箱的人。」

張雪兒也有同感：「那人可能担心我們破壞了他的行動，又不想我們知道他是誰，自然就非要擊暈我們不可了。」但是她很快又問：「然則他到底是誰？」

「當然就是知道此中秘密的人啊！」游天虹順口答道：「我猜保險箱之內，一定有些貴重物品，所以知道了其中秘密的人，就乘機潛入，再將這保險箱打開。」

張雪兒不禁又喃喃自語地問：「這兒到底還留下了什麼貴重物品呢？」

林浩探長道：「可能是金銀珠寶之類，你沒有看過一段新聞麼？有個富有太太，竟將超過一億元價值的珠寶，放在她工廠的夾萬之內，而且，那批價值億元的珠寶，還是未曾購下任何保險的呢！」

游天虹却若有所思地說：「我猜未必會是金銀珠寶，說不定是一些重要文件之類。」

游天虹又把各人引至閣樓的另一角，那處地板之上散發了一些燒過、但又未完全燒盡的賬册和賬單之類的紙張。

張雪兒本來已有好長一段時間不理睬她的男朋友游天虹了，但是現在，她却忍不住俯視

一番之後，又仰首去問游天虹：「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游天虹道：「這些東西極有可能是不久之前才被撕毀或燒去的，自然也都是剛由這保險箱之內搬出來的東西。但實情如何，我以爲應該由經手到這兒檢查過的消防員及警方人員對證一下才有正確的答案。」

林浩探長則站在警探的立場說道：「我以爲應該暫時保留現場的一切，立即召來經辦此案的消防人員以及警方人員，相信很快就會有答案了。」

游天虹和張雪兒乘機交換了一個眼色，表面上是彼此徵求對方的意思，其實却是趁此機會互相諒解。

林浩探長終於也透過無綫通訊系統，迅速召來一批警方人員，他們都是曾經被派到火場來調查的警探們。稍後，負責此案的消防人員也奉召而來。

經他們當面對證過之後，林浩探長終於也證實了一件事，就是他的下屬們，在火災發生之後，並未在這間工廠之內發現這隱蔽式的保險箱。

於是，林浩探長即席就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誰會知道這保險箱的存在？第二、今次潛回開啓這保險箱的人又是誰？

游天虹首先說道：「第一個肯定會知道這個保險箱存在的人，就是這間塑膠廠的東主鄭海。這點相信沒有任何疑問吧？」

「是的，但是鄭海已經被燒死了。」林浩探長說。

游天虹又說：「除了鄭海之外，還有兩個人，一個就是他的侄兒鄭子通，而另一個，則是林艷艷——他的情婦。」

張雪兒說道：「鄭子通正被警方扣留查詢啊！至於林艷艷——」她忽然又敏感地怔了一怔！

游天虹却不避嫌疑地說：「根據我當時的感覺，對方肯定是個男人，絕對不是女人。」

林浩探長忽然說道：「我覺得除了你們所講的三個人之外，還有些人值得注意的，就是負責會計的。」

張雪兒看看地上散發的賬單和賬冊之後，也同意了林浩探長的見解。

只有游天虹却另有高見。他說道：「誰能確定那個燒死的人就是鄭海？」

此語一出，已把林浩等人的注意力吸引住了！

張雪兒即問道：「難道你懷疑被燒焦了的屍體不是鄭海麼？」

「是的，我的確有理由這麼想啊。」游天虹說。

林浩探長和張雪兒幾乎異口同聲地問：「那麼，在火場中找到燒焦的屍體又是誰？」

「可能另有其人。」游天虹想了想又說：「說不定那燒焦了的男屍就是我們千方百計要找的放火專家石榮。」

林浩探長又是一怔：「不可能的！」他瞪住游天虹說：「他身上有證件，證明其人正是鄭海。況且事發後，我們也進行過認屍手續，鄭子通與林艷艷都認出死者正是鄭海，應該不會錯。」

「嗯——」游天虹沉吟道：「但是鄭子通這年青人很大意，林艷艷也只不過是死者的情婦而已，屍體既然已燒成焦炭，他們未必認得徹底。」

林浩探長召來下屬，分別在保險箱內外展開一連串的偵查工作，同時，又將散發在地上的賬冊、賬單等文件，放入透明膠袋之內，包括撕毀的，燒過或未燒的在內，都要帶回去交給警方的專家檢驗。

這一次張雪兒私闖火場，想不到有此意外收穫。不過眞正感到舒一口氣的，還是她的男朋友游天虹，因爲經此一役之後，他們之間的誤會總算告一段落了。而事實上張雪兒受人所託，她有許多地方要借助游天虹的。

閣樓的偵查工作正在進行之際，樓下一班探員和張雪兒那一男一女助手也憑着儀器的帮助，有了新的發現，就是在電掣與電綫之間，發現一些肉眼見不到的化學物質。此等東西屬於易燃物體，只須稍爲加熱，就會自燃，所以，如果有人把它放在電掣與電綫之間，即可製造一場火警。

這種燐質易燃化學物質，雖然經過燃燒之後不留下任何痕跡，但張雪兒那間私家偵探社却擁有先進的儀器，所以在火場中殘留的灰燼裏找到證據。

由於這是一間塑膠廠，廠內盡是易燃塑膠料和製品，所以要製造一場火災，的確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何況，還是經由專家小心設計的呢。

林浩探長不再怪責張雪兒未經警方同意而私闖火場，反而要感激她。可惜在火場內發現的燒焦屍體，已被鄭海的親屬領回，拿到火葬場去燒成骨灰，所以要進一步化驗，已是不可能的事。

游天虹有他自已的想法，於是他從警方的記錄中找到四海塑膠廠一名會計主任岑册的地址，他決定從這個人入手，重新去了解鄭海生前的經濟情況。

岑册是個四十餘歲的中年人，他正爲工作前途而担心。因爲四海塑膠廠火警發生之後，目前他正處於失業狀態，至今仍未找到一份工作。

游天虹按址找上門時，岑册因爲心情不佳，又以爲來者乃警方人員，不禁有點憤怒：「你們到底還要知道一些什麼？」岑册生氣地對游天虹說：「要講的我早已講過了，你們還在懷疑一些什麼？」

「有件事我想向你了解一下。」游天虹將錯就錯，並未向岑册清楚交代自已的身份，反正讓對方以爲他是警探，似乎更易找到藉口問下去。跟住他又將火場閣樓發現隱蔽式保險箱的事，說了一遍。然後才問岑册：「閣下可知道那保險箱之存在？」

岑册怔了一怔道：「怎麼可能呢？我的辦公室地方就在閣樓之內，從來未發現這個保險箱。」

「但是，裏面有你處理的賬册，那些文件並未被大火波及。」游天虹故意這麼說：「你想否認也不可以的，裏面全是閣下的筆跡。」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岑册心情十分惡劣。

「我們從那些賬册中發現一項秘密，有理由懷疑鄭海做假賬；閣下是他的會計主任，賬册上又有你的筆跡，要是上到法庭，你有沒有想到後果如何？」游天虹瞪住岑册說道。

岑册果然不敢再發惡，登時呆住了。

游天虹乘機問岑册：「鄭海的經濟情況，根本就不大好，包括他個人，與及四海塑膠廠的經營等等都不好，對嗎？」

岑册支吾着，吞吞吐吐。

游天虹道：「我無意强迫你講眞話，不過鄭海既然已經死了，他生前又並非對你很好，你又何必冒住與他串同放火，造假賬等等嚴重罪行呢？」

「放火？」岑册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十分意外。

游天虹說道：「是的，我們已在現場裏找出鄭海放火的證據。至於那些由你替他做的假賬賬册、賬單等等，也有一部份已被我們找到了。」

「那麼，你們是——」

「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只是協助一名私家偵探去偵查此事眞相的。有人懷疑鄭海串同有關人等欺騙保險公司的保險費。」

「哦！原來你是私家偵探。」岑册又感慨地說：「其實一切與我無關，我只是依照老闆的意思去做賬而已。我是受薪的，這又有什麼不對？」

「但在法律觀點上，這是犯法的。而且鄭海既然已經死了，你根本無法可以證明這是他的意思。因此我勸你還是乖乖的與我合作，只要你對我講眞話，我保證不會難爲你。甚至還會從旁助你洗脫罪名。」

岑册終於也垂首嘆氣，道：「其實四海塑膠廠的生意一向很好，就是鄭海不好。尤其是這幾年以來，他彷彿整個人都變了，首先是與情婦林艷艷同居，跟住就是嗜賭如命，弄至經濟不佳的主要原因亦在於此。」

「他喜歡賭博？」游天虹乘機問道：「他多數與一些什麼人賭？賭什麼？」

「我也不大清楚。」岑册道：「他多數與林艷艷一齊。有一次我爲了找他簽一張立即生效的支票，找到他時，就見到林艷艷在他身邊相伴，他正在賭博。」

游天虹覺得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也只有千門奇俠這一類人最清楚，賭之爲禍最大，往往可以令人不務正業，傾家蕩產。所以他又向岑册查問鄭海生前經常與人聚賭的情形，包括在什麼地方，賭的方式又是什麼，以及與一些什麼人賭？……等等。岑册都一一說了。

游天虹又問岑册：「鄭海生前經濟情況不佳，就你所知，他是否欠下人家不少金錢？」

「欠債幾乎是肯定的事，甚至有不少債主追上門，惡言相向的情形，我本人也親眼見過了好幾次。」岑册道：「所以他死了反而好得多啊！」

游天虹至此已是心裏有數：「憑我了解，相信不久之後警探也會找到你這兒來。只要你講眞話，大概他們也不敢難爲你。現在我希望你帶我到鄭海生前常到的賭博場所去一次。這件事十分重要，希望你帮帮我。」

岑册爲了要證明自已所講的，全都是事實，終於，他也答應帶游天虹到一間私人俱樂部去。

時間已是將近黃昏，岑册對游天虹說：「我只負責帶你到那裏去，證明有這個地方存在，至於一切後果我是不負責的。」

「放心吧！」游天虹安慰他：「即使發生任何意料不到的事亦與你無關。」

他們來到了半山區，這一帶全是花園洋房，雖然附近已有不少改建成多層的高層住宅，但兩三層高，仍然擁有花園泳池的豪華住宅仍有不少。

游天虹首先將他的汽車停在一處路旁，然後在岑册的帶領下，走前數十碼，來到一間只有兩層高的花園洋房。只見那兒重門深鎖，門外連人影也不見一個。

岑册一邊用眼色向游天虹示意，一邊伸手按門鈴。

鐵門上洞開了一個小孔，有人問道：「找誰？」

岑册說道：「請你開門，富哥介紹來消遣的。」

游天虹聽到富哥這名字，心裏已是一凜，等到那扇鐵門被人打開了之後，果然又發現一些似曾相識的面孔。

游天虹當然不會忘記，在一間俱樂部裏面擲飛鏢的事，當時他也見過那位「富哥」；現在岑册口中所稱呼的，會不會也就是他見過的人？

當初游天虹仍然有些懷疑，因爲以「富」字爲名的人可也不少，未必就是他見過的男子。但是當閘門打開之後，再見到這些似曾相識的面孔，游天虹也不再有任何懷疑了。

爲了避免對方認出他，游天虹垂下頭來，只讓岑册與對方打招呼。還好守在門口的二名彪形大漢沒有跟入來，游天虹才鬆了一口氣。

入到裏面，果然非常熱鬧，各式各樣的賭博，幾乎都有齊了，甚至連吃角子的老虎機也有，簡直與正式賭場並無分別。

游天虹有如劉姥姥初入大觀園，正看得口定目呆之際，岑册已用手肘碰了他一下，低聲說道：「走吧！別這麼樣好嗎？人家會份外留意你的。」

游天虹如夢初覺地怔了一怔！他隨即又反問道：「走？走往那兒？我們才剛剛入來，怎麼可以走呢？」

岑册示意着說：「我們到樓上去，這裏只是一般人小賭可以怡情的地方。」

游天虹也明白岑册的意思，於是隨着他走向梯階那邊；那兒有二名穿旗袍的冶艷女郎，含笑盈盈地招呼登樓的貴賓。

那是二條電動樓梯，一上一落，岑册走在前面，游天虹則尾隨其後。

電動樓梯盡頭處，也有二名穿得十分暴露的女侍應。她們看見岑册和游天虹上來，立即趨前熱情地挽住他們的手臂，問道：「兩位可是一齊的？」

「是的，我們一齊的。」游天虹在後面搶先說道。

游天虹所以要這樣回答對方，無非想岑册被迫與他在一起，這樣對他偵查這間地下賭場，一定更有帮助。

岑册原本想入來之後，就擺脫游天虹，實行各行各路，以免被他連累。但是，游天虹既然這麼樣回答女侍應，分明是要與他在一起。如果他此刻加以否認，只有令對方懷疑他們而已。因此岑册惟有不作聲。

游天虹和岑册被帶到走廊那邊，拖住游天虹手臂的女郎又問：「你們想玩什麼？這裏什麼都有得玩。」

游天虹笑道：「我是來消遣的，請妳隨便介紹一下吧！不過如果玩得太細，我怕不够刺激呢！」

「聽先生的語氣，一定是賭慣大錢的人，」女侍應道：「那麼，就讓我帶你們到賭沙蟹的貴賓房去吧。」

游天虹沒有意見，於是他們被帶到走廊裏面一間貴賓房，這裏面果然有人正在賭沙蟹。

由於有一局牌還未完局，而且正在進入高潮之際，所以房間裏鴉雀無聲，游天虹他們也只好暫時呆立一旁，暫作旁觀者。

房間裏面，除了賭桌上面被燈光罩住之外，其他地方的光綫都十分暗淡。游天虹也因此而增加了一點點安全感。因爲這樣就不易被人認出他的廬山眞面目。

游天虹正留意着這間房裏面的每一個人，突然後面又有人開門入來。由於背光的關係，游天虹當時也看不清楚對方是什麼人，只是一個人影在門縫處探首入來，對他們說道：「兩位，請到隣房來吧！」

岑册只以爲這兒客滿，所以叫他們另行組局而已，於是就和游天虹轉到另一間房去！

豈料就當他們到了一間房的門口，游天虹已經感到有些不妙，因爲那間房裏面空空如也，連一個人也沒有。但是，一男二女的侍應生，仍然請他們入內，他們也只好見一步行一步了！

當游天虹和岑册入到了房間裏面之後，一

男二女侍應生並沒有全部跟入來，只有其中一名女侍應生隨着他們入來問道：「兩位想喝一些什麼？」

「隨便好了。」游天虹順口說了。

女侍應生仍然殷懃地問道：「喝酒還是咖啡？」

「給我們兩杯拔蘭地吧。」岑册道。

就在這刹那間，游天虹彷彿已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女侍應生退出房外，游天虹也迅速閃到了門後去。

門外有人竊竊私語，游天虹試把門環扭動，因為他担心此刻已被人反鎖在房內。想不到門却「呀」然而開，反而令到門外那一男二女侍應生覺得有些意外地吃了一驚！

兩名女侍應生是最先帶領游天虹和岑册這二名「豪賭客」入來的，至於那名男性侍應生，則是探首貴賓房的房門口，叫他們到隣室去的。這時三個人正在門外不知商量什麼。

但他們看見游天虹開門時，立刻又抱歉地笑了笑，其中那男的說道：「請等一等，回頭我們就會送酒來。很快你們即可成局。對不起啊！」

游天虹發覺房內並未被反鎖，心裏釋然！

他把房門關上，回頭又對岑册道：「這間地下賭場果然規模宏大。你肯定鄭海生前就在這兒輸了一筆大錢嗎？」

「是的。」岑册道，「否則，我又怎會知道有這種地方的存在？」

游天虹覺得也很有理由。岑册只是一個會計主任，入息有限，憑什麼跑到這裏來賭大錢呢？

不久，有一名中年人入來，他問游天虹和岑册：「兩位想玩什麼？沙蟹呢，還是牌九，抑或麻雀牌？」

跟住又見二名女侍應生分別送了一瓶「X．O」拔蘭地洋酒，以及一個銀托盆入來。銀托盆之上有兩個精美的雕花酒杯，以及調酒用的冰塊和蒸溜水等物。

游天虹對那中年人道：「我們都是鄭海先生的朋友，此來乃是觀光性質。你以為有什麼好玩？」

岑册這刹那間又急又氣，他眞想不到游天虹會突然提及「鄭海」的名字，但是他想制止也來不及了。

「鄭海？」那中年人怔了一怔：「請問是那一位鄭海介紹你們來的呢？」

游天虹道：「就是四海塑膠廠的東主鄭海啊，他不是常常到你們這裏來玩麼？」

「噢！原來是他！」中年人面色忽然變得不大好看，但是，表面上他仍然裝出了一副笑臉。

游天虹又故意回頭問岑册：「鄭海生前喜歡玩些什麼？可是沙蟹？」

岑册又驚又急，因為他事前絕未想到游天虹會這樣說，這等於送死！無奈目前他已是勢成騎虎，只好答道：「是的，鄭老闆喜歡賭沙蟹。」

游天虹於是對中年人說道：「那麼，就找一些人來與我們賭沙蟹好了。」

中年人終於也退出了房外去。

岑册生氣地說：「你想害死我嗎？」他幾乎要撲過去揪住游天虹質問：「你怎麼可以在這裏提及鄭海的名字呢？」

「為什麼不可以？」游天虹道：「我正是想藉此要引起他們的注意。」

不久，又有人入來。剛才那個中年人帶了三名男子入來，後面則跟住一名穿制服的女荷官，她手上捧住的銀托盆之上，則放了兩副簇新的撲克紙牌。

中年人介紹客人，分別在賭桌四周坐了下來。

游天虹往那三名男子的面孔上掃了一眼，只見這三個人樣子非常老實。其中一個甚至傻頭傻腦的，連說話也結結巴巴。

負責派牌的女荷官循例將一副新的撲克牌攤開，證明這副是剛好五十二張的紙牌，然後又以非常熟練的手法，將全部紙牌揷亂，以示公道。

但是這些手法對游天虹來說，已是見怪不怪，懂得出老千的人，主要還是利用閃電的快速派牌手法，協助同黨獲得穩操勝劵的好牌。

游天虹已非常小心，那三名男子甚至坐得規規矩矩，不瞥女荷官一眼，看來他們之間是互不認識的。但是游天虹好容易已窺出了破綻，就是女荷官握牌與派牌的手勢，一看就知道是有問題的。

然而游天虹却佯作不見，照跟照賭，結果第一局他輕易勝出，贏了數千元。正因為這樣，他才更加深信這一班是有組織的老千。

果然在以後一連串的牌局中，總是表面游天虹佔盡了優勢；但到了攤牌之後，他就變了輸家。

游天虹大約輸了三萬元左右，終於有一手牌，到了第四張牌時他已擁有一對「A」，牌面是：「A、3、2」底牌則是「A」，所以應該是「A」一對。

對方只賭剩一家，他的牌面則是：「2、3、A」，至於底牌則不知道。因此表面上游天虹和那中年人的牌完全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就是游天虹最後派了一張「A」，所以他獲得主動下注權。他估計一下桌面上這時最少也超過二萬元，如果此刻他能令對方棄牌的話，他則贏定了。

但是憑他的經驗，這種格局已表明是個陷阱，到頭來對方一定不會棄牌，甚至還會「反大」，最後派出的一張牌必然亦可以令他反敗為勝的。

游天虹於是下注一萬元。對方深思熟慮地想了想，果然「反大」一萬元，亦即下注二萬元。

毫無疑問，對方要作成擁有一對「A」之狀，萬一對方果眞也擁有「A」一對的話，那就變了「對頭A」，那當然要在最後派出的一張牌去決勝負了。

對於眼前這種格局，游天虹早已心知肚明，假如派牌的女荷官是對方的同黨的話，那麼，最後由她手上派出的一張牌，派給游天虹的可能會是「3」，故意讓游天虹擁有「A、3」各一對。而對方那中年人則可能派來一張「A」或「2」，也就是說：對方可能出現兩種不同的格局：一種是「三條2」。另一種則是「A、3」或「A、2」——兩對的格局。如果對方也是「A、3」兩對，那麼，就變了完全和游天虹一模一樣；這似乎不可能。要是對方擁有「A、2」各一對，則輸定了。這就更加不可能。

因此游天虹估計對方會是「三條2」亦即底牌也是「2」，而他則會被老千們安排擁有「A、3」各一對，亦即「兩對」輸了給「三條」的格局。

果然，當女荷官派出了最後一張牌時，游天虹證明他的估計沒有錯，那是一張「3」，他於是變了「A、3」各一對——「兩對」的格局。

妙就妙在連對方最後一張牌是什麼，也給他猜中了，那是「2」。

至此，游天虹更加肯定對方的底牌也必定會是「2」——亦即「三條2」的格局。因為如果對方的底牌是「A」的話，他也變了「兩

對」，不過「A、2」兩對是會輸給游天虹的「A、3」兩對的。

游天虹這一次出二萬元，結果對方反大四萬元。游天虹故作猶疑，片刻之後他再反大四萬元，亦即每人要出十萬元。對方立刻再看他的底牌。

心大心細，疑幻疑眞的心理，幾乎是每一個參加「沙蟹」賭局的賭徒的心理。現在游天彩虹的對手——對方那中年人，就是被游天虹的「反大」注碼嚇得呆了一呆，以為自己看錯了底牌。

但是經過一再看清楚之後，他的底牌又確實是「2」。他又看看清楚四張「明牌」，分明又是「2、3、A、2」，也就是說：他的確擁有「三條2」的穩勝格局。

對方（游天虹）的牌面又分明是「A、3、2、3」，而游天虹的底牌他早已知道必然會是「A」，也就是「A、3」各一對，亦即所謂「兩對」的格局；按照「沙蟹」賭例，「三條」是勝「兩對」的。這完全是他同黨的安排。

原來賭桌上的老千們之所以能够輕易引人上當，完全是他們能够捕捉賭徒們的心理狀態。通常只可以擁有五張牌的「沙蟹」，要湊成一對亦難乎其難，兩對自然更加難了。至於「三條」這種情況，更加是罕見。基此一般心理，大多數賭徒不服氣，就像游天虹目前的情形一樣，擁有難得的「A、3」兩對，又如何肯相信對方會擁有「三條2」呢？何況游天虹的手上已出現了一張「2」，對方「三條2」的機會就微乎其微了。

那中年人想通了這一點之後，也確定了游天虹可能正是基於這種「不相信，不服氣」的心理，所以才會「反大」；這正好中了他的詭計。

但是，那中年人為審愼計，看過了自己的底牌之後，也有意無意地瞥了他同黨一眼。結果與他一齊入局的同黨，還有那個負責派牌的女荷官，都用早有默契的眼色，示意他「再反大」。

這的確是個難得的機會，於是中年人立即又反大十萬元。這次却輪到游天虹呆住了！

陪同游天虹同來的岑册不斷咬手指，雖則他早已棄牌，但是，萬一游天虹大敗，他們如何脫身？所以，想到這裏，岑册已打了一個冷顫！

但是游天虹這個局中人却燃點着一支香烟，深思熟慮地想完又想！

他只注視着桌面中央一堆鈔票，沒有再去看自己的底牌。口裏却喃喃自語道：「我眞不服氣，這手牌怎麼可能會輸給你呢？」

然後他又計算一下剩餘的鈔票，只得一萬元不够。於是他說：「算了，就賭盡這些好了，反正我也不想贏得太多——」

豈料話猶未完，對方已笑道：「別人我可能不相信，但閣下既是岑先生帶來的朋友，自然有根有據，我可以接受老兄簽字的支票。假如沒有支票帶來的話，那麼，簽一紙借據也可以，不過要勞煩岑先生加簽。」

游天虹立刻就開玩笑地說：「你怎麼可以再相信這位岑先生？他的老闆鄭先生已被老千們騙到破了產，只怕他加簽，你也未必會相信呢！」

此語一出，衆皆愕然，那三名入局的男子固然面色大變，就是負責派牌的女郎，以及在旁負責監場的男子，也顯得有點異狀。

但是，游天虹却當作沒有看見過這一切情形，只摸出了一本支票簿來，簽了一張十萬元的支票，扔到桌上那大堆鈔票上面去。同時說道：「請開牌，我們攤牌的時刻終於到了！」

在場的人無不感到驚奇；他們並非因為游天虹只「跟進」而不「反大」，而是看見游天虹這麼鎭定的態度，再想想，他剛才那一番說話，各人就感到忐忑不安！

那中年人因為牌面小，依例應該先攤牌，結果當然是「三條2」的格局。

輪到游天虹開牌之前，那數名男女又在交換着眼色。然而游天虹彷彿當局者迷似的，好像完全未有發覺，相反，岑册反而一一看在眼裏。

正因為岑册看得太過清楚，想到一兩分鐘之後的情形，他就恨不得自己會隱形，迅速消失在這裏。

岑册如此惶恐不安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就親眼見過鄭海輸得不明不白，甚至被人迫簽欠單，最後引致破產……等等情形，都好像昨天才發生過的事情一樣。

但是游天虹這位局中人却出奇地冷靜，咀角咬着香烟，右手只用兩隻手指把他的底牌揭開，刹那間所有人都呆住了。

那張底牌竟然不是「A」，而是「3」。

換句話說，游天虹並非「A、3」兩對的格局，而是「三條3」，他當然也贏了對方的「三條2」，而且還贏得十分微妙，因為雙方都互相擁有對方一張關鍵性的「2」和「3」，這正是足以令對方難以置信的事。

但是，也只有這幾名男女老千心裏明白，他們分明是遇上了高手——被人「千上千」，只不過人家的手法比他們更加高明而已！

游天虹這邊把香烟擱好在烟灰缸之上，那邊已伸手去將桌面上的鈔票，撥到自己的面前來。

這時候有人想發難，但被在場的一名中年人用眼色制止。游天虹根本就沒有理會他們，已匆匆將鈔票收集。

最後他只收剩一張千元面額的大鈔，便乘機站了起來，把那張千元面額的大鈔遞給派牌的女荷官，同時說道：「這只是小小意思，妳不用多謝我了，多謝這三位先生吧。」

三名男子面上紅轉白，由白變青！

那女郎惟有說了一句：「多謝！」跟住想派牌。

但是游天虹却說：「對不起，小弟沒有時間再玩了。」

房間裏面那四男一女又關照了一個眼色，但游天虹仍然當作沒有看見，只顧住將鈔票整理好，隨即離開了賭桌。岑册自然也跟住站立起來。

「等一等！」突然有人叱喝了一聲：「老兄，你這算是什麼？贏了就趕着走麼？」

「贏了不走，難道還等到輸光了才走麼？」游天虹若無其事地笑了笑！然後他又問在旁負責監場的大漢：「請問你們這間俱樂部可是規定贏了錢的人不准走的？——」

游天虹話未說完，對方那大漢已不懷好意地瞪住他：「本來我們就沒有這項規定，但對你却是例外！」

「為什麼？」

「因為你是老千！嘿！」那名大漢兇相畢呈地，就要動手去揍游天虹。

游天虹急急倒退幾步：「你們這算是什麼？我要見你老闆分個道理——」

然而對方却沒有理會他，另外三名男子也乘機指游天虹是老千，磨拳擦掌地紛紛離座，所有箭頭都針對住游天虹。

岑册在旁動也不敢動。他明知衆寡懸殊，硬碰硬，肯定吃虧的必是他們。

游天虹果然也好像很知機似的，說道：「好了，好了！我眞的怕了你們，既然你們硬指我是老千，不如我們一齊到警局裏去好嗎？」

「誰有空跟你到警局裏去？告訴你，這兒只是地下賭場，根本就不合法的。乖乖的，你最好把身上的鈔票全部放下，也許我們會放你們一條生路。否則，哼！我怕你出不了這間房門口呢！」

「好好！我都把鈔票給你們！」說完游天虹果然把一疊鈔票用力扔了出去！

由於那一大疊鈔票的數目相當多，所以一經游天虹用力撒出，這斗室之內立刻好像天女散花似的，幾乎連燈光也全被它遮掩起來！

各人的視綫被分散，游天虹首先反擊那名地下賭場的打手，那傢伙雖然身形高大，但游天虹那一拳的力度也相當，當堂痛得他彎下腰來！

那打手還未站直身子，游天虹已揚腿飛膝，撞向他的下頷！只聽他「喲」的一聲叫，人已往後倒跌出去！

游天虹趁住混亂中想拖住岑册奪門而出，那三名男子正在搶錢——那些錢都是游天虹一手扔出的。那名派牌女郎也不甘後人，伸手去撈正在四處飛揚的鈔票，以及已掉在地上的。

三名男子看見游天虹奪門衝了出去，也啣尾追出！

他們一邊追過來，一邊叫喊！

走廊那邊立刻出現數名大漢，攔住游天虹和岑册的去路！

游天虹一邊對身旁的岑册說道：「你自己照顧自己，有機會逃出這裏之後，記得儘快報警——」

豈料他話未說得完，本來十分昏暗的走廊，利那間亮起了不少燈光，光亮的程度，足以令人覺得刺眼

游天虹和岑册正待由走廊的另一邊逃走，三名由房內追出來的男子却阻住他的去路。同時走廊的盡頭處又湧出了另一批人，爲首一人正是羅富——被稱爲「富哥」的老千頭頭。

游天虹知道攤牌的時刻終於也到了。他趁住各人還有一段距離才迫近他們之前，爭取這一點點僅有的時間問身旁的岑册：「鄭海生前遇上的賭棍可就是眼前這傢伙？」

岑册低聲答道：「是的，除了他之外，還有一些其他人，雖然次次不同，但眼前此人幾乎次次有份。他就是富哥了！」

羅富帶了數名打手走過來，走廊的另一邊那班人也迫近了游天虹和岑册，所以變了前後夾攻之勢！

可能由於游天虹他們變了甕中之鼈，故此對方只是不懷好意地盯實他們，並未動手！

游天虹瞻前顧後，終於也忍不住首先開腔道：「富哥，我們眞是有緣份啊！終於又聚頭了！」

羅富站在游天虹前面不足三呎的地方，瞪住他說：「你眞有種，竟敢在此搗亂！」

游天虹苦笑道：「我只是來尋消遣而已，但是，你派出的手下技不如人，却又不服輸，我惟有連贏來的鈔票也不要了。這又有什麼不對？」

剛由房內出來的一名打手和派牌女郎，他們的手上仍掌握住一些十分凌亂的紙幣。那打手立刻揷嘴道：「老闆，這傢伙扔出的，只是一些十元面額的小鈔，總數還不够一百張呢。但他最少也贏了我們二、三十萬元以上。他分明換牌。」

游天虹笑道：「難得你們不打自招，原來全是同黨，相信鄭海就是如此這般被你們騙到要破產的，我講得對嗎？」

羅富嘿嘿地說：「你們分明存心來此胡混，大概也是活得不耐煩了。」

游天虹這時才發覺通往賭場大堂及出口處的走廊盡頭處，一度防火門已關上了。同時由這兒遙望過去，那度門却閃閃生光，彷彿已加上了一層不銹鋼的外層，也就是說：游天虹和岑册二人，即使衝過人牆，也未必可以逃得出去！何況他們前前後後最少出現了超過十個人呢！

游天虹故意洩氣地說：「好了，既然你們已承認出千，我也無話可說，最多我把贏來的鈔票全部歸還給你們吧！」

剛由貴賓房裏面出來的人，都知道游天虹身手厲害。尤其是當他把鈔票扔出時，立刻發動的反擊動作，簡直就像狂風過境似的，令人無法應付。

因此有人向羅富提出警告：「老闆，小心點，這傢伙不但鬼馬多端，身手更加了得！」

游天虹聽了之後却是「格格」地笑了一陣：「蒙多獎！其實錢財只不過身外物，又何必太過緊張？」

游天虹一邊說話，一邊已從口袋裏取出一疊直板的千元面額的大鈔，他彷彿舞台上面的魔術師，把手上的鈔票當作樸克紙牌一般，凌空飛揚一番，手法之純熟，簡直出神入化！

包括羅富在內，各人均被游天虹的動作深深地吸引住。尤其是他手上那數十張千元面額的新鈔。

游天虹道：「錢我已決定留下了，但我必須弄清楚一件事，鄭海這位廠商可是常常到這兒來賭博？」

一名中年人道：「是的，你身邊現在站着的人，就是與鄭海來過的人。」

羅富說道：「我們這兒打開門做生意，經常有不少人來此消遣，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呢？」

「但我知道這兒有人出千，鄭海被人騙了許多錢，結果要出到縱火騙保險費那一招，想不到到頭來反而燒死了自己。」游天虹說。

羅富道：「你所講的都與我們無關，但你現在手上的東西就與我們有關。你乖乖的把所有鈔票都放下，我或者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那麼——」游天虹故意頓了頓，順手把那一疊千元大鈔揚了揚：「你們就先收下這些吧！」

只見游天虹的手一揚，數十張金黃色的大額新鈔，已從他手中飛出！分別向着不同的方向疾飛而去，有人竟然伸手去接；這邊游天虹已開始行動！

伸手去接鈔票的人，突然尖叫起來，原來那些被游天虹扔出去的新鈔有如利刀一般，鋒利無比，他們的手掌已被割傷。

由於尖叫連聲，游天虹拳脚又正在揮動，走廊之上本來已一度平靜下來，現在又變得十分混亂。

岑册手無縛鷄之力，眼看游天虹又與人交手，自己又帮不了他，如何是好？惟有急急避過一旁；羅富等人看見他又怕事，又懦弱，竟然暫時不去理會他，集中力量對付游天虹！

混亂中突然看見游天虹自口袋裏掏出了一些硬幣，順手撒了出去，各人急急避過。

但是，那些大小硬幣却原來不是爲了對付他們的，這時正急竄地擊向天花板之上，一陣清脆可聞的玻璃粉碎聲傳出後，走廊上的燈光已有過半熄滅，光綫也變得昏暗起來。

各人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游天虹明知這樣子糾纏下去，必然會是寡不敵衆，他企圖利用這黑暗的環境，闖出重圍。

羅富立刻揚聲吩咐各人：「守住前後門，今晚一定要這傢伙死在這裏。」

游天虹忽然縱身往上躍，由羅富的頭頂一掠而過，眨眼之間人也不見了。

由於走廊上的燈光超過一半已被游天虹的硬幣擲毀，所以各人的視綫受到限制，游天虹

的動作又快得出奇，因此大家看也未曾看得清楚，又有二人在慘叫聲中倒了下來。

雖然說是以衆欺寡，但每個人的接觸面却是有限度的，所以游天虹在來往奔竄之間，對方即使一湧而上，齊齊出擊，但到頭來也只可能讓三兩個最接近游天虹的身體，於是他便有機可乘了。

走廊是相當狹窄的，所以人越多，肉搏時對游天虹就越加有利。加上他身手敏捷，武功和輕功都非常了得，以羅富爲首的一班人竟然無法將他制服，但時間却對他十分不利。

游天虹輕易竄到走廊一端的盡頭處，前面雖然攔住去路，但那扇金屬閘門竟然可以讓他順手推開。

明明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難得那扇金屬閘門可以讓他順手推開，所以游天虹立刻就衝了出去！因爲當時的形勢對他相當危險，要是走慢半步，對方的人就會將他抓住。他的武功即使更加高强，也不可能長時間糾纏下去的。難得有此機會，游天虹當然是走爲上着了。

豈料游天虹剛衝過那度閘門，地板突然翻動，人也跟住栽了下去！游天虹的反應更快，也無法避開那機動的陷阱。因爲一切都來得太過突然。

游天虹只感到重心頓失，人也顚顚倒倒地，凌空翻着筋斗，他心裏想：這次一定粉身碎骨。是他太過大意，抑或是對方佈局周密？

他想也未曾想得完，人已跌到底了，「撲通」一聲，水花四濺！

游天虹雖然跌得連屁股也有點兒痛，但整個人反而感到輕鬆得多了。因爲這下面如果是硬地的話，他可能已經手足折斷。

水可能很深，游天虹帶着那一股下衝之力，直沉下去，直至脚部觸及水池底，人才反浮上來。怎料到他剛浮出了水面，就發現頭頂出現一個網。

游天虹也是剛剛撥去面上的水珠，同時以雙足踏水藉此保持身體的平衡以及浮力，但脚下又觸及一些不知什麼東西。等到他發覺那是一張尼龍網時，他被人由水中撈起來，整個人則在網中。

游天虹沒有掙扎，因爲他明知，如果掙扎，那只不過浪費自己的氣力而已，根本不可能會讓他掙脫的。

游天虹變了網中人之後，只有極力保持冷靜。他發覺一條吊臂正將尼龍網往上扯。

突然之間，方向一轉，吊臂自動收回，牆壁之上出現了一個大缺口，尼龍網也由那兒移動。

當尼龍網停止了移動之後，羅富等人已出現在游天虹的脚下，但游天虹在網中，變了半天吊。

羅富「格格」大笑！那是勝利的笑聲，也是充滿了諷刺的笑聲。

游天虹上不到天，下不到地，人在網中團團地轉動，他完全處於被動，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等到尼龍網停止了轉動時，游天虹往下望時又吃了一驚，原來岑册亦已被綑縛起來。

羅富冷笑着說：「姓游的，你眞有種，竟敢再三與我們作對，大概也是活得有點兒不耐煩了。」

游天虹道：「是我倒霉，但絕非我低能，低能的只是你們這輩下八將！」

羅富和他身邊的人本來面上都堆了笑容，但聽了游天虹諷刺他們是「下八將」時，各人面孔上的笑容頓然消失了。

所謂「下八將」也是老千之中最不正統，最低能的。

本來老千只有「八將」，他們傳統上絕不使用暴力，只以高明的「千術」去令別人上當。但漸漸江湖上有些不學無術之輩，但求達到騙財之目的，絕不顧及其他，甚至事敗使用暴力等等，江湖上的人就稱此等不正宗的老千做「下八將」。

羅富當然也聽得明白，他生氣地說：「你再說一次！」

游天虹雖處下風，却十分倔强地說：「別說一次，一千次一萬次我也敢說，但你却沒有種放下我，讓我與你一較高下——我只要與你賭一手！」

「你想怎樣賭？」羅富反問道。

游天虹被困在尼龍網內說道：「拿一副撲克紙牌來，每人一次過派五張，誰勝誰負立即分曉，不用拖泥帶水了。勝了一方有權出主意，負了的——」

「等一等。」羅富截住他的話頭，說：「你的意思可是：勝利者，可以全權作主，是不是？」

「對了。」游天虹道：「例如你勝，你就有權處理我，我死而無怨。萬一你負了，亦即我勝，我要怎麼樣便怎麼樣。你以爲這樣公道嗎？」

「一點也不公道。」羅富笑道：「因爲你目前已是負方，我早已操縱你的生死大權。」

「那麼，你想怎麼樣？」

「我們賭一手沙蟹，看看你的技藝高深至何等程度，因爲江湖上傳說你出神入化，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我才不相信。」羅富說完就拍拍手掌爲號，示意他的手下去拿一副撲克紙牌來。

游天虹滿以爲如此一來，羅富一定會把他放下來了，所以他很大方地說：「好吧，你是主人，你想怎麼樣，我也樂意奉陪。」

羅富又示意手下將繩子放鬆，於是套住游天虹的尼龍網也由半空落下，但仍差一呎許才到地面。

「早就聽說你的武功很了得，我也見過了。但賭沙蟹的功力，我倒要親自領教一下。」

羅富說話時，他的手下已將一個木箱抬到游天虹的面前來。那木箱大約高三呎，闊兩呎左右。游天虹心裏想：這傢伙又出什麼鬼主意？可不是將他放入木箱之內吧？再看看後面跟住的另一名大漢則拿了一副撲克紙牌來，另一隻手則拿着一張硬咭紙。

木箱放在游天虹與羅富兩者之間，那張丁方約有二呎的硬咭紙則擱在上面。原來這是要來當賭桌的，但是羅富並未將游天虹釋出。

游天虹心裏正感疑惑，羅富又對身邊的助手們耳語。只見那數名大漢立即包圍住尼龍網，有人由網孔處伸手入來，將游天虹口袋裏面的鈔票全部搜了出來。

由於游天虹曾掉入水中，至今仍然渾身濕淋淋的，所以那些鈔票亦難例外。

羅富說道：「我這樣做是爲了公道，因爲這些錢本來就是他們的。」他指指身邊的人——那些人都是與游天虹在賭桌上交過手的人。

羅富又笑道：「現在你身上已不名一文，也沒有任何道具可供你出千，我倒想看看你憑什麼可以贏我。」

「這樣賭似乎不大公道。」游天虹說：「可以放我出來讓我們來賭個痛快？」

「不！」羅富道：「我明知你武功了得，身手不凡，我又怎會自討苦吃？」

羅富又示意身邊的人將一副撲克紙牌遞過來。那是一副全新的紙牌，羅富將首尾二張小丑牌扔去，以極其熟練的手法，將紙牌揷亂，然後才用手掌攤平托住紙牌，遞到游天虹的面前來。

（未完．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謝長風無意中遇到醉道人，相談之下，便將碰到卓少華被穆嬤嬤擄走，再來蘭赤山莊取解藥相告，說了一大堆話，醉道人和卓少華也是忘年之交，聽他所說，便一同到蘭赤山莊探個清楚，卓少華自客棧中和小公主嚴玉蘭走出之後，由小公主帶着坐馬車趕到婺源榮華客棧，這客棧是城主佈下的一個伏樁，先找掌櫃笑面屠夫丁長泰，說明趕回山去，丁長泰那敢怠慢，連忙準備馬車，派人送他們回去，二人來到前山，先由辛嬤嬤總管安排，由小公主向城主稟告，然後將卓少華用迷藥使他昏睡，再由籐兜子將他送上山，交給顧總管接待……

疑神智清醒　送囚室審查

卓少華突然想起嚴兄在車上說過：娘問你話的時候，你除了自己叫王阿大，叫我小公主，別的都要裝作不知道。

對她娘都要說不知道，對顧總管當然也要說不知道了，這就搖搖頭道：「不知道。」

胖老婆子問道：「爹叫什麼名字？」

卓少華道：「不知道。」

胖老婆子微微點了下頭，又道：「那你認不認識穆嬤嬤？」

卓少華道：「那是小公主的奶娘，我叫她婆婆。」

胖老婆子道：「你到這裏來作甚？」

卓少華道：「是小公主叫我來的。」

胖老婆子似乎問得很滿意，站起身道：「你隨我來。」

卓少華跟着站起身，跟在胖老婆子身後，走出房門，折入一條長廊，穿行過兩處院落，到了另一進樓宇前面。

胖老婆子在階前停住，卓少華也跟着停住。

只見一名青衣使女從門中走出，朝胖老婆子躬躬身道：「顧總管可是領着王相公來了？」

胖老婆子點點頭道：「妳快去稟報一聲。」

青衣使女一雙俏目朝卓少華瞟了一眼，迅快的轉身進去，不大工夫，她匆匆回來，說道：「顧總管請進去吧！」

胖老婆子回頭道：「王相公跟老身進去。」

卓少華沒有說話，跟着她跨上石階，進入大門，中間是一間寬敞的客室，佈置得極爲精雅，但却闃無一人。

胖老婆子領着他走到東首廂房門口，一手掀起湘簾，說道：「老夫人就在裏面，你自己進去吧。」

卓少華舉步跨入，只見這間廂房略呈長方，屋中燈光柔和，一張錦椅上，端坐着一個花白頭髮，皮膚白皙的老婦人。

這老婦人一張長型的臉上，嚴肅得沒有一絲笑容，一雙細長的眼睛，神光烱烱

，朝卓少華投來，冷峻的道：「你就是王阿大？」

卓少華只覺屋中的空氣好像凝結了一般，令人感到有些窒息，一面答道：「是的。」

老婦人一抬手道：「好，你坐下來，我有話問你。」

卓少華在她下首一張椅子上落座。

老婦人道：「你從前也叫王阿大麼？有沒有別的名字？」

卓少華心裏緊記着嚴兄的叮囑，娘問你爲什麼，你都要裝作不知道，這就回頭道：「不知道。」

老婦人又問道：「那你總認識穆嬤嬤吧？」

卓少華道：「那是小公主的奶娘，我叫她婆婆的。」

老婦人又問道：「你什麼時候認識她的？」

卓少華道：「我不大清楚，聽婆婆說是她把我帶大的。」

老婦人繼續道：「你還認識一些什麼人？」

卓少華道：「婆婆，小公主，還有畫眉。」

老婦人問道：「還有呢？」

卓少華道：「沒有了。」

老婦人又道：「這次你在那裏遇上小公主的？」

卓少華道：「是在一家客棧裏，小公主要我陪她到杭州去……」

老婦人道：「你對杭州很熟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杭州這名字好像很熟，我……我……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後來沒有了。」

老婦人道：「我是問你遇上小公主，後來又做什麼？」

卓少華道：「吃晚飯的時候，婆婆來了，要我跟小公主從後窗跳出來，跟小公主走。」

老婦人道：「你可知道當時發生了什事麼？」

卓少華搖搖頭道：「不知道。」

老婦人道：「你就這樣跟小公主一起來的？」

卓少華點點頭，應了聲「是」。

老婦人問道：「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

卓少華搖頭道：「不知道。」

老婦人又道：「小公主有沒有告訴你，要帶你去見什麼人？」

「有。」卓少華道：「她說過要帶我來見妳的。」

老婦人臉上微有笑容，問道：「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卓少華道：「妳是嚴兄的娘。」

「嚴兄？」老婦人臉色微變，問道：「嚴兄是誰？」

「嚴兄就是小公主。」

卓少華道：「小公主在路上不准我叫她小公主，要叫她嚴兄。」

老婦人又道：「小公主是不是對你很好？」

卓少華想起在車中自己和嚴兄很好的事情，不禁臉上一紅，說道：「妳怎麼知道的？」

他究竟神智還有些不清。

老婦人冷哼道：「你還沒有回答我問你的話。」

卓少華道：「她對我好，我自然也對她好了。」

老婦人神色冷厲的道：「你們如何好法？」

卓少華道：「沒……沒有什麼，我只知道小公主對我很好。」

老婦人沒有再問，抬頭叫道：「顧總管。」

胖老婆子急忙在門外應道：「屬下在。」三脚兩步的掀簾走入，垂手道：「城主有什麼吩咐？」

老婦人一抬手道：「妳把他領出去，讓他先住下來。」

顧總管應了聲「是」，朝卓少華招呼道：「王相公，隨我出去了。」

卓少華站起身，跟着她走出樓宇，走出一道月洞門，那好像是一個大花園，到處有葱鬱的樹林，和一圈圈石砌的花圃，走在白石舖成的路上，花氣襲人，只是夜霧朦朧，看不清較遠的景物。

顧總管把他領到一處小庭院中，說道：「王相公，這就是你住的地方了。」

兩人剛剛跨進門，就見到有一個青衣使女迎了上來，欠身道：「小婢叩見顧總管。」

顧總管一擺手，道：「妳來見過這位王相公，他是新來的，城主指派他住在這裏。」

青衣使女又朝卓少華欠身一禮，說了聲：「小婢秋月，見過王相公。」

顧總管道：「妳領王相公進去。」

一面又回頭朝卓少華道：「王相公有什麼需要，只管吩咐秋月好了。」

說完，轉身往外就走。

秋月在屋中點起了燭火，引着卓少華穿行客堂，進入一間臥室，一面說道：「王相公，這是你的房間，你請坐，小婢給你沏茶去。」

放下燭台，轉身走出，不多一回，秋月捧着一盞茶送上，又道：「王相公還有什麼吩咐麼？」

卓少華道：「沒有了。」

秋月道：「小婢那就告退了。」

回身退出，隨手替他掩上了房門。

卓少華心裏一直惦記着嚴玉蘭，他以爲自己見過了城主，她一定會來找自己，那知坐着等了好一回工夫，依然不見她前來。

一盞新沏的茶，現在已經涼了，他好想念她，恨不得跑出去，到處高聲大喊，等她飛也似迎着自己奔來，一把擁抱住她，吻她令人迷醉的秀髮，吻她喘不過氣來的小嘴……

他一口氣把一碗涼了的茶喝完，心中失望的道：「她今晚不會來了。」

他連衣服也沒脫，和身倒向床上，賭氣的轉過了身，面向牆壁，闔上了眼睛。

他當然睡不着覺，在他面前不時的浮現出小公主嚴文蘭嬌麗的影子，和她在車上那種溫柔，嬌羞的模樣。

驀地，南首花格子窗前有一個人悄悄的挨近！

卓少華雖然身子背着窗戶，但他「九陽神功」已有四五成火候，只要有人潛入十丈之內，他可以清晰的聽得到，他不覺很快的轉過身來，目光一下投到窗上，窗外月光如水，花格子窗上，正映照着一條黑影！

卓少華心中暗道：「是嚴兄來了。」一念及此，一個人從床上一彈而起，迅快掠近窗下，伸手去推窗戶。

那悄悄掠近窗下的黑影，聽到室內有了人聲，迅速往後退去。

卓少華推開兩扇窗戶，目光一凉，不見了人影，立即一提氣，身如箭射，穿窗飛出，口中叫道：「嚴兄……」

喊聲未落，突覺身後疾風颯然有人發掌朝自己肩後切來，他連想也沒想，右手一記「迴風舞柳」，手掌一反，往後掠去，人也隨着轉了過去。

那人切來的掌勢，被他指風掃中，整條手臂，驟然感到一麻，心中暗暗一驚，身形斜退，右手又是一掌，朝剛轉過身來的卓少華當胸拍到。

卓少華怒聲道：「你是什麼人？」

他右手一圈，手掌朝前一抬，正好把對方拍來的手掌接住。

不！從他掌心湧出去一個無形內勁，「砰」的一聲，把那黑影憑空震飛出去一丈來遠。

那人在花叢中打了個滾，一溜烟的逃走了。

卓少華望着逃走的那人後影，憤憤的道：「你到底是什麼人，不聲不響的偷襲我，又不聲不響的逃走了，這是……」

話聲還未說完，突覺身後似是又有人欺了過來，急忙一個輕旋，轉過身去，只見一個矮胖蒙面黑衣人，正欺到離自己身後不到兩丈來遠。

這人頭上套着一隻黑布袋只露出兩個眼孔，眨着一雙烱烱的目光，他似乎對卓少華反應敏捷，（他只欺到卓少華身後二丈光景，就被卓少華發覺）感到有些驚訝起來！

卓少華在這一瞬間，雙目射出兩道寒電般的光芒，冷然道：「妳是顧總管！」

他從對方矮胖而臃腫的身軀，看出這蒙臉黑衣人極像顧總管。

那矮胖蒙面人一言不發，雙手如爪如鈎，迎面撲攻過來。

這一撲竟然爪挾風聲，十分凌厲！

卓少華怒聲道：「你到底是什麼人？爲甚麼要偷襲我？」

他在說話之時，右手已疾揮而去，直向矮胖蒙面人左腕抓去，左手化掌，向外一揚，架開了對方抓來的右手，他身子不動，只是輕描淡寫的兩下，就把對方凌厲攻勢消解開去。

矮胖蒙面人左手一縮，身形倏退暴進，依然欺身直攻而上，雙手如鈎，連環擊出，手法快捷無倫！

卓少華心頭十分憤怒道：「好，你要打，我就教你見識見識。」雙手連揮，反擊過去。

那矮胖蒙面人似是想不到卓少華的武功，竟有這般高强，他雙爪攻勢，雖然快速凌厲，却記記都被卓少華的手勢化解無遺。

驚駭之餘，驀地攻勢一變，化雙爪爲雙掌，掌似鐵板，上下翻飛，記記不離卓少華要害大穴，掌風如濤，使的竟是內家掌力重手法。

卓少華雙手開闔，從容流利，忽揮忽切，忽挑忽拂，變化迅速，攻拒之間，神妙無方，任你矮胖蒙面人攻勢如何凌厲，掌勢如何沉重，只要卓少華手勢劃出，就立被破解，有時還被逼得無法招架，往後躍退。

瞬息工夫，兩人已打了二十多個回合，卓少華精神越打越好，手法變化也越來越奇，矮胖蒙面人的掌式却愈來愈施展不開！

敢情那矮胖蒙面人打起了眞火，口中怒嘿一聲，脚下疾退兩步，右手直豎，一掌朝卓少華迎面直劈過來，這一掌他似乎用出了八成眞力，掌勢出手，一道强勁的掌風，宛如一道汹湧的怒浪，呼嘯撞來！

卓少華喝道：「來得好！」右手一揚，揮手就往前迎拍出去。

兩道破空勁氣，乍然一接，激起了一陣飛捲的狂飆，但聽蓬然一聲大震，卓少華站在原地，一動不動，矮胖蒙面人却被震得連退了三步，兩個黑布眼孔之中，不期流露驚詫之色！

適時，只聽一聲極輕的口哨，傳了過來。

矮胖蒙面人突然雙脚一頓，往後暴退，轉身飛掠而出！

卓少華怒喝一聲：「你想走沒有這般容易。」

身形如風，一閃而至，矮胖蒙面人身法雖快，但卓少華使的是「天龍馭風身法」，比他更快，一下搶出，攔到了矮胖蒙面人面前。

矮胖蒙面人一時情急，左手迅疾拍出一掌。

卓少華右手一探，就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說道：「我倒要看一看你究竟是什麼人？」

左手閃電朝矮胖蒙面人罩在頭臉上的黑布抓去。

就在此時，突然又有一道人影，宛如大鵬凌空，朝卓少華身後撲攫而至，人還未到，十道銳利的爪風，已然先人襲到！

來勢之猛，快速如電，卓少華若是伸手去揭矮胖蒙面人的蒙頭黑布，那麼就無法自救，把整個背後都賣給了人家。

自救，當然比揭開矮胖蒙面人黑布重要得多！

卓少華右足迅疾往前跨出一大步，身子隨着向左疾轉，右手扣着矮胖蒙面人左腕不放，輕輕一帶，就把矮胖蒙面人朝背後襲來那人推了過來。

他這一手使得輕快已極，矮胖蒙面人左手被扣，身不由己朝撲來那人撞去。

撲來的那人武功極高，他看到卓少華把矮胖蒙面人朝自己推來，撲落的身形微微一偏，左手一揮，就把矮胖蒙面人向外推出。

矮胖蒙面人趁機雙足一點，從斜刺裏飛掠出去，一下隱沒不見。

卓少華推出矮胖蒙面人，有這一瞬間的緩衝，他已和飛撲過來的那人對了面，這人依然是個黑布蒙面人，只是身材略見

瘦高，一雙亮若寒星的目光，正向自己投射過來。

卓少華氣憤已極，怒聲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襲擊，你說，這是爲什麼？你不說出來，今晚我是不會放過你的了。」

蒙面人口中冷哼一聲，抬手一揮，朝卓少華迎面拂來。

他這一拂，手背向外，五指由下而上，使的正是內家「拂脈手」，專鎖敵人經穴。

卓少華右手一探，大姆指和食、中二指箕張如鉗，迅向對方拂來的手腕扣去。

他這一手使的是六合門的「擒拿手」，也叫做「三指功」，是他師父九眺先生司空靖的拿手絕技！

蒙面人冷笑一聲，突然掌指齊施，欺身朝卓少華突襲過來，這下雙手齊發，忽掌忽指，不但出手奇快，而且變化無窮，掌拍指戳，無一不是人身必救的大穴。

卓少華少年氣盛，大聲道：「你冷笑什麼？你也未必能够勝得了我！」

口中說着，雙手跟着揮起，朝蒙面人搶攻過去。

他雙手開闔，一手出手封解，另一手就因對方的攻勢，已被封架而反擊。

他出手封架，和出手反擊，使的招數，都是各大門派常見的招術，並無出奇之處，但在他手中施展出來，就發揮了極大的威力，好像這些普普通通的招式之中，含蘊了極爲神妙的手法，不論蒙面人掌指變化如何精奇，如何快速，都被卓少華這些從各大門派檢來的「雜錦」招數，化解無遺！

片刻工夫，兩人已交了二三十個回合，蒙面人的手法處處受制，顯然已被迫落了下風，只是並未落敗而已！

被迫落下風，當然會有縛手縛脚的感覺，蒙面人越打越覺奇怪，心中忖道：「他使的這一路手法，並非六合門武功，這是什麼手法呢！」

這正是老哥哥教他的「長風子十三破」中，專破掌、拳、手、指的招法，這是精研各大門派手法精華連綴而成的散手，應用之法，變化由心，長風子（飛天神魔謝長風）已有數十年沒在江湖露面，蒙面人自然不識得了。

何況卓少華又經老哥哥輸給了他二十年功力，有時他對手法應變不及（終究還有一半神智被迷，思考不够敏捷），稍露破綻，被對方指、掌掃上一點，也並不覺得如何。

蒙面人身手，在武林中已是首屈一指的高手，如今竟連一個神智已被迷失的六合門門人都勝不了，心頭自然漸被激怒，口中又是一聲沉嘿，手法突變凌厲，左掌右指，左指右手，（「手」與「掌」，出手招式並不一樣）交相擊出，攻勢快得像雨點一般，朝卓少華攻來。

這一輪急攻，手法，掌法，無不極盡詭異，攻出來的一掌一爪，莫不狠毒辛辣，記記都是足以致人於死地。

轉眼之間但見掌影翻飛，指影參差，縱橫交叉，盡是蒙面人的手影。

但不論你攻勢毒辣凌厲，如何快速，卓少華在他掌指交逼之下，雙手使的依然是各大門派的雜錦招式，也依然把攻到他身前的手法一一破解，好像極爲從容，毫無吃驚的模樣！

蒙面人又氣又惱，暗道：「這楞小子使的到底是什麼武功？」

心中想着，突然疾攻兩掌，把卓少華逼退了一步，就歛手後退。

卓少華哼道：「你也想退走……」

話聲還未說完，突覺一股無形暗勁，向自己身上撞來。

要知他練成「九陽神功」，少說也已有五成以上的火候，「九陽神功」乃是道家乾天至陽之氣，能練到五成火候，已經非同小可。（卓少華這點年紀，當然無法練到五成火候，這是老哥哥飛天神魔長風子輸給了他二十年「九陽神功」才有五成火候）只要外界有拳勁掌風襲上身時，不須本人運氣抗拒，「九陽神功」就會自生抗力，這也就是道家所謂「護身眞氣」。

一般練功或練氣之士，只要功夫到了某一境界（這就須練到十二成火候）一般氣功也都可以作爲護身眞氣（氣在身外）如果遇上外來力道，比你强的，就會被震散眞氣，輕者當然只需運功調息就可復原，重者會走火入魔或當場斃命。但「九陽神功」護體，就不同了，不論何種掌力，就算對方功力强過你甚多，也都無法把它震散。

閑言表過，却說蒙面人這一記暗勁，使的正是「無形掌」，他雖然不想取卓少華的性命，但因久戰無功，他的手法又被卓少華破解無遺，才使了四成力道。（這是說普通掌力的四成力道，如以「九陽神功」來說，那「九陽神功」五成火候，就相當於普通掌力的十成了）

在蒙面人想來，自己這一記「無形掌」，卓少華雖不致當場重傷而死，也會被自己內力震得昏倒下去，須得數日調治，方可復原。那知「無形掌」擊在卓少華身上，只覺他身上陡然湧出一股强大的內勁，把自己掌力硬生生擋住，掌力之强，幾乎把自己擊去的震力，悉數反擊回來。

這下直把蒙面人驚異得不知所云，心想：「這小子，會練成『護身眞氣』？這簡直不可能，就算他師父九眺先生，也未必練得成，未必接得下自己這一記『無形掌』！」

卓少華無緣無故，身上挨了他一記「無形掌」，心頭更是怒不可遏：「你退下幾步，原來想暗算我，這等鬼鬼祟祟的偷襲行爲，算得什麼？和你頭蒙黑巾一樣見不得人。」

蒙面人怒嘿一聲：「找死！」

手腕一翻，拍出一掌。

卓少華心裏已是十分怒惱，口中大喝一聲：「來得好。」

右手直豎，迎擊而出。

兩股掌力一觸，發出蓬然一聲，蒙面人只覺卓少華迎擊出來的掌風，好像蘊蓄了極强的震彈之力，自己劈出的掌力，有如擊在飛瀑流泉之上，柔軟之中帶有强勁的反彈之力，自己差點被震得立足不住，心頭不禁暗暗凜駭：「這小子那來這麼深厚的功力？」

冷然一笑，左掌一揚，接連又劈出了一掌。

卓少華又是一聲大喝，同樣左手一抬，也拍出了一掌。

這一掌，雙方都加强了力道，又是蓬然一聲，兩人各自屹立不動，但兩人身前，激起了一片旋風，吹得兩人衣衫獵獵作响。蒙面人雙目圓瞪，射出兩道懾人的寒芒，口中嘿了一聲，右手平胸推出。

他兩次對掌和卓少華平分秋色，不相上下，似已激起了他爭勝之心，也可以說把他激怒了，因此這一掌，和前兩次是勢道大大的不同，推出的掌勢並不很快，但隨着他掌勢出手，便有一陣森冷陰寒的勁氣，應掌而生，直逼過來。

卓少華練的「九陽神功」，乃是乾天至陽之氣，任何陰功，都傷不了他，但他自己並不知道，發覺對方掌勢剛一出手，就有絲絲寒氣，逼人而來，心頭一凜，口中又是一聲大喝，右手揚腕一指，對着那團陰寒勁氣直點過去。

這一指，他使出了「穿雲箭」的功夫，但聽「嗤」的一聲，一縷指風，直刺入那團陰寒勁氣之中！蒙面人驚「咦」出聲，倏然往後躍退，飛掠而去。

卓少華看他逃走，口中大喝一聲：「你想逃了。」雙足一點，凌空飛撲過去。

但蒙面人身法也不慢，尤其這座大花園到處都是樹林、花木，夜色之下，極易迷失，不過在轉眼工夫就已失去了他的蹤影！

卓少華追了一段路，既然追不到人家，也只好憤憤的回轉房去，和衣躺下。

夜色已深，一間精緻的樓宇的起居室中，銀缸中結着一個如意燈芯。

一張鏤花花梨木高背椅上，端坐着一個面色嚴肅的老婦人。

在她左首一把木椅上，坐的是胖老婆子顧總管，她睜大一雙水泡眼，望着老婦人，說道：「城主看不出他的路數來？」

老婦人微微搖頭，說道：「此人武功之高，當眞出我意料之外，連我『無形掌』都傷不了他……」

顧總管疑惑的道：「城主『無形掌』，普天之下，很少有人接得下來，這小子他有多大年紀？」

老婦人道：「不但如此，最後連我『九轉玄陰掌』，都差點給他破了，我發現他點出的一指，指風中含蘊着一股熾熱之氣，大有化解玄陰眞氣之功！」

顧總管聽得神色一凜，失聲道：「他會使『雷火神指』？」

老婦人聽她說出「雷火神指」，敢情一言提醒了她，本來嚴肅的臉上，登時變得陰森，口中「唔」了一聲：「所以我對他有些懷疑……」

顧總管上身湊了過去，低低的道：「城主認為他是對頭門下？」

她接着尋思道：「但他明明是被穆嬤嬤『無憂散』迷了神智，一個服了『無憂散』，神智迷失的人，武功仍可保持，這點城主該可放心。」

老婦人微微搖頭，徐聲道：「此人神智似迷似清，一般服過『無憂散』的人，似乎不是如此。」

顧總管愕然道：「城主如何看得出來的？」

老婦人道：「這是我從他談話中看出來的，所以我要妳派個人去試試他，方才我和他動手之際，更證實了這一點，他在動手時，神智似乎甚是清楚，但他說話的口氣，又有些像迷了神智的人。」

顧總管道：「城主說他神智被迷，是出於偽裝的了？」

「那也不是。」

老婦人沉吟道：「據我看此人神智似乎迷失了一半。」

顧總管道：「那麼依城主之見，此人該如何處置呢？」

老婦人道：「等我問問玉蘭再說！」

顧總管道：「城主說得是。」

老婦人一擺手道：「妳先退下去。」

顧總管應了聲「是」，起身退出。

老婦人叫道：「釧兒。」

一名青衣使女急步走入，躬身道：「小婢在。」

老婦人道：「妳去叫玉蘭來。」

「是！」青衣使女返身走出。

不多一回，只聽門口有人嬌聲喊了聲「娘！」像一陣風般連奔帶跳的奔進一個綠衣少女來！

她自然是嚴玉蘭了，回到山上，脫下青紗長衫，又回復了女裝。

女孩子易釵而弁，穿上男裝，再洒脫也難免帶點脂粉氣，也總有些扭扭揑揑，但換回了女裝，就要自然得多了。

嚴玉蘭換上女裝，就顯得活潑而清新，她明亮的眼睛，紅馥馥吹彈得破的臉頰，往上翹着的紅菱般的嘴唇，笑得輕盈！

那副喜孜孜的模樣，使人一看就會覺得這少女已經不再是孩子了，她全身都在散發着青春的氣息！

嚴玉蘭眉梢眼角都含着嬌柔的笑容衝進來的，但她一眼看到老婦人面色嚴肅，目光冷竣的神色，笑容立時凍結住了，叫道：「娘叫我有事嗎？」

「唔！」老婦人口中唔了一聲，指指身邊的椅子，說道：「玉蘭，妳過來，娘有話問妳。」

嚴玉蘭心裏已經有數了，娘要問的一定是他的事了，她一下變得很乖，而且又把椅子移動了一下，跟娘靠得很近，然後挨着娘坐下，撒嬌的問道：「娘有什麼事嗎？」

要跟娘要解藥，自然得下水磨工夫。

老婦人目光如刀，似是看穿了女兒的心事，嚴肅的說道：「玉蘭，娘問妳的話，妳要據實回答，不許有一點隱瞞，知道嗎？」

嚴玉蘭心頭「咚」的一跳，莫要他經不住娘盤問，把在路上車廂裏和自己好的話，也告訴娘了？娘眞要問起來，不羞死了自己了？

她粉臉驀地紅了起來，故意扭了下腰，說道：「女兒什麼事隱瞞過妳老人家來了？」

「如此就好！」老婦人點着頭道：「這才是我的乖女兒。」

嚴玉蘭道：「娘究竟要問什麼呢？」

老婦人道：「有關卓少華的事。」

「果然是他的事！」嚴玉蘭心中暗暗一動，一面說道：「女兒回來之後，不是全已跟娘稟報過了麼？」

老婦人道：「妳是跟娘說過了，但娘總覺得他有些不對。」

嚴玉蘭道：「他那裏不對了？」

老婦人道：「娘覺得他的神智，好像並未完全被迷。」

嚴玉蘭道：「娘，他神智是絕不會錯的，那天穆嬤嬤給他服『無憂散』女兒就在他邊上，穆嬤嬤等他醒來之後，就告訴他叫王阿大，他也一直以王阿大自居，連自己叫卓少華都忘了，有一次女兒問他卓少華是誰，娘，妳知道他怎麼說？咭，眞笑死人了，他說：『這人的名字好像很熟，好像聽人說過，只是一時想不起是誰來了』，眞是好玩極了……」

她咭咭格格的說着，老婦人一雙冷峻的目光，只是盯着她直瞧，臉上嚴肅得一絲笑容也沒有。

嚴玉蘭的笑容，在這一刹那間，又被凝結住了！

老婦人徐徐問道：「他眞是卓清華的兒子卓少華嗎？」

「自然是眞的了。」

嚴玉蘭連連點着頭，認眞的繼續道：「那天晚上，卓少華跟着他師父司空靖、師叔董仲萱，夜探蘭赤山莊，是穆嬤嬤親手把他們擒下的，司空靖和董仲萱已經送到這裏來了，卓少華是穆嬤嬤在稀飯裏下了『無憂散』……」

老婦人問道：「當時蘭赤山莊把司空靖、董仲萱都送上山來，惟獨卓少華沒有送上山來，是不是妳的主意，要穆嬤嬤把卓少華留下來的？」

她還以為嚴玉蘭愛上了卓少華，才要穆嬤嬤用「無憂散」的。

「不是。」嚴玉蘭臉上一紅，說道：「那是奶娘的意思。」

她不敢說出在卓少華身上發現大姐（嚴文蘭）玉珮的事。

老婦人問道：「穆嬤嬤那是什麼意思呢？」

嚴玉蘭道：「女兒不知道。」

「是穆嬤嬤把他擒下的。」

老婦人沉吟道：「這麼說，那時他武功不如穆嬤嬤了？」

「是啊！」嚴玉蘭道：「連他師父都不是奶娘的對手，他自然不是奶娘的對手了。」

「哼！」老婦人沉哼了一聲道：「但你帶上山來的卓少華，武功却不在娘之下哩！」

「這怎麼會呢？」

嚴玉蘭聽得愕然，道：「娘是聽誰說的？」

老婦人冷笑一聲，道：「娘從不相信別人說的話，是娘親自試出來的，這還會假的麼？」

嚴玉蘭吃驚的問道：「娘和他動過手了？」

老婦人神色冷峻，徐徐的說道：「不但娘的『無形掌』傷不了他，連『九陰玄陰掌』，都奈何不了他。」

嚴玉蘭更加吃了一驚，怯怯的道：「這怎麼會呢？卓少華那裏會有這麼高的武功？」

老婦人凝重的道：「所以娘覺得他大有可疑，唔，妳再仔細想想，這卓少華和三個月前是不是有什麼不同之處？」

「不會的……」嚴玉蘭的聲音幾乎有些顫抖，說道：「娘，他是卓少華，絕不會錯。」

老婦人目光冷厲，逼注着女兒，問道：「妳有沒有問過他，這三個月裏，他在那裏？遇上了些什麼人？」

嚴玉蘭道：「女兒沒有問，但奶娘問過他的。」

老婦人道：「他怎麼說的？」

「他說……」嚴玉蘭囁嚅的道：「他說沒有在那裏，奶娘問他這些日子遇上了什麼人？他說：遇上過很多人，有些人硬要他跟他們去，說他是卓少華，他說他叫王阿大，要去找婆婆，他說的婆婆就是奶娘。」

老婦人冷笑道：「穆嬤嬤相信了？」

嚴玉蘭道：「是的。」

「好！」老婦人道：「妳明天一早不妨去看看他，看他怎麼說？」

嚴玉蘭望望娘，趁機說道：「娘不給他解藥了麼？」

老婦人道：「等妳明天去看了他再說吧。」

第二天一早，卓少華剛盥洗完畢，只聽秋月的聲音在門外說道：「小婢叩見小公主，小公主早。」

嚴玉蘭問道：「王相公起來了麼？」

卓少華聽是嚴玉蘭的聲音，心頭一喜，急忙三脚兩步迎了出去，叫道：「嚴兄，我早就起來了！」

嚴玉蘭昨晚幾乎一個晚上都沒闔眼，她担心的就是娘對卓少華有成見，所以今天一早就找來了，她還是穿着昨晚那一件蘋果綠的衫子，一條淺綠長裙，連衣衫都來不及換。

如今她已經改裝了女裝，卓少華衝着叫她「嚴兄」，又當着秋月的面，她嫩紅的臉上，不禁飛起一片紅暈。

秋月聽得奇怪，這位王相公怎麼叫小公主「嚴兄」呢？忍不住抿抿嘴，但不敢笑出來。

嚴玉蘭忙問道：「王兄這裏還住得慣吧？」

卓少華微微搖頭道：「我昨晚一個晚上都沒有睡好。」

嚴玉蘭的臉又紅了，昨晚自己也沒睡好，他神智被迷，心裏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莫要當着秋月說出什麼話來，這就含笑道：「王兄到裏面再說吧！」

兩人回入屋中，卓少華已忍不住道：「嚴兄，我昨晚打了三場架，這裏的人，都會欺生，我還是回去的好。」

嚴玉蘭暗暗吃驚，忙道：「王兄遠來是客，怎麼會有人欺生的呢？」

「有。」卓少華道：「昨晚他們明明是欺生咯，先來的一個人，打不過我；又來第二個，又打不過我；又來第三個，但他也打不過我，他們都用黑布蒙着臉，我問他們，他們連話都不肯說，不是欺生，還是什麼？」

嚴玉蘭道：「這件事情，我會告訴娘去的，這都是我不好，說你武功很好，他們是存心來試試你的了。」

卓少華聽得笑了，說道：「他們是妳的朋友，我就不怪他們了。」

嚴玉蘭心中暗道：「娘懷疑他神智沒

有被迷，但他這幾句話，明明是神智被迷的人說的了。」

秋月手端托盤，送上早點。

「你不怪他們就好。」嚴玉蘭笑了笑道：「王兄請吃早點吧！」

卓少華看了她一眼，問道：「妳吃過了麼？」

嚴玉蘭早晨那裏吃得下東西，但她一笑道：「我吃過了，你快吃吧！」

卓少華也不和她客氣，就坐下拿來吃了。

嚴玉蘭看秋月退去，急忙低聲道：「卓兄，你千萬記住，不論遇上什麼人你都不能說你是卓少華，就是知道的事，也一定要裝出什麼都不知道，有人問你，你要都說不知道，記住了麼？」

卓少華點點頭道：「除了妳嚴兄，我什麼都不會說的。」

說到這裏，忽然低低的道：「有人來了。」

嚴玉蘭什麼都沒有聽見，心中暗道：「我還沒有聽見，他却聽到有人來了！」心念一轉，不覺回頭朝門外看去。

卓少華笑道：「人還在院子外頭呢，剛轉過彎來。」

嚴玉蘭暗忖道：「院子外頭有人，他居然聽見了，他內功豈非比自己强得多了麼？」

正忖想之間，只聽秋月道：「顧總管早。」

接着只聽顧總管的聲音道：「王相公起來了麼？」

秋月道：「王相公正在用早點，小公主也來了呢！」

顧總管笑說道：「小公主倒是來得早啊！」

嚴玉蘭暗道：「卓兄耳朵果然靈得很！」一面低聲道：「你在顧總管面前，不可叫我嚴兄，要叫我小公主。」

俏然移身走近窗前一張椅子坐了下來，說道：「王兄在這裏多住幾天，就會習慣的。」

卓少華朝她點着頭，表示她說的話，都記住了，一面吃着早點，一面說道：「妳叫我多住幾天，我就多住幾天好了。」

這兩句話，聽得嚴玉蘭心頭不期一動，忖道：「娘說他神智並未完全被迷，他這兩句話，和他跟自己暗暗點頭，這豈是神智被迷的人說的？難道……」

顧總管已經走了進來，笑道：「小公主這麼早就來了麼？」

嚴玉蘭道：「我也剛坐下，顧嬤嬤早啊！」

顧總管含笑朝卓少華點點頭道：「王相公早。」

一面又朝着嚴玉蘭，說道：「這是老夫人關照的，要老婆子把王相公送到北岩去。」

嚴玉蘭聽得變了臉色，說道：「娘要把王兄送到北岩去？我怎麼沒聽娘說過的呢？」

北岩，是芙蓉城囚人的地方，難怪她聽了要變色了。

「哦！」顧總管笑了笑，說道：「小公主誤會了，老夫人的意思只是請王相公去看看，那裏有兩個人，王相公是不是認識？」

「王兄怎麼會認識他們呢？」

嚴玉蘭口中說着，心裏可立時明白過來，暗道：「是了，娘認定他神智未完全被迷失，北岩關着卓少華的師父九眺先生和他師叔董仲萱，這是試試他看到他們之後，說些什麼了，幸虧自己早來一步，已經囑咐過他了，卓少華神智眞要是沒有完全被迷，給娘試出來的話，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卓少華很快吃畢早餐，問道：「顧總管要領我去那裏呢？」

顧總管笑道：「不遠。」

她沒有多說。卓少華問道：「小公主去不去？」

嚴玉蘭還沒回答，顧總管已經回過頭去，朝嚴玉蘭含笑道：「對了，老夫人正在找妳呢。」

嚴玉蘭道：「娘找我有什麼事？」

顧總管道：「老夫人說的，妳昨天剛回來，今天早晨要妳跟老夫人一起去拜菩薩，小公主還是快些去吧！」

這話當然是假的了，她來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小公主在這裏。

嚴玉蘭點點頭，站起身道：「好，我這就去。」

一面朝卓少華道：「王兄，我走了，待會再來看你。」

嚴玉蘭長裙曳地，俏生生的往外行去了。

顧總管說道：「王相公，咱們也該走了。」

卓少華隨着她走出房屋，現在是大白天，可以看清楚了，這裏好像是一處相當廣大的峽谷，遠處四圍可以看到許多高低不等的山尖，也由此可以想見這裏的地勢一定很高，那些山尖，可能是每一座高聳入雲的峯尖，因爲一層棉絮似的白雲，還在那些山尖的下面。

在這片廣闊的峽谷裏，你可以看到到處都是一簇簇的花林和一片片不相連貫的花圃，花林種的芙蓉樹，花圃中，嫣紅姹紫，都是奇花異卉，許多亭台樓宇矗立在繁花似錦的中間，點綴得更像世外桃源，人間仙境！

這就是靈山芙蓉峯下的芙蓉谷，但這裏的人都不稱它爲芙蓉谷，而稱之爲「芙蓉城」。

芙蓉城裏的主人，是嚴老夫人，這裏的人，也不稱她爲老夫人，而尊之爲「城主」。

江湖上人，隱約也知道有芙蓉城主其人，却不知芙蓉城在那裏？城主是男是女，是怎樣一個人？由此可見「芙蓉城」的「城主」有多神秘了。

現在，卓少華隨着顧總管穿行着花樹，來至一處四週松林茂密的一幢石屋的前面。

顧總管從懷中取出一串鑰匙，打開鐵鎖，推門而入，這幢石屋看去最多也不過五六間房，但每一間房，都十分奇怪！

卓少華也說不出它怪在那裏，只是穿行在每一間房之時，心裏感到甚怪，如此而已！

這種怪，無法形容得出來，一個人好像進入了迷陣一般，轉來轉去，會轉得你

昏頭轉向。

尤其每一道門戶，也開得很怪，明明是一堵石牆，但隨着顧總管的手一推，就變成了一道門戶。

卓少華心裏暗暗奇怪，忖道：「她爲什麼捨了門戶不走，偏偏要東推西推，無中生有的從石砌牆壁中，推出一道門戶來走呢？」

看起來，這幢石砌的房屋裏面應該只有五六間之多，但顧總管却領着他穿了十七八間還不止。

卓少華懷疑她故弄玄虛，走來走去，大概就是這幾間房，但事實却不盡然，卓少華仔細辨認，好像經過的房屋，每一間形狀都不相同。

最後，終於走到一間並不寬敞的屋子裏。這間屋內，當然和每一間屋子一樣，沒有一點擺設，只是空蕩蕩的一間，但這間屋子和其他不同之處，就是一進門就有一條石級，一路往下延伸。

顧總管也沒說話，舉步朝石級走了下去，她下去了，卓少華自然不用再問，就跟着下去。

這道石級只容得兩人並肩可行，但卓少華是跟在顧總管身後，一前一後而行。

石級約莫有三十多級，越往下走，就越暗了，等到走完石級，前面出現了一條黑越越的甬道，這裏已經是地下室了。

顧總管伸手在甬道口取了一根數尺長的竹竿，把一頭往身後遞來，說道：「這條地道，裏面很黑，還有幾處轉折，王相公抓住竹竿，跟着老婆子走，就不會碰破頭了。」

卓少華伸手抓住了竹竿，顧總管就轉身往裏走去。

甬道中伸手不見五指，有她用竹竿在前引路，就可不用眼睛，大步的走去。但甬道雖黑，卓少華練成「九陽神功」目能夜視，就是顧總管不用竹竿引路，他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這條甬道果然有許多彎曲，約莫有半里光景，卓少華發現左首還有一條石級，是往上去的，到了這裏，顧總管就轉而向左，又朝石級上行去。

卓少華跟着她拾級而上，這回只走了二十來級，就到了一處圓形的洞口。

顧總管站停下來，伸手拉了兩下門上的圓環。

沒有多久，就聽到裏面開啓鐵門的聲音，兩扇厚重鐵門，緩緩開啓。首先射出來的是燈光，接着一個身穿黑衣的大漢一手提燈，迎着道：「小的見過總管。」

顧總管道：「賈嬤嬤呢？」

那黑衣大漢躬身道：「賈嬤嬤就在裏面，總管請。」

顧總管收回竹竿，往洞口一放，回身道：「王相公請隨我進去。」

當先走了進去。

卓少華心中暗道：「這不知是什麼地方了？」

跟着走入，那黑衣大漢立即關上了鐵門。

這裏當然是地室，但從四面都是石壁看來，又好像是一處山洞，入門，是一間寬敞的石室，放着一張方桌，和幾把椅子，擺設和一般人家的堂屋差不多。

顧總管回頭道：「王相公，你在這裏坐一會。」

卓少華點一點頭，就在一把椅子上落座。

顧總管自顧自朝左首一道門走了進去，入門是一條長廊，她走近第一間房門口，推門而入。

一名黑衣老嫗迎了上來，陪笑道：「總管來了？」

她自然是賈嬤嬤了。

顧總管問道：「老妹子，事情都安排好了麼？」

賈嬤嬤道：「總管吩咐的事兒，老妹子自然都辦妥了，『無憂散』解藥，放在早餐稀飯裏面，他們服下之後，大概有頓飯時光昏睡，即可清醒過來。」

顧總管問道：「那房間呢，要後面可以聽得到他們談話的，妳也把他們移過去了？」

賈嬤嬤道：「這裏只有兩間房，可以在後面覷看室中動靜的，他們吃過早餐，昏睡過去，我就把他們搬過去了，現在一切都已安排妥貼，總管來得正是時候，大概再有一盞熱茶的時光，他們就會醒過來了。」

「如此就好。」

顧總管道：「咱們可以領王相公過去了。」

賈嬤嬤應了聲「是」，然後顧總管走在前面，賈嬤嬤跟在後面，兩人走出了堂屋。

顧總管朝卓少華引介道：「王相公，這位就是這裏的管事賈嬤嬤。」

卓少華拱拱手道：「賈嬤嬤好。」

賈嬤嬤含笑道：「不敢當，王相公請坐。」

顧總管道：「這裏住着兩位客人，想請王相公過去瞧一瞧，不知是不是認識他們？」

卓少華道：「我不認識。」

顧總管含笑道：「這是老夫人吩咐的事兒，認不認識都不要緊，賈嬤嬤，妳帶王相公進去，我在這裏等一回就好。」

賈嬤嬤應了聲「是」，臉上堆着笑道：「王相公請隨老身來。」

卓少華只得站起了身，跟着賈嬤嬤進去。

賈嬤嬤朝着左首一條走廊走去，這裏一共有四五個房間，她伸手推開第二間的房門，含笑道：「王相公請進，裏面二位客人，大概快醒過來了，王相公請寬坐一會吧。」

卓少華舉步走入，賈嬤嬤就隨手掩上了門。

這間石室，還算寬敞，左右靠壁處，各有一張木床，兩床之間是一張小方桌，和三張木櫈。

桌上點燃着一盞油燈，還有一個白瓷茶壺，和三隻茶盅，好像就是替三人準備的。

兩張木床上，各躺着一個人，似是還未睡醒。

卓少華也沒去看他們是什麼人，自顧自的拉過一條木櫈，在小方桌橫頭坐了下來。

（未完・十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眉樓內的羣雄雖然不知岳小玉和郭冷魂如何失踪，但對他們的安危很掛心，大家都悶悶不樂，此時布狂風來了，說出公孫我劍和岳小玉都在血花宮和練驚虹相處，是由他一手促成的，請大家不要掛心，布狂風的說話，差不多就是尤婆婆對岳小玉說的那一番話，至於郭冷魂的事，龍眉從頭到尾向衆人披露，他是受了郭冷魂之託，先從郭冷魂受傷說起，他是被藥大娘的女兒葉紅棉用血花蓮掌力所傷，不是她的原意，而是受葉大娘指使，郭冷魂和葉紅棉本是一對情侶，受到阻攔，郭冷魂發誓永不上飲血峯，如違此誓穿腸肚爛而死……

龍虬倚馬錄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憑奮勇尋蹤　探究竟求證

舒一照問道：「你欠了郭堡主甚麼人情？」

龍眉道：「黃金十兩。」

舒一照一呆：「龍大當家又不是個窮人，怎會欠下郭堡主黃金十兩？」

龍眉道：「十兩黃金固然不算得上甚麼，但在黃金之上，另有秘密，那就不可輕視。」

舒一照更奇：「金子就是金子，又有甚麼秘密可言？」

龍眉嘆了口氣，說道：「本來，這是五眉會之事，老夫大可以絕口不提，但如今……」

諸葛酒尊立刻道：「既有不便，龍大當家就不要再提了。」

龍眉却道：「說也無妨。」

鮑正行唯恐他改變主意，連忙催促：「既然無妨，就請速說可也。」

龍眉沉吟着，道：「實不相瞞，在那十兩金錠裏，內藏有一物，乃是先師遺下，更是一顆無價之寶。」

鮑正行又道：「那又如何？」

龍眉道：「此物乃明珠一顆，既可治百病，又能尅制世間千般毒物。」

鮑正行說道：「這又跟郭堡主有何相干？」

龍眉道：「先師仙逝之時，遠在東海之濱，而所遺此物，曾交托一間鏢局，並囑咐該鏢局總鏢頭，把這十兩黃金送到老夫手上。」

鮑正行道：「那總鏢頭豈非感到奇怪極了？」

龍眉道：「他奇怪不奇怪，老夫不得而知，但該總鏢頭爲人正直，又與先師素具交情，先師既然如此囑咐，不要說是黃金十兩，就算是牛糞十斤，他也會照送不虞。」

鮑正行道：「若是我，寧可運送十斤牛糞，也不願意運送黃金半兩。」

舒一照奇怪說道：「這又是甚麼說話了。」

鮑正行道：「這是江湖經驗之談。」

舒一照道：「我還是不明白，而且越聽越是糊塗。」

鮑正行道：「運送黃金，不管數目多少，風險總是存在的，但若運送牛糞，那就不大相同了，世上又有誰會向一堆牛糞打主意！」

舒一照不禁點了點頭道：「亦是道理，亦是道理！」

龍眉苦笑一下，道：「總鏢頭押送的若是牛糞，那自然是平安無事，一定可以送到老夫手裏了，但他押送的乃是黃金十兩，而且在這錠金子之內，還暗藏着一顆辟毒奇珠。」

鮑正行眨着眼，道：「結果如何？」

龍眉道：「結果，這十兩黃金給人刦走了。」

鮑正行道：「是甚麼人幹的？查出來了沒有？」

龍眉道：「是崆峒派惡跡昭彰的象如魔僧！」

鐵老鼠駭然，道：「原來是這個妖和尚！」

鮑正行道：「聽說這傢伙十分厲害，而且行踪不定，極難對付！」

龍眉道：「但郭堡主知道這件事之後，馬上就找到了象如。」

鮑正行道：「以象如爲人，必然不肯把辟毒奇珠交還。」

龍眉搖搖頭：「你錯了，辟毒奇珠再珍貴，也比不上自己的性命那麼重要。」

諸葛酒尊忽然道：「老叫化子知道，郭大堡主跟象如之間，早有過節。」

鮑正行道：「既有過節，何不宰了這可惡的崆峒魔僧？」

龍眉道：「郭冷魂已殺了象如，但却不是在當年，而是在他中了血花蓮掌力之後。」

舒一照皺眉道：「縱然如此，也已讓魔僧多活了不少時候。」

龍眉道：「但當時郭堡主若殺象如，就無法找回辟毒奇珠！」

鮑正行道：「莫非辟毒奇珠已不在象如魔僧的身上。」

龍眉道：「不錯，因爲眞正想得到辟毒奇珠的人，根本就不是象如，而是另有其人。」

舒一照道：「這人又是誰？」

龍眉皺眉道：「蜀中唐門的唐十一公子。」

舒一照奇道：「唐十一公子要這辟毒奇珠幹嗎？」

龍眉道：「製毒。」

舒一照更奇：「用辟毒奇珠來製毒，這豈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嗎？」

龍眉道：「在不懂製毒的來說，這似乎是十分矛盾的，但唐十一公子是用毒的大行家，他自然有他的一套，旁人是不容易加以理解的。」

舒一照又問道：「連龍大當家也不例外？」

龍眉嘆了口氣，道：「若說到用毒這一門本領，老夫在唐十一公子的眼裏，根本就連三歲小孩也有所不如。」

鮑正行道：「不管怎樣，辟毒奇珠終歸是龍大當家之物，唐十一公子差使象如魔僧將之刦走，在情在理上都是說不過去的。」

諸葛酒尊緩緩道：「但就算再說不過去，想在唐十一公子的手裏把辟毒奇珠索回，又是談何容易？」

龍眉道：「但郭冷魂却把辟毒奇珠取回來了，這是眞眞正正的火中取栗，也只有他這種人，才會爲了別人的事情而不惜孤身犯險。」

諸葛酒尊長長的吐了口氣，道：「老叫化子明白了。」

龍眉道：「郭冷魂既可以爲了老夫的事情赴湯蹈火，老夫爲甚麼不能代替他前往飲血峯，去見練驚虹一面？」

鮑正行道：「龍大當家見着了練驚虹沒有？」

龍眉道：「全憑布公子代爲安排，總算可以見到了練驚虹老宮主。」

鮑正行道：「練驚虹怎麼說？」

龍眉道：「他總算答應了老夫的要求，願意放過葉紅棉這個無辜的女孩。」

鮑正行道：「這豈不是功德圓滿之極了？」

龍眉道：「對於郭冷魂的交托，老夫已是盡力而爲，而且也的確沒有令他失望，但老夫更大的發現，却還在後頭。」

鮑正行追問道：「龍大當家發現了什麼？」

龍眉道：「老夫在血花宮中，逗留了三天。」

鮑正行道：「所爲何事？」

龍眉道：「與布公子把盞論英雄。」

舒一照立即問道：「當今武林之上，誰最英雄？」

龍眉道：「英雄可分大與小，也可分

男與女，却無『最是英雄』這一回事。」

鮑正行道：「龍大當家言之有理，既是英雄人物，就該不分彼此，充其量年紀細小的就叫小英雄，年紀較長的就叫大英雄或者是老英雄可也。」

龍眉道：「但江湖之上，也有不少亦俠亦魔之輩，就以練驚虹而言，他練的是魔功，行事作風也是極具邪氣，可是，在基本上，他却是另有一套的江湖怪俠！」

鮑正行道：「一個人亦俠亦魔，只怕不會是一件快樂的事。」

布狂風忽然嘆息一聲，道：「這世間之上，又有多少人是眞正快樂的？」

龍眉也同意布狂風的說話。

他道：「一個人想富有，也許並不容易，但要活得快樂，却更是艱難。」

布狂風道：「眞正快樂的人，是樂觀的，也是勇敢的人，因爲只有這種人，才會看見光明的道路，才能衝破了黑暗的阻擋。」

鮑正行聽得不住點頭，道：「俺明白了，俺明白了！」至於是否眞正明白，旁人可猜想不出來。

舒一照也附和着，說：「正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鮑正行道：「十年太多了，最少抵得上二十年以上。」

舒一照哈哈一笑，說道：「如此妙極了。」

白世儒奇道：「何妙之有？」

舒一照道：「如此計算，豈非聽他說三席話，就已勝過讀書六十年嗎？」

鮑正行道：「不錯，一個人若讀了六十年書，必然已成爲一代大儒，或者是做了翰林學士，咱們若還勝過這些老秀才、老學究，那就眞是不愁寂寞啦。」

「你們寂寞不寂寞那是另一回事，」龍眉沉聲道：「如今大家都已弄得頭大如斗，還望幾位不要老是顧着風流快活。」

公孫咳忽然神情肅穆地走了過來，向布狂風問道：「家父到底怎樣了？」

布狂風道：「令尊現時平靜得很。」

公孫咳道：「何謂之『平靜』？」

布狂風微笑道：「既平安又寧靜之謂也。」

公孫咳乾咳一聲，道：「在下還是不怎麼明白，布公子能說得詳細一點嗎？」

布狂風道：「令尊如今身在碧血樓台之中，並開始教導岳小玉練習武功。」

水瑩兒聞言，立時喜上眉梢，失聲道：「那太好了，師兄，是不是眞的？」

布狂風莞爾一笑：「妳以爲師兄會隨便胡言亂語，信口雌黃嗎？」

水瑩兒臉上一紅，急道：「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師兄千萬不要誤會！」

布狂風道：「放心好了，我怎會怪妳來着？」

鮑正行道：「水姑娘很關心岳小哥兒，那是衆所周知的，那天岳小哥兒給擄走，她最少偷偷的哭了七八十回。」

水瑩兒鼓着腮：「你胡說！」

鮑正行看見她有點生氣的樣子，只好疊聲道：「是老鮑胡說！是老鮑混帳！是老鮑放屁！」

布狂風道：「算了，反正小玉沒事，公孫老俠也沒事，大家都不必担心。」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但郭冷魂却吉凶未卜，怎不令人担憂？」

布狂風默然半晌，道：「本來，在下已向練宮主討取了血花蓮掌力的解藥，但後來却知道郭堡主給人帶走了，唉，眞是一波三折，撲朔迷離之極。」

諸葛酒尊道：「這會不會是神通教的傑作！」

布狂風却立刻搖頭，道：「决非神通教之所爲！」

諸葛酒尊道：「何以見得？」

布狂風道：「來的若是神通教中人，决不會只帶走郭堡主便算。」

諸葛酒尊沉吟道：「布公子所言甚是，但既非神通教之所爲，又是何方神聖擄走了郭堡主？」

水瑩兒忽然道：「晚輩倒有一個想法，未知會否有此可能。」

龍眉揚了揚手，道：「但說無妨。」

水瑩兒吸了一口氣，才道：「我若是葉紅棉，一定會把郭堡主帶走！」

舒一照皺眉道：「不會是這樣罷？」

「放屁！」鮑正行忽然大喝一聲，但接着却又對水瑩兒訕訕一笑，道：「水姑娘切莫誤會，老鮑說的是舒一照，可不是說妳放……」說到這裏，又向水瑩兒深深的鞠躬，接道：「常言有道：『解鈴還須繫鈴人』，郭大堡主既是葉紅棉所傷，她要把郭大堡主救出鐵眉樓，也絕不能算是一件奇事。」

諸葛酒尊沉吟片刻，道：「但葉紅棉眞的有本領可以挽救郭冷魂的性命嗎？」

鮑正行道：「怎麼不可以？」

白世儒却問布狂風：「葉紅棉怎會懂得運用血花蓮掌？」

布狂風淡淡道：「這太簡單了，她這幾下子血花蓮掌，是葉大娘教她的。」

白世儒道：「但葉大娘又怎懂得使用血花蓮掌？」

鮑正行冷冷一笑，目注着白世儒道：「你這個人怎麼笨得如此厲害？當年葉大娘深獲練驚虹寵信，她這幾下子白花蓮掌，自然是練驚虹傳授給她的了。」

布狂風搖頭不迭，道：「你這種想法，也是不對的。」

鮑正行道：「怎麼不對了？」

布狂風道：「練宮主雖然曾經對葉大娘十分信任，但這套血花蓮掌，他是絕不會輕易傳授給外人的。」

舒一照道：「既然不會輕易傳授給外人，葉大娘又怎懂得使用血花蓮掌？」

布狂風道：「葉大娘知道練驚虹絕不會把血花蓮掌傳授給外人，所以就決定盜經。」

「她盜走了血花蓮掌的武學經書？」舒一照吸了口氣。

「不錯。」布狂風道：「但她盜經之後，發覺自己所練的武功，與血花蓮掌的路子完全背道而馳，所以只練了一半，就沒有繼續再練下去。」

鮑正行道：「葉紅棉又怎樣？」

布狂風說道：「葉紅棉本來不想學這一套血花蓮掌，但是葉大娘却非要她練不可。」

鮑正行道：「到底練成了沒有？」

布狂風道：「練成了幾下子。」

鮑正行皺眉道：「何謂之幾下子？」

布狂風道：「那大槪整套血花蓮掌的一小半。」

鮑正行嘿嘿一笑：「這又能有多大作爲了？」

布狂風咳嗽兩聲，道：「說句不怎麼好聽的，這幾下子掌法最少已可戰勝閣下了！」

若是換上別人這樣說，鮑正行必然已勃然大怒，但這時候，鮑正行却只是「呵呵」一笑，道：「倘眞如此，那已大大不俗了。」

諸葛酒尊嘆道：「目下最重要的事，並非葉紅棉的血花蓮掌力練到了甚麼地步，而是咱們怎樣才能找得到郭堡主。」

布狂風道：「葉紅棉能够從靜心房裏把郭堡主帶走，只怕誰都很難短短時間之內把他們找回來。」

關中雄道：「但倘若帶走郭堡主之人，根本就不是葉紅棉呢，那又怎樣？」

布狂風道：「情況還是一樣的，總而言之，要找回郭冷魂，極不容易。」

關中雄道：「公子言下之意，莫非想放棄追查郭堡主下落？」

布狂風搖頭道：「追是要追，查是要查的，但却不能抱着太大期望，也不能只是顧着追尋郭堡主，而對其他事情有所忽略。」

許不醉聽得不住點頭，道：「說得好！說得對！凡事必須以大局爲重，以免牽一髮動全身。」

鐵老鼠怫然不悅，目注着許不醉道：「你根本就不重視郭堡主的死活！」

許不醉搖搖頭，道：「你錯了，我也和大家一樣，都希望看見郭冷魂平安無事，然後再展雄風，恢復昔日『流水客』的大俠姿采。」

鐵老鼠冷冷一笑，道：「說得動聽之極！」

許不醉道：「鐵老兄，你認識許某太膚淺了，不若咱們多點親近親近如何？」

鐵老鼠臉色一變，關中雄更已挺身而出，沉聲道：「許軒主神功蓋世，關某是早有所聞的，你若要在這裏動手，就讓我這副老骨頭來奉陪奉陪。」

鐵老鼠立時大聲道：「關長老一番好意，區區是十分感激的，但許軒主既是衝着區區而來，區區既然武藝低微，却也不願做個縮頭烏龜！」

許不醉聽得眉頭大皺，「啫啫」連聲，道：「兩位做甚麼了？」

鐵老鼠道：「你不是說要跟區區多點親近親近嗎？」

許不醉「唉」一聲，道：「親近親近，可不等於要動武呀！」

鐵老鼠一怔，道：「你不是要向區區挑戰嗎？」

「眞是神經病！」許不醉搖頭不迭，「我爲甚麼要向你挑戰？你又不是神通教的灰孫子！」

鐵老鼠道：「話可得說清楚一點，無緣無故的，咱們親近甚麼？」

許不醉明白的道：「你想不想去找郭冷魂？」

鐵老鼠道：「當然想。」

許不醉「唔」的一聲，道：「那很好，我和你一起去找，如何？」

鐵老鼠目光陡地大亮，道：「是不是眞的？」

許不醉道：「這種事，我怎會跟你開玩笑？」

鐵老鼠立刻點頭，道：「好，咱們馬上就去！」

許不醉向布狂風道：「你不反對我們罷？」

布狂風道：「這是許軒主的決定，在下怎會反對？」

許不醉道：「但我的決定，並不一定是對的。」

布狂風道：「最少，現在你這個決定沒有錯。」

許不醉淡淡一笑，道：「很好，你眞的很好，就像是當年的武林公主。」說到最後幾個字，聲音忽然變得有點異樣，眼神也在霎眼之間變得複雜起來。

× × ×

許不醉和鐵老鼠走了。

關中雄有點担心地說：「在鐵眉樓外，可能到處都有神通教的兔崽子。」

諸葛酒尊道：「我倒不担心。」

「爲甚麼？」

「因爲我相信，憑許不醉和鐵老鼠的本領，就算遇上了更厲害的敵人，也可以應付得來。」

「只怕未必！」

「縱然應付不來，最少也可以溜之大吉，」諸葛酒尊悠然笑道：「這對活寶貝不但輕功高明，而且機靈敏捷，江湖上能够留得住他們的高手，只怕不多。」

常掛珠忽然大吼一聲，揮手踢脚地說：「人都已經跑到八百里外去了，担心不担心都是多餘的！」

鮑正行「咦」的一聲，道：「老大，你怎麼可以活動自如了？」

常掛珠「呸」一聲，道：「老子本來一直都可以活動自如，只不過剛才說話太多，所以休息片刻而已！」

羣雄自然都知道，他剛才給布狂風點了穴道，直至現在才運氣把被制住的穴道衝開。這時候又見他大言不慚，死不認輸，不禁都爲之暗暗失笑。

就在此際，忽然有人在廳外大叫道：「有人放火箭！」

羣雄聞言，都是臉色齊變，關中雄怒吼道：「是火箭也好，火炮也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咱們跟神通教的王八孫子拚了！」

此言一出，衆皆應和，一時之間，殺聲震天，人人都是磨拳擦掌。

忽聽龍眉大叫一聲，道：「大家靜下來！」

他這一叫喝頗具威儀，衆人登時沉默着。

龍眉環視羣雄一眼，道：「敵人若殺上門來，咱們自然是要力戰到底的；但在大戰之前，老夫絕不希望看見咱們首先自亂陣脚！」

諸葛酒尊大表贊同，道：「龍大當家言之成理，常言道蛇無頭不行，咱們就請龍大當家負起這一戰統帥之責，未知諸位意下如何？」

羣雄齊聲叫好，但龍眉却推辭道：「

這一戰要有統帥，那是毋庸置疑的，但老夫却不行！」

布狂風道：「若連龍大當家都不行，又還有誰可以捐負起這個重任？」

龍眉直視着他，道：「老夫心目中早已有了適當人選。」

布狂風道：「這人是誰？」

龍眉道：「這人就是你！」

布狂風急忙搖頭不迭，道：「在下不成！在下不成！」

龍眉臉色一沉，忽然用手掌按在自己的天靈上：「你再說一次不成，老夫就轟碎了它！」

諸葛酒尊大吃一驚，忙道：「龍大當家，有甚麼事情，大家慢慢商議好了，犯不着用自己的腦袋來做賭注。」

龍眉冷冷道：「你說錯了，這不是老夫的賭注，而是老夫的決心！」

諸葛酒尊道：「老叫化子知道你主意已決，但布公子也得要時間考慮呀。」

龍眉道：「敵人已逼近眉睫，再也沒有時間可以讓他慢慢作出考慮。」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目注着布狂風：「布賢弟，你怎麼說？」

布狂風瞧着龍眉，道：「龍老前輩，你這個決定，會不會是錯了？」

龍眉冷冷道：「也許是錯了，但不管是對是錯，這已是我唯一的決定。」

布狂風道：「若是尋常的決定，錯了還可以補救，但這一次，你是連半點也錯不得的。」

龍眉沉聲道：「老夫堅持如此，也許會錯了，但老夫若不堅持，只怕會錯得更不可以原諒。」

布狂風目中光芒閃動，但隨即又嘆了口氣，道：「在下——」

「到了現在還在下在上在中在左在右在東在南在西在北在狗屎在王八屁的，大家說算不算是婆婆媽媽極了？」常掛珠大不耐煩，一連串怪言怪語，又再衝口而出了。

鮑正行自然立時緊接其後，朗聲叫道：「這不是婆婆媽媽，而且還姑姑嬸嬸，姨姨舅舅、姐姐妹妹、爺爺奶奶，哥哥弟弟之極！」

「夠了夠了！」水瑩兒聽得生氣起來：「現在是甚麼時候了，還在這裏胡言亂語！」

白世儒盯着她，道：「妳最好馬上勸勸妳的師兄，叫他不要再執拗了，還是快點答應龍大當家罷。」

布狂風却嘆了口氣，道：「你們不必再多說甚麼了……」

龍眉臉色一變。

「你還是拒老夫於千里之外嗎？」說着，掌勢向下一沉。

布狂風忙道：「龍大當家且慢！」

龍眉冷冷道：「不要再躭誤時間，老夫只要聽你說一聲：肯！還是不肯！」

布狂風還未開口，常掛珠又已大叫道：「姓布的，你若還說不肯，常某立時把舌根嚼爛！」

布狂風呆住了。

他終於點了點頭，說出了兩個字：「我肯！」

這兩個字一出口，羣雄登時歡聲雷動，士氣沸騰已極！

×　×　×

許不醉帶着鐵老鼠，從最曲折的一條小徑離開了鐵眉樓。

兩人輕功都極高明，在黑夜之中，看來就像是一對正在飛翔中的大蝙蝠一樣。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許不醉才停了下來，道：「前面有一個小市集，裏面有一間比蚊肚子略大的酒舖。」

「比蚊肚子略大？」鐵老鼠一怔，道：「這還算是酒舖嗎？」

許不醉淡淡笑道：「只要裏面有酒可喝，就算比蚊肚子還細小，仍然可以稱之爲酒舖。」

鐵老鼠吸了一口氣，怔怔地瞧着他：「你剛才還喝得不夠嗎？」

許不醉道：「那樣的酒，那樣喝法，就算再喝十天八天也不夠。」

鐵老鼠道：「但現在似乎並不是喝酒的時候。」

許不醉道：「不是似乎，而是實在不該喝酒。」

鐵老鼠一楞，道：「許軒主，區區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許不醉道：「你現在不明白，但等一會就會明白了。」

鐵老鼠只好閉上嘴，然後跟着許不醉向前走。

×　×　×

比「蚊肚子」略大的酒舖，當然是十分狹窄，十分細小的。

但無論怎樣，只要是酒舖，裏面就一定有酒，而且也一定會有人在舖裏賣酒。

可是，現在已經是夜深了，這小酒舖早已打烊。

但許不醉老實不客氣，居然自己動手把酒舖的木門弄開。

酒舖的木門就算再牢固，也禁受不起他的手輕輕一搓。

木門弄開之後，鐵老鼠就看見酒舖裏躺着了一個人。

這人極胖，臉龐圓圓的，肚子更是大得有如懷胎九個月的孕婦。

鐵老鼠不禁傻住了。

他實在沒想到，在這間比「蚊肚子」略大一點的酒舖裏，居然會有一個這樣的大胖子。

這胖子是躺在一張橫椅上的，許不醉在他的肚子上踢了一脚，道：「不要老是躺在床上。」

大胖子勉強睜開了有如綫縫一般狹窄的眼睛，半晌才「啊」的一聲，道：「還以爲是債主登門，原來是小許。」

許不醉道：「我不是小許。」

大胖子又揉了揉眼睛，訝然道：「你不是小許？」

許不醉道：「當然不是。」

大胖子道：「你若不是小許，却又是誰？」

許不醉道：「我是老許！」

大胖子一怔，忽然呵呵大笑，道：「小許是你，老許也是你，這又有甚麼分別了？」

「有！」

「有甚麼分別？」

「小許不會殺一個手無寸鐵的人。」

「老許呢？」

「從初生嬰孩，以至九十歲的老太婆，只要認爲非殺不可，就一定殺，而且絕不眨眼。」

大胖子呆住了，臉色變得有點難看。

許不醉冷冷一笑，道：「方老闆，你現在應該說老實話了。」

大胖子苦笑道：「我的說話一向都很老實，就算在說謊的時候，樣子也是老老實實的。」

鐵老鼠又聽得傻住了。

但許不醉却哈哈一笑，然後在他的肚子用力揍了一拳。

大胖子登時一躍而起，叫道：「他媽的，你眞的想找老子打架？」

許不醉却瞪着他，道：「你若連這麼一拳都吃不消，又怎好意思還讓江湖上的朋友稱爲『大鐵肚』？」

鐵老鼠立時臉色一變，失聲叫道：「這位方老闆，原來就是『大鐵肚天尊』方鯨？」

大胖子嘻嘻一笑：「他媽的，好說！好說！」

許不醉望了鐵老鼠一眼，道：「你是鐵老鼠，他是大鐵肚，兩鐵相逢，眞乃他媽的好事。」

方鯨瞧着許不醉，道：「這位兄台，就是名盜鐵老鼠？」

鐵老鼠苦笑了一下，道：「區區是小偷，決不是甚麼名盜，就算是眞的是名盜，也請方老闆萬萬不要提起。」

方鯨道：「爲甚麼不要提？」

鐵老鼠道：「做小偷逍遙寫意，若是成名大盜，那就不大好玩了。」

方鯨想了一想，說道：「這也有點道理。」

許不醉說道：「兩位莫再談這些好不好？」

方鯨盯着他，道：「你想找我談些甚麼？」

許不醉道：「你看來笨頭笨腦，但實際上却比狐狸還更狡猾。」

鐵老鼠一呆，道：「方老闆應該是個老實人。」

許不醉道：「他當然老實，難道你沒聽見，他剛才怎樣說嗎？」

鐵老鼠當然聽見。

方鯨剛才說：「我的說話一向都很老實，就算在說謊的時候，樣子也是老老實實的。」

鐵老鼠沉默下來，因爲這些話都是方鯨自己說的。

許不醉嘆了口氣，道：「我眞是個很倒霉的人，連交朋友也交着這一種。」

方鯨咧嘴一笑，道：「你後悔了？」

許不醉道：「我不是現在才後悔，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已後悔得想自己吃掉了自己。」

方鯨道：「這主意太笨，簡直是笨得無以復加。」

鐵老鼠皺眉道：「爲甚麼？」

方鯨道：「他自己的肉一點也不好吃，我保證，只要他吃了一口，馬上就會連腸胃裏的蛔蟲也嘔了出來。」

許不醉道：「我的肚子裏現在沒有蛔蟲，只有氣。」

方鯨道：「甚麼氣？」

「義氣！」

「哈哈，又是一件奇聞，你這個人也會講義氣嗎？」

「我從來不對任何人講義氣，因爲單是講義氣，那是沒有用，更沒有半點意思的。」

方鯨道：「說得漂亮。」

許不醉道：「只是說得漂亮，也同樣不切實際。」

鐵老鼠點點頭，道：「不錯，與其說得漂亮，不如幹得漂亮。」

方鯨道：「但說比幹容易。」

許不醉道：「那却未必，因爲若是啞巴，就會幹比說容易得多。」

方鯨嘆了口氣，道：「你深更半夜把我吵醒，到底想知道些甚麼？」

許不醉道：「我只想知道一個人的下落。」

方鯨眉頭緊皺，尋人這種事，有時候極容易，有時候却是極難。」

許不醉道：「但我相信，你一定會有辦法。」

方鯨苦笑一下，道：「我若是個有辦法的人，早已不是這副模樣啦。」

許不醉道：「這是人各有志，你在這裏做個小老闆，那是自得其樂，跟你的本領大小無關。」

方鯨道：「別再拍馬屁了，我的祖宗爺爺，你想找誰人來着？」

許不醉道：「葉紅棉。」

方鯨眉頭一皺，道：「葉紅棉？這是甚麼人？是男抑或是女？」

許不醉道：「是葉大娘的女兒。」

方鯨還是一臉茫然的樣子：「葉大娘？這又是何方神聖？」

許不醉瞧着他，忽然冷冷一笑：「你好像甚麼都不大清楚。」

方鯨咧嘴一笑，說道：「你這個人眞是有趣極了，我爲甚麼會清楚這兩個女人呢？」

許不醉道：「因爲你是方鯨。」

「是方鯨又怎樣？」鐵老鼠奇道。

「因爲方鯨有一位師姊，她小時候的名字叫露珠。」許不醉淡淡道：「小露珠很聰明，但却辜負了這個漂亮的名字。」

鐵老鼠越聽越是糊塗：「爲甚麼會辜負了她自己的名字？」

許不醉道：「露珠這個名字是不是很美麗，而且還充滿了秀氣？」

鐵老鼠咬了咬食指，半晌才點頭道：「好像是的。」

許不醉悠然一笑，道：「連你也這樣說，足見這名字實在不錯，可是，方老闆這位師姊，却長得一點也不漂亮。」

鐵老鼠道：「名字漂亮，人不漂亮，那是常有之事，就像是叫金百萬，錢多財多的人，說不定一輩子都窮得要命。」

許不醉道：「但你可知道，方老闆這位醜陋的師姊是誰？」

鐵老鼠道：「她不就是叫露珠嗎？」

許不醉道：「但江湖上的人，只知道她另外一個稱呼——葉大娘。」

「甚麼？」鐵老鼠立刻嚇了一大跳：「方老闆的師姊，就是那個『不開花女后』葉大娘？」

（未完・卅六）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姥和李金貴祖孫相認，火雲魔童藍雲和太虛道人猜疑她會不會是金花女俠金瓊華，太虛道人用束音成雷之術測出金姥對金貴用傳音入密說話，證實她是金瓊華，因此佈置了人手準備捉人，假扮玄月的巧手天魔鄭君武怕修羅令落入他們之手中，猝起發難，用修羅釘將太虛道人擊倒，隨即擊退太白雙妖，正想將金貴挾走，却不妨金瓊華突襲，將他撞向眞玄月，二人扭作一團，眞假難分，藍雲趕去捉金瓊華，她扶着金貴逃出丹房，避過藍雲的毒蠱，却中了雙妖的玄冰尺。李金貴被玄眞玄法捉住，凌三假扮丐仙鄒武索取金貴，玄眞不敢作主……。

脫困脂粉陣　遲救小書生

玄法點頭道：「對，對，還是請老前輩到丹房去小坐片刻……」

凌三見他們似在推托，知道再也不能扯下去了，否則一到丹房，眞相便會被拆穿。

此時，他並不明白丹房中所發生的事，也不清楚何以巧手天魔鄭君武會沒跟李金貴在一起。

既然他已被那兩個老道認爲丐仙鄒武，那麼他便不好詢問丹房中發生的事。

他暗忖道：「六叔無論如何都不致有危險，目前最重要的便是將阿貴救出來再算……」

一想到李金貴身上帶着修羅令牌，若是沒有取回，自己將要受到何等的嚴懲，凌三不禁心底升起一股寒意。

他定了定神，道：「老叫化那裏有這等閒工夫跟你們磨牙，嘿！看來想偷個懶都不行了。」

說着，大步走了過去。

玄眞和玄法兩人在丹房中，親耳聽到太虛道人跟藍雲提起丐仙鄒武的神通廣大，此刻眼見凌三大步行來，懾於丐仙的威名，不由自主的閃了開去。

凌三大步從玄眞和玄法兩人的中間走過，倏地腳下一頓，左手伸出，抓住玄法的脈門，右手竹杖一揚，使出一招「天羅逃刑」，封住了玄眞三個穴道。

這招「天羅逃刑」乃是修羅十二神手之一，奧秘無窮，別說玄眞根本想不到「丐仙」會向他下手，就是事先提防到，以如此近的距離，他也無法逃脫得了。

玄法眼見玄眞吭都沒吭一下，便跌倒地上，驚楞了一下，便覺右手腕脈如同上了一道鐵箍，頓時氣血上湧，半身麻木。

他「啊」地一聲，驚道：「老前輩，你……」

凌三理都沒有理會，拖着玄法去到陷阱之旁，低頭往下望去。

那黑黝黝的洞裏，空空的，那裏還有李金貴的人影？

凌三一楞，道：「人呢？」

玄法心知李金貴已被機關房中當值的清一縛住帶進機關房裏，故作驚訝地道：「咦！剛剛還在的，怎麼阿貴這一會兒就不見了？」

凌三冷笑道：「好個雜毛，竟敢在我老人家面前弄鬼？說！阿貴是不是被帶進機關房裏了？」

× × ×

玄法道人默然不吭一聲。

凌三冷笑道：「你以爲老叫化找不到機關房是嗎？告訴你，我老人家是不願多造殺孽，你乖乖的帶我去機關房，我立刻就放了你們，否則，哼！」

玄法苦笑道：「老前輩，你是前輩高人，何苦爲難我們呢？」

凌三把竹杖插在腰帶上，右手五指或拂或點，眨眼工夫，已施出修羅門秘傳的手法，將玄法一身功力禁制住。

這種手法介於截脈與擅穴之間，極是歹毒，若是不經解救，十二個對時，便會血脈僵硬，肌肉壞死。

凌三放開玄法，沉聲道：「我已將你的一身功力禁制住了，沒我獨門手法，他人絕無辦法可以解除禁制，你去吧，我也用不着你了。」

玄法楞了一下，立即凝神運氣，豈知丹田鼓漲，眞氣沛然欲動，却怎樣都不能循着經脈運行，刹時，全身關節似有無數鋼針刺入，疼得他全身冒冷汗，忍不住呻吟出聲。

他嚇得魂飛天下，趕緊散去眞氣，顫聲道：「鄒老前輩，請你老人家原宥小道無知，冒犯你老人家……」

凌三沒有理會他，默然望着竹林外的小徑，用手中竹杖丈量一下，心中暗暗計算地下機關秘室方位。

修羅門自昔年與白氏家族對敵，十大天魔當場戰死六人，連修羅大帝金浩也身受重傷，逼得從江湖上消聲匿跡，隱居地底城闕。

那座地底宮闕，便是十大天魔中的老么，被稱爲神機天魔的孫堅石以五行八卦設計出來的。

修羅門二代弟子中，每一個人都得到四位天魔的傳授，只是各人資稟，習性不同，是以成就也就各異。

不過一般說來，對於普通的機關埋伏，土木消息之學，幾乎每一個弟子都能了解。

是以凌三暗暗計算了一下，立刻便明白機關地室的進入方位。

玄法見到凌三比手劃脚的量度一番，還以爲丐仙鄒武在施什麼法術，趕忙又道：「老前輩，請您老人家解開禁制，小道答應帶您去秘室，放了阿貴……」

凌三回頭道：「玄法，那機關秘室有三條通路，入口處一條是假山，一條直通丹房，對不對？」

玄法道人臉色發白，猛地跪了下來，道：「老前輩，您眞是活神仙，什麼事都瞞不過您老人家。」

他從十一歲便開始入茅山做道士，滿腦袋裏裝的都是些神仙靈異、道法神通的思想。

成爲玄妙觀的觀主之後，他在那些鄉愚面前更是以活神仙的姿態出現，用些符籙咒語來嚇唬人。眞正的道法雖是不懂，却也鍊些藥物，使些障眼邪法，讓鄉人百姓敬畏不已，來作爲斂財的工具。

唯其如此，他對於道書上記載的一些天仙、地仙之流飛行絕跡、未卜先知的神通事蹟，深信不疑。

因而，此刻當他眼見凌三僅用竹杖略一量度，馬上便測知深達地底數丈的機關密室所在，以及地道通達位置，不禁將凌三當成活神仙了。

凌三微微一笑，道：「那第三條地道是……」

玄法道人忙道：「第三條地道直通觀後的山脚，出口是一條石隙，極爲隱蔽……當然，這是瞞不過老前輩的……」

凌三暗忖道：「據埋伏在觀裏的五號暗樁，所傳來的消息，玄妙觀確實有三條地道，其中又通往三個秘室地牢之中，可惜始終沒弄清楚，出入的地方，如今我無意中從這雜毛嘴裏聽出來，倒也是大功一件。」

他眼見玄法道人此刻對自己是信服得五體投地，眞想利用機會，再從玄法口裏探出這次秘密會議的內容。

可是回心一想，李金貴已被帶進機關房中，若是那當值之人將阿貴逕自帶往地牢囚禁起來倒還罷了，若是送到丹房，那就情況不妙了。

凌三斟酌一下利害，決定先救出李金貴再說。

他沉聲道：「阿貴命中尚有磨難，我唯恐他會碰到什麼意外，所以決定將他就此帶到南海，玄法，你帶路吧！我們這就到機關房去。」

玄法道人應聲爬了起來，道：「老前輩，我的師兄……」

凌三道：「他只被我閉住穴道而已，等會自然會醒轉過來。」

玄法道人望着躺在地上的玄眞，略一猶疑，只見凌三臉孔一沉，眼中泛起怒色，忙道：「小道這就帶路，老前輩，請隨我來。」

凌三隨在玄法身後，走出這片稀疏的竹林，踏上小徑，繞過一叢叢矮樹，便覺眼前一片開朗，遠遠看到一座假山，矗立在池畔花圃之間。

假山之旁有涼亭石椅，碎石曲徑蜿蜒而去，直達一個大池塘邊，池中尚有水榭曲橋，極目望去，景色十分美麗。

凌三略一察看，沒見到有人，心中倒覺得頗爲奇怪，暗忖道：「這玄妙觀裏有一二百個道士，怎麼這裏會看不到一個人影？」

玄法道人似是看出他的疑惑，說道：「老前輩，這兒佈置的有五行生尅變化，平常是不許觀中的弟子來的，再加上今天本是審訊阿貴的日子，太虛師叔下令不許人逗留在丹房附近，所以這兒看不到什麼人……」

凌三冷哼一聲，道：「若不是老叫化要立時趕回南海，非讓太虛雜毛吃點苦頭不可……」

玄法道人陪笑道：「其實太虛師叔也很喜歡阿貴，並沒有苛待他……」

凌三打斷他的話，道：「廢話少說，快走。」

玄法不敢再多講，領着凌三走到假山之後，在一株枯木裏，探手進入樹洞內，取出一柄黝黑的鑰匙，然後揭開假山上的一塊蒼苔，將鐵匙插進匙孔。

凌三見玄法轉動鑰匙，假山裏隱隱傳來軋軋聲響，不一會工夫，面前一大塊假山石凹入吊起，現出一座長方形的洞穴。從洞外望將進去，可見到地上舖着一塊塊的麻石階梯，直通裏面，不知有多深多遠。

凌三頗爲讚賞當初設計這個地道入口者的巧思，若非是玄法帶路，眞是很難發現這兒有個暗門。

他沉聲叱喝道：「玄法，你別想在老叫化面前弄什麼鬼，到時候後悔就來不及了。」

玄法惶恐地道：「晚輩不敢。」

凌三冷哼一聲道：「我是再三警告你一次，你身上的禁制，就連茅山靈官小道都無法解除，別妄想太虛可以救你了！」

玄法肅然道：「是，晚輩知道。」

凌三揮了揮手道：「走吧！」

玄法道人進入地道，回頭道：「老前輩，請等一下，小道先把火炬點起來，好看得清楚。」

凌三道：「老叫化的眼神能上通九霄，下達幽冥，這條地道怎會看不清？」稍稍一頓，道：「不過，爲了讓你看清路，你還是把火炬點起來吧！」

玄法恭聲道：「是！」

他拿下插在牆邊的火炬，自懷中取出火摺子點燃了火炬，領頭往下行去。

凌三走了三步，只聽得一陣軋軋之聲，那座敞開的石門，又緩緩的關了起來。

他明白這地道裏一定有轆轤或絞盤等裝置，只要有人將信號傳達機關房內，裏面當值之人，就可轉動轆轤，將門關上。

大約走了十幾階石梯，便降至地道。凌三展眼望去，只見這條通道約寬七尺，兩側牆壁皆是用青磚砌就，地上舖着一塊塊麻石，極爲平整。

一般修築地下秘室，最難解決的乃是通風設備，這條地道也不例外，空氣混濁而潮濕，有些霉味。

凌三忖道：「由這點看來，可見么叔建築修羅地府所耗的精力與智慧，絕非他人能比，那等氣候與魄力眞可說是震古鑠今了……」

因爲修羅地府深入地底十餘丈，地道有如蜘蛛網密佈，每一條道路，每一個房間，都是按九宮八卦的方位排列，最重要的，乃是通風設備極好，使得地室終年保持乾燥潔凈，宜人居住。

凌三隨着玄法道人向通道深處行去，沿路之上看到許多條歧道，也沒有介意。

玄法道人有些炫耀地說道：「這些地道秘室，乃是敝門祖師費了七年的工夫，按照天星緯度的排列，所建成的，極爲奧秘……」

凌三知道一般方士多以陰陽運行，性命交修之學加以附會穿鑿，用來哄騙一些鄉愚，其範圍之廣，遍及衣食男女，宮室營建，視爲了解天地奧秘之權威人物。

其實他們所知道有限，將許多不解之事，蓋上一層神秘的外衣，並將源流推溯極遠，遠達軒轅與老子，以示深遠與悠久，權威與不可侵犯……

凌三嘴角泛起一絲諷嘲的微笑，沒有吭聲。

玄法道人看得清楚，趕緊把嘴巴閉上，不再繼續說下去。

他們走了大約半盞茶光景，面前的通道一分爲二，玄法道人站在岔道之前，略一猶疑，朝向右邊而去，沒幾步路，便走到了盡頭。

凌三見到面前是一座石門，門上鑲有青銅獸環，達七個之多。

他心頭一凜，道：「玄法，你沒玩什麼花樣吧？」

玄法惶然道：「小道不敢。」

凌三冷哼一聲，道：「開門。」

說着，竹杖疾伸，已搭在玄法肩上，只要對方一有異動，立刻便可發出眞力，將之震死。

玄法身軀一顫，緩緩伸出手去，拉住中間的一個銅環，然後推開。

凌三道：「進去。」

玄法舉步入內，凌三緊隨其後，走了進去。

他方一踏入室內，眼前一亮，只見人影錯綜，似乎室中原有許多人，此時紛紛迎上前來。

× × ×

玄法道：「前輩別慌，這是鏡室。」

凌三凝神一看，果然發現這間石室四面鑲鏡，這才會在踏入之際，見到許多人迎面而來，其實僅只是他們二人的影像而已。

那些銅鏡嵌鑲得極爲巧妙，每一面的角度都不相同，擦拭得也很明亮，纖毫可見，反映出來的人影，交錯雜亂，無法數量……

凌三一怔，道：「這是什麼地方？」

玄法道：「這是鏡室。」

凌三道：「我知道這是鏡室，可是這用來做什麼的？」

他指着鏡室當中的一張寬大的石床，道：「誰會有這種癮頭，睡在鏡室裏？」

玄法詭秘地一笑，道：「這不是用來睡覺的，是供本觀觀主潛修陰陽交合，龍虎會的主壇。」

凌三雙眉一皺，冷哼道：「什麼陰陽交合，龍虎交會？簡直是無恥……」

他一把抓住玄法的手臂，叱道：「我要你帶我到機關房，你帶我到這兒來做什麼？」

玄法道：「這就是本觀地室的奧秘，要到機關房，必然要經過鏡室，若是外人闖入，怎會了解機關何在？」

凌三心裏半信半疑，道：「那你快將門戶啓開。」

玄法道：「老前輩，請你放了小道，我才能……」

凌三放開手。

玄法一指石床，道：「到機關秘室，就從床下而去，正是所謂道中有道，路下有路。」

凌三叱道：「少說廢話，快把門戶打開……」

玄法將火炬遞給凌三，道：「老前輩，請你拿住火把，這個機關要兩隻手才能開啓。」

凌三接過火炬，只見玄法去到石床之前，雙手按了一下床角，然後躺了上去。

凌三心中一動，想起以前聽到么叔說起一些機關佈置之學，其中是有將地道入口設在床上，利用翻板的原理，將人翻落進入……

他趕忙踏前一步，喝道：「等等，讓我也……」

話剛出口，他已見到石床果如所料，翻轉過去，玄法的身軀往裏落下，轉瞬便已不見。

凌三的反應可說極快，一見石床翻轉，急步上前，手中竹杖點了出去。

可惜他動作雖快，仍然慢了一綫，那塊石板已翻轉過去，竹杖沿着石板滑過，根本沒碰到玄法。

凌三望着那張翻轉過來的石床，不禁面上泛起苦笑，想不到自己會在一時疏忽之下，讓玄法道人輕易地在眼前遁走。

他定了定神，在石床之前查視一下，然後將火炬插在床邊地上的小孔內，再仿照玄法的動作，走到床角，按了按上面的一顆浮凸的石珠。

那張石床邊雕着兩條龍，凸凹的石珠，正是龍睛，凌三按了下石珠，然後躺在床上，再動手按另一顆石珠。

依照他的觀察，方才玄法道人便是如此而使石床翻動，可見這兩顆龍睛便是觸動機關的樞紐，自己依樣畫葫蘆，定然可以翻落下去。

可是等了一下，那張石床仍然毫無動靜，這時凌三才想到可能是控制機關的中樞是在床下，或者是玄法在進入床內秘道後，已將機關鎖死，這才無法再度使石床轉動。

他緩緩坐了起來，忖道：「方才玄法雜毛說過道中有道，路下有路的話，可見這個鏡室裏還有一條地下秘道，或許除了石床之外，另有通道也不一定……」

意念方動，他只聽得一陣「軋軋」輕響，室內的光綫突然變得很亮，似乎在一瞬之間點燃了十幾盞燈一樣。

凌三在猛然之間，還以爲玄法啓動機關，會放出什麼暗器，身形一動，滾下石床，屈起身軀，將手中竹杖，舞得密不透風，護住全身。

此時就算是有萬箭齊發，也無法傷得了凌三，因爲除了竹杖之外，他已施出了「修羅眞炁」，身上的衣衫沛然鼓起，就算射來的箭透過竹杖，也將被護身眞炁所阻，無法傷害到他。

可是過了一會，室內除了杖風聲響之外，再也聽不到一點聲音，也沒察見到任何暗箭從壁孔射了出來。

凌三心中狐疑，一停竹杖，凝目望去，但見在銅鏡跟屋頂的邊緣尺許處，此時竟然多出了十多盞油燈。

那些油燈都是從一個個圓形孔中伸出來的，可見方才那「軋軋」的聲響，就是推出油燈的聲音。

第一個念頭閃進凌三的腦海乃是：「這些燈油裏會不會摻有毒物，或者燈蕊是用什麼毒草製成的？」

他趕緊閉住氣息，從懷裏取出一個小瓷瓶，準備先吞一顆師門的辟毒丹再說。

誰知目光閃動之間，已見到屋頂上所繪製的壁畫，頓時心神大震，忘了啓開瓶塞的動作。

敢情那整塊屋頂上的壁畫，是一幅巨大的春宮秘戲圖，上面的人物，背景，表情，動作全部不同，攏攏總總有數十人之多，全都是栩栩如生，纖毫畢露……

凌三抬頭望去，見到屋頂上面整個是一幅巨大的「春宮秘戲圖」，不禁爲之一呆。

那幅巨畫，似乎有些跟清明上河圖相似，背景中宮室，花林，草叢，鬧市，渡口，亭樓，台榭各不相同，人物的身份服飾也各不相同，有的半裸，有的全裸，男女陳雜，少則二人一組，多則數十人一羣，全部奮勇作「白刄」之戰，表情生動之極，有的酣暢，有的蹙眉，有的痛苦，有的歡愉……

可說是每一個不同的畫面，都可以代表述說一個不同的故事，無論是花間月下，還是白晝重樓都强調這種人性中的一點活活潑潑的生機……

凌三看來是一個中年的化子，其實年齡仍很輕，雖然修羅門不禁弟子淫慾，但是練功的時間極多，督促也很嚴厲，弟子們很難有機會到市鎭的風月場所去放蕩一番。

所以在這方面凌三雖不是個童男，經驗却很少，是以目光一觸及那幅巨大的秘戲圖之後，立刻目瞪口呆，心旌搖曳，無法自已……

那幅畫實在繪製得太好了，凌三隨着目光的緩緩移動，只覺血脈沸騰，丹田之下陽氣鼓動，呼吸漸漸的急促起來。

他心中明白不能再看下去了，但是目光緊盯着畫面，難以捨棄，幾乎連眨動一下，都覺得太可惜了，正如磁石吸鐵一般，再也無法脫離……

就在這時，鏗鏘一聲輕響，那些巨大銅鏡中的一面，突然移動開來，現出一個門戶，從裏面絡繹走出五個年輕的少女。

那五個少女都身御薄紗，手持羽扇，嬝嬝婷婷地緩步而進。

她們對於躺臥在地上的凌三，似乎是沒有看到他，一進入室內，立刻便排列開來。

緊接在這五個少女之後的，又是七個身着花衫的女子，所不同的，便是這七個少女手裏都持有樂器，如笙、簫、鼓、笛、琵琶……

凌三被那啓動銅鏡的聲音所驚，目光移動了一下，當他看到那些婷婷玉立的少女，花枝招展般走了進來，他的心跳得更快，眼中赤紅，射出野獸般的光芒。

他的喉中發出一聲低吼，翻了個滾，站了起來，準備撲將過去。

他背上揹的酒葫蘆被他一下急翻，倏地壓破，裏面的酒洒得他一背都是，冰涼的感覺，從背上流下，使他的神智爲之一醒。

他的脚下一頓，稍一遲疑，立刻便知道自己若是撲過去，便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境界。

因爲那裏一共有十二個少女，以他此刻的情形看來，若是撲過去，非要到精竭氣絕，他是絕不會罷休的。

他深吸口氣，定了定神，只覺小腹鼓

動，仍然無法遏止那股想要發洩的慾望。

他猛地一咬下唇，藉着那一痛之力，強自讓自己轉過身去，盤膝坐下。

那七個手持不同樂器的少女，進入室內之後，立刻坐在銅鏡之前，開始吹奏起來。

凌三盤膝而坐，閤上眼睛，準備施展師門的內功，定下心來，誰知一閉上眼，方才所看的壁畫，便又鮮明的浮現腦海，反而更加明顯，更加活躍生動。

接着，樂聲響起，絲絲入耳，奏的正是「江南春」。

× × ×

縷縷的樂音，裊裊昇起，充盈在室內，時而輕柔，時而高昂，使人彷彿置身在春花燦放，綠樹叢生的江南。

三月的江南，鶯飛草長，百花齊綻，溫馨的春風眞是薰得遊人醉，一刹那之間，凌三彷彿覺得自己到了江南。

「咦！那蘇堤春曉，三潭印月，柳浪聞鶯，雙峯插雲，不都是西湖的美景嗎？」凌三詭異地忖着道：「我怎麼會到了西湖？」

柔柔的絲竹樂音，繚繞在他的耳邊，他的眼前一花，似乎覺得自己到了西湖的一條街上，那條街的景物是如此的熟悉，完全跟「春宮秘戲圖」上所繪的，一模一樣……

凌三重重地搖了搖頭，睜開眼睛，有些茫然地望了望，但見眼前人影穿梭，羽扇飛揚，輕紗繚繞，正是那五個少女在翩翩起舞。

他的心中一點靈智未泯，曉得自己將要陷入幻境，這外在的樂聲舞影，僅是誘發心底潛藏的一縷慾念，其實他在目睹那幅巨大的壁畫後，便已被慾魔攫住，難以拔身。

他痛苦地大吼一聲，雙掌急推而出，想要藉這一推之力，將眼前的幻境擊碎。

然而他的力道却是那樣軟弱，只搧動那片片穿在五個美女身上的輕紗，根本無法傷害她們絲毫。

凌三喉中發出一聲痛苦的低吼，霍地站了起來。

他伸開雙手，準備抓攫而擊。

眼前羽扇一挪，露出一張喜孜孜，紅馥馥的臉孔，有如驚鴻一現，轉瞬便又隱沒在扇影中。

凌三一呆，喚道：「八妹，怎麼妳也來了？」

修羅大帝門下一共有十個弟子，其中有三個是女弟子，凌三平時對八師妹楊苓最好，將之視爲天人，鍾愛至極，却是連手都不敢碰一下。

是以這時突然見到那倏現便隱的一張面孔，與楊苓極爲相似，頓時，便將即要伸出的雙手，又縮了回來。

腦海中一浮現起楊苓的容貌，凌三登時就像被一盆冷水從頭澆了下來，整個人都爲之一涼，神智又清醒過來。

他的嘴裏喃喃念了一下，道：「不可能的，八妹怎會到這裏呢？果然我是陷入幻境裏了。」

那五個身穿白紗的少女，完全沒有理會凌三的喃喃自語，依舊踏着一種怪異的步子，如同舞蹈一般，將凌三圍在圈子裏面。

一陣陣似蘭如馨的香味，隨着她們的舞動，瀰散而至，撲上凌三鼻端。

凌三又覺眞陽鼓動，難以抑制，急忙盤膝坐下，眼觀鼻，鼻觀心，運起功來。

若在平時，他用不着一盞茶工夫，便可保定下心來，進入空靈的境界。

可是此刻，無論他怎樣摒棄雜念，他都無法定心，耳、鼻、意，三種感覺全被外界的聲色操縱……

然而，凌三仍在掙扎着，與這股沛然湧起的慾念抗拒，可惜他不是佛門弟子，學的又不是玄門心法，儘管用盡一切力量，仍然有如揚湯止沸，純是徒勞無功，反而在無法抑制後，受害更大……

就在他苦苦掙扎之時，倏地樂聲一低，一縷柔和纏綿的歌聲悠然而起，句句入耳，凌三聽得分明。心頭又是一陣迷糊。

幻覺之中，他彷彿看到楊苓在對他低聲吟着：「朦朧月影，黯淡花陰，獨立等多時，只怕寃家乖約，又恐他側畔人知，千回作念，萬般思想，心下暗猜疑，驀地得來厮見，風前語，顫聲低，輕移蓮步，暗卸羅衣，携手過廊西，正是更闌人靜，向粉郎故意矜持，片時雲雨，幾多歡愛，依舊兩分離，喚道情郎且住，待奴兜上鞋兒！」

這幕偸情的情景，由他所痴愛的楊苓嘴裏唱出來，更使得凌三，難以把握住方寸。

刹時，但見他雙頰赤紅，虎撲而起，一把抓住在身邊低唱的一個少女，瘋了似的撕去她披在身上的一襲薄薄的輕紗……

那個少女發出一聲驚呼，用羽扇掩遮住粉緻圓潤的胴體，在這忽隱忽現裏，更刺激凌三的視覺，使得他的獸性盡發……

眼看着凌三抵禦不了慾火的燃燒，陷進脂粉大陣中，一身武功便將毀於一旦，甚而會有精枯氣竭的危機，倏地室內響起一聲霹靂似的大喝：「趙恨地，你忘了父仇了嗎？」

凌三此時已撲倒在地，陡聞此聲，怔了一下，但是却沒有停止動作。

敢情他此刻已是箭在弦上，弓已張開，不得不發了，豈是區區的一句話便能制止得了？」

那幅春宮秘戲圖上的畫像，如同是馬燈似的，在他的腦海閃過，他彷彿已融入畫中，成爲畫中的主角，而那數十個不同面孔的女子，此時也都化爲楊苓一個……

「四妹！」凌三震顫聲叫着，躍馬而上……

倏地，一隻手疾伸過來，抓住他的頸後，將他整個人懸空提起。

一股劇痛使得他悚然驚醒，耳邊聽得一陣鶯聲燕語：「三觀主，三觀主……」

凌三睜眼一看，只見銅鏡反映，室內無數赤裸的美女，無數個赤裸的凌三。

可惜這無數個凌三，却被提在無數個玄月的手裏，儘管手舞足動地掙扎，依然無法掙脫。

玄月道人沉聲叱道：「妳們還不退回去？等在這裏做什麼？」

那些少女七嘴八舌地爭辯着，顯見平時跟玄月厮混得極熟，甚而還有的動起手來。

其實這個玄月正是修羅門的巧手神魔鄭君武所改扮的，那眞的玄月，正與金姥一齊留在丹房，接受太虛道長的審問。

本來太虛道人之命玄眞和玄法去追李金貴，便是對兩個眞假玄月起了疑心，決定不管誰眞誰假，一槪留在丹房，等到澄清身份之後再說。

豈知鄭君武經驗豐富，早就在與玄月抱在一起打滾時，已將玄月懷中所有的物事都掏了過來。納進自己衣囊之中，並且將玄月七八個穴道封住。

他最厲害的一手，還是在玄月的腦後，用一種特殊的手法，重重的敲了一下。

這使得玄月在醒來之後，最少有三四天工夫，想不起自己是誰。

所以當太虛道長在審問玄月之時，玄月一直是瞪目以對，就算開口說話也是胡說八道，直把個太虛老道氣得七竅生烟。

鄭君武眼見時機成熟，便進言太虛，只要將玄月的易容洗去，便可以查出他的的眞正身份。

這個建議當然被太虛道長所接受，於是鄭君武就藉着一盆水，一條巾帕，便當着丹房中的羣雄施出他那傲視天下的易容術，將眞正的玄法易容成另一個人……

太虛道人一見之下，當然對鄭君武不再起疑心，事實上，普天之下，除了昔年的千面公子之外，誰都無法當着這麼多江湖閱歷豐富的邪道高手之前，施出這種以假亂眞，以眞變假的手法。

當時，就算有人告訴他們眞像，恐怕也不會相信，因爲每一個人都相信自己親眼所見的情景，而忘了快速的手法，往往會欺騙眼睛所見的事實。

近代的魔術，便是利用快速的手法，配合着道具，來欺騙觀衆的眼睛，以達到使人相信的目的。

鄭君武就以一條巾帕，完成了這種易眞爲假的「魔術」，可說是心中得意之極，却留給丹房中每一個人無限的困惑。

敢情他將玄月易容成一張普通人的面孔，那種面孔在街上隨便都可以看到一兩個，就因爲太平凡了，才使得每個人都有熟悉之感覺。

熟悉儘管熟悉，仔細地一推想，一思忖，却又都不認識。

丹房中的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記憶中搜索，玄月就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了玄眞和玄法去捉拿李金貴，尚未回來的事。

太虛老道正在傷腦筋之際，自然不再多考慮，便揮手命眼前的玄月去查看。

鄭君武一出丹房不遠，便見到兩個小道，架着昏迷的玄眞慌慌張張的過來，於是問清了位置，又將那兩個小道放倒了，這才追到假山秘道，循路進入鏡房，千鈞一髮中，將凌三救了下來。

此刻，當他見到那些少女，毫不畏羞恥的跑了過來，不由得心急如焚，再也顧不想憐香惜玉，運功一振，將擁在身上的兩名少女振得跌翻數丈，然後抓出一把鐵蓮子，洒了出去，將那十二名少女一齊閉着了穴道。

那些鐵蓮子是玄月的暗器，被鄭君武取了來，沒想到會在這裏派上了用場。

鄭君武吁了口氣，在凌三的腦門拍了一下，叱道：「老二，你還不快點抱元守一，定下心來，難道你非要等到萬魔噬你，才清醒過來不成？」

凌三啊了一聲只覺腦門一震，一股涼氣自丹田湧起，頓時澆熄了胸中的慾火。

他張目一看道：「是六叔嗎？我……」

鄭君武將手一放，罵道：「兔崽子，這點定力都沒有，你還想繼承修羅門的衣缽啊？」

凌三羞慚無比，吁了口氣，囁囁道：「六叔……」

鄭君武叱道：「還六叔呢？差點沒把我這老骨頭丢在裏面……」

說着，他脫下了身上的道袍，丢給凌三、道：「老二，你還不快穿上衣服？呸！看你這醜樣子……」

凌三直到此刻才發現自己全身已經赤裸，原先穿在身上的那襲叫化裝，已被他撕成片片，洒落滿地，可見得他方才是何等的瘋狂？

他若非面上易了容，只怕那張面孔，比熟柿子還要紅，儘管如此，他依然連抬頭的勇氣都沒有，趕緊披上那襲道袍。

鄭君武道：「老二，你別說話，快運功定神，驅除雜念，否則這場色魔刼難，他日會對你產生極大的傷害。」

凌三深吸口氣，盤膝坐了下來。

鄭君武右手按在凌三的背心，道：「時間無多，我且助你一臂之力。」

凌三道：「多謝六叔。」

鄭君武叱道：「心動境即動，心搖魔即生，千種美色，萬般風情，都是魔境，你還不快點攝起放縱的心，還等什麼？」

修羅門原即傳自印度，受佛教的影響極大，本質上較接近密宗，實際上後來受到禪宗的精神感染更甚。

所以鄭君武所說的這番話，頗有禪宗當頭棒喝的意味。

但是凌三到底還是年輕，心旣被境所移，便難以定下，儘管有鄭君武的相助，仍然無法凝神靜念，雜思此起彼落，須臾萬千，閃掠過腦際……

鄭君武盤膝坐在凌三的身旁，一手按在他的背心要穴，準備隨時施以援手，助凌三一臂之力。

然而隨着時間過去，鄭君武覺得凌三的身軀在慢慢的搖幌起來，不由吃了一驚，趕緊運起一股眞力自「命門穴」攻進凌三體內。

果然凌三體內的眞氣忽慢忽快，忽強忽弱，顯係心念受到極大的干擾，無法平順眞氣運行。

鄭君武緩緩的將凌三體內的眞氣導入丹田，沉聲道：「老二，放鬆自己，不要再運功了。」

凌三吁了口氣，慢慢的伸出雙手，向左右舞動一會，這才睜開眼來。

鄭君武縮回放在凌三背心的手掌，在臉上擦了一下，忖道：「眞是好險，若非處置得當，恐怕老二已經走火入魔了。」

凌三轉過身道：「六叔，謝謝你。」

鄭君武見他汗出如漿，也不忍心叱責，皺了一下眉道：「你還不把汗擦擦？」

凌三舉袖擦汗，鄭君武暗暗嘆息，忖道：「老二的天資，骨格都不錯，沒料到定力如此不夠，雖然今天沒有陷在這脂粉大陣裏，但是以後……」

他的目光閃處，已看到屋頂上的那幅「春宮秘戲圖」，頓時，使他有喜愛不已，幾乎想要置身其中之感。

好在他曾經過無數的風流陣仗，可說是花月場中的過來人，定力自然較之凌三要強得多，一覺心旌動搖，立即便挪開目光。這時，他才恍然大悟，忖道：「難怪老二會陷在這裏出不去，差點便毀了一身功力，我這老頭子若非經驗豐富，定力堅韌，只怕也無法逃得過……」

他見到凌三站起，忙道：「老二，快閉上眼睛，我帶你出去。」

敢情他知道這種畫得如此生動的春宮，每看一次，鐫刻在腦海的印象就愈加深刻一層，終會使人心靈完全會被那幅畫所擄，而無法自主……

是以他忙叫凌三閉上眼睛，避免再受到春畫的刺激，而讓心靈受到更嚴重的傷害。他牽着凌三的手，從挪開的銅鏡邊走入一條秘道。

那條秘道正是他進入之處，不遠處有幾個房間，大概便是那些少女住宿之所。

鄭君武領着凌三走到一間半敞的房間邊，停了下來，道：「老二，你的眼睛可以睜開了。」

凌三睜開眼睛，只見這條甬道約五尺，兩房每隔數尺，都有燭台插座，燈光極亮，只見甬道曲折蜿蜒，不知通向何處。

鄭君武本想領着凌三到房內運功調息，可是回心一想，此時凌三心思紊亂，慾魔未除，若再進入那些歌妓房中運功，聞到屋裏濃郁的脂粉香味，恐怕仍然無法摒除雜念，反倒有害無益。

更何況最使他担心的，還是李金貴的下落。因爲修羅門最尊貴的那塊令牌，此刻仍在李金貴的身上，若是失去了那塊令牌，恐怕修羅門從此就會自江湖除名了。

敢情修羅令代代相傳數百年，凡是修羅門下弟子，都是見令如見祖師，自掌門以下衆人，都要遵奉持令者的命令。

這塊令牌若是落在其他門派的手中，而且懂得運用的話，那麼修羅門豈不是從此就要任人宰割了？

是以這塊令牌的重要，對修羅門來說實在超出世間任何珍貴的珠寶，鄭君武非要找到李金貴，將之取回不可。

他的心念飛快地一動，問道：「老二，你怎麼陷在這裏的，李金貴呢？」

凌三啊了一聲，道：「我眞該死，竟然把阿貴給忘了……」

鄭君武冷哼了一聲，說道：「阿貴若是給丟了，恐怕你這顆腦袋都保不住，你還……」

凌三忙道：「六叔，阿貴掉進陷阱裏，恐怕此刻被機關房裏值班的道士綁起來，送回丹房了……」

鄭君武道：「不會吧，我剛從丹房秘室來的，沒聽到已經抓到阿貴的事……」

話聲一頓，道：「快走，我們到機關房去看看，或許阿貴還在那裏。」

凌三猶疑了一下，道：「可是……」

鄭君武皺眉，道：「可是什麼？現在阿貴的命，比我們兩個加起來都值錢，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鍋，我們都得把他救出來。」

凌三一想起李金貴身上所携的修羅令，不禁打了個寒噤，道：「六叔，我們快走。」

鄭君武敲了他一下腦袋，罵道：「猴崽子，你現在急了吧！走？你走到那兒去啊？」

凌三一楞，道：「六叔，去機關房啊，到那兒去了？」

鄭君武一瞪眼，道：「你知道機關房在那裏？」

凌三道：「就在這個地道裏，好像距離不遠了，我們找一找就可以找到了。」

鄭君武道：「找？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去找？只怕此刻太虛雜毛已經接到玄法的報告，帶着大批人馬趕來了。」

凌三想起自已被玄法所耍，陷在鏡室中的情景，不禁頓足，恨恨地道：「玄法這個雜毛，我抓到了他，非要剝他的皮，抽他的筋不可。」

鄭君武道：「猴崽子，別嘀咕了，我們快走吧。」

凌三見到鄭君武急急朝甬道深處走去，連忙緊跟在後，道：「六叔，你知道機關房在那兒？」

鄭君武叱道：「廢話，我若不知道路徑，如何能夠及時趕到，把你從脂粉大陣中救了出來？」

凌三臉上一紅，不敢再多吭聲，緊隨在鄭君武身後，向甬道深處行去。

大約走了數丈遠，鄭君武倏地停下了腳步，在牆邊打量了一下，道：「就在這裏了。」

說着，伸手一拉突出牆上的銅環，但見牆邊迅速昇起一堵石門。

鄭君武低聲道：「老二，小心點。」

凌三道：「六叔我先進去。」

鄭君武道：「好，你……」

他似是發現什麼，話鋒一頓，豎指於唇作了個噤聲的動作，凝神諦聽。

凌三一凜，定神凝氣屏息聆聽，果然發現甬道深處，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鄭君武低聲道：「不錯，是太虛老道帶着人來了，走，我們快進去。」

凌三單掌護胸，閃身躍進了石門，鄭君武隨後跟進，入了石室，立刻便一按門邊的圓形銅柱，頓時石門迅速的降下，封住了入口。

鄭君武一等石門下降，凝神運氣，右掌豎起，陡地朝那根圓形銅柱拍去。

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只聽「噗」地一聲，那根突出於麻石砌成的牆外的銅柱已整個凹陷下去。

凌三已有多年沒見到鄭君武動手了，如今眼看他一掌便將那根銅柱擊成銅餅，不由暗暗佩服，忖道：「到底薑還是老的辣，沒想到六叔雖然以巧手聞名武林，這一身功力仍然不是我們晚輩所能比擬的，單看這一手『碎金掌』，便可知道他老人家的修爲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意念疾閃而過，凌三聽到鄭君武道：「太虛老道雖然一時之間不會進來，他非要先到鏡室去不可，但是我把這門戶破壞了，最少可以爭取到半個時辰，把李金貴救出去。」

凌三頷首：「還是六叔考慮週詳。」

鄭君武沒有跟他搭腔，目光在室內一掃，但見這間石室四處砌以粗糙的石牆，

室中除了一些絞盤，轆轤之外，竟然沒見到一個人影。他知道這間地底的機關房，是玄妙觀的機關埋伏設施的控制樞紐，對於觀中整體防禦來說，極爲重要。

像這種重要的地方，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會有人守衛，絕不可能讓它空着。

但是如今這整座機關房中，竟然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

凌三詫道：「咦！人到那裏去了。」

他心知不妙，沒等鄭君武吩咐，腰幹一挺，竄了出去，迅快之極的在機關房裏繞行了一匝。

鄭君武默然望着奔回的凌三，只見他眼中露出惶惑，恐懼之色，道：「六叔，屋裏一個人都沒有……」

凌三說話的聲音都有些顫抖，可見他心中該是何等的震駭。

但是鄭君武絲毫不敢加以嘲弄，因爲他知道凌三絕非胆怯之人，以往的任何一次任務，只要落入凌三手中，無論如何困難危險，凌三都能在神算天魔林煌的運籌帷幄之下，安然度過克服險阻，順利完成任務。

這一次李金貴打入玄妙觀之事，本來在一開始的時候，是件極簡單的事，可是不料進行至現在，整個情形都起了變化。

由於客觀條件的影響，使得林煌將修羅門至尊無上的令牌都交給李金貴，而絕未想到這個純樸的青年，竟會是白氏家族打入玄妙觀的一着棋子。

李金貴絲毫不會武功，對他來說，是一個缺點，許多的事，他都無法去做。

然而在這件事情中，他的不會武功，卻反而成了一個最大的優點，不僅使得玄妙觀方面的人上了當，也使得那以策謀神算名著武林的林煌，也看走了眼。

就由於林煌的失算，這才會將修羅令牌交給李金貴佩帶，目的在讓李金貴安然度過玄妙觀的審訊，他絕未料到這場審訊會有如此結果。

鄭君武暗忖道：「若非是藍雲突然出現，而對那假扮阿貴奶奶的金花女俠起疑，只怕此刻阿貴已獲得太虛老道的信任，以後……」

他想到這裏，不敢繼續再想下去。

因爲如果李金貴得到玄妙觀和修羅門的雙重信任，慢慢的被雙方重用，而事實上他卻是白氏家族所派出來的細奸，那種後果的嚴重，是可想而知的。

鄭君武的心頭打鼓，卻是強自鎮定，沉聲道：「老二，別急，再找找看。」

凌三道：「可是……」

鄭君武叱道：「老二，急有什麼用，你平時的沉着忍耐，到那兒去了？人不見了，總有綫索可查，絕不可能化爲空氣走了吧。」

凌三抹了把汗，慚愧地道：「是，弟子太沒用了……」

鄭君武略一沉吟道：「老二，你說李金貴落入陷阱的？我們這就到陷阱那兒去找找看，若是找不到，那麼發出訊號，儘速把這兒的事傳出去，讓你三叔知道。」

他深深的吁了一口氣，道：「如今事情的變化，已經超出原先的構想之外，假使不早點讓你三叔了解所有情況，恐怕會更加難以收拾。」

凌三心中更是沉重，思緒紊亂之極，聞聲頷首，道：「弟子一定儘速將此情形傳出去……」

鄭君武想了一下，又舉起手道：「不，這件事太過重要了，還是等我們回到宮裏以後再說……」重重地頓了一下脚，嘆氣道：「唉！事情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眞是讓人急死了。」

凌三見到鄭君武這副樣子，心中更是七上八下的不知如何是好！

鄭君武惱怒地罵道：「他媽的，都是那狗頭軍師，講什麼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簡直是狗屁，讓老子呆在這裏吃苦受罪……」他發了頓牢騷，見到凌三站在一旁發呆，怒罵道：「混蛋，你站在那兒幹什麼？還不快去找那小子？」

凌三吃了一驚，見到鄭君武兩眼俱赤，曉得他正在火頭上，不敢吭聲，連忙沿着機關房搜索過去，不一會工夫，便找到了通往陷阱的路徑。

那是一個小小的門戶，門旁擺着兩枝長長的撓鈎，是用來伸出去鈎取網子的。

凌三一推開小門，只見兩個道士像裏粽子樣的被人綁了起來，每個人咀裏都塞着東西，所以連一點聲音都發不出來。

凌三喜道：「六叔，人在這裏了。」

鄭君武飛身躍了過來，喜道：「找到阿貴了。」

當他見到那兩個道士，不由一呆，道：「阿貴呢？」

那兩個被綁得緊緊的道士，一見到鄭君武，齊都面現喜色，兩眼鼓大着，不住地掙扎，嘴裏還發出嗚嗚的怪聲，那等模樣，使人看了忍不住好笑。

凌三忍住了笑，道：「要知道阿貴的下落，問問他們就曉得了……」

鄭君武叱道：「你那還不快去跟他們鬆綁，在這兒囉嗦什麼。」

凌三進門去，將那兩個道士提了出來，鄭君武雙手一拂，那些綁在道士身上的繩索，頓時如遇快刀，應掌而斷。

鄭君武迫不及待地問道：「你們快說，那個掉進陷阱的李金貴到那裏去了。」

那兩個道士雙手一得自由，趕忙伸手將塞在嘴裏的東西掏出來。

當他們見到那一直被塞在嘴裏的東西，竟是一隻臭襪子時，禁不住一陣噁心，嘔吐起來。

鄭君武皺眉怒罵道：「他媽的，我說的話，你們兩個王八蛋聽到了沒有。」

那兩個道士嘔得眼淚鼻涕一齊流了出來，聽到鄭君武的怒罵，連忙用道袍抹了一下臉，一齊跪了下來道：「弟子見過三觀主。」

鄭君武揮手道：「起來！起來！這個時候還行什麼禮？」

那兩個道士聞聲站了起來。

鄭君武見他們那副要死不活的樣子，不由心中有氣，叱道：「我剛剛問的話，你們沒有聽到？」

那兩個道士面面相覷了一下，左首邊略爲矮胖的道士恭聲道：「禀報三觀主，這不是弟子們的錯，都是清海師弟趁我們不注意，把我們打昏了綁起來……」

鄭君武道：「你是說李金貴被清海救走了？」

（未完．十）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王一龍・文　可　飛・圖

關門弟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官業勤因練功走火，影响下身痲木，被唐翔趁機想將他刺殺，幸雙手尙能活動，唐翔因受刀傷而退，上宫業勤得何振南贈送少林傷藥治潦，唐翔ㄨ帶金不求來尋仇，羅方進應付唐翔，使上官業勤專心對付金不求。司空青防止還有敵人，在屋頂監視，上官業勤功藝大進，卒將金不求殺掉，除了大害，唐翔見勢不對逃脫，三人窮追搜索，却遇上何振南从外地回來，衆人只好回客棧商量去盤古帮偵查，何振南㲋約了銀刀容虛谷，玉樓飛燕燕陽天在商丘協助，找到了老家莊總管帶路，夜探盤古帮，發現在原來金家莊後園，帮徒談論地下有大石……

石室獲秘笈　神功懲兇徒



姓凌的道：「讓帮主知道你偷喝酒，怕又要處罰你！」

姓歐陽的道：「哼，他左要管右又要管，還有什麼樂趣？早知俺就不來了，在外面不是更加逍遙快活？」

何振南知道那些黑道上的人，都是桀驁不馴之輩，南宮恩發展過速，却未必能有效地控制，心頭暗喜。心念未了，脚步聲已漸近，三人立即閉住呼吸！

一個中年漢子步履有點歪斜，哼着小調走過來，完全不知道有人藏在他背後，他彎腰去抬木板，冷不防何振南在他後腰暈穴上一戮，便軟軟地癱倒，何振南及時將他扶住放倒。

姓凌的過了半晌，輕聲叫道：「歐陽兄，歐陽兄！」他聽不到應聲，不由罵道：「眞是死豬，一躺下就睡！哼，跟他一道眞是倒楣……哎，一個人沒人聊天，好生煩悶！」

過了一陣，大概他孤獨苦悶，便走了過來，一眼瞥見姓歐陽的彎腰躺在地上，姿勢有點古怪，不由一怔。何振南是何許人也，知道不妙，立即現身一掌向他面門拍去！

姓凌的霍然一醒，急忙向後一退，何振南飛起一脚，踹在其小腹上，那漢子「哦」了一聲，倒飛丈餘，內腑都扭在一起，連氣都喘不過來，那還能叫出聲？

何振南、上官業勤和萬里鴻同時撲了過去，姓凌的閃過上官業勤和萬里鴻的拳掌，却躲不開何振南那一指，「咕咚」一聲，也暈死跌倒！三人見沒有驚動外面的人，才鬆了一口氣。

何振南用「傳音入密」道：「快找些木板將窗子遮住！」地上到處都是木板，很容易便將窗子封住，何振南便晃亮火摺子。

火光一起，地上那裏有什麼地洞，不過何振南見有塊四四方方的大木板在地上，便道：「快將木板撬起來！」

上官業勤與萬里鴻立即彎腰，一人一邊將木板搬開，何振南走近，果見下面有個筆直的地洞，深約丈許，下面放着一塊石頭！

萬里鴻輕聲道：「奇怪，那是什麼東西？」

何振南道：「你們小心！」他把火摺子交給上官業勤，跳了下去。

那個地洞上窄下寬，四四方方的，長與寬都是六尺，石頭高而窄，好像是塊墓碑，何振南看了一下，說道：「把火拿下來！」

上官業勤心中充滿疑惑，拿着火摺子跳了下去，他站在石碑的另一邊，只見上面刻着四個字：請看後面。上官業勤急不及待，走到另一邊，擧火一照，只見那邊也只刻着一行字！

石碑上那一行字，實際上是兩句，上面那一句用的是隸書，共只五個字：眞人謁玉皇。下面那一句只有三個字，却是瘦金體：王摩詰。

「眞人謁玉皇，王摩詰，這是何意思？」何振南問道：「上官弟猜得出麼？」

上官業勤雙眉深鎖，反問：「王摩詰是誰？」

何振南抓抓頭皮，道：「武林中似乎沒有這號人！」

「也許是前輩高手！不過地府豎了這麼一塊石碑，一定有其用意！」上官業勤將火摺子拿近，石碑上及字的筆劃中仍然沾有泥土，證明這石碑不是南宮恩故佈的疑陣。

何振南道：「相信南宮恩也還未猜出眞用意，所以這個土坑尚未塡平！」

「眞人謁玉皇這五個字好像是王摩詰說的，或這石碑是他豎的！只是這五個字

犯得着南宮恩費這麼大的勁麼？」

何振南道：「也許豎碑的就是燭天明夫婦！」

萬里鴻見他們在下面低聲商量，忍不住問道：「石碑有什麼古怪？」

何振南吸了一口氣，道：「咱們上去再說！」

「且慢！」上官業勤忽然蹲下身，用手刨碑下之泥土，那些泥土甚鬆，證明有人挖過，也證明下面再沒有其他東西，否則土坑必被塡上！「咱們再找一找！」他在土坑的四周走動，希望能在坑壁上找到綫索，可惜什麼也找不到。

何振南生怕有人來，首先跳了上去，上官業勤只好也躍上去，吹熄火摺子，萬里鴻道：「這兩個人怎辦？」

何振南見地上那兩個盤古帮香主都有兵器，便道：「有辦法！」他將那兩人搬到土坑旁，用姓歐陽的劍刺在姓凌的咽喉上，又用姓凌的刀砍進姓歐陽的胸膛內，造成他們互相殘殺和假象。

何振南看看沒有破綻，便說道：「走吧！」

× × ×

三人走出盤古帮後莊，向司空青等打了個招呼，便先後返回司空福家。

七個人又圍在客房內那張長桌前，何振南將經過說了一遍，然後問道：「諸位可曾聽過王摩詰這名字？」

燕陽天等人想了好一陣，都一齊搖頭，容虛谷道：「也許此人不是什麼名人也未定！」

何振南說道：「可以肯定的是那塊石碑必有含意，否則埋碑的人不會費這麼大的勁，挖了那個土坑，而南宮恩更不會費那麼大的勁，奪取老家莊，挖出那一塊石碑！」

萬里鴻道：「如無意外，那塊石碑九成是燭天明夫婦埋的！」

容虛谷道：「若是他夫婦埋的，更有含意！會不會與他的武功有關！」

上官業勤道：「小弟已探過，石碑下的泥土十分鬆軟，證明已被挖過，假如下面藏有東西的話，必已被南宮恩取走，若是取走的話，這石碑如不搬走，土坑也會被塡平，所以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土坑內沒有東西！」

燕陽天忽然說道：「王摩詰這三個字，燕某好像聽過，但一時之間，又想不起來！」

衆人都是精神一振，萬里鴻忙道：「請燕兄再想想！」

燕陽天一臉思索的神態，道：「這人好像不是武林中人，我在那裏聽見的呢……嗯，好像是在怡紅院！」

上官業勤訝然問道：「怡紅院是什麼地方？」

燕陽天大叫一聲。「我記起了，是侍琴那丫頭說的！唐朝有個詩人，叫做王摩詰！」

上官業勤脫口道：「不錯，摩詰是唐朝大詩人王維的名字。」

羅方進疑惑地道：「燭天明很喜歡王維的詩句麼？就算喜歡，也不該特意刻了那麼一句詩，埋在地底！」

燕陽天笑道：「是呀，奇怪之至！他

若喜歡的，也該將全詩都刻下，斷不會只刻一句！」

萬里鴻道：「所以燭天明一定不是因為喜歡王維的詩句，才這樣做！」

容虛谷補充道：「是故燭天明另有含意！」

上官業勳道：「但王維似乎未曾寫過這樣的詩句！」

萬里鴻道：「王維遺留下來的詩可不少，你全都背得出？」

上官業勳臉色微紅，道：「不敢，不過小弟未曾學武之前，頗喜看書，家內也有一本《王右丞集》！」

司空青道：「不要緊，天亮之後，去買一本，如今時候不早，大家休息一下吧！」眾人都盤膝運功調息。

×　×

上官業勳吃過早點，便獨自一人上街，為恐引起盤古帮的注意，他改變面目，仍扮成書生的模樣，到書坊裏去買書。

當他向掌櫃提出要買王右丞集後，掌櫃有點奇怪：「這本書很久都沒有人問津，想不到這幾天竟買出了幾本，現在店內已無存貨！」

上官業勳心頭一動，估計是被盤古帮所搜去，便道：「掌櫃的，請您帮帮忙，替區區再找一本，舊的也行，多少錢區區都肯買！說眞的，城內的書坊我都找遍了，就是獨缺這一本！」

掌櫃上下看了他幾眼，問道　「客官要這本書作甚？」

「嗚乎！掌櫃難道看不出區區乃一讀書人乎？讀書人買書有何奇怪？何況王右丞乃唐初大詩人，他的詩能不讀乎？」

掌櫃道：「輕聲一點，實不相瞞，老朽還偷偷藏了一本，不過已經很舊，本來也不值錢，不過如今敢誇是周圍數十里的孤本，讓給你也行，你肯付多少銀子？」

上官業勳毫不思索地道：「十両！」

掌櫃搖搖頭，道：「十両銀子若肯賣的，老朽早就賣了！」

「那您開價吧！」

「三十両！」

上官業勳故意睁大雙眼，道：「掌櫃，您這不是要殺人嘛？」

掌櫃不悅地道：「隨便你吧！」

上官業勳故意考慮了一下才付錢，掌櫃在櫃底取出一本用花紙包着的書本，上官業勳掀了幾頁，知道是眞品，便放在懷裏離開書房。

當他要轉入小巷回司空福家，忽然見街上有張熟悉的臉龐，定睛一望，却是唐翔！

上官業勳心頭一跳：「唐翔來這裏作甚？他是跟踪我來的麼？哼，眞是不知死活！」他略一沉思，悄悄吊在他後面。

唐翔似乎沒有發現有人跟着，他走進一間店子，一陣才出來，手上已多了一張拜帖，上官業勳暗道：「原來他是來探朋友的！好，待我找一個機會收拾他！」主意打定，仍悄悄跟在後面。

不料唐翔却一直向盤古帮的方向走去，上官業勳心中大怒：「此人眞是不可救藥，被飛鳳門趕出來，又去投靠盤古帮來了！」

原來唐翔經那次失敗之後，知道要殺死上官業勳難比登天，左思右想之下，便決定投靠盤古帮，作為靠山！

上官業勳知道今日殺不了唐翔，只好回去，他把城內的王右丞集被搜索一空之事告訴何振南等人，眾人更覺得非搶在南宮恩之前，打破這個啞謎不可，因此急不及待地翻閱起來。

何振南道：「別急，讓上官弟先看，有疑問時，咱們再一齊研究。」

上官業勳一口氣將全書看遍，却找不到有眞人謁玉皇的句子，燕陽天道：「待燕某看看！」他接去翻了一陣，也道：「找不到！」

何振南接過去看，上官業勳坐在一旁冥想，羅方進在旁邊推一推他，道：「師弟，你出來，愚兄有話跟你說！」

兩人出房到院子中，上官業勳問道：「什麼事？」

「師弟，你記得咱們練功室那塊青玉麼？說不定石碑上那句詩也是謎，不過愚兄愚鈍，猜不出謎底！」

上官業勳喜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他吸了一口氣，忖道：「謎面是：眞人謁玉皇，謎底是猜王維詩一句：一定是如此！」他一陣風般冲進客房，將所思告訴眾人。

何振南道：「既然如此，咱們便在這方面下手！還是由上官弟先看！」

上官業勳揭至那首《終南山》時便停住了，這首詩是王維因不滿李林甫執政，在終南山過着亦官亦隱的生活所寫的，詩云：

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
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
分野中峯變，陰晴眾壑殊。
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燕陽天見他臉上神色忽喜忽憂，便伸頭過去，問道：「有眉目了？」

上官業勳指着首句道：「是不是有個神叫太乙眞人的？」

容虛谷文武全修，答道：「不錯，據史記封禪書云，天神貴者為天一、太一，太一又名太乙和泰一，相傳道教北五祖之呂洞賓等，曾在終南山太乙峯修道！」

上官業勳喜道：「這就對了！玉皇乃居於天宮，天都即天宮也，眞人欲謁玉皇，自然要迎天都也，秘密不是藏在老家莊裏，而是在終南山的太乙峯！」

眾人聽後也都精神一振，何振南道：「上官弟是終南派弟子，你對那裏的一切比較熟悉，可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

上官業勳道：「太乙峯乃終南山之峯，既高且陡，以前小弟武功低微，無法上去，情況不清楚！」

羅方進接道：「在下少年跟家師去過一次，不過印象不深！」

司空青道：「何必在此討論，咱們立即分批出城，在城外集合，然後一齊去終南山走一趟，什麼事也可以解決！」

何振南道：「事不宜遲，咱們立即分批出發，不要在城外集合，在洛陽城集合吧！」七個人分成三組，上官業勳、羅方進和萬里鴻為第一組先行，燕陽天和容虛谷為第二組，何振南和司空青押後。

×　×　×

商丘與洛陽距六七百里，眾人在路上

奔馳了四天，第五天便先後到達洛陽城了，沿途上雖然遇到不少往商丘投靠的黑道高手，幸而沒起衝突。

萬里鴻到洛陽立即把舊馬賣掉，另買七匹新馬，次日眾人一齊向西挺進，為了搶在南宮恩之前，因此他們中午只吃乾糧，沿途不斷換馬，是以四日後已至終南山下。

上官業勳忽然想起師姐來，恨不得立即脅生雙翅，飛回師門。萬里鴻道：「天色已晚，咱們找家客棧歇歇，明天才上山吧！」

上官業勳道：「敝派就在上面，如今上去，天黑之前必至，若諸位不嫌地方簡陋的，便請在敝派石洞裏過一夜吧！」

羅方進道：「不錯，何況客棧裏人多眼雜！」

何振南說道：「好吧，不過咱們得先辦些乾糧和食物。說不定要在上面過幾天呢！」

×　×　×

上官業勳等人果然在日落之後，到達終南派山洞外面的草坪，上官業勳見茅屋上的烟卣冒着炊烟，一顆心放鬆了不少，快步走前，大聲叫道：「師姐，師姐！」

聲音一落，木門拉開，也跑出一個荊布釵裙的少女來，道：「上官師弟你回來了麼？」她眼角瞥到上官業勳背後尚有好些陌生人，一張臉登時染紅了。

羅方進道：「師妹，這些都是道上的好漢，待愚兄來介紹！」

眾人寒喧了一陣，上官業勳道：「師兄，你帶他們到山洞去，待小弟帮師姐煮飯燒菜！」他拿着食物隨呂丹鳳進灶房。

「咱們還有米沒有？」

「米是有，只是沒什麼好菜，招呼你的朋友！」呂丹鳳的臉色比前明亮了許多，以前面對上官業勳素來十分大方，但這次却有點羞澀，有意無意地避開上官業勳的目光。

上官業勳將食物往桌上一放，走到水缸前掀蓋一望，見缸中之水已不多，便道：「小弟先去挑一担水！」他挑起水桶便走，一會兒便又回來，將水倒進缸中，呂丹鳳背着他洗菜，上官業勳囁嚅了半晌才問：「師姐，你路上可順利？」

呂丹鳳「噗嗤」一笑。「呆子，不順利，我還能回來？你快告訴我，你帶這許多朋友來可是有什麼事？」

上官業勳將石碑上的事述了一遍，道：「咱們明早便去太乙峯！」

「愚姐担飯給你們吃！」

「不用，路不好走，而且咱們已買了許多乾糧！」

「那麼我跟你們去……開開眼界吧！」話音一落，呂丹鳳又道：「不知你和他們歡迎不？」

上官業勳有點奇怪，道：「咱們歡迎還怕來不及哩！師姐，秘笈上的武功，你學了沒有？」

「愚姐沒去動它，你，你日後再教我，好不好？」

上官業勳忙道：「咱們一齊切磋吧！」他本想將唐翔的情況告訴她，又怕她聽了難過，便忍住不說，可是呂丹鳳對他的事却問長問短，上官業勳心花怒放，將連月來的經過仔仔細細告訴她，只瞞住唐翔的事。

兩人煮好飯菜，呂丹鳳道：「上官弟，你拿進去給他們吃吧！」

「他們都是很好的朋友，你也進去吃吧，大家都是武林兒女，也不用客氣！」

呂丹鳳低下頭道：「我，我怕他們會笑我……」

上官業勳一愣，道：「他們何事要笑你？」

上官業勳笑道：「他們都是有名的俠客，只會以德取人，豈會以武取人！何況二師兄的武功也不行！」

「我……在灶房吃就行……」

上官業勳那裏肯，不分由說，便將她拉進山洞，吃飯時，大家談些江湖上的逸事和趣聞，氣氛甚是輕鬆，呂丹鳳坐在上官業勳背後，不發一言。一夜無事，次日一早，呂丹鳳與上官業勳又準備了早點，然後迎着晨曦上山。

巳時未過，他們已至太乙峯，燕陽天抬頭一望，太乙峯兩旁還有兩座略小的山峯連在一起，佔地頗廣，不由叫道：「好大的山峯，怎找！」

上官業勳說道：「小弟認為燭天明留下的石碑，暗示秘密在王維的『終南山』這首詩中，咱們不如先在這詩上推敲一番吧！」

萬里鴻道：「第二句連山接海隅，看來沒有意思，第三句白雲迴望合和第四句青靄入看無又有何含意？」

上官業勳道：「大家看這山峯，小弟認為秘密大概是藏在兩個山壑中！分野中峯變，陰晴眾壑殊嘛！」

燕陽天道：「有理，咱們八個人分成兩組，一組負責一壑！」

分組完畢，眾人立即上山，到了峯與峯相連的壑間，上官業勳那一組負責左邊，司空青那一組則負責右邊。

呂丹鳳跟着上官業勳，在山壑裏走來走去，壑底及兩旁的山壁，不但長滿了草，而且亂石四佈，何振南問道：「上官弟，找到沒有？」

「沒有，您那邊呢？」

「還找不到！」

呂丹鳳說道：「也許在草叢中也未定呢！」

上官業勳覺得有理，便用脚撥開野草，只見下面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白石頭，他拔出劍來，將草斬斷，其他人見狀也都抽出兵器，學他將草斬斷，上官業勳道：「大家吃了乾糧再找吧！」

何振南見巳至午時，便取出乾糧來，四人吃飽，又立即在草叢中找尋起來。忽然，呂丹鳳叫道：「上官弟，你快過來看看！」

上官業勳連忙過去，他看了幾眼，又道：「何大哥，您過來看看！」

何振南與萬里鴻走過去，只見地上有塊大麻石，上面刻着五個字：隔水問樵夫，他喜道：「快挖下去看看！」上官業勳翻開石頭長劍在地上亂刺亂挖。

他挖了一陣，仍沒有發現，呂丹鳳道：「上官弟，你記不記得，你上次跌下的那條山澗，有一塊石頭，樵夫和獵人都叫

它樵夫石？」

上官業勤跳了起來，道：「不錯，一定是在那裏！」

何振南道：「大家就去！」他首先奔過去，施展「千里傳音」通知司空青那一組。八人聚合之後，便由呂丹鳳帶路。

他們走了好幾里路，才見到下面那條山澗，初冬雨水少，但澗中泉水仍然汩汩而流，上官業勤想起上次在此跌斷脚的往事，彷如昨日。

呂丹鳳手臂一伸，向下指道：「何大俠，吶，那塊石頭便是樵夫石，你看像不像！」

何振南依她手指望去，果見下面有塊大石，望望極似一個人挑着東西，那塊石離峭壁約有一尺，因此十分顯眼。呂丹鳳道：「附近的樵夫經常來此膜拜，他們當他是神仙！」

司空青道：「那就上去看看！」衆人慢慢走下去，一直到那塊石前，這才發現石頭比人還高，「樵夫」的脚前，還有一塊平整的石頭，上面刻着四個字：樵夫神石。

羅方進道：「不知燭天明將秘密藏在那裏！」

上官業勤道：「如無意外，應該是放在石下！」他蹲在石前，雙手抓住石緣，用力一扳，不料那石看來雖不大，但竟然扳之不動，他輕叫一聲：「奇怪！」

燕陽天道：「你試試向旁推一推！」

上官業勤依言將石向左一推，石頭移開三寸，又不能動，他再向後一推，那石退後一寸又停住了，司空青道：「後面被樵夫石頂住，向前拉才對！」

話音未落，樵夫神石背後忽然傳來一陣軋軋的聲音，呂丹鳳叫道：「快看，後面出現一個石洞！」

衆人跑到樵夫石後一望，只見峭壁上出現了一個兩尺寬尺半高的洞口來。何振南道：「原來那塊石是機關！」他走到洞口向內一望，裏面一片漆黑，還透着一股子霉氣，回頭道：「這洞很深，外面看不到裏面的情景！」

司空青道：「在下身裁瘦削，待我進去探一探！」

何振南道：「何某也可以進去！」石洞離地三尺，他慢慢彎腰，鑽了進去。

不久，裏面有火光映出，司空青對着洞口問道：「何兄，裏面情況如何？」

「深不可測，不過山洞越來越高！」何振南的聲音在洞裏嗡嗡地响着。

司空青也爬了進去，上官業勤也緊跟着爬進去，燕陽天說道：「咱們等下再進去！」

上官業勤在地上爬了四五尺，發現地道倏地高了起來，便蹲着走動着，接着巳可以弓着腰而行，只聽裏面傳來何振南的聲音：「到底了！」

司空青急問：「裏面有什麼東西？」

山洞裏頗爲潮濕，但空氣流通，估計還有天然與人工合成的通氣孔。司空青與上官業勤快步走進去，地道拐了一個彎，前頭便出現一座丈半見方的石室，石室高逾一丈。

上官業勤見何振南提着火摺子低頭在地上找尋，他也亮起火摺子來，擧起一照，只見石室的四面都長着厚厚的青苔，上面不時有水珠滴下，四角都有小小的通氣孔，北風吹進來，發出嗚嗚的聲响。地上不太平坦，却是泥石地，顯然建造時未經修葺。

司空青道：「在下出去叫他們一起進來找！」

何振南道：「空氣恐不夠用，留三個在外面吧！」

上官業勤道：「女人細心一點，請司空兄叫我師姐進來！」

司空青微微一笑，轉身出去，上官業勤道：「何兄，你說這些靑苔的後面是什麼東西？」

何振南道：「何某早巳想到，不過生怕將青苔割下來後，散了一地，所以先看清楚地上有沒有東西再說！」

上官業勤暗呼一聲慚愧，便搜另一邊。俄頃，司空青帶着萬里鴻和呂丹鳳進來，何振南見地上沒有可疑之處，便道：「諸位先退出去，何某試將青苔剷下來。」

萬里鴻道：「大家一齊動手，不是更快？」

何振南說道：「但何某又怕裏面有機關！」

司空青道：「如此何兄請小心！」

何振南待他們退到外面，這才揮動劍挑下青苔。起初他挑得很慢，後來見沒有異狀，速度才加快，兩盞茶巳讓他割下小半堵。

上官業勤見狀擧着火摺子走前，目光一及，不由叫道：「山壁上有字！」

何振南停住觀看，道：「這是練武的秘訣！原來燭天明將他的武功刻在這裏！」他自忖身份，看了幾眼便不看，只繼續挑開那些靑苔。

司空青等人也走了過去，紛紛用兵器剷掉青苔，司空青擧着火摺子觀看，忽聽他叫道：「這裏是開始！嗯……他記下經過……」

何振南道：「你唸出來聽聽！」

司空青唸道：「天明在二十歲殲滅『河西三凶』之後，到終南山一遊，無意中發現此洞。洞內有二具白骨，也不知是何人遺留。後來，天明與華山結怨，有一次上華山報仇，時師叔昭平正在看書，被天明一劍所殺，見其所讀及華山內功秘笈，乃隨手取之。」

萬里鴻插腔道：「難怪華山派的武功會逐漸式微。」

司空青續唸下去：「後來天明還在華山搜到幾本武功秘笈，雖然大部分巳習過，但仍不想留給華山。但到後來天明讀內功秘笈時，才發現本門內功共有三層，天明以前所習只是第一及第二層而巳，第三層限定爲掌門人及最高輩份者方可習之，乃苦心潛修，只十年，內功便更上一層樓，自料巳可勝過范神劍那獨夫！便將秘笈燒掉！」

司空青唸至此，頓了一頓，衆人見燭天明罵華山前兩代掌門人范神劍爲獨夫，都知道其對彼怨恨之深！

「可惜有老光緒從中插手，瞧在他救內子一命的份上，放過范神劍。如此過了數年，怨恨漸消，又怕華山派絕學，從此湮沒，是以將所得華山絕學錄于此，以授有緣人。又及，內中除了內功秘笈之外，其他武技，天明都作了增刪，乃天明經驗所得，以及吸收了別派武功精華，補我不足，因此敢謂更勝前人！」

萬里鴻道：「他口氣好大！」

「咦，下面還有一行小字！」司空青續唸道：「凡學我武功者，必須天資敏悟過人，否則只會墜我之名頭，若遇愚鈍之徒，則不如讓絕學湮沒！天明刻後，在壁上塗了一層藥水，這種藥水十分複雜，藥效未失時，頗利青苔生長，以作保護，若剷掉青苔，半個時辰之後，山質便會腐蝕，字迹模糊再不能辨，學者慎之！燭天明己丑年仲夏。」

萬里鴻道：「此人脾氣好怪！」

呂丹鳳道：「如今怎辦？」

何振南道：「要將它抄下來！」

上官業勤道：「不可再割青苔！」

呂丹鳳指着正面那一堵道：「這一堵巳全部剷乾淨了！現在那裏有筆！」

萬里鴻道：「可否請呂姑娘回去取筆墨？」

呂丹鳳跺足道：「恐怕來不及了！」

何振南道：「盡盡人事吧！咱們快將上面的文字用心記下，等下再默出來！」

上官業勤道：「師姐，你請二師兄陪你去！」

呂丹鳳嗯了一聲走出去，何振南等四人立即望着山壁，上面的字雖多，幸而十分工整，甚爲易看。上官業勤對着正面那一堵牆，牆上所刻乃華山派的內家心法，他看了幾行，心中又驚又詫，原來牆上所記載的，跟自己在青玉之下所得到的內功心法竟然一樣！他曾由師父口中得知終南派，其實是華山派分析出來的，如今見之證明此說不虛。

第一部分，完全一樣，第二部分，只多了兩句，他很快便巳記住，於是道：「你們看其他的吧，這一篇與本門內功心法，基本上相同，小弟必可記牢！」

何振南三人依言看其他露出青苔外的圖文。上官業勤繼續看下去，發覺第三部份壁上所載，比之自己得到的，詳細很多，很多難題，一一迎刄而解，他一口氣看畢之後，再看一遍。

由於他心情激動，眞氣隨意而流轉，像受壁上的文字驅使般，上官業勤雙眼看到那裏，眞氣也去到那裏。忽然他身子一抖，眞氣由上身後背督脈，再冲而下，先過「命門」，依次而下的「腰陽」、「腰命」、「長經」等穴，一一貫通，接着身子又是一震，眞氣竟然冲至前身任脈的「曲骨穴」，往上流去，「中極」、「關元」、「石門」，至「氣海穴」，並不歸入丹田，仍向上湧去！

上官業勤心無雜念，一心只放在壁上的文字，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內功巳有了長足的進步，在無意之中，竟然打通了任督二脈！

這便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假如上官業勤有心打通這個難關，少說也得兩三年的時間，現在却一揮而就，實是機緣湊巧！須知何振南在武林中的名頭何等响亮，但他打通任督二脈也不過三年時間而巳！

上官業勤看了二遍，又看第三遍，眞氣仍未停遏，好像奔騰的長江水般，越至下游，水量越多，也越波瀾壯闊。

眞氣再次通過命門穴，這次不轉向任脈，而是直接轉入足太陽經，流了一個周天之後，却轉足少陽經，如此一來，他連「天地橋」也打通了！

何謂「天地橋」？人之力量，分成兩個部分：上肢跟下肢，武功高者能將上身的力量，聚集於一點發出，或將下肢的力量聚集於一點，但絕不能將下肢的力量運到上肢去，相反亦不能將上身的力量運至下肢。武術上謂此現象爲「天地」相隔，此「天地」間有一道「橋」，若能將之打通，則可改變這個現象！打通「天地橋」比之打通任督二脈，更加困難，能有此功者，寥寥可數！

石壁好像開始變化，由通氣孔吹進來的北風刮在壁上，石層紛紛墜下！但上官業勤仍站立如同石像！

何振南等三人亦全神貫注，用心死記壁上的圖文，石室之內，鴉雀無聲，只有粗濁的呼吸聲！

忽然，從外面傳來一個尖叫：「上官弟！」

上官業勤頂上白烟騰騰，此刻就算天塌下來，他也不知道！

何振南認得是呂丹鳳的聲音，忙道：「呂姑娘，什麼事？」

「有人到本派，將茅屋燒掉，又將洞門打破！」話音一落，呂丹鳳巳慌慌張張地奔了進來，她見上官業勤的情況，吃了一驚，叫道：「上官弟，你怎樣啦？」她走前一推，不料此刻上官業勤體內眞氣洶湧澎湃，遇到外力自然產生反應，呂丹鳳只覺上官業勤後背有股神奇的力量，將自己震退，體內的氣血也翻騰不巳！幸而她用力不大，否則後果更加不堪設想！

何振南經驗豐富，看了幾眼忙道：「別動他，他現在練功正緊！呂姑娘，你可知道是誰來破壞麼？」

呂丹鳳搖搖頭，萬里鴻道：「莫非是盤古帮的人？」

何振南臉色十分沉重。「假如來的眞的是盤古帮的人，可不好辦！咱們絕對不能讓他們進來！」

司空青道：「如今怎辦？」

「通知外面的人躲開，將洞門關閉起來！」

司空青依言出去，半响回來，道：「洞門巳關上！」

何振南道：「如今將未剷下來的青苔也剷下吧！口訣不連貫，很難記牢！」

萬里鴻覺得有理，首先去剷青苔，四人一齊動手，不久，那些青苔巳全部剷乾淨，却隱隱有打鬥聲傳進來，萬里鴻叫道：「不好，他們讓敵人發現，只怕人少不敵！」

何振南考慮了一陣，道：「咱們出去看看！」

呂丹鳳道：「那麼舍師弟呢？」

何振南道：「由他在這裏，等下敵退再來看他！」他首先出來，其他人都跟在他後面。他經驗雖然豐富，但那知道上官業勤因爲是在無意中打通任督兩脈和「天地橋」的，眞氣如決堤洪水，不可制止，在體內不斷流轉奔騰！

此際他雖然已有所知覺，但已無力制止，不能將之引入丹田，除非有外力的協助！

× × ×

何振南爬至洞門後，見壁上有個鐵環，便用力旋動起來，俄頃，「啪」地一响，洞門忽然打開，他看也不看，立即將火摺子拋出去，同時爬出去。

他一轉出樵夫石，便見到南宮恩帶着十多個高手，有的在攻擊燕陽天等人，有的在樵夫石附近挖掘！燕陽天、容虛谷和羅方進寡不敵衆，身上都是浴血，形勢十分危殆，他大喝一聲，抽出寶劍標前！

盤古帮的人見山壁上突然現出一個石洞，先是一呆，但待得何振南衝前，他們已有了準備，立即有兩個人上前攔截！

何振南外號「乾坤一劍」，可知其劍法的神妙，而且氣勢磅礡！他救人要緊，一上手便施出絕招，「刷」的一劍，便將一個敵人的手臂斬斷！

南宮恩道：「快截住他！」

說時遲，那時快，呂丹鳳、司空青和萬里鴻亦已跳出石洞，何振南忙道：「守住洞口！」

萬里鴻和司空青一人一邊守着，呂丹鳳武功低微，帮不上忙，夾在中間！

司空青揮着短刀，抽空洒了一把梅花針，射中兩個敵人，將對方迫退一步，忙又再掏了兩隻蝴蝶鏢在手。

南宮恩一見到他便怒火中燒，道：「將此人亂刀剁碎！」

司空青趁敵人尚未圍上來，把手一揚，兩隻蝴蝶鏢直取南宮恩！

南宮恩吃過他的苦頭，不敢大意，摺扇「刷」地打開，用力一搧，那兩隻蝴蝶鏢立即飛開！不料，這種鏢打造十分精巧，離地七寸繞飛，其中一隻忽然釘在攻擊燕陽天的對手的足踝上！

燕陽天見對方一慢，順勢飛起一脚，將其踢飛！可是他剛喘了一口氣，對方又有人補上。

何振南大發神威，長劍展開，如同佈下天羅地網一般，攻擊他的三個敵人，四柄兵器，全被格開！他左掌一拍，一股罡風湧出，直奔一個臉有刀疤的敵人！

那人不敢硬鬥，閃身避開，何振南正要他如此，立即破圍而出！他不忘殺敵，長劍自手臂與左脅間透出，在刀疤漢後背刺了一劍！

何振南立即向南宮恩撲去！南宮恩冷笑一聲：「你還不配本座動手！」

何振南並不動怒，他見南宮恩身旁有兩個侍衛，估計殺不了他，脚底一頓，身子忽如一頭大鳥般橫飛。他知道羅方進武功最低，便向他的對手飛去！

那人一見已經心胆俱裂，立即閃開，羅方進精神一鬆，雙脚發軟，坐在地上喘氣！

何振南剛落地，便聽見容虛谷慘叫一聲，原來那人放開羅方進，改襲容虛谷，容虛谷力敵兩個高手，受傷已不輕，背後多了一個人，防備不及，被其一刀劈中！

何振南大喝一聲，身子再度射出，但容虛谷自知難以倖免，倏地轉過身去，銀刀向那人砍去！

那人第二刀也正劈出，剎那間，「噗」兩聲，兩人同時中刀！容虛谷背後的兩個敵人，一個用劍，一個用棍，也同時擊在他身上！

何振南劍出如飛，見那持劍漢子長劍深深刺進容虛谷體內，一時沒法拙得出來，長劍一絞，立即將其右臂斬斷！

那持棍的黑道高手，連忙揮棍戰何振南，同時有一個禿頭的老者加入戰圍。

司空青最擅長的是輕身功夫以及暗器，夾在樵夫石與山壁之間，根本沒法展其所長，又見容虛谷戰亡，更加忍受不得，叫道：「呂姑娘你小心！」話未畢，身子拔空而起，凌空洒下一把金錢鏢！

他身子落在外面，立即展開游鬥的功夫，四處流竄，東一刀，西一刀的，可惜盤古帮未死的人，全都是高手，他除了再用蝴蝶鏢傷了一個人之外，竟然沒法再奏功！

羅方進喘息了一陣，又慢慢站了起來。此刻南宮恩旁邊的一個青年手中同樣也提着一柄摺扇，忽然向他走去，羅方進罵道：「唐翔，你這無恥小人，多番加害同門師兄弟不算，還帶人破壞師門，你不怕良心受譴責麼？」

唐翔見他受傷，自忖必勝，暗暗笑道：「姓羅的，你瞎了眼投錯了主子，現在倒清高起來了！」

「我迷途知返，勝過你冥頑不化！」

唐翔摺扇向後一指，道：「老大也在這裏，你爲何不罵他！」原來唐翔武功雖然不行，但卻有小聰明，投進盤古帮之後，給他猜出石碑上的謎，便與大師兄于望山帶路來此！

于望山咳了一聲，道：「老三，念在一場師兄弟份上，放他一馬吧！」

此刻萬里鴻也已戰死，一個盤古帮的高手立即向洞口爬進去，呂丹鳳心繫上官業動的安危，顧不了自己安全，回身在其股上刺了一劍，可是自己後肩也着了一刀，她再也守不住，奔了出去。

一個黑衣漢子見狀急忙攔住她，于望山連忙說道：「老方，她是我恩師的女兒，請您高抬貴手，放她一馬！在下感激不盡！」

黑衣漢回答道：「除非她乖乖站在一旁！」

何振南怕她不敵，也勸道：「呂姑娘，令二師兄重傷，你快去看看她！」呂丹鳳自知武功低微，帮不上手，便乖乖向羅方進走去，盤古帮的人都沒把她放在眼中，沒人理她。

呂丹鳳見到唐翔，粉臉大變，怒瞪了他一眼，唐翔愧對她，不由自主退了一步，南宮恩急於進洞，見洞口已沒敵人，便道：「唐翔，快進洞去！」

唐翔不敢違抗，乖乖向樵夫石後走去，南宮恩跟在後面，他城府深沉，生恐洞中有埋伏，所以要唐翔先進去！

呂丹鳳大驚，道：「何大俠，他們要進洞了，怎辦？」

何振南自顧不暇，只好安慰她：「放心，吉人自有天相！」

× × ×

唐翔拖下掛在洞口的那具屍體，見裏面黑黝黝的，雖然心中害怕，但南宮恩有令，不敢違抗，只好硬着頭皮爬進去。

他小心翼翼，戰戰兢兢，伏在地上匍匐，不久已可以弓着腰低頭而行，便轉頭望後，南宮恩也爬了進來，他故意停住，等候南宮恩追上來，又從身上取出火摺子，將其點亮，甬道中不見一人。

南宮恩在背後「殊」了一聲，示意他繼續前進。唐翔一直走至石室，只見石室地上一片凌亂，室內有白烟翻騰，他不明所以，不由停住。

南宮恩隨後而至，他對武學的認識，自非唐翔能望其項脊者，他眼光銳利，黑夜尚可視物，何況現在有火光，因此很快便發覺石室之中有個人，而室內的白烟正是由其身上發出的，依經驗所得，那人練功肯定正在要緊關頭，是故說道：「小唐，給你一個立功的機會，你去將那人殺了吧！」

此刻唐翔亦看出室內有人，不過他見南宮恩不殺，却要自己去殺，未知凶吉，不由猶疑起來。

南宮恩冷哼一聲，道：「那人便是你小師弟上官業動，你不是要殺他麼？他現在練功正在緊要關頭，如肉在俎上，任你宰割！」

唐翔武功雖然低微，但這點常識還是有的，胆氣登時一壯，便邊運功邊慢慢走前。心中暗道：「少爺在你後背，悄悄給你一掌，就算打不死你，也讓你『走火入魔』，半身不遂，屆時少爺大可以慢慢拿你消遣！」想至得意處，他臉上不由露出一個躊躇滿志的笑容。

他在上官業動背後三尺處站定，見他毫無所覺，胆氣更壯，又走前一步，然後舉起右臂來，將全身力量都集中在臂上，然後一掌拍出！

「蓬」的一聲，唐翔這一掌結結實實，擊在上官業動背上，但說也奇怪，對方身上竟有一股難以抗拒的力量反彈過來！

剎那間，他那條手臂竟然反彎過來，拍在自己的頭上，同時身子倒飛，身未落地，已張口噴出一股血箭。

這個變化大出南宮恩的意料，他下意識地向上官業動隔空發出一記劈空掌。

「蓬」的又一聲响，上官業動身子一晃，接着只聽他長長嘘了一口氣，慢慢轉過身來，雙眼瞪着南宮恩，南宮恩怎知道上官業動根本不是在練內功，他只是因爲怎打通任督兩脈和「天地橋」，眞氣澎湃，沒法將之納入丹田而已！

唐翔的那一擊及南宮恩的這一掌，擊在他身上不但夷然無損，而且因爲體內眞氣在連受壓力時，自然而然產生反震力，將眞氣宣洩了一些，反而可以控制。

南宮恩犯了三個錯誤，第一，他應該教唐翔擊上官業動頭頂上的「百滙穴」，那麼上官業動內力縱然如何深厚也非立即慘死不可，第二，南宮恩在唐翔被震傷之後，不該糊糊塗塗地又發了一掌，第三，上官業動轉過身來，其實他此刻正在引氣歸納丹田，他不該退後，而應前進，展開凌厲攻勢，如此上官業動落敗的機會仍佔九成。

當下南宮恩接觸到上官業動那兩道凌厲如同刀刃的目光時，心中又寒又驚詫，猜不出到底是什麼原因，是故更加謹慎，再退一步，略吸一口氣，道：「上官業動，上次讓你逃脫，想不到這次你又撞在我手上，眞是霉星高照呀！」

上官業動沒有答他，四肢動也不動，南宮恩看了他幾眼，心頭陡地一沉，暗道：「這小子幾個月不見，爲何進步如斯神速，隨便一站，便將全身空門隱藏起來，莫非他已得到燭天明的武功秘笈。」

「恭喜呀，原來你已經捷足先登，你若肯將秘笈交出來，南宮某便放你一條生路！」

上官業動彷似一尊石像，不爲外界所動，南宮恩只道他看不起自己，不由怒道：「給你三分顏色，你便開起染坊來，裝神扮鬼，本座便會害怕麼？」說着他已抽出摺扇來。

上官業動臉色一變，隨即露出一個笑容，南宮恩見他在瞬息之間，臉上便似有寶光流轉，更是驚駭，因爲這種現象只能在絕頂高手身上才能出現！

原來上官業動已將眞氣納入丹田，換言之，體內那股汹湧澎湃的眞氣已受控制，洞外打鬥的聲音，傳至洞裏已低不可聞，但上官業動却聽得清清楚楚，問道：「南宮恩，你帶了多少人來？」

南宮恩輕哼一聲。「本座喜歡，要帶一千八百個也辦得到。」

上官業動心繫師姐及諸友的安危，不再打話，倏地向南宮恩撲去。

布宮恩未知其虛實，不待對方撲至，便已經閃身讓開，摺扇向上官業動脅下戳

去。

不料上官業動反應極快，只見他手腕一翻，長劍已在手，白光一閃，便將對方的摺扇挑開！

南宮恩萬料不到，上官業動出手如此快速，心頭不由一凜，微一沉腰，變招反擊，同時左拳施展，「仙鶴三十六變」的絕招，配合右手摺扇的攻勢。

上官業動長劍左擋右截，將南宮恩的攻勢一一瓦解，南宮恩暗道：「這小子怎地進步如此神速？」心念一動，立即加緊攻勢。

上官業動左掌也配合長劍防守，起初他還受宥于以前所學的招式，但南宮恩能夠領導羣魔，自有其過人之處，攻勢如波濤般，一浪高過一浪，上官業動漸覺以前所學不足應用，是以迫得臨時隨勢變招。

如此鬥了七八十招，南宮恩攻勢仍未遏，但上官業動長劍招式却越來越靈活，意至劍先，身隨劍動，揮洒自如，攻勢漸盛，已能跟南宮恩平分秋色，偶有無法可解之招數，他心念則一動，左掌隨即有凌厲的掌風湧出，迫使對方後退。

南宮恩越鬥心越寒，這是他從來未遇過的，上官業動的劍法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且幾無破綻，往往逼得自己非採取兩敗俱傷的打法，而且，對方內功之深厚，更在自己之上，這是他平生未逢之勁敵，是故已顧不得身份，準備窺機溜出洞外。

南宮恩邊戰邊退，但退至石室外，這才驀然發覺此法行不通，黑洞口狹窄，根本沒法全身溜出去，因此又加緊施爲，將上官業動迫回石室內。

上官業動則越鬥精神越振，他體內眞氣得以宣洩一部分，那股不舒服之感已蕩然無存，同時也希望借南宮恩考驗一下，可是洞外忽然傳來一個凄厲的怪呼聲，他覺得那好像是燕陽天叫的，不由大驚，暗怪自己魯莽，恨不得立即殺死南宮恩，出去助朋友一臂之力，何况他還有師兄師姐在外面。

南宮恩雖然稍遜一籌，但經驗豐富，上官業動要殺掉他，可也不容易。

上官業動長劍攻勢越急，但反有破綻，幾番被南宮恩反擊，幾乎受傷，心急如遭火灼。

恰好此時兩人已幾乎貼壁格鬥，南宮恩肩膊擦及石壁，石屑紛紛墜下，上官業動下意識地向壁上望去，壁上石頭的表皮已開始剝落，但也有完整無缺的，這堵山壁刻的正是華山劍法精華的圖文，上官業動一眼望去，覺得其中一招與終南派的有幾分相像，心念一動之下，隨手施展！

這一招南宮恩剛才已領教過數次，已知其變化，因此摺扇一抬封住了前胸，說時遲，那時快，上官業動手腕一抖，劍光過處，「刷」的一聲已將南宮恩的一條左臂切下。

原來這一招是經過燭天明苦心研究之後，加以變化的，南宮恩一時大意便着了道兒。

當下南宮恩固然一楞，連上官業動也因始料不及而呆了一呆。

南宮恩傷口劇痛，很快醒覺，左掌挾勁向上官業動拍去！

上官業動左掌下意識地迎了上去，「啪」的一聲過後，由於上官業動倉猝發掌，因此不分勝負，各自退了一步！

南宮恩大叫一聲，運起全身內力，發出第二掌，上官業動此次有備，也將內力提至八成，左掌緩緩推出！

「蓬」的一聲巨响，震得上官業動雙耳嗡嗡亂响，石室之內塵土及石屑亂飛，他看不清情景，下意識地退後幾步！

半晌，一切歸於靜止，上官業動才見南宮恩倒在牆角，動也不動，身上染滿鮮血，也吸了一口氣，慢慢走前。伸手一探，已無呼吸。他用劍割下其首級，再走至唐翔身邊，原來他內腑受傷過重，亦已氣絕，上官業動暗嘆：「自作孽不可活。」

他提着南宮恩的首級來至洞口，先將首級拋了出去再跳了下去，轉出樵夫石，只見地上一片慘象，躺着十餘具屍體，萬里鴻、容虛谷和燕陽天均已陣亡，剩下的何振南與司空青保護着羅方進及呂丹鳳，負隅抵抗，四人身上都血跡斑斑。

盤古帮的高手在何振南等人的拚死苦鬥之下，還有五六個，但他們身上也掛了彩，另外地上尙躺着幾個重傷的人！

待南宮恩的首級滾落在他們脚前時，他們都是瞿然一驚！眼前一花，只見一條灰影自樵夫石後飛了過來！

上官業動見狀，大喝一聲，身劍合一，急飛過去，那幾個盤古帮的高手驀聽一聲暴喝，心神一震，不知發生了何事，都退後轉首，上官業動去勢極快，「噗」的一聲長劍已自一個白衣中年漢的後背刺進，劍尖透胸而出，他脚不着地，左腿一抬，便將那漢子踢飛！

白衣漢子怪叫一聲，帶着一串血珠，跌倒在兩丈之外！

這一着，盤古幫高手都如見天神，何振南等人此刻才能喘一口氣，呂丹鳳叫道：「上官弟，你沒事？」

上官業動搖搖手，指着「鬼影子」杜倫說道：「其他人都可以離開，唯獨你不許。」

杜倫冷笑一聲，說道：「小子，你小小年紀，口氣倒大，你憑什麼主宰咱們的生死。」

「就憑我手上這柄劍，和殺死南宮恩的本領！」

盤古帮衆高手臉色均是一變，杜倫冷冷地道：「誰知道你用什麼手段。」

上官業動不欲跟他多說，又急於替雷震天報仇，一個箭步衝前，長劍一圈，立即將杜倫罩在劍網之中！

杜倫道：「並肩子上呀！」他手上沒有武器，但仗着輕功了得，左閃右避，偏偏不能脫出上官業動的劍勢。

有兩個盤古帮的高手見狀，一個揮刀，一個仗劍自側攻上來，何振南道：「無恥之徒，專會以衆凌寡！」

上官業動道：「這三個人小弟還應付得了。」他劍隨意動，身隨劍走，以一敵三，仍然攻多守少！

剩下的那三十個盤古帮高手要再上前，却爲司空青及何振南截住，上官業動怕他們久戰氣竭，加緊攻勢，只聽「噗」的一聲輕响，劍尖已刺在那個持劍老漢的咽喉上，他看也不看一眼，便又向持刀的黑

臉漢攻去！

杜倫忽然竄了進來，竭力攻擊，上官業動十成攻勢，對他只佔三成，刹那間，那黑臉漢臂上也着了一劍，這一劍幾乎令他連刀也拿揑不住。

與此同時，杜倫雙袖忽然飛出一蓬牛毛針，直奔上官業動，這便是「鬼影子」尅敵制勝的絕招。

好個上官業動耳聽八方，一聞「嗤嗤」之聲，左掌立即提起，一股罡氣及時湧出，那些牛毛針倒飛過去，有一部份反射在杜倫身上。

杜倫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退後伸手去取解藥，原來他針上都淬有劇毒，上官業動那裏肯放過他，長劍過處，迫得他雙手抽不出來！

刹那間，只見他一張白臉，漸漸變黑，接着大叫一聲，轉身便跑，一邊伸手入懷，可惜已來不及，剛搗開瓶子的蓋子，已全身一陣痙攣，大叫一聲，倒地而亡！

上官業動回身過去，那幾個未死的盤古帮高手，一齊叫饒命，何振南道：「拋掉兵器！」那些人不敢不依，乖乖將兵器拋掉，何振南道：「上官弟，你將他們的內功廢掉吧。」

司空青接口道：「點他的氣海穴。」

上官業動依言而辦，那些盤古幫高手，數十年修練得來的內功，眨眼間便消於無形，何振南喝道：「滾吧，告訴你們那些豬朋狗友，限他們一個月裏解散盤古帮，否則咱們去到之時，叫他們死無葬身之地！」

那些人走後，何振南與司空青立即躺在地上，上官業動吃了一驚，忙問：「何兄，司空兄，你們傷得很重！」

「不要緊，咱們只是殺脫了力，休息一下陣沒事。」

上官業動這才放了心，剛一抬頭，見石後有個人影，便喝道：「滾出來！」

只見石後走出一個漢子，那漢子低着頭，上官業動冷冷地說道：「原來是大師兄。」

「師弟饒……愚兄以後！」

「你還想有以後。」

呂丹鳳道：「上官弟，大師兄剛才極力維護咱們，你放過他吧。」

上官業動道：「好吧，你就留下來，只要决心改過，我絕不會爲難你。」

× × × ×

何振南與司空青在終南山養了二十天傷才下山，臨別時，上官業動道：「何兄，你們由中原，路過華山請告訴華山掌門，叫他派人來取內功心法。」

何振南道：「放心，反正何某也要去華山帶老光緒的後人回中原！」

司空青道：「上官老弟，愚兄知道你近期要處理貴派的事，希望不久咱們能再見面！」

上官業動道：「小弟也希望不久便能與兩侄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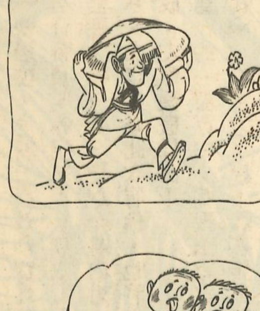
× × × ×

上官業動雖然希望與何振南及司空青見面，但實際上他們三人在洛陽城見面時，已是在三年之後，那時候，上官業動不但已是終南派第十四代掌門，而且名動河西、隴西、被譽爲西北第一高手，也有人稱他爲「跛俠」。斯時上官業動與呂丹鳳也已生了一個兒子，後來終南派也擠進武林八大門派。（全文完）

古代笑話

活見鬼

李二王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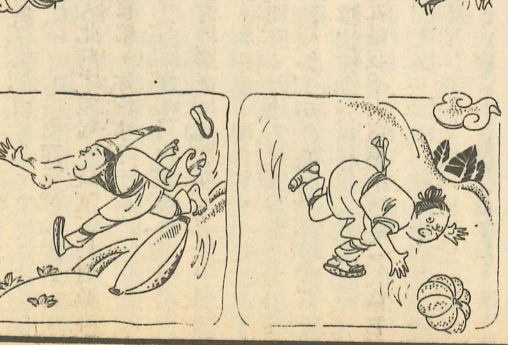

東莊西莊隔座山
一條小路緊相連。
李甲背口鐵鍋上山去，
王乙抱個南瓜要翻山。



來到山脚邊，
夜幕降跟前。
爲爬山李甲將鍋扣頭上，
王乙他把南瓜扛在肩。



月色灰朦朦，
冷風嘯林間。
一個見對方長着兩個腦袋，
一個見那邊來了個斗大黑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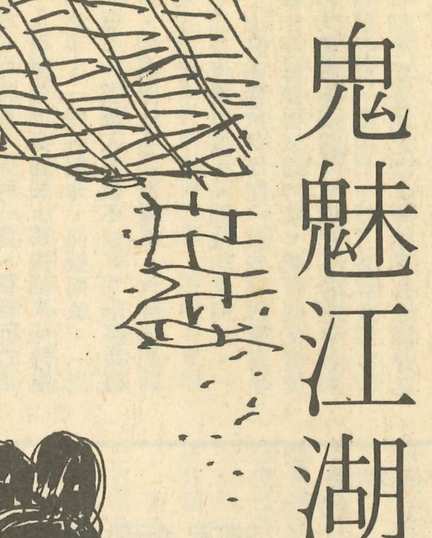


『哎呀』一聲兩人仰天倒，
魂飛魄散同時滾下山，
逢人就講自己見了『鬼』，
邊說兩腿邊打顫……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衆皇子正在擾攘之間追尋武顯揚是否石誠喬裝易容，未找得結論各自拂然散去。武顯揚和粟姓怪人來到蘆溝橋一幢農舍，想捉唐子建——凌雲天，反被他將姓粟的擊倒而去，武顯揚躡踪追尋，凌雲天已約好葉勝、鄧素雲等七女在艮鄉縣永安客棧聚會，路上探知七皇子和師父佟景賢，和四皇子聯合調遣十數批高手趕往翠雲別府，因此先遣鄧素雲七女趕回去佈置應敵，自己和葉勝易容阻延皇子高手行程，而骷髏帮主亦追查武顯揚假冒本帮名義胡非作爲，百毒宮主亦派人追查侄兒白鳳棲的死因，因徒兒羅素蘭被翠雲別府的人救去……

谷中敵攻敵　府內女失踪

蘇鵬道：「咱們先往鐵塔見機行事，一探得翠雲別府所在，稍施詭計，挑動宮廷兇搏，咱們立即趕往翠雲別府。」

三人如飛離了相國寺，奔向鐵塔，沿途只聞爆竹聲響此落彼起，一片喜氣洋溢，却不知宮廷與江湖中醞釀着一場兇狠殺刦。

相距三里許，鐵塔高聳雲霄在望，但米安陽察覺氣氛有異，頻頻發現江湖人物在暗巷中出入，徘徊逡巡，分辨不出究竟是宮廷鷹犬，抑係江湖高手。

於是將身法放緩下來，向暗巷穿入。

鐵塔，在城東北隅，宋仁宗慶歷年間建，以鐵色瓷磚砌成，每磚模佛像，或羅漢，或諸禽獸狀，塔爲八稜十三級，高十餘丈，巍然矗立，高聳雲霄，由地洞門入，盤旋而上，如行螺殼中，極盡頂處，端坐鐵佛一尊，每級皆有門戶可眺望，屋舍櫛比，燈火萬家。

且說毛慧蓮、米安陽、蘇鵬三人穿入暗巷中，忽見橫巷內閃出一個面目森冷中年漢子，陰惻惻發出一聲森冷笑聲道：「三位來此鐵塔附近爲了何故？」

米安陽哈哈大笑道：「名勝古跡，任人登臨眺賞，何況開封河南首邑，大街小巷不禁行人通行，朋友，你不是無事生非麼？」

那人鼻中冷哼一聲道：「兄弟供職撫署，奉命……」

言猶未了，忽聞傳來低微慘嗥之聲，那人面色一變，急急返身奔去。

米安陽等不禁一怔，隨着那人身後尾隨而去。

轉過兩條巷中，只見一個大內服飾侍衛倒臥在積雪中，同時亦趕掠而來七八人，見狀相顧失色。

這時米安陽靈機一動，計上心來，左手兩指偷彈向那大內侍衛。

毛慧蓮察覺，愕然眸光望了米安陽一眼，暗道：「這豈非自己强揹黑鍋？」

米安陽似胸有成竹，面含微笑，示意兩人不得驚詫。

此刻，面目森冷中年漢子蹲下身去，五指觸及那大內侍衛軀體，意欲檢視是因何致命。

檢視中途，迄未發現因何致命傷痕，忽聞米安陽發出一聲大喝，說道：「動不得！」

那面目森冷漢子不禁面色一變，尚有七八人均愕然瞪視，十數道目光在米安陽面上。

米安陽淡淡一笑道：「局外之人，本不願多事，但又不能見死不救。」說着望了面目森冷漢子一眼，接道：「尊駕觸摸屍體，亦罹受無名劇毒，若不及時封閉要穴，護住心脈，只感右手有一種微痲感覺，不言而知確係中毒。」

忽有一年約五旬老者，拳抱笑道：「兄弟錢煥，蒙尊駕示警，免郭捕頭於危，感激之情實無法言於意表，但尊駕爲何不及時制止郭捕頭。」他已覺郭捕頭有中毒現象。

米安陽微笑道：「在下也是方才知道！」手指那具侍衛屍體，接道：「兄台看看此人指甲就知。」

衆人目光隨着望去，只見死者拾指甲呈現暗紫，指端皮肉裂開一綫，涔涔滲出一絲黑色黏液。

米安陽又道：「在下三人路經偶過，又不知諸位是何身份，委實不願多事，恐惹火燒身。」

錢煥笑道：「尊駕言猶未盡，可否詳請道其詳？」

米安陽微一皺眉，道：「依照在下看來，宮廷爭儲，有增無已……」手指着死者，接道：「此人不言而知乃四皇子門士心腹侍衛。」

錢煥瞠目色變問，道：「尊駕爲何知之？」

米安陽正色道：「此易事耳，風聞四皇子與七皇子暗中形若水火，勢均力敵，二位皇子武功卓絕，圖謀除去對方不遺餘力，七皇子門下有一使毒能手，擅使百毒，能傷人於無形，其他的話在下不說也明白……」

忽見郭捕頭面現痛苦之色，面上冷汗如珠冒出，順頰流下，面色慘白，身形搖搖欲傾。

米安陽迅忙在囊中取出一顆黃色藥丸，道：「此乃雄黃百精丸，功能化解百毒，不知對症否？在下不敢斷定是否有救……」雖然取出，但猶豫未遞向錢煥。

錢煥已知其話中之意，忙笑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此藥無效，郭捕頭也死而無怨。」伸手接過雄黃百精丸，以潔淨白雪包束藥丸餵郭入捕頭口中。

藥丸奇效，但見郭捕頭面色轉紅，顫震撼搖漸止。

毛慧蓮蘇鵬暗暗讚佩米安陽機智無比，心中竊笑。

但見米陽安抱拳道：「我等三人明晨即要離此他往，不願捲入是非漩渦中，珍重再見。」

錢煥忙道：「尊駕如今意欲何往？」

米安陽含笑答道：「我等三人生長關外，初履關中汴洛，順途眺賞勝跡，意欲前往鐵塔一遊。」

錢煥欲言又止，轉顏微笑道：「恕愚弟有事在身，未能一盡地主之誼偕往詳爲指點，甚爲歉疚。」

米安陽含笑一揖，轉身與蘇鵬及毛慧蓮飄然離去。

途中米安陽示意兩人不能多言，此以退爲進之計，誘使錢煥等人深信不疑。

驀地，空際劃過一道尖銳鴿鈴哨聲，抬頭望去，只見一隻灰鴿投向鐵塔。

三人面色泛出一絲笑容。

城東北隅荒涼異常，疏疏落落幾楹土屋，盡是水窪土阜，一塔高聳，矗立在皚皚銀雪中。

三人飄閃入塔，即將身形隱起，忽聞塔外起了一片衣袂破風之聲，顯然有人跟踪而至。

另一人答道：「不管是也不是，我等已奉命在塔周佈下嚴密伏樁，只等入晚所來之人聚會，立即一網打盡，可笑撫署高手尚在阻截我等不使逼近鐵塔。」

突聞又起了衣袂破風聲，沙啞語聲再起：「單護衛形色惶急，爲了何故？」

「佟前輩傳訊，我等密計不知何人走漏風聲，立即動手擒住方士光撤去……」

語尚未了，慘嗥之聲忽地騰起，接着一聲大喝道：「可惜你等遲了！還不束手就擒！」

米安陽探首覷向塔外，只見塔頂已疾如鷹隼鴻身落地，六個揹劍黑衣人，目光如青霜冷刃，懾人心神。

七皇子門下亦有五人，內中一個痲臉老叟發出沙啞大笑道：「六位誇口無益，不妨仔細瞧瞧四外。」

那六黑衣人目光掃了周外一瞥，只見土屋中，雪阜後紛紛冒出人影，刄光映雪閃出眩眼寒芒。

痲臉老人問道：「那位是方士光？」

六黑衣人中跨步閃出一個鷂眼吊眉、蟹臉獰惡的老叟，望了痲臉老人一眼，冷笑說道：「兄弟就是方士光，閣下是何來歷？」

痲臉老人嘴角噙着一絲笑容，答道：「在下蒲偉，追隨乾坤居士武大俠之門下効力，來此奉了敝上之命請方老師前往一叙。」

方士光陰惻惻笑道：「浦老師貴上恐非武顯揚，而是七殿下吧！」

蒲偉面色冷漠如冰，淡淡一笑道：「爭辯無益，見了敝上就知。」

方士光道：「兄弟若不允前往呢？」

蒲偉冷笑道：「方老師昔年久走江湖，心內自然明白。」

方士光退了一步，反手倏地拔出肩頭長劍，沉聲道：「蒲老師，你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未必你能稱心滿意。」

驀地，遙處傳來一聲淒厲慘嗥，那四外逼近無數人影倏地反身朝慘嗥聲傳來之處掠去。

方士光嘴角噙出一絲森冷的笑意。

蒲偉傲然笑道：「方老師你別太拿穩了。」自恃功力，神情倨冷。

方士光一劍緩緩揮出，洒飛一抹耀眼寒星，破風銳嘯。

蒲偉疾飄開三尺，避開方士光一式奇幻劍招，面上倨傲神情頓然消失無踪，拔起一柄如意奪，一招「虹影漫空」攻出。

只聽方士光長笑道：「蒲老師，你再接我一招試試。」反手一劍揮出，劍勢快速絕倫。一反一正，緩疾並用，比前一式更見奇詭。

只聽一片金鐵交鳴聲中，兩人招式快速變換，轉瞬之間，雙方已拚搏了九招。

其他五黑衣人亦已與蒲偉同時交上了手，搏激猛烈，兔起鶻落。

突然間，方士光蒲偉兩條身影倏地分了開來，只見蒲偉右臂劃開了一道五寸許口子，鮮血溢出，滴在雪地中殷紅奪目。

方士光冷笑道：「現在，蒲老師勢必相隨兄弟去見敝上了。」

忽聞塔頂飄送入耳冷笑道：「這倒未必！」聲出人下，只見一條黑鳥般的身形電瀉疾落，猿臂疾探，攫向方士光。

方士光長劍一落，逼出一圈劍罡。

那人身法奇幻無比，斜沉落地，右臂一刁，疾如電光石火一把扣住方士光肩骨上刺空如電，冲霄挾着掠去。

米安陽等三人一見塔頂飛落身影，即

知方士光無倖，忙矮身掠出，撲上城垣，米安陽道：「那人必挾持方士光由此道離去，咱們在此守候就是。」

須臾，果見那幪面人挾着方士光掠上城垣，翻出牆外，身法奇快。

米安陽、蘇鵬、毛慧蓮疾展身法追上，只見那幪面人投入一座小廟。

廟宇荒廢頹敗，孤伶伶地座在一片疎矮亂林內，積雪沒徑，闃無一人，顯得異常荒涼。

蘇鵬低聲道：「如此人是骷髏幫主，我等探覷必敗露遭擒。」

米安陽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等亦非易與之輩，這幪面人定非骷髏幫主，走！」

三人身形似脫弦之弩，撲向荒廟，翻越牆內繞往後殿，藏身神龕後望外覷去。

只見幪面人放下方士光，拍開穴道，說道：「方士光，老朽決不難為你，但須向老朽吐露翠雲別府確址。」語聲森冷如冰。

方士光冷笑道：「閣下掩首藏面，鬼祟行藏，方某斷言必非骷髏劍主。」

幪面人冷冷笑道：「是與不是，均無關宏旨。」

方士光雙眉微微上剔，道：「閣下武功雖高，但料事有差，倘方某知翠雲別府確址，怎會守在鐵塔候命。」

幪面人不禁一怔，道：「你果然不知麼？」

「翠雲別府唯獨兩人知其確址。」

「那兩人？」

「四殿下及千面神儒石誠。」方士光冷冷一笑，接道：「方某等人在鐵塔守候四殿下親自趕來，閣下未免心太急了點，提早發動，以致功敗垂成。」

幪面人見方士光竟不吐實，微笑道：「還有你方士光老師知翠雲別府確處，你拖延時刻希冀四皇子門下來此施救，未免痴心夢想，如不信，方老師可去廟外察視。」說着一掌拂向方士光脅下無名穴道。

方士光只覺脅下微微一冷後，立即如常，並無不適感覺，心中驚疑不已，緩緩向外走去。

他尚未跨出門檻，迎面狂勁寒風襲來，突感內腑一陣針砭刺痛，頭上冷汗冒出，只覺武功已失，始憬悟幪面人手法厲害無比，竟廢除一身功力，不虞自己逃走，心內怨毒已極。

凝目望去，但見那片疎矮亂林內現出幢幢人影，佈滿伏樁。

只聽幪面人語聲傳來道：「方老師不要執迷不悟，只要吐出翠雲別府確址，老朽必恢復方老師一身武功，但須要不再助紂為虐。」

方士光緩緩回答道：「閣下只知責人，昧於責己，閣下所為與方某一般。」

幪面人微笑道：「老朽另有所圖，宮廷爭儲與老朽絲毫無關。」

方士光略一沉吟，道出翠雲別府確實方向，又道：「此中大有能人，並佈下迷踪五行奇門，閣下去了也是無法尋覓。」

「這個方老師無須顧慮。」說着五指緩緩拂向方士光胸脯。

刺痛感覺立時爽然若失，默運真氣仍不能隨心所欲，微生梗阻。

幪面人道：「方老師須靜養三月，功力方可如常，恕老朽不恭送了。」

方士光道：「閣下今日所賜，方某沒齒難忘。」

幪面人答道：「為恩為仇，端在方老師一念。」

方士光默然轉身走去。

幪面人也轉過身，紗巾內兩道烱烱目光注視着神龕，淡淡一笑道：「三位可以出來了！」

米安陽三人心神大震，深知逃也無用，紛紛現身出現，蘇鵬道：「閣下好銳厲的目光。」

幪面人道：「三位藏身鐵塔老朽曾親眼目睹，一路尾隨老朽所以不揭穿者，是希望三位知難而退。」

米安陽朗聲笑道：「我等並無對閣下不利之意。」

「那却是為何？」

「方士光！」

幪面人道：「你我既是志同道合，何不助老朽一臂之力，同往翠雲別府一行，如何？」

米安陽道：「但我等不願為為宮廷鷹犬。」

幪面人冷冷笑道：「既來之則安之，三位只好勉為其難了。」

三人面色一變。

幪面人笑道：「老朽知道三位乃百毒宮主門下，貴上百毒宮主與老朽相交莫逆，借重三位並無不當，日後貴上倘見責，老朽自一力承當。」

米安陽等神色大變，心智未免稍亂，忽感胸後一麻，知為暗器所中，麻癢立時泛佈四肢，逼向內腑。

幪面人立時取出三顆解藥，道：「老朽暗器蘊毒，比百毒宮尤其神妙，三位趕緊服下，不然毒性侵入心脈，老朽也將束手無策了。」

米安陽瞧出幪面人未存好心，暗道：「不如佯且應允，俟機再作道理。」一把接過，首先服下。

毛慧蓮蘇鵬目睹米安陽吞服，心知米安陽機智無比，他如此做自有他用心，當下一一服下。

幪面人道：「此藥須一個對時以後再服一丸，每日如此。」

米安陽怒道：「閣下用心如此陰毒為何？」

「圖謀重大，為慎重計，不得不爾，只要三位不生背叛老朽之心，老朽以禮相待。」

蘇鵬道：「閣下若不說明白，我等雖死亦不為所用。」

幪面人道：「三位請暫候須臾，老朽換去衣履以本來面目相見如何！」說着身形疾閃，隱入殿後。

三人不禁面面相覷，米安陽察視蘇鵬毛慧蓮兩人體後，衣衫如故，找不着暗器痕跡，不由心中暗暗納罕道：「這就奇怪了……」

忽見殿後閃出一鶴髮童顏老叟，白髮如銀，垂拂胸前，一雙鳳目開闔之間精芒逼射，含笑道：「方士光此去必不死心，雖喪失武功，必率領四皇子門下前往翠雲別府侵襲……」

米安陽道：「然則閣下在此坐誤良機為何？」

老叟望了米安陽一眼，道：「他這一去，其他皇子門下宮廷好手也相繼隨去，老朽料他一時之間無法得逞，何況老朽亦無心與翠雲別府為敵。」

米安陽聞言大感驚詫，道：「恕在下愚昧難解，閣下既無意去翠雲別府，為何逼供方士光。」

老叟含笑道：「如此不過更堅定四皇子加速侵襲翠雲別府之意。」

「那麼閣下真正意圖呢？」

「志在骷髏幫主，乾坤居士武顯揚等羣邪。」老叟略略一頓後，微笑道：「我們走吧！」

翌晨。

陽光四射，却寒冷凜冽逾於降雪，嵩山銀白眩目，南支臥牛嶺崖角忽現出米安陽三人及鶴髮童顏老叟。

老叟四顧了一眼，含笑說道：「照方士光所言，翠雲別府相距就在此深谷十餘里遙，此處亦是必經之處，如老朽意料不差，我等已經先到一步……」說着目光却凝向遠處，止口不言，似落入一片沉思之中。

米安陽委實捉摸不出這老叟是何來歷，指他邪惡，他志在殲餘羣邪，若論其正派，此人手段似嫌毒辣，決定設法套出這老叟真正來歷，目前不妨虛與委蛇，權宜行事。

只聽老叟喃喃自語道：「果然不出老朽所料，他們來了。」

雪天遠處忽紛紛出現甚多黑點，疾逾星瀉電射而至。

臨近，果見兩個黑衣佩刀漢子摻着方士光率衆奔來，投向深谷遠處。

約莫半個時辰過去，崖下續發現七撥人物經過。

老叟低聲道：「他們都是宮廷鷹犬，此去無異飛蛾投火，自速其死。」

米安陽覺得詫異道：「閣下不是七皇子……」

老叟沉聲接道：「老叟不過借他之力成事，誰甘願為清廷賣命。」說着倏地面色凝肅，目光投在崖下。

崖下一株古木之處，忽閃出乾坤居士武顯揚。接着又閃出千手鬼王等羣邪十數人。

只聽得武顯揚說道：「此去翠雲谷，凶險較十三陵尚勝十倍，諸位如信得過武某，望羣策羣力，同衷相濟，以免重蹈覆轍。」

驀地，遠處隨風傳來一聲森沉冷笑道：「諸位最好離開嵩山！」

羣邪不禁一怔，循聲望去，但見數十丈外飄然現出五個身着黑色長衫，胸繡骷髏劍的幪面老者。

裝束一般無異，分辨不出五人中何人為首，但無疑此內有骷髏幫主。

乾坤居士武顯揚道：「五位都是骷髏幫麼？何人是骷髏幫主？」

幪面叟朗笑道：「前次被你徼倖逃出手去，尚敢妄念麼？」

武顯揚臉色一紅，怒道：「武某未必真的懼怕於你！」

骷髏幫主沉聲道：「尊駕如真是武顯揚則還有話說，老朽本不願多事，無奈近日假冒老朽怪事迭生，尊駕蒙嫌最重……」說着目光一掃羣邪，接道：「諸位乃是卓著盛名人物，請置身事外，待老朽揭破他本來面目。」

武顯揚宏聲大笑，說道：「武某縱橫武林數十年，居然遇上如此之怪事，幫主隱現本來面目，有誰證實閣下就是骷髏幫主。」

骷髏幫主不禁一呆。

武顯揚又道：「實如閣下如言，邇來假冒骷髏幫主迭有發生，安知閣下不是盜名欺世之輩。」

骷髏幫主聞言不禁響起懾人心魄地長笑，緩緩撤出肩頭長劍，幻出一朵碗大劍花，嗡然生嘯。

笑聲入得羣邪耳中，只覺心神欲飛，面色大變。

骷髏幫主目注羣邪道：「諸位請退後，免得誤傷。」

羣邪聞言，泰半自動飄身疾退。

武顯揚撤出一柄奇形兵刃，武林人多半認出乃武顯揚成名兵刃乾坤奪。

這時，武顯揚身後突跨出一個面如紙白，吊眼塌鼻老人，霍地一搖手中九環金背刀，道：「武大俠，待我崔命會一會名滿天下的骷髏幫主。」

武顯揚道：「崔兄小心了。」

骷髏幫主道：「彼此無怨無仇，老朽劍出必傷人，祈尊駕三思而行。」

崔命道：「崔某昔年身受武大俠救命大恩，何況為友助拳有何不可，幫主請出劍就是，崔某雖死只怨投師不高，學藝不精，與幫主無尤！」

骷髏幫主說道：「如此請雀老師先賜招！」

雀命一招「五嶽聚星」劈出，刀光如虹，風雷乍動，威勢萬鈞。

只見骷髏幫主鼻中冷哼一聲，一劍攻出，迅快絕倫。

刄光一合迸出一串金鐵交擊之聲，兩條身形疾分，只見雀命左肩劃開一道血口，直至右脅，鮮血涔涔溢出，面色慘如白紙，强笑一聲，說道：「幫主好毒辣的劍招。」

骷髏幫主沉聲道：「老朽說過出劍必傷人，雀老師豈可怨尤。」語聲略略一頓，接道：「武老師，還是你我較一勝負，殺傷無辜，老朽於心不忍。」

武顯揚冷笑道：「這是崔老師情願，又非武某所逼。」

藏身崖上的米安陽暗道：「武顯揚委實老奸巨猾，崔命未必出于自願，其用心無非證明武顯揚並非假冒。」

此時，骷髏幫主也大概已經瞧破了武顯揚用心，不禁冷笑說道：「真假唯有自知，如此做作取信於在場諸位，恐弄巧成拙。」

武顯揚目中，逼吐懾人怒燄，左手乾坤掌一式「西風捲簾」，右手「怒龍舒爪」同時攻出，掌力中蘊有血光罡烈，蓄意一擊將骷髏幫主斃命。

骷髏幫主早窺破武顯揚用心，右劍攻出，左掌硬封武顯揚掌勢。

寒飈輪轉，只聽轟的沉響，兩條身影一分而合，但見流芒飛射，掌影漫空，瞬

眼之間，兩人硬攻硬接，迅快絕倫十數招過去。

只聽骷髏幫主長笑道：「血影魔掌也不過爾爾。」

崖上忽電瀉疾落四條飛鳥般人影，身在半空，突然武顯揚發出一聲厲嘯，穿空如電飛去。

骷髏幫主率領手下大喝道：「你走得了麼？」紛紛離地如影躡形尾隨武顯揚身後而去。勢如流星，眨眼無踪。

四條身影落地後，現出鶴髮童顏老叟及米安陽蘇鵬毛慧蓮四人。

老叟目送武顯揚骷髏幫主等人消失的去向，嘆息道：「毫髮之差致使兩邪遁去。」說着，目中神光注視千手鬼王等羣邪微笑道：「諸位遠來不易，容老朽稍盡地主之誼。」

米安陽三人聞言心神大震，暗道：「此人心計委實狡詐如狐。」

千手鬼王望了老叟一眼，道：「閣下就是翠雲谷主麼？」

老叟微微一笑道：「翠雲別府原是老朽舊居，不料老朽雲遊在外，萍寄四海，竟被宵小鵲巢鳩佔。」

千手鬼王道：「那麼閣下此來志在收回舊居了？」

老叟含笑道：「一個時辰前宮廷鷹犬已攻入翠雲谷，老叟預料必兩敗俱傷。收回舊居可不勞而獲，諸位來至翠雲谷當另有謀圖，不過與老朽無涉，願以識途老馬之身，領諸位同往。」說着即向谷內飄然走去。

米安陽蘇鵬毛慧蓮三人緊隨身後疾行而去。

千手鬼王等自恃藝高，雖不知此無名老叟之言眞假，却似並未懷有惡意，魚貫快步邁向谷內。

突然，那名無名老叟停步轉過身來，正色道：「老朽忘懷了一件大事，幾乎斷送了諸位性命。」

千手鬼王羣邪聞言不禁大愕，摸不出無名老叟話中有意。

無名老叟正色道：「竊居翠雲別府之人武功智計無一不高，網羅甚衆幾乎囊括了各門派中高手，翠雲別府外佈設五行迷踪奇門，非但步步有險，而且尚有百毒高手在奇門中佈有無形奇毒，倘不事先有備，諸位將在不知不覺中，罹受其毒，豈非老朽之過。」說着向毛慧蓮微笑道：「每位賜送一粒解毒丹。」

毛慧蓮暗道：「此人智計之高，城府陰險，恐無人能與比擬。」但不敢形於顏色，因此人手段雖毒辣，但施諸者俱是江湖黑道凶邪，爲武林除害不能說他不對，是以在囊內取出一把翠綠色藥丸，細如櫻實，清香撲鼻，沁人肺腑。

千手鬼王等均知羅素蘭及王澤等人均爲百毒宮門下頂尖高手，在七皇子擄囚下爲人救走不知所蹤，聞得無名老叟之言，諒投在翠雲別府中，不虞有詐，謝了一聲，分別在毛慧蓮掌心中接過一顆藥丸。

蛇神滕鳳說道：「閣下可否將姓名賜告。」

無名老叟淡淡一笑道：「老叟絕意江湖幾五十年，姓名久已淡忘，諸位以無名氏稱呼老朽就是……」

說着微頓，又道：「諸位最好將解毒丹服下，以免無形奇毒侵入內腑後再服似嫌過遲。」說着率毛慧蓮三人轉面走去。

這般做作，居然騙得千手鬼王等如此老練巨邪深信不疑，忙將解毒丹服下。

米安陽傳聲埋怨毛慧蓮道：「賢妹豈可取此種毒性劇烈之藥，倘若老賊心術不正，以此毒辣手段脅迫羣邪助紂爲虐，豈不是與虎添翼麼？」

毛慧蓮道：「此人曾說與百毒宮甚有淵源，必非虛假，就拿他以歹毒手段脅迫我等可想而知，取出別種毒性較輕的藥物恐瞞不過他，甚而弄巧成拙也未可知。」

米安陽只覺毛慧蓮之言極是，心中焦急不勝，苦索無一脫身良策。

深入谷內六七里許，只覺松蘿密翳，古幹參天，籠蔭蔽空，狹谷削壁參天，澗泉淙淙輕流，風雪不侵，溫暖如春。

忽聞深谷遙處傳來一聲慘嗥，慘嗥滯悶，顯然相距翠雲別府甚遠。

無名老叟轉面肅然道：「大內鷹犬，必傷亡慘重，無力持續，稍時遁逃無疑，我等不如在此隱藏須臾，待大內鷹犬過去再說。」說時，只見遠處深谷內人影如魅閃出，兩肩一振，獨鶴沖天拔上一株參天古木枝葉茂翳柯枝上隱起。

羣邪紛紛擇處藏身。

但見大內鷹犬零星倉惶向谷外遁去，負傷慘重，渾身浴血。

約莫一頓飯光景，無名老叟呼地飄身下樹，率領羣邪進入谷內。

谷內雖籠蔭蔽空，但景物秀麗怡人，花木繁茂，飄送醉人芳香。

無名老叟低聲道：「我等已進入五行迷踪奇門中，各位最好不要獨自行動，免遭暗算，請試運氣搜宮過穴，是否罹受無形奇毒。」

羣邪聞言均運行眞氣循周天穴道搜察，只覺「靈機」穴生出阻滯之感。

無名老叟似目光如電，一一瞧在眼內，長嘆一聲道：「各位靈機穴內是否有阻滯之感，大概心疑老朽有加害之心，解毒丹雖服下，却凝留空穴內不使佈入臟腑，此刻諸位老師顯然已罹受無形奇毒，解毒丹靈效已減半，若不施治，恐必無倖。」

羣邪聞言不禁面色大變。

無名老人在懷中取出一小瓷瓶，傾出一把黃色丹藥，笑道：「諸位老師請服下一顆……」

羣邪逐個取藥服下，頓感靈機穴阻滯爽然若失，不禁心內一喜。

突聽無名老叟道：「此藥須連續服用七日，才可無事。」

千手鬼王不禁一呆：「閣下何妨賜藥七粒。」

無名老叟浮起一絲歉疚笑容道：「老朽携帶之藥無多，各位已用去大半，只剩下十數粒，待此間事了，容老朽回到住處再贈與不遲。」說着目注蛇神滕鳳道：「老朽意欲借重滕鳳老師，不知可否。」

滕鳳答道：「不敢，滕某力之所及，決不推辭。」

無名老叟微笑道：「爲減免傷亡之計，請滕老師驅蛇進入，逼使翠雲別府中人現身。」

說時，暗中一條迅快身影掠入谷內。

這時，滕鳳綬綬在囊中取出一銅笛，握管橫吹，一縷柔韻逐漸揚起，散佈了開去。

笛韻怪異，入耳使人生出恐怖心悸之念。

但見草叢中蠕蠕現出甚多怪異蛇羣，紅信伸縮如電，滑行如風入谷。

翠雲別府之外，正籠罩着一片濃重殺機，屍體狼藉，血腥刺鼻，花木叢中飄然現出一位青衫背劍面目森冷的少年，輕喟了一聲，似悵觸無端，眼中泛出迷惘的神光。

突聞一聲輕笑道：「尊駕是否志得意滿？」

語聲甫出之際，花木暗叢中飄然現出五個黑衣幪面背劍老叟，胸前織着骷髏標記，黑白鮮明，異常惹眼。

青衫少年微笑目注着爲首老叟，道：「閣下不言而知當是威震武林的骷髏幫主，區區被迫出此，雙手血腥，殷憂未已，有何志得意滿。」

骷髏幫主道：「不錯，老朽正是骷髏幫主，老弟之言謙誠和藹，並無外界傳言之甚。」

青衫少年道：「正如幫主處境，近數年來風風雨雨，無非因骷髏幫主而起，但幫主却是替人受過。」

骷髏幫主目中神光烱然電射道：「老弟居然清楚得很，倘老朽臆料不差，老弟必然知情何人假冒老朽之名。」

青衫少年道：「幫主明知故問，目前盡人皆知，此乃宮廷借刀殺人，意在顚覆武林。」

骷髏幫主含笑道：「老朽知道，罪魁禍首乃宮廷皇子死士千面神儒石誠，但千面神儒石誠却投在翠雲別府中。」

青衫少年朗笑道：「不久之前幫主曾遇乾坤居士武顯揚，幫主是否知道武顯揚眞正身份麼？」

骷髏幫主不禁一怔道：「老弟是說武顯揚係石誠所扮麼？」

青衫少年道：「在下未敢斷言，只是心疑而已，幫主指石誠投在翠雲別府中，那是捕風捉影，日後水落石出，當證實在下言之不虛。」

骷髏幫主冷冷一笑道：「老朽並非專爲石誠而來。」

青衫少年道：「請問幫主來意？」

骷髏劍主道：「老朽閉關之期，門下高手傷亡慘重，其中數人無故失踪，風聞失蹤之人在翠雲別府現蹤。」

青衫少年道：「幫主僅憑風聞二字豈能採信，須知此無稽謠諑，實爲借刀殺人之計，志在欲幫主摧毀翠雲別府，反之，令幫主喪生在此。」

骷髏幫主聞言縱聲豪笑道：「老弟未免太自滿了一點。」

青衫少年正色道：「在下後學晚輩，幫主武功曠古爍今，安能相比，但片刻之前，大內鷹犬若得手進據翠雲別府，幫主此刻到來，無異自投羅網，如今，形勢仍未稍變……」

骷髏幫主覺得愕然，詫道：「這却是爲何？」

青衫少年淡淡一笑道：「幫主在與武顯揚拚搏分出勝負之際，追逐武顯揚時崖上是否疾瀉下落四人？」

骷髏幫主略一沉吟，頷首道：「確有四人疾落，但老朽未曾注意那四人是何來歷，看來老弟曾親眼目睹。」

青衫少年點點頭道：「在下隱伺在側，這四人意在鷸蚌相爭，圖獲漁翁之利，不料一步之差，致使幫主與武顯揚從容離去。」

骷髏幫主大笑道：「老弟你太小看了老朽。」

青衫少年搖首正色道：「在下並非輕視幫主，而是幫主小覷了對方，那四名中有一無名老叟，其餘三人爲其脅迫不得已甘爲所用，此刻千手鬼王等羣邪已爲他網羅……」

骷髏幫主詫道：「那無名老叟又是誰人？」

青衫少年道：「如在下忖料不差，那無名老叟當是太極慧劍佟景賢……」忽然面色一變，道：「幫主請瞧，可證明羣邪已爲無名老叟驅策。」手指着骷髏幫主身後。

骷髏幫主及四蒙面人旋面一望，只見十丈開外，羣蛇如風，疾行而來。

蛇羣之中，有畢生難見的怪蛇，昂首吐信，一陣奇臭腥氣，隨風瀰漫，中人欲嘔。

三條三角紅蛇陡然離地竄起，吐出一股毒霧，身如箭射，撲襲骷髏幫主等人而至。

此刻，青衫少年倏地飄身開去，遠離十丈開外！

骷髏幫主四名高手拔劍如電，寒光一閃，叮的一聲響，四劍已經砍中了三條怪蛇。

不料怪蛇竟然不畏刀劍，火星迸冒，絲毫無損，更觸發兇性，咕的怪叫一聲，毒霧迸吐，身形激射之勢反而加速，朝骷髏幫主撲去。

骷髏幫主大喝道：「閃開！」左掌劈出一股排空如朝罡颷，逼得毒霧望回飛散，右腕速疾無倫的撤出肩頭犀利長劍。

青霞疾閃，三條怪蛇慘叫一聲，被劈成六段，尙未落地，怒虹飛捲，頓被絞成一團血泥。

骷髏幫主神勇無匹，身形望羣蛇中衝去，劍勢飛虹怒芒，羣蛇遇之無倖，屍體迸飛如雨。

青衫少年忽然朗聲道：「幫主請回，此爲蛇神滕鳳所驅使，一人之力難殺盡萬蛇！」

骷髏幫主聞言身形疾躍落在青衫少年身側，四幪面老叟亦一躍而至。

只見羣蛇如潮，滑行若風湧來。

骷髏幫主道：「老弟阻止老朽斬蛇爲何？」

青衫少年微笑道：「羣蛇必不敢前來，一丈開外自動停止。」

驀地，羣蛇果然停在一丈開外，蠕蠕不前。

骷髏幫主似有不信之色。

青衫少年右手疾伸，彈出一粒黃色彈丸，墮向蛇羣中，忽自動爆裂，波的一聲，散出一片黃色烟霧，迅速瀰漫開來，罩襲而下。

羣蛇知遇尅星，咕的怪鳴，反身如風逃走。

但被黃烟罩及怪蛇，頓時筋酥骨軟，翻騰了兩下，立時死去！

其餘羣蛇霎那間走得一乾二淨。

骷髏帮主大爲欽服，道：「老弟，你施展的可是雄黃所製？」

青衫少年頷首微笑道：「尙要多種配合藥物，但重要藥物係千年雄黃精。」

說時，谷外突送一聲長嘯。

青衫少年面色微變道：「羣邪來犯，帮主須謹愼應付，名高身險，樹大招風，不似在下無名之輩。」

骷髏帮主冷哼一聲道：「羣邪來犯，意在翠雲別府與老弟，並非老朽。」

青衫少年朗笑道：「荒居不過是昔年大盜楊化秘宅，在下美其名翠雲別府而已，其實毫無隱秘可言，外間所傳均是空穴來風無稽之談，僅有在下忘年之交，數位武林著名耆宿，稍時羣邪來犯，衝着誰來可立分曉，並非在下危言聳聽。」

說時，遙遙只見人影如魅，疾如流星飛掠而至，只見無名老叟率領羣邪倏地停身在丈外。

無名老叟目瞪骷髏帮主先是一愕，繼而大笑道：「老朽本疑心翠雲別府主人係骷髏帮主，如今眞相大明，骷髏帮主！如今你有何話說？」

骷髏帮主料不到無名老叟竟張冠李戴，目中逼射懾人寒芒。

青衫少年長笑道：「佟景賢，你別錯把馮京當馬涼，你居心叵測，施展歹毒詭計挾制羣雄，甘作韃虜走狗，眞乃武林敗類。」

無名老叟聞言不禁心神大駭，怒喝道：「滿嘴胡說，老朽本不願妄開殺戒，如今也顧不得了。」

青衫少年笑道：「你想殺人滅口？恐怕未必如你心願！」說着手指米安陽蘇鵬毛慧蓮三人接道：「這三位本是百毒宮高手，不愼誤中暗算，被你所制，又謊言羣雄翠雲谷五行迷踪奇門中佈有無影劇毒，命那位姑娘取出子午斷魂丹，僞稱爲解毒丹騙諸位服下……」

語尙未了，羣邪不禁駭然色變。

千手鬼王獰聲怪叫，一掌劈向無名老叟，暴喝道：「老賊，我不將你挫骨揚灰，難消此恨。」

無名老叟疾飄開去，呵呵大笑道：「諸位不要命了麼？明日此時身化濃血慘死，莫謂老朽言之不預。」

羣邪不禁懾住，目光怨毒已極。

青衫少年笑道：「這倒未必見得，佟景賢！你自投羅網還不束手就擒麼？」

毛慧蓮忽聞一個輕微語聲送入耳中道：「蓮妹，速與米安陽蘇鵬兩人遠離佟景賢老賊身後！」

她聽得是羅素蘭語音，不禁芳心大喜，一拉米安陽蘇鵬衣角，疾地飄了開去。

骷髏帮主實在摸不清無名老叟是否眞如青衫少年所言係太極劍佟景賢，但瞧出佟景賢已成孤立無援之勢，呼地拔出肩後長劍，道：「昔年佟老師以太極慧劍威震武林，老朽爲之心儀不已，今日有緣相見，意欲討教幾招。」

無名老叟果是太極慧劍佟景賢，却不能自承即是太極慧劍，暗道：「七殿下約定今日必率領大內高手趕來，此刻未至，想已有變，自己萬不能承認。」腦中忽閃過一個念頭，呵呵大笑道：「太極慧劍佟景賢乃當今七皇子授藝恩師，武林名宿，老朽何可與之比擬，帮主豈可誤認，老朽此來端在軒轅秘笈，帮主是否已將軒轅秘笈到手。」

骷髏帮主不禁一怔，說道：「老朽亦非翠雲別府主人，閣下未免太過武斷了一點。」

無名老叟笑道：「彼此彼此，老朽看來，你我印證不妨另擇時地，目前老朽志在翠雲別府主人。」

骷髏帮主略一沉吟，道：「既然如此，雖你我目的相同，但老朽絕不能乘人於危……」

無名老叟突發現羣邪及米安陽三人均走得無影無踪，不禁面色大變，倏地雙肩一振，穿空離地飛起，去勢如電，轉眼無踪。

青衫少年亦發現羣邪盡撤一空，心靈上起了一種不吉的預兆，倏地回身向翠雲別府奔去。

骷髏帮主目中閃動一抹異芒，與四蒙面老叟身形却投向谷外，轉眼消失無踪。

翠雲別府屹立着青衫少年，目中神光，似忿怒似凄愴，兩拳緊握，不時發出喟然歎息。

青衫少年正是淩雲天，他返回後發現鄧素雲諸女及鄒雷羣雄無故失踪，沒有一人留下，也無一絲可資尋覓的痕跡，他宛如天雷轟頂，茫然呆住。

他只覺他們失蹤得可疑，是不是被人擄去呢？他斷定並非鄧素雲等人自願，顯然是被挾制。

那是誰？

宮廷皇子？大內蓄養喇嘛妖僧？骷髏帮主？乾坤居士武顯揚？

推想之人均有可能，尤其骷髏帮主蒙嫌最重，因爲骷髏帮主並未隨他尾躡進入翠雲別府，骷髏帮主爲何中途改變心意他往，未必是他故施狡計，命人將鄧素雲挾制，以迫使自己就範……

手脚雖做得異常乾淨俐落，天衣無縫，但其實天下沒有查不出的疑案，不無蛛絲馬跡可循，然而淩雲天心情煩亂，未發現鄧素雲留下暗記，致使淩雲天耗費了甚多時日。

他決定在燕京宮廷着手，再抽絲剝繭查明眞相。

× × ×

陽春三月，草長鶯飛。

燕京城，前門一片枝頭新綠，遠遠望去，只見翠雲似繡，車如流水馬如龍，行人往來如蟻，充滿了無限生機。

事隔數月，天祥茶莊及和記酒坊均都易主，改頭換面，一切均成陳跡。

中市街首三勝鏢局一雙鏢夥叉腰站在門外石階上，高聲談論昨晚賭牌九手風太壞。

忽瞥見一個青衫背劍少年步履如飛，向三勝鏢局走來，望着兩鏢夥略一抱拳道：「在下鄧一萍，求見劉總鏢頭，煩勞通稟。」說着取出一封書信，接道：「此乃洛陽白馬鏢局總鏢頭親筆手書，劉總鏢頭見了自然明白。」

一個鏢夥忙笑道：「尊駕請稍候，容兄弟通稟一聲。」急步趨入。

須臾，只見一個花白長髮，身材雄偉的老叟，呵呵大笑道：「鄧老弟，洛陽一別，迄今五載，什麼風把你吹來的。」親熱異常，把臂同行進入內面！

當晚，劉老鏢頭特闢內院一靜室與鄧一萍居住，嚴囑鏢局同仁，不得吐露一絲口風，道出白馬鏢局王總鏢頭與一位至友於半月前在家深夜失頭慘死，兇手踪跡可能落在燕京，如洩漏口風，定會遭不測之禍。

老鏢頭待人誠厚，視鏢局同仁如子弟，一經嚴囑之下，竟然守口如瓶。

鄧一萍正是淩雲天，兩月來在江湖上明查暗訪，非但骷髏帮各處分壇均銷聲匿跡，而且宮廷方面所佈在外高手俱撤回大內，羣邪失踪亦如石沉大海。

他絕不灰心，非覓出鄧素雲等人下落不可，在一荒郊旅店閉戶不出，苦思出一反賓爲主絕妙良計，於是，他趕來燕京，依計逐步施行！

七皇子忽罹瘋狂奇疾，囈語不休，忽哭忽笑，被禁梏在大內。

各皇子爲此大爲驚恐，均杜門不出，嚴令手下不得出外，遠避罪嫌！

就在淩雲天抵達三勝鏢局深夜，八皇子藩邸內第一高手葛厚麒喪命在臥室中。

頂門石涯穴上嵌着一支奇異暗器，長不過兩寸，以堅逾精鋼紅檜木製成，兩端尖銳，中粗渾圓，乍睹之下，近似織布木梭。

葛厚麒死狀厥慘，七孔流血，似禁受不住死前痛苦，翻滾一陣氣絕斃命，壁上留有血書，字跡龍飛鳳舞，筆力遒勁，大意謂：「葛厚麒乃少林叛徒，喪心病狂，殘害武林同道，積惡如山……所以用軒轅梭戮斃，替天行道。」下欵軒轅手留字。

這一來八皇子府內驚惶得如熱鍋上螞蟻團團轉，不言而知此一自稱軒轅手乃軒轅秘笈得主。

八皇子手握軒轅梭在書室中來回踱步，憂形於色。

府中警戒森嚴，如臨大敵，風聲鶴唳，木草皆兵。

天色甫交五鼓，八皇子和衣躺在榻上，昏昏欲睡，軒轅梭放在書案上。

驀地，一陣冰冷澈骨寒風湧入室內，八皇子霍然驚醒，只見窗戶洞開，案上軒轅梭已失去踪跡。

八皇子面色慘變，蒼白如紙，手足冰冷。

就在當天晚上，各皇子藩邸同遭變故，知名高手多人喪命在軒轅梭下，壁上血書直敍死者惡跡，倘須與死者復仇，務在三日後清晨蘆溝橋畔河神祠恭候。

× × ×

三日後，清晨天色灰白，濛濛如霧，春寒料峭，蘆溝橋宛如長龍臥虹，雄偉枕峙。

上流解凍不久，無定河水波濤洶湧，濁浪滔天，一瀉千里，怒奔如雷。

河神祠外頻現江湖人物，但不見軒轅手依約而至，陸續離去。

約莫午刻時分，一雙黑衫中年人，目光森冷，身如流星，翩若驚鴻射向河神祠內。

祠內陰森幽暗，似久無香火，神像泥金剝蝕，面目模糊，塵網密結。

一個森冷語聲突起，道：「小弟如料得不差，那軒轅手似故弄玄虛，有意掀起腥風血雨，遂其圖謀，但不知他圖謀者爲何，我等以急訊報與帮主，最遲就在今晚必有覆音到來。」

另一語聲又起，道：「我等何必捲入這場是非中，靜觀其變。」一拉同伴，翻身躍出，飄然走向距祠不遠一家小飯店坐下，要了酒菜，大吃大喝。

須臾，走入一身穿灰色長衫中年漢子，在兩人對首座上坐下，高聲道：「三斤牛莊高粱，配上四味下酒好菜，要快，俺要趕路。」

此人衣着樸實，一點瞧不出會武模樣，鞋帮子上沾滿了塵土。

兩個骷髏帮匪徒只望了那人兩眼，復又大飲大嚼如故。

那人俟夥計將酒菜送上，似饑不擇食，吃相極其難看，咀嚼出聲。

片刻過去，店外忽現出一背部微駝老叟，張望了店內一眼，逕望兩黑衣人身邊走來，笑道：「兩位可歡迎我這不速之客麼？」

一雙黑衣人欠身立起，抱拳笑道：「褚老師請坐。」

痛飲三杯後，老叟先是寒暄客套虛言，似隔別甚久，語聲是越說越低，隱隱耳聞帮主兩字。

隣座那人雙眉忽剔，揑着三根魚刺，翻腕飛射而出。

一雙黑衣人只覺太陽穴一麻，眼前漆黑，氣絕死去，乍睹之下，似沉醉如泥伏案而睡。

老叟驀感鼻梁一麻，情知不妙，但噤不能聲，隣座那人放了一錠白銀在桌上走了過來，微笑道：「褚老師，你我出去在店外借地說話如何？」右手五指一拿，迅即扣在老叟左右腕脈穴上。

老叟身不由主地隨着那人走出店外，身形如風，投入一片密林中。

那灰衫中年人面寒如冰，目光懾人，沉聲道：「骷髏帮主現在何處？」五指一緊。

老叟色如敗灰，痛澈心脾，額角上冒出豆大汗珠，目露悸駭之色，却硬挺着悶聲不答。

灰衫中年人冷笑道：「尊駕如不照實說出，在下先點了尊駕九陰絕脈，廢去一身武功，逆血攻心，筋裂骨碎，任尊駕嘷叫七日七夜，口噴黑血而死。」

老叟聞言深知九陰絕脈厲害，與其惡活不如好死，顫聲叫道：「罷了，閣下必是軒轅手。」

灰衫中年人冷冷一笑道：「不錯，軒轅手正是在下。」

老叟答道：「老朽實不知帮主總壇何處？但尊駕所爲却震驚燕雲武林，我等以飛鴿傳訊，逐舵轉遞，老朽只知靈壽分舵，位在靈壽城東十里舖，舵主四眼靈官馮鐸。」

（未完・廿三）

十君子傳奇故事

玉匙作證物　魔賈罪難逃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慕青指出「羊城魔賈」商必利是殺自己胞弟文青的兇手，總店的負責人閩文和金成怕影响天下武林店有接待羣英怠慢不恭之意，想將狄慕青拉向另一場面再談，怕他尋仇搏鬥，而商必利也不相讓，要他提出證據，狄慕青就利用在一干羣豪面前指證其罪狀，雙方先約定一問一答，狄慕青將其亡弟的遺書向衆人宣讀，繼而自己親自查出其弟已死，在場死的還有十三人，都知他們的姓名，是商必利相約的死黨，商必利騙取其亡弟的玉匙，開取「東城寶庫」，見利忘義，將所有的人都殺害，商必利否認，二人再度發生舌戰，狄慕青再從容提出人證物證，羣雄靜聽二人辯論誰是誰非……

狄慕青一笑，道：「說的簡單，怕只怕……」

商必利接口道：「泰山那個商必利，本不是我，自然殺那夏宏聲的人，也不是我，不是我做的，我又怕的什麼？」

狄慕青突然說道：「商大俠怎知那夏宏聲死了？又怎知是死在商必利之手？」

羣俠聞言咸皆頷首，目注於商必利的身上。

豈料商必利若無其事的說道：「這消息是聽狄大俠剛才說的！」

狄慕青道：「狄某好像沒記得這樣說過呀。」

商必利一笑道：「適才你說到那假商必利、未將寶庫藏珍全部取出時，史二公子曾經立刻問你有何證明。

「你接着說，那位商必利，約得十三名死黨，乃因彼時還沒有把握能消滅令弟和夏宏聲……」

狄慕青接口道：「不錯，這些話我說過，但和夏宏聲之死却……」

商必利沉聲道：「請聽下去。」

話鋒一頓，才道：「然後你就說，只當夏君被他暗算於前，亡弟爲其慘殺於後！狄大俠，你話中的這個『他』字是指證誰？」

狄慕青道：「商必利！」

商必利一笑道：「是了，因之我才說那假商必利殺死了夏宏聲！」

狄慕青哦了一聲道：「原來商大俠會因話引話而推斷一切。」

商必利道：「這明明是狄大俠說過的嘛。」

狄慕青道：「商大俠對狄某說的話，能够信任嗎？」

商必利頷首，道：「商某有什麼話就說什麼，對於狄大俠所問的這一點，我是信的，因爲狄大俠沒有編個故事騙我的道理。」

頓一頓，又道：「本乎此，商某進而也相信令弟慘死之事是眞，不過那個商必利却決不是我，這一點狄大俠也該相信我才對！」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說起來，我所蒙受的禍害，並不小於狄大俠。」

狄慕青哦了一聲道：「我聽不懂！」

商必利說道：「狄大俠手足中折，自是至悲之事，但有人冒我之名爲惡，幾乎置我於萬刧不復之地，這害處也够深、够大。」

狄慕青冷哼一聲，但却沒有接話。

商必利瞥了狄慕青一眼，又道：「所以說來，我們同是受害的人，狄大俠自當爲弟復仇，我却更該找出這個眞兇，一清視聽。

「如今我至至誠誠的向狄大俠要求，希望能彼此暫拋誤會，聯手合作，來偵訪此人此事。」

商必利侃侃而談，話是聽來合情而適度。

就在他說個不已的時候，內門悄然而開，有人側身走了出來，商必利雖然是對門而坐，却沒能注意及此。

其他的武林朋友，都在靜聽商必利的分辯，全神貫注之下，對時時有人出進的事，自更不去注意了。

這人側身而出，繞行到商必利的身後，站在相距商必利三尺的地方，像其他旁聽者一樣，靜聽商必利發言。

這人雖然是最後來的，但這種有關武林人奇特變故恩仇的事，是個熱鬧，聽和看熱鬧，是人的本性，非常平常。

那知就在商必利話說完了之後，這人在商必利背後冷冷地開口道：「閣下這番胡話說完了嗎？」

商必利聞聲而心頭猛地一凜，才待回頭，這人的右手却已壓在商必利的後心上面，沉聲說道：「別動，你若敢回頭，我就先劈死你！」

商必利老奸巨猾，他竟然對着狄慕青道：「狄大俠，你這算是什麼意思？」

史平等人，也有些惱了，但因事出意外，救應自然來不及了，只好個個立即提聚着功力，等候時機。

商必利話問出口，不待狄慕青答覆，就轉對聞文，道：「聞大俠，這說不過去吧？」

話鋒一頓，接着冷嘲道：「聽說貴店規戒極嚴，有什麼『任憑有何仇恨，不管是誰，不得在店中相搏！』如今……」

話沒說完，他背後的那人已沉聲道：「閉上你這張翻雲覆雨的『鳥嘴』。」

說着，這人掌心微一吐力，商必利已覺心肺漲痛，提不得氣力，果然乖乖聽話，「鳥嘴」不敢再「叫」！

這人在一聲冷哼下，揚聲又道：「商必利，我只是個合規住店的武林人，我對你如此，和這『天下武林店』中的朋友，毫無關係。

「再說，我只是用掌力壓住了你的後心，不會殺你，更不是彼此相搏，所以根本不妨礙人家的店規。」

商必利低聲道：「你不想殺我，這是作甚麼？」

這人道：「我要想殺你的話，又這樣作甚麼？」

說的對，這人要殺商必利的話，掌心吐力即可如願，又何必制住商必利，而遲遲不立下毒手呢？

史平此時在座上問道：「朋友，話雖對，但你偷偷制住商必利，總不光明，更不應該，若有話說，就該磊落的……」

這人接口道：「對姓商的，誰要磊落光明，誰就先身受其害！」

說到這裏他話鋒一頓，低沉的問商必利，道：「姓商的，我的聲音你聽不出來嗎。」

商必利道：「抱歉，我從來沒聽到過你的聲音。」

這人冷哼一聲，道：「那就是說，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商必利一顆心雖在怦跳不已，但表面的神色，却極爲鎭靜，誰也休想在他外表上，看出他不安的神情來。

在這人話聲之後，商必利立即接口道：「商某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人道：「很簡單，你不敢承認從前曾經聽過我的聲音。」

商必利一笑道：「朋友，一個人的聲音，有時會因天時、疾病或特殊原因而變調，就算老朋友，在上述情形下也會聽不出來的。

「但是面目模樣，除故意矯飾外，却是一見即知，朋友若是商某的熟人，何不轉過來讓商某看看？」

這人哈哈一笑道：「當然要，只是還得再等一會兒。」

商必利狀似無奈的說道：「刀柄兒握在朋友的手中，你說等就只好等了。」

這人不接商必利的話語，却轉對史平等一干羣俠道：「在下突然制住商必利，是有其必要，保證不會傷他分毫，並且在話說完後，立即收回掌力。」

話鋒一頓，這人聲調提高，接着又道：「在下敬問在座諸位一句話，可有人認識在下。」

此言出口，東角落上有人應聲道：「我認識你。」

又一人揚聲道：「我也認識閣下。」

接着有三位武林朋友開口，都說認識這個人。

適才那位一言救下小黑炭的老窮酸，適時開口道：「我雖不認識你，但却知道你是誰。」

這句話，說怔了羣俠，個個目光移向了他。

史平霎霎眼，非常恭敬的說道：「這句話實在使小弟費解，但小弟相信這是眞話，不過爲了釋疑，小弟敢請你說詳細些好不好。」

老窮酸看了史平一眼，說道：「當然好。」

聲調一轉對這人說道：「朋友，你可是那『小季布』夏宏聲。」

這句問話，如同突降的霹靂般驚駭了羣俠。

再看商必利，却若無其事的臉上帶着冷笑。

這人在老窮酸話說出口後，頷首道：「老人家料事如神，在下正是夏宏聲！」

話鋒一頓，夏宏聲轉對適才另外說認識他的幾位道：「有煩適才聲明認識在下的英雄們，答句話兒，在下是不是諸位認識的『小季布』夏宏聲？」

那幾位武林客，一口同聲道：「沒錯，閣下正是夏宏聲。」

夏宏聲倏忽收回按在商必利後心的手掌，步向了商必利的對面，冷着一張俊臉，沉聲向商必利道：「商必利，現在當着天下英雄，咱們把泰山之上發生的事情，一點一滴的來對質一次吧。」

商必利冷冷地說道：「朋友，此處有不少英雄，聲言你是夏宏聲，大概不會錯了，是故商某也稱呼你聲夏朋友。

「夏朋友，你適才以掌力迫我的事情，商某不會忘記，離開這『天下武林店』後，隨後向夏朋友討回公道。」

夏宏聲叱道：「答我所問，少提其他的事。」

商必利道：「商某不用回答，因爲商某早已聲明過了，泰山之上那什麼『浮生居』客棧之內的商必利，並非我本人。」

夏宏聲怒目道：「你仍然否認那就是你？」

商必利一笑道：「什麼叫仍然否認，那人本來就不是我嘛。」

夏宏聲道：「這樣說來，在狄文青去『上清宮』的那一夜，以淬毒暗器傷我，我逃他追，一掌將我震落絕崖之下的人也不是你了？」

商必利搖頭道：「不是我！」

夏宏聲恨哼一聲，道：「商必利！夏某囊中，還存放着那支毒藥暗器，臂間那傷處，今生已不會消失，這些……」

商必利一笑，接口道：「這些在在證明，昔日夏朋友你和狄大俠的亡弟，的確是受了那個假商必利的陰謀暗算，一死一傷！

「不過夏朋友，那個假冒商某的商必利，並不是我本人，因此商某說句不好聽的話，你們都找錯了人！」

夏宏聲怒叱道：「商必利，你認爲夏某就沒有其他的證據，來證明你就是當年

的那個兇手，那兇手也就是你嗎？」

商必利雙肩一聳，道：「若有證據，請即舉出，商某業已為此事被擾得不耐煩了。」

夏宏聲才待開口，狄慕青已說道：「夏老弟，他不會就這樣承認的，其餘的話，無妨等一會兒再說，讓我再問他幾句其他……」

商必利適時接口道：「狄大俠，我剛剛說過，這件事已使我不耐其煩了，我奔波終日，早已疲乏，希望能休息片刻。」

狄慕青冷笑一聲道：「那要等狄某把事情弄明白之後。」

商必利道：「我一再聲明，那個商必利不是我，這一切發生過的事情，我毫不知情，你為何不信呢？」

狄慕青說道：「你就是兇手，狡辯何用！」

商必利揚聲道：「以『莫須有』三字加諸商某，能令人心服嗎？」

狄慕青道：「我會還你公道的。」

夏宏聲也接話，說道：「也還你眞憑實據。」

商必利一笑道：「若有公道，能拿出確證，商某願意等。」

狄慕青冷笑連聲，轉對夏宏聲說道：「夏老弟，煩你去請『涵雲道長』移玉此間……」

話未完，內室通門已開，走出來了一位仙風道骨的中年道人，一襲藍袍，一柄拂塵，再無他物。

道長現身之後，面對商必利稽首道：「商施主還認得貧道嗎？」

商必利在耳聆狄慕青之言，煩夏宏聲去請涵雲時，心頭猛地連連震凜，但他轉念間，已平靜了下來。

此時涵雲向他稽首開口，他立即站起還禮道：「由狄大俠話中，商某已知道長即『泰山』上清宮中的『涵雲眞人』今朝相見，眞乃幸會。」

話鋒一頓，接着又說道：「道長三清門下，至盼能多看商某兩眼，商某深信昔日那假冒之人，矯飾的再像，也必有破綻露出！」

好狡猾的商必利，用反語來暗示他不是涵雲所認識的人。

涵雲却一笑，道：「商施主若不嫌貧道多口時，貧道要說，當年那位商施主，和現在貧道所面相對的商施主，是同一個人。」

商必利不怒反笑道：「這樣說來，當年那個兇手，的確矯飾得太像商某了，否則斷然不會使狄大俠夏朋友和道長，都錯認了！」

豈料涵雲却搖頭道：「商施主，貧道等人並未錯認，當年那個兇手就是你！」

商必利不能不故作惱怒了，沉聲道：「道長，你怎敢如此武斷？」

涵雲正色道：「並非武斷，只是實話實說罷了。」

商必利冷哼一聲道：「拿來！」

涵雲道：「施主是要證據？」

商必利道：「當然！」

涵雲看了看狄慕青，神色萬分凝重。

狄慕青也一臉嚴肅，神情穆然。

商必利適時揚聲道：「你們既然認定了當年那人是我，看來我雖說破嘴皮你們也不會相信了，這眞令人又氣又惱又恨。事到這個地步，商某只好認個『情屈命不屈』，只要你們能舉出證據，商某就承認那個人是我。」

他是看出涵雲等人，拿不出明確的證據來。

適時狄慕青對涵雲和夏宏聲道：「兩位請借一步相談。」

於是他們三個人，到了角落，一合即分，又走了回來。

三個人同時開口，道：「諸位聽得清楚，我們要舉出證據來了。」

商必利接話道：「快！只要這證據，能使在座羣俠咸認為可，商必利就算寃沉海底，也會甘願替那人揹上這口黑鍋。」

狄慕青看了涵雲和夏宏聲一眼，彼此點了點頭，接着，他們三個人同時同聲開口說道：「據狄文青遺書上最後寫明，那商必利前胸近肚臍地方，有顆黃豆般大的黑痣，這是證據！」

羣俠聞言，不由都把眼光盯在了商必利的身上。

狄慕青接着又對商必利道：「為示眞假，你可敢脫下衣衫大家看看？」

商必利哈哈一笑道：「商某身上並無此痣，自然敢脫衣一驗。」

說着，他又開始動手摘落自己衣衫的扣子。

狄慕青和涵雲及夏宏聲彼此又互望着，神色嚴肅而凝重，並且似乎有一絲奇特的不安，自眼神中掠過。

商必利已將長衫扣子解開正在解脫小褂。

突然！

商必利神色一變，迅捷地又將衣扣扣閤起來。

狄慕青看了涵雲和夏宏聲一眼，三人微微點頭！

接着，夏宏聲揚聲道：「你怎麼不脫了？」

狄慕青沉聲道：「這是你洗淨惡名的唯一機會，何故不為？」

商必利按壓着激動和不安，道：「商某本是要脫的，但現在却改了主意！」

狄慕青道：「為什麼？」

商必利一笑道：「商某來此住店，一切已合店規，却平空生出這種是非，由住店之客，幾乎降成了衆皆不齒的匪類！這實在說來想來都太窩囊了，現在你們說要我脫衣相驗，我就脫衣相驗的話傳入江湖，我商必利成了什麼東西？姓商的雖算不得什麼大人物，但却也難由人使擺佈，所以要想叫我脫衣受驗這是辦不到的。」

夏宏聲道：「明明是你胸有黑痣，而不敢一驗。」

商必利道：「由你怎麼說，都與我無關。」

狄慕青道：「你若不脫衣相驗，狄某就拿你當作那眞兇看待。」

商必利冷冷地道：「隨便。」

狄慕青道：「好，狄某不用煩瀆大家了，此事就這樣決定。」

話鋒一頓，他轉對聞文和金成道：「屬下今辭本店總管之職。」

聞文道：「狄兄這又何必？」

狄慕青道：「本店店規，不容任何人破壞，是故小弟在店中已不能代亡弟復仇，必須監視着這姓商的，直到他離開本店！小弟面對這一個狡猾的仇家實不敢說有把握在他離店之後，即可成擒，設若必須追踪千里，店務……」

聞文接口道：「狄兄，此事緩一步商談可好？」

狄慕青頷首道：「小弟遵命。」

話鋒一頓，轉對史平等人把手一拱，道：「煩瀆諸位多時，今當致歉，現事態業已澄清，只等時機到來，為亡弟復仇，諸位仍請飲宴恕，我先退。」

說着，他轉身而去，商必利却適時揚聲道：「慢些！」

狄慕青聞聲轉身而回，說道：「商必利，狄某及夏賢弟已然認定你是仇家，現已無話可說，你小心些，狄某在你離店之時……」

商必利哈哈一笑，道：「且慢！狄大俠恕商某攔你的清談，此時你就認定商某是你仇家的話，恐怕還早了一些！」

狄慕青道：「你不敢脫落衣衫，何異自承就是兇手？」

商必利笑道：「狄大俠，商某適才的聲明，旨在說不能由你來指揮商某，要我如何就如何，並非不敢露胸以證事實！」

狄慕青聞言雙眉緊鎖於一處，暗自忖道：「莫非我和夏賢弟都料錯了，此賊未將那件東西掛於頸上？垂於胸間？否則此賊怎敢……」

思忖未畢，商必利已接口說道：「我的意思是，當我露出前胸之後，若有那顆黑痣，自然就是當年的兇手，但若沒有黑痣呢？」

狄慕青尚未答話，夏宏聲已接口道：「夏某願當羣俠面前，叩首致歉！」

商必利冷笑一聲道：「好，就這樣決定，狄大俠你呢？」

事到如今，狄慕青自然不能退縮，立刻揚聲道：「任你發落！」

商必利嗯了一聲，對在座羣俠道：「請諸位作個見證！」

話聲中，商必利再次開始解脫衣扣。

狄慕青和夏宏聲，四目盯在商必利身上一瞬不瞬。

涵雲自亦關心不懈，從旁監視。

商必利大方的解脫了長衫衣扣，又開始去解小掛的七粒布鈕，他是解開了第一粒，然而却又自第七粒鈕開始往上數起解開。

當解到第二粒，也就是唯一還沒解開的一粒時，似是這一粒特別費事用了兩倍的時間，方始解開。

昔日的衣衫，男性來說，小掛脫落裏面就是肉體了，商必利自不例外，雙手互抓着小掛左右兩片，這時道：「請在座羣俠注意看！」

話聲中，他雙手互往左右一拉一分，衣衫雖未脫落，但却已將整個的前胸，完全暴露了出來。

一干羣俠，在注目之下，俱皆發出喟然之聲，原來商必利前胸，根本沒有什麼「黑痣」！

商必利此時一臉得意神色，對狄慕青和夏宏聲道：「狄大俠，夏朋友，現在怎麼說？」

狄慕青看了夏宏聲，夏宏聲點點頭，道：「人若暗中欺心，必有防備，我要進前看看！」

說着，他步向了商必利身前！

商必利冷哼一聲，挺一挺胸，說道：「看仔細一些，等一下塌台的時候別說寃枉！」

夏宏聲也冷哼了一聲，果然俯身注目仔細觀看。

詎料夏宏聲俯身之後，却雙掌暴出，擊向商必利的前胸。

商必利不防此變，格架不及，迫得慌不迭飄退一旁。

這時，狄慕青閃身而到，雙掌倏出，已將商必利的兩腕抓住，這時史平等人，已怒容滿面紛紛起座。

夏宏聲却在一攻之下，立即後退，回到了原處。

史平揚聲却向狄慕青叱道：「狄慕青，你好大的胆子……」

駝僧和仙翁，却已雙手揚起了手掌！

商必利兩腕被制，奇痛難耐，已呻吟出聲。

史平怒叱方罷，那老窮酸却冷哼一聲，道：「坐下！都坐下！」

說來不信，史平天地不怕，誰的話也不聽，但在聽到這老窮酸一聲坐下之後，却乖乖的坐了下來。

史平既然重又坐下而不再發言，駝僧及仙翁，雖覺意外，但却因為史平沒有任何表示，他倆也就沒敢多言。

聞文却適時對狄慕青說道：「狄兄放手！」

狄慕青尚未答話，那老窮酸哈哈一笑，道：「聞總管，這件事你別管，靜瞧個熱鬧不好嗎？」

聞文眉頭一皺才待接口，老窮酸已接着說道：「商必利胸前本無黑痣，這一點狄大俠和那位夏朋友早已知道，他們故意這樣說，那是『明修棧道』之計！」

金成一楞，道：「明修棧道，針對『暗渡陳倉』，難道……」

老窮酸嘿嘿兩聲道：「不錯，他們正是要『暗渡陳倉』！」

聞文皺眉說道：「突用此計，目的何在？」

老窮酸目光一掃掙扎無力的商必利，道：「羊城魔賈，鬼心計最多，一口咬定他沒去泰山，雖有夏宏聲和涵雲老道為證，也是難奈他何！因此只有找出『物證』使這魔賈的魔法無法再變，但物證却在魔賈身上，所以狄慕青才巧施妙計！」

金成看了老窮酸一眼，道：「閣下怎會對此事這般清楚？」

老窮酸一笑道：「很簡單，只要遇上合情合理的事後，多想想就行！」

聞文不解道：「閣下所謂的物證，究是……」

話還沒說完，老窮酸已手指商必利道：「快看，只要商必利那緊抓着衣衫的右手一鬆，就有件東西會墮落地上，那就是物證！」

這時，商必利在先機失去，雙腕受制下，已掙扎無力。

狄慕青再提三分眞力，貫於十指，商

必利已難受，左手首先鬆開，右手繼之也無力垂落！

右手鬆開處，有件東西自小掛內貼胸滑落於地上，一干羣俠剛才都已聽老窮酸解說的清楚，不由個個注目於那件東西上面。

那件東西，赫然正是一柄「金班碧玉」所製，厚五分，長五寸，寬六分，形如錐而兩面各有十六個鋸齒的……

這是『寒玉金星匙』，又名『金星玉鑰』。

於是自史平開始，到那小黑炭止，無不駭咦出聲。

商必利在「圖窮七見」之下，猛地抬脚踹下。

好狠的心腸，他要以眞力擊碎地上的「玉鑰」來個「死無對證」，並使天下人誰也休想得到那「東山」藏寶。

此舉，出人意外，狄慕青雖然緊握着商必利的兩腕，却也未防此變，再想阻止，業已不及。

怎料就在這個時候，「金星玉鑰」竟然倏忽飛起，如疾箭般向店門邊投射而去，羣俠不由個個驚呼出聲。

驚呼下，注目處，羣俠面前已多了一人。

這人腰懸長劍，劍眉星目，面含微笑却仍是不怒而威，雙目注視商必利身上。

聞文和金成，看到此人，首先歡呼道：「啊！蕭盟主！」

一聲「蕭盟主」，頓使在座羣俠呆目肅聲。

原來這不速而至的英俊少年，正是蕭秋風！

蕭秋風來的巧，正趕上商必利企圖毀壞玉鑰，他雖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却能當機立斷的將玉鑰攝取手中。

在聞文和金成歡呼下，蕭秋風含笑道：「兩位好，這是怎麼回事？」

聞文道：「說來話長，盟主請先入席，然後……」

蕭秋風搖搖頭，接口道：「我用過飯了！」

話鋒一頓，目光掃向羣俠。

說來奇怪，那自稱「伍人九」的老窮酸，却把頭扭向一旁，那報名「萬恨生」的人，却掏出汗巾在擦眼睛。

蕭秋風微微一笑，接着一揚玉鑰，道：「此物是該交給那一位呀？」

這句話，不像是在問聞文和金成。

但是金成却答話道：「以理而言，此物應該交給狄慕青狄兄。」

蕭秋風一笑，却對着老窮酸一拱手道：「伍兄來得早過小弟，請示此鑰該給誰才合理呢？」

老窮酸臉一紅，道：「你來得可眞快，我就知道瞞不過你去！」話聲一頓，接着又道：「此鑰是該交給狄大俠！」

蕭秋風含笑點頭，將玉鑰交給狄慕青時，道：「狄兄將這位朋友……」

伍人九接口道：「他叫商必利！」

蕭秋風嗯了一聲道：「狄兄放開這位商朋友吧，在店中是不該動手的！」

狄慕青鬆開了商必利，接過玉鑰道：「盟主不知，此人心狠意毒，是殺亡弟的兇手！」

蕭秋風道：「我相信狄兄必獲得了證據！」

狄慕青一揚玉鑰道：「此是物證。」

然後一指涵雲和夏宏聲，又道：「這兩位是人證！」

蕭秋風領首道：「看來狄兄復仇怕要有些耐性了！」

這句話懂的人懂，狄慕青就是懂得此言的人！於是他咬一咬牙道：「是，在這店中，我保證決不動他！」

蕭秋風微喟着，轉對伍人九道：「伍兄，可肯隨小弟後面一談？」

伍人九者，「伍仇」也！

伍仇因義而散「萬魔之旅」，獨自遠行天涯，却不料蕭秋風也爲「義」而作萬里追踪，終於相逢此處。

伍仇此時已不能再隱本來面目，一笑道：「盟主相召，敢不從乎？」

蕭秋風正色道：「盟主之名本應兄有，兄棄我而去，今復作此言……」

伍仇急忙接口道：「好了好了，咱們兩個人的事，別在這裏說！」

話聲一頓，伍仇開始摘落矯飾之物，剎那之後，露出他的本來面目，一位英挺俊逸的少年公子。

面目現出，仙翁、駝僧和那小黑炭，立即起座爲禮道：「屬下見過大公子！」

伍仇把手一擺，道：「在人家店裏，沒有這麼多禮數，坐下談！」

仙翁等應聲而坐，伍仇却對史平道：「二弟，你怎麼說？」

史平似知道伍仇問的是什麼，紅着臉道：「是姑老太太諭令小弟率人來的。」

伍仇道：「來『天下武林店』生事，好逼使蕭兄出面？」

史平道：「大概是這個意思！」

伍仇長嘆一聲道：「媽就是這樣。」

話鋒一頓，問道：「她老人家呢？」

史平道：「正在調集『琴崗』高手，和大哥的『萬魔之旅』，準備在『冬至』的那一天，柬請『十君子』一戰！」

伍仇道：「三天之內，你可能見到她老人家？」

史平道：「能，她老人家現在……」

伍仇又一揮手道：「不必多說，聽着，今夜住在此處，明天一早動身去見她老人家，請老人家停此召集人手之事！」

史平應着，但那臉色却現出了難爲的樣子。

伍仇看在眼中，接着又道：「你只要對老人家說，我與蕭盟主，義結兄弟，有關當年老人家們的事情，會有滿意的方法解決！」

史平這才放下心來，道：「有大哥這幾句話，小弟就有辦法了！」

伍仇哼了一聲，霍地手指商必利問史平道：「這是五舅收用的人？」

史平尷尬的說道：「三年了，這誰也想不到他會是……」

伍仇又哼了一聲，道：「只看姓商的這個模樣，已知決非善類，目露兇光，一臉暴戾之氣，五舅若再這樣的話，總有一天……」

史平接口道：「小弟已經決定，把這小子逐退本門……」

伍仇冷笑一聲，道：「我既然也在，

自會解決！」話聲中，伍仇轉對商必利道：「我相信現在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對嗎？」

商必利如今似待決之囚，一面扣着衣鈕，一面道：「是，屬下知道了！」

伍仇突然厲聲道：「住口！琴崗史氏一門，從現在起，沒有你這種狠毒的屬從，今後你若再敢以史氏門中人自稱，我必誅之！茲後，你作你的『羊城魔賈』，人家狄大俠報人家的殺弟之仇，再和史氏一派無任何關係！」

話鋒一落即起，又轉對史平說道：「帶人回應住的臥室去，別忘了明日清早動身。」

史平應聲而起，和駝僧及仙翁與小黑炭別過伍仇，由人帶路到後面去了。

伍仇看也不屑看那商必利，對蕭秋風道：「史平是小弟五舅之子，此次奉家慈之命……」

蕭秋風一笑接口道：「伍兄，一切話咱們後面談吧！」

伍仇接口一笑道：「好，但我不能不向狄大俠致意。」

狄慕青却感激的說道：「伍大俠太客氣了，我已感情深恩重。」

伍仇盯了商必利一眼，說道：「狄大俠，姓商的在此地，你認爲該如何你就如何吧！」

狄慕青拱手道：「狄某理會得。」

伍仇一笑，轉對蕭秋風道：「蕭兄先請。」

蕭秋風却道：「請稍待，還有位朋友我要囑咐他幾句！」

話聲一頓，蕭秋風竟對那使人誤會是伍仇一路的漢子道：「朋友貴姓？」

這漢子提着懸心，說道：「在下萬恨生！」

蕭秋風說道：「人生於世上，百年瞬至，怕事作不及，愛不及，喜亦不及，那還有多餘的時間，生萬般恨呢，這名字不好！」

萬恨生剛要答他的話，蕭秋風却已接着說道：「我知道你是誰，至盼你能把滿腔恨怨，化爲仁愛，這是利人利己的事情，請多想一想。」說着，他又轉對聞文說道：「聞兄請備一靜室，供這位萬朋友居留。」

聞文應聲，立即吩咐手下在「武」級備房相待。

萬恨生去時看着蕭秋風道：「我吃喝完了再去睡，可以吧！」

蕭秋風道：「這是甚麼話，我沒有限制你行動的意思！」

萬恨生道：「那就好。」說着，萬恨生立刻自飲自斟又吃了起來。

伍仇和蕭秋風及聞文金成等人，却在互讓中，離開大廳，已不再過問這大廳內的一切事了。

大廳中，商必利如鬥敗了的公鷄，木立一旁，在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下，不知該如何是好。

狄慕青適時上前一步，冷冷的說道：「商必利，從現在起，有人會日夜的陪伴着你，希望你能吃得飽，睡得着，咱們店外再會！」

說着，狄慕青招呼涵雲和夏宏聲道：「夏兄和道長請隨我來。」

他們三個人，在話聲中也魚貫進了通往裏面的那道門，當推門而進的剎那，狄慕青還回顧了商必利一眼。

商必利此時成了「熱鍋的螞蟻」啦！一顆心，七上八下的直跳。

如今，他已沒有了仗恃，從伍仇點醒了史平之後，他已被逐出了「史氏一派」，成了個孤身人。

目下，他在這「天下武林店」中，狄慕青和夏宏聲，礙於店規所限，不能復仇，他自然是可以平安！但狄慕青身爲此店的總管，商必利吃住偷活在仇人的眼皮底下，這滋味並不好過，也不甘心。

只是他在尚未想出妥當辦法來之前却更不敢離店一步，否則無異飛蛾撲火，自投進那條死路。

「天下武林店」中，住客雖說盡皆武林江湖中人，雖然也有不少素有惡行的人物，但却少見像商必利這種惡徒。

因之竟沒有一個人願意理會他，他越法心神難安。

適時，有位二十多歲的少年，走到他的面前，道：「你是住在『武』字樓的五號房，可要我帶路？」

商必利心頭一動，急忙搖頭道：「不必，我自己會找。」

話音一落又起，道：「請問你是這店中的人？」

少年冷冷的說道：「我若不是店中的人，理你才怪呢！」

商必利碰了一頭灰，只好尷尬的一笑作罷。

少年適時又道：「你要吃甚麼快說，時間不早了，你睡不着是因爲暗室虧心，我們累了一天可要早休息。」

商必利此時心火上升怎能吃喝得下，遂搖了搖頭。

少年却是冷哼一聲，自言自語的說道：「能吃就吃點吧，別忘了還有幾天好活了！」

這種話和態度，要放在先前，商必利早就發脾氣了，可是現在他却一言不發，低着頭動也不動。

少年又冷哼一聲，大步走了。

商必利恨在心中，却無可奈何。

他正在焦心忐忑的當空，耳邊突然聽到有人以眞氣傳聲，透入耳中，不由的精神一震。

傳聲道：「大丈夫應該挺起胸膛，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幹麼做出那種叫人看着好笑而無人可憐的樣子呢！」

商必利聞聲自忖道：「是呀！就算死，爲甚麼不死的英雄些？」

於是，他挺直了胸膛，掃視着廳中的人。

當然，他也在暗中找尋這位傳聲的朋友！

此時，傳聲又起：「你看到那位報名叫做『萬恨生』的朋友了吧，坐過去，那裏有吃的，有喝的，你放大胆先吃喝飽了才好辦事。」

商必利這時無異是盲人騎瞎馬，半點「亮頭」和主意也沒有，竟然聽憑這傳聲的吩咐，坐到席前。

整桌的一席酒，就只坐着他和那萬恨

生。

商必利剛剛坐下，那股傳聲再次入耳：「不論這姓萬的對你多沒有禮貌，記住，這是作給別人看的，你要忍着點，快些吃喝完了回你的五號房！那時候姓萬的朋友，會悄悄的前去找你，你只要聽他的話，非但不懼狄慕青復仇，並且可得回那柄玉鑰！」

商必利目光正向四下掃視，但卻仍然找不到這發話的人。

那知剛把目光收回，萬恨生已沉聲喝道：「剛才店裏的人，問你吃甚麼，你卻閉着張鳥嘴不開腔，如今一屁股坐在我的對面，想幹甚麼？」

商必利說道：「吃喝點東西，好去睡覺！」

萬恨生哼了一聲，道：「為甚麼偏偏坐在這裏吃？」

商必利無奈的道：「我剛才就坐在此地的。」

萬恨生虎的一聲站了起來，道：「像你這種人，真叫不知羞恥，萬老子是個人物，焉肯和你這種東西同桌進食，你一個人吃吧！」

說着，他轉對角落上的店中侍者道：「我住那兒？帶我去。」

店中侍者應聲而前，說道：「請隨我來。」

萬恨生大步的隨着店中侍者，出了大廳。

適時，商必利耳旁傳聲又起，道：「快吃，萬朋友已經去了你的五號房，等你一談啦！」

商必利心裏有數，在吃了半碗飯後，推筷而起，也不招呼店家，自己去找那「武」字樓的五號房間。

登上樓，有侍者已在長廊上相候，看到商必利冷冷地說道：「你還用甚麼東西不？」

商必利搖頭剛要開口，傳聲又起道：「罵這狗眼看人的東西一頓，叫他送壺好茶來。」

商必利真聽話，立刻把臉一扳，道：「你問我？」

店中侍者道：「現在只有你和我，我不問你難道是問鬼呀！」

商必利抓到這句話，沉聲喝道：「可惡的東西，別認為姓商的已經走了末路，告訴你小子，只要姓商的住在這裏一天就是客人……」

這時，門聲響動，狄慕青竟在對面四號房中出現。

狄慕青現身之後，立刻對店中侍者叱道：「商必利是我的仇家不錯，但這是私事，如今他是客人，你要按照客人的態度來對待他才是。」

侍者恭敬的答應着，狄慕青看了商必利一眼，道：「希望你今夜睡得好。」

商必利哼了一聲道：「希望你把那玉鑰保護好！」

狄慕青冷冷地道：「這個當然。」

話聲一停又道：「你要住幾天？」

商必利道：「這可沒有一定，也許住上一輩子。」

狄慕青哼了一聲，道：「只要你能住的下去，狄某歡迎！」

說着，不待商必利答話，已退回房去，將門關上。

侍者此時開口道：「還用甚麼不用，快說吧！」

商必利道：「送壺上好的茶來！」

侍者應聲道：「保管『上好』！」

商必利雙眉一皺，懶得再說甚麼，推門進了五號。

誰說不是，那萬恨生已坐在太師椅，等着他了。

侍者送茶來，萬恨生身形一閃，已到了裏面，直待侍者走後，萬恨生方始緩步走出，首先把門拴上。

接着坐在原處，悄聲說道：「你想不想平安逃出此店？」

商必利道：「當然想……」

話還沒有說完，萬恨生已開口道：「我負責平安送你出店，不過你卻先替我辦一件事情！」

商必利道：「甚麼事？」

萬恨生道：「事情十分簡單，但卻必須等到時候才能告訴你！」

商必利眉頭一皺，道：「事情要是很簡單的話，你自己為甚麼不去作？」

萬恨生看了商必利一眼，哼了一聲，站起來就走。

商必利不由問道：「你要走？」

萬恨生冷笑一聲，道：「不錯，你還有事嗎？」

商必利道：「要談的事不談了嗎？」

萬恨生淡然說道：「不談了！」

商必利霎霎雙眼道：「為甚麼？」

萬恨生聳肩一笑道：「因為你認定我要你辦的事，自己不能去辦。」

商必利道：「萬兄你該知道，我已是驚弓之鳥！」

萬恨生冷哼一聲道：「請問你一聲，你有沒有把握平安離開此店？」

商必利搖頭道：「沒有這個把握。」

萬恨生輕蔑的看着商必利，道：「你該知道，目下此店上上下下的人，都在監視着你的行動，你若想平安而使人不知的出店，比登天還難。」

商必利道：「這個我知道。」

萬恨生道：「知道就好，我要你辦的事，在我也許有些困難，在你卻是舉手之勞，並能換得自己的平安……」

商必利接口道：「萬兄不要動氣，小弟只是小心了些而已。」

話聲一頓，含着微笑又道：「小弟今決定，與萬兄合謀，請吩咐就是！」

萬恨生依然冰冷地說道：「你決定合謀了？」

商必利諛笑着，道：「決定了，決定了！」

萬恨生笑了一聲，道：「今夜除外，從明天算起，第三個夜晚，我會救你平安離開此店，聽明白，我保證你『平安離開此店』！」

商必利連聲應是，道：「是是，請問萬兄要小弟作些甚麼？」

萬恨生說道：「很簡單，只要你白天多往右後園走走，每次坐在『井台』之上，並且以井台上現成的繩、桶打些水喝就行！」

商必利奇道：「這是為什麼？」

萬恨生沉聲道：「少問，一天去幾次，次次一樣，為甚麼用不着問，記住，不要和我打招呼，平時不要現出焦躁不安的樣子來。」

頓一頓，又道：「最好甚麼地方都走動，使狄慕青認定你在打着暗中逃遁的主意，只能作到這些，就可以了。」

商必利應着聲，但心中卻存着疑念。

實在說來，萬恨生叫他作的事，的確是十分簡單，但商必利卻很清楚，裏面必然藏了天大的秘密。

不過他有鑑於剛才話不投機之變，現在有疑也只好存於心問，不敢直接了當的開口詢問。

萬恨生早已看出商必利的心意，於是一笑，又道：「在第三天的中午你午睡，我會再來找你，告訴你最後要辦些甚麼事，和告訴你怎樣才能平安離店。」

商必利只要能安然脫身，別無所求，自是立即承諾。

他們商量已定，萬恨生方始悄然離開了五號房間。

× × ×

是金陵總店中，昔日卜震宇的書房！

蕭秋風正和伍仇在弈棋品茗，談笑甚歡。

史平和仙翁及駝僧，昨日已經走了，史氏一派中人，在伍仇和蕭秋風的仁愛相交，化解了一切仇恨。

蕭秋風和伍仇，本來也要離開，因為萬恨生逗留未去，逼使蕭秋風也留在此地，靜觀變化。

萬恨生到底是甚麼人呢，他就是「小爺」艾天齊！

不過此時店中上下，除了蕭秋風一人之外，別人都還不知道這件事情，蕭秋風守口如瓶，一言未發。

不過他卻囑咐過聞文和金成，要不分日夜的監視着這名叫「萬恨生」的人，隨時他要可靠的囑告。

另外一間靜室中，狄慕青和夏宏聲與涵雲，卻在注意着商必利的一舉一動，他們有店中侍者監視的報告。

蕭秋風注意到了商必利，狄慕青卻沒有注意那萬恨生。

這一天又過去了！

蕭秋風綜合所獲消息，萬恨生除了三餐外，再未外出，入夜，燈光明亮，時有書聲，不知搗甚麼鬼。

狄慕青方面有關商必利的消息和行動很多，商必利十分焦急，兩天以來，跑遍了整個的店區。

商必利時常到右園，老是坐那井台之上，然後打上半桶水，喝上幾口，接着左顧右盼嘆息着回去！

這情形，十分明顯，商必利在偷空想逃。

因此狄慕青示諭店中日夜輪值的侍者，嚴加監視。

第三天的中午，大家都到了用餐的大廳。

萬恨生先到一步，找了個座位要了酒飯。

商必利後到，坐在了萬恨生的後面，兩個人背靠着背。

商必利剛剛坐下，點過酒菜，耳邊傳聲突然響起：「老商，在我衣後帶內，有一個小包兒，你假作整理衣衫，將它取去，飯後就到井台，想辦法把包中之物散撒井中。」

又道：「記住，包中物散撒井中之後，今晚的水，茶就不能再喝，初更時，在你住的地方等我，我要帶你離開此店。」

商必利心中大喜，乘人不注意時，探手將小包取去！

小包到手，置於袖中，傳聲再起道：「我要故意侮辱你一番，為的是不使別人疑心，你卻別往心裏去，但卻要和我爭吵起來，只是別忘了大事和初更等我！」

商必利用不着開口，矯作得天衣無縫。突然，萬恨生沉聲喝道：「店裏的朋友，請過來一位。」

店中侍者應聲而到，道：「萬爺有什麼事？」

萬恨生道：「給我換個位子，我後面有一股臭氣。」

店中侍者莫名其妙，道：「不會呀，我們日日清掃，不會……」

萬恨生接口道：「不是東西臭，是人臭！」

這句話誰全能聽出指的是什麼來了，於是有人笑出聲來。

笑聲，使商必利無法下台，霍地站了起來，道：「喂，你是指着我說的嗎？」

萬恨生冷哼一聲，說道：「指你又如何！」

商必利道：「你算個什麼東西！」

萬恨生眼一瞪，牙一咬，霍地舉起手來。

聞文奉命監視他，自然在場，立刻閃身而到道：「萬朋友息怒，在小店中，請莫出手相搏！」

萬恨生看看聞文，對商必利道：「狗東西，出了此店，用不着姓狄的動手，我就非宰了你不可。」

話聲中，萬恨生把腳一跺，飯也不吃了，回轉居室而去。

大廳中鬧事的消息，傳入了狄慕青耳中。

狄慕青並未多想，他認為天下人管天下事，不平則鳴，商必利慘殺盟弟而奪藏寶，自不為君子所諒。

其實，天下人無不自掃門前雪，天下人無不喜背後之言，事若當頭，想找個為正義而開金口的人，難哉。

消息自然而然的，也傳進了蕭秋風耳中。

他卻不像狄慕青，立刻引起了疑念。

首先，他瞭解萬恨生（艾天齊）的為人，此人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的朋友，怎會突然管起閑事來了？

況且自己現在總店之內，萬恨生非常清楚，他自顧尚怕不暇，那裏還有這好的心情去為不平之鳴？。

於是蕭秋風有了個決定，立即召喚聞文前來，道：「聞兄，剛才大廳之中，聽說有人羞辱商必利，那人姓萬名恨生，據試技冊上載明，也住在武字樓上……」

聞文接口道：「不錯，看來萬朋友是個血性的漢子！」

蕭秋風一笑，道：「有件事要多煩勞聞兄和金兄。」



聞文含笑道：「大弟就吩咐好了，說什麼煩勞二字。」

「大弟」這個稱呼，是蕭秋風要求老朋友而年長於自己的人，如此喊的，又親切又合適。

蕭秋風也含笑道：「那萬恨生，樣兒甚像小弟的一位故友，但却又怕錯認，小弟相煩二位暗中注意些他的行動！」

聞文經驗頗廣，立刻會意，說道：「大弟放心，目前我與老金，當寸步不離此人！」

蕭秋風頷首道：「好，但務必二位相伴，切切莫忘。」

這種囑附，使聞文有些驚心了，道：「因此人試手時，恰在商必利與狄兄事後，我與老金沒有看見，難道是位身懷奇絕功力，却故藏……」

蕭秋風道：「設若此人就是小弟的故友，功力是很高的。」

聞文嗯了一聲，道：「那他隱藏於本身的功力，有何企圖？」

蕭秋風道：「凡住在『天下武林』中的武林朋友，誰沒幾許秘密呢？反正只要守着店規，其他的事是管不勝管的。」

聞文默然而去，但他心中却已動了疑念。

蕭秋風自和伍仇重逢店中，食宿就無不相共，聞文走後，伍仇在默默的盯了蕭秋風一眼之後，道：「蕭兄，萬恨生是你的故友？」

蕭秋風向無謊語，如今有些爲難了。

伍仇却適時又道：「小弟看來，却不像是故友！」

蕭秋風年齡長於伍仇，在化盡前嫌後，即弟兄相稱。

此時蕭秋風因感極難答對，於是反問道：「不像故友又像什麼？」

伍仇道：「像是舊識？」

蕭秋風笑道：「故友即舊識，二者一也！」

伍仇道：「非也，舊識怎是故友？」

蕭秋風故作詫然，道：「二者有何不同？」

伍仇道：「故友乃友，舊識另有不同的講法。」

蕭秋風道：「賢弟請釋之。」

伍仇道：「舊識一解，昔日之相識也，然昔日之相識，却不一定就是朋友，譬如誓不兩立的寃家，亦舊識也。」

蕭秋風一笑道：「賢弟多心了，設若萬某人是我的寃家，小兄早就已有舉動了，何況對方也不會如此安然呀？」

伍仇搖頭道：「自『雷家堡』靜室水榭一夕談後，小弟已知蕭兄的格品，就算面對仇家，也不會立即報怨的！」

「何況今在這『天下武林店』中，再說那萬恨生，又沒有其他的過份行動，蕭兄自更忍而不言了。」

蕭秋風搖頭道：「賢弟把我比得太好了些。」

伍仇正色道：「小弟是有什麼說什麼！」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不過小弟雖然從前不識那商必利，但自狄大俠之事發生後，却問過史二弟，並且十分詳細。由駝僧口中，知道這商必利是位道地的僞君子，眞小人，所以在這兩天中，我十分注意他的舉止……」

蕭秋風接口道：「我們談的是萬恨生，而非商必利呀！」

伍仇一笑道：「蕭兄爲何瞞着小弟，難道……」

蕭秋風再次接口道：「我瞞你什麼事呢？」

伍仇道：「蕭兄明明業已疑及商必利和萬恨生有些鬼鬼祟祟，却故意把他們兩個人分開來談，有何原故？」

蕭秋風搖頭道：「事無證據，說出來豈非圖亂人意？」

伍仇一笑道：「這樣說，蕭兄是不否認小弟所指了？」

蕭秋風道：「本來就得否認。」

伍仇音調一變，突然問道：「蕭兄欠他多少？」

蕭秋風一驚，道：「賢弟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又是誰？」

伍仇道：「他是萬恨生！」

蕭秋風劍眉一皺道：「賢弟怎地問出這種話來？」

伍仇道：「蕭兄還要隱瞞下去？」

蕭秋風道：「這又是指的什麼？」

伍仇道：「仍然是指萬恨生！」

蕭秋風道：「賢弟何不直言是知道了些什麼？」

伍仇道：「好，小弟知道，萬恨生暗起不良，勾結一批惡徒，在爭盟大會之上，曾企圖火併雷大哥的雷家堡！」

「還有他曾偷入堡中，埋爆炸藥，日期就是小弟與蕭兄在堡中相會之日，暢談的那天晚上！」

蕭秋風低下了頭，伍仇接着說道：「小弟那時曾暗中派出高手追隨過他，因此盡得，此次他雖經矯飾化裝而來，仍然逃不過小弟的雙目。」

話鋒一停轉爲低沉，道：「蕭兄，你爲何對他如此容忍？欠他少人情？」

蕭秋風長嘆一聲，道：「他有今日，皆愚兄所累！」

伍仇一楞，道：「這怎會？」

蕭秋風道：「前日相會，愚兄曾將昔日恩叔事，詳盡述明，恩叔因受先父託孤重任，始棄家園而成全愚兄……」

伍仇接口道：「此事小弟已然明白，況有先父遺書秘册爲憑，相信家慈已能諒解，而爲先父義舉感到驕傲！」聲調一轉又道：「但是現在要談的這個萬恨生，毫無關係呀？」

蕭秋風搖頭道：「關係太大了！」

伍仇皺眉道：「小弟不解其由！」

蕭秋風道：「有些事，非當事者是難以誌而不忘的。」

伍仇却道：「事之經緯小弟本不知，否則斷無遺忘之理。」

蕭秋風以低沉的聲調，道：「賢弟是忘懷了。」

伍仇呵了一聲，道：「有這種事？」

蕭秋風道：「賢弟當還記得愚兄曾經談過，恩叔與先父暗中計議，如何才能使人不覺而救愚兄他往的事。」

伍仇道：「當然記得，不是先父自外面買得人家幼兒……」說到這裏，他突然停下了話來，雙目有神的望着蕭秋風。

（未完・卅三）

